

机，可惜，仍逃不了一死，得到的秘艾却是……

邈邈和尚虽然嘻嘻哈哈，随口笑骂，但他的机警却毫不逊人。他发现身后群豪，又像潮水般的向这崖边涌来，立即干咳了一声。示意柳长老禁声说下去。

柳长老顿时警觉，同时也想起了恶道手中的那本黄皮书，因而机警的看了围来的群豪一眼，悄声说：“恶道手中的那本书，必须去拣回来。。”

邈邈和尚立即颌首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快过去吧！”

吧字出口，身形腾空而起，直向铁索上落去。

丐帮二老，肢足道人，纷纷腾身，紧跟一跃而起！

宫紫云关心爱夫的确实行踪，也急于要过崖看个仔细，由于和黄飞燕，李婉卿在一起，她不便争先过去。

而黄飞燕和李婉卿的想法，却各有不同。

黄飞燕看了数丈下的云雾中的摇摆铁索，虽然长达三十余丈，但以她的轻功火候，点索而过，自是没有问题，她不愿先过的原因，

目的要看看宫紫云的轻功，是否胜过她以轻功出了名的“飘萍女”。

李婉卿的想法则不然，她自觉飞渡三十余丈的铁索没有把握，她电知道，面前的两位夫人，不但剑术高绝，轻功也到了纯青地步。

是以，她想走在最后，一方面是在礼貌上谦让，一方面是在两位成名的夫人身上，学点经验技巧。

就在三女迟疑间，邈邈和尚四老，宛如四支巨大的篇幅，三两个起落，已到达对崖，把一条铁索，踏得摇摆不停。

这时，潮水般涌来的群豪，已在宫紫云三人身后四丈处停住身形，而左右崖边也已立满了人。

当他们发现崖下有道铁索时，俱都忍不住摇头慨叹，暗赞恶道用心良苦，可惜没用至正途。

这时看了四老惊心骇人的轻功，立即掀起一片赞叹之声，数百道炯炯目光，闪烁着惊羨的光辉。

同时，也把惊异疑问的目光，又转移到这位令人眩目，超尘脱俗的凌夫人身上。

宫紫云见四老已经到达对崖，正身立在崖边，关切的向这面张望，因而谦和的含笑：“两位夫人先请……”

黄飞燕和李婉卿，同时谦逊的说：“还是凌夫人请！”

宫紫云见两人神色诚恳，又怕四老等得不耐，只得谦虚的颌首一笑，低声说：“如此有礼了。”

说罢转身，面向绝崖，不望对崖，不看铁索，反而仰首凝视夜空。

群豪看得不解，俱都屏息静立，目光有些茫然。黄飞燕一见，面色立变，她知道宫紫云在看头顶上空是否有树横阻，断定宫紫云要施展“点水横渡”

的惊人绝技。

心念未毕，衣袖风响，一道紫影，直冲而起，宫紫云一式“彩凤凌霄”身形已经腾空——

继而，足尖一点，双袖疾挥，一式“梯云纵”，身在空中再升数丈。

这等轻功绝技，不但各路英豪看呆了，即使在对崖的邈邈和尚四老，也不禁摇头赞叹不止。

空中蓦然一声娇叱，宫紫云挥袖挺身，一式“海燕戏水”平伸双臂，俯冲斜飞，直向十数丈外的绝壁中央摇摆不停的铁索上扑去

群豪一看，立即掀起一片惊啊，不少武功低，胆量小的人，急忙低头迅即闭眼，浑身毛骨悚然，四脚颤抖发软……

宫紫云掠空下扑之势，看似慢，实则快，眨眼已至中央上空，身形落处已过其半，足尖一点铁索，身形紧跟弹起，直向对崖射去。

看看到达对崖，一声娇呢，疾演“飞鹰升空”，翠袖激旋，直飞崖上，飘然落在四老面前，气不喘，脸不红，神情自然。

邈邈和尚四老一定神，同时兴奋的笑着说：“丫头，真有你的，你简直要逼我们这些老骨头退休了。”

四老说罢，同时愉快的哈哈笑了。

笑声一起，惊愣了数百的英豪，神志一清，立即暴起一阵，震动山野，直上夜空的热烈采声。

宫紫云本待向四老谦逊几句，但，震耳欲聋的喝采声，令她无法开口。

四老看了群豪由衷发出赞佩呼声，俱都感到既骄傲又高兴。

邈邈和尚愉快的笑着说：“丫头，你今天当众施展这招‘凌虚飞渡，点索腾空’的绝技，今后你‘凌夫人’三字，恐怕要与混球小子相并驰名了。”

宫紫云立即恭声谦逊的说：“晚辈和凌弟弟的一切成就，旨得诸于老前辈等的谆谆教诲和栽培。”

跋足道人和丐帮二老，俱都颌首赞许，邈邈和尚却乐不可支的哈哈笑了，同时，笑声说：“我和尚一生最不喜欢人家恭维，今日听了宫丫头的话，自觉由心眼里就感到舒坦，得意！”

如此一说，跋足道人和丐帮二老，立即哈哈笑了，宫紫云忍不住掩口笑了。

又是一阵采声。

五人同时谦笑，转首一看，只见黄飞燕和李婉卿，同时以“蜻蜓三点水”的轻身绝技，踏索纵了过来。

人影一闪，香风袭面，黄飞燕和李婉卿，相继登上崖来。

四老也照例赞许了两人几句，但，黄飞燕和李婉卿、自觉轻功与宫紫云相差的太远了，因而两人的娇面上，却有一纵涩然。

邈邈和尚游目一看，突然挥手一指，脱口说：“在那里了”。

说着，当先向十数丈外的草地上奔去。

跛足道人等人，紧跟和尚身后前进，举目前看，发现那片深草中，隐约卷缩伏卧着一个黑影。

来至近前，果然是乌鹤恶道的尸体，身上一片鲜血，人头已不见了。

四老关心那本黄皮薄书，柳长老急掀开恶道的黑袍一看，左手张开，右手握剑，那本黄皮薄书，竟然不见了。

邈邈和尚怪眼一翻，游目看了一眼附近，根本没有书影。

马长老霜眉一蹙，迟疑的说：“恐怕是凌小侠拾起来了。”

黄飞燕立即关心的问：“为何一直没有看到凌弟弟呢？”

这声“凌弟弟”，黄飞燕是由于关心凌壮志脱口说出，而游目四顾的宫紫云，却特别留了意。

她在来黄山的沿途，已听到有人传说：“赤掌银衫化云龙”凌壮志与娇妻并骑奔玉山的消息。

这时听了黄飞燕对爱夫的亲切称呼，断定被外间误传的“妻子”就是这位青春貌美，光艳照人的寡妇了。

心念至此，芳心不由暗暗生气，决定稍时见到风流爱夫，定要好好的问个清楚。

邈邈和尚四老，虽然也在游目四顾，但四人俱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宫紫云虽然神色依旧，但她的黛眉微微一蹙，四老便已看透了她的心事。

四老互相递了一个眼神，不由慨然的摇摇头，似乎在说，情孽缠身，终有那小子的苦头吃。

个性爽朗的黄飞燕，尚未察觉宫紫云神色有异，这时见四老摇头，尚以为没看到凌弟弟之故，因而提醒说：“凌弟弟也许去了那边的现场！”

说着，举手指了指叶小娟被吊的方向。

邈邈和尚四老一听，同时看了宫紫云一眼，赞许的说：“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宫紫云正要去看看叶小娟被吊的现场，因而恭谨的颌首应是。

于是，七人展开轻功，沿着绝壁，直向正北驰去。

前进中，转首一看对崖前来参观盛会的各路英豪，大部离去了。

这时，五更已尽，天将黎明，东北方向的莲花谷中，冷清寂静，洒满了朦胧月辉，已没有了一个人影，只有插在崖头上的一圈红白小旗，随风摇动，徐徐飘动，李婉卿冒生命危险，剑斩两断的妙光尸体，亦然仍分置在地上。

七人打量间，已进入与莲花谷相对的横生松林中，远远倒看到那颗斜伸绝壁上空的古松上，仍然悬着一段麻绳。

黄飞燕举手一指，即对宫紫云说：“叶小娟姑娘就是吊在那棵树上。”

宫紫云一见那段悬空麻绳，立时涌满了泪水，她虽然没有见过叶小娟，但叶小娟却与她有直系血亲的关系。

尤其，叶小娟是因拦截恶道，而被弓箭手射断麻绳，或被看守的凶汉斩断吊索而坠进绝崖中。

七人来至近前，蓦见跛足道人，双目一亮，脱口急呼：“有人！”

如此一呼，众人同时一惊，纷纷暗凝功力，举目一看，只见树下深草中，果然躲卧着三个人影。

到达树下一看，除宫紫云一人外，邈邈和尚，以及黄飞燕两人，都楞了。

只见倦卧在深草中的三人，竟是看守叶小娟的三个虬髯劲装凶汉，两柄雪亮的厚背大吹刀，就压在他们的身下。

马长老俯身一看，立即惊异的说：“他们是被点了穴道！”

邈邈和尚一听，对准一个凶汉，飞腿就是一脚。

但，凶汉翻了个身，依然没有醒来。

四老顿时一惊，相继蹲下身去察看。

黄飞燕在玉山西麓已有过一次经验，因而提醒似的说：“恐怕是被特殊手法点晕了。”

说话之间，跛足道人又在另一个凶汉的命门上拍了一掌。

但是，凶汉依然昏睡如故，毫无一丝要醒的意思。

四老缓缓立起身来，彼此惊疑的对着，跛足道人又看了地上的三个凶汉一眼，疑惑的说：“莫非她又跟着咱们来了？”

黄飞燕知道说的是谁，不由神色一变，立即打了一个冷战！

邈邈和尚早已仰起头来，耸着鼻子，开始不停的狂闻。

跛足道人一见，立即没好气的沉声说：“歇歇你的狗鼻子吧，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你还能闻得出来？”

邈邈和尚闻了一阵，泥脸上果然充满了失望神色。

四老看了一眼昏沉大睡的三个凶汉，蹙眉愁脸，显得束手无策。

突然，邈邈和尚的怪眼一亮，身形腾空而起，飘然落在悬有断索的横枝上，伸手拿起绳头一闻，立即脱口大叫：“是她，是她！”

说着，取下断绳，飘身而下，随手交与跛足道人，同时，肯定的说：“跛足，你闻一下看，仍有余香。”

跛足道人神色惊急，接过断绳一闻，立即嗯了一声，颌首说：“不错，是她。”

说着，顺手交给黄飞燕。

宫紫云看得异常不解，不由插言问：“老前辈说的是谁？”

邈邈和尚沉重的回答说：“香魂！”

宫紫云一听，反而更迷惑了。

黄飞燕急忙将闻过的绳头，送至宫紫云的琼鼻前，期望的问：“凌夫人可熟悉这种香味？”

宫紫云微蹙黛眉，不解的一闻，一阵清人醒脑的淡淡幽香，直透内脏，不由茫然望着黄飞燕，惊异的问：“这是怎么回事？”

跛足道人立刻解释说：“前几天我们四人去玉山，遇上一件奇异的惊人怪事……”

宫紫云对凌弟弟去玉山的事，特别注意，因而关切的插言问：“四位老前辈也去了玉山？”

柳长老心中一动，顿时想起方才宫紫云眉宇间的一丝忧然，因而抢先说：“我两个花子没去，是他们两个老怪物和凌小侠，黄女侠四人同去的。”

宫紫云疑虑顿释，那颗不安的心，立是平静下来，因而，不自觉的轻颌微首，绝美的娇面上，立即升上一丝欣慰之色，她觉得又错怪了一次凌弟弟。

跛足道人见柳长如此说，顿时会意，立即将在玉山遇到“香魂”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

黄飞燕也是冰雪聪明的人，这时见跛足道人她与凌弟弟，双双夜探玉山之事说的含糊心中顿生警惕。

又听跛足道人继续说：“根据燕丫头看到的那个身材修小，长发下垂，身形恍惚的影子来看，我们断定她是个女鬼……”

宫紫云和李婉卿一听到“鬼”，不由粉面微微一变，同时脱口一声轻啊！

邈邈和尚在旁补充说：“因为这个女鬼身上有香味，所以我们叫他‘香魂’……”

宫紫云不由惊异的望着黄飞燕，疑惑的问：“你真的看见了女鬼？”

她听到女鬼，芳心已经发慌，自己这时脱口说出女鬼，立即感到毛骨悚然，因而急忙改口说：“你真的看到了‘香魂’，赵夫人？”

黄飞燕心虚，极不愿谈她与凌弟弟单独在一起的事，这时见问，不由粉面一红，微一摇头说：“我当时心情紧张，似是看到一个恍惚飘缈的细小影子，不过……不过两位老人家和凌弟弟都说看到。”

说着，举起细细玉手，指了指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人，似是强调他们四人一直在一起，让宫紫云不要起疑。

马长老一蹙霜眉，说：“如果能将这三具凶汉的穴道解开一个，就知道当时的情形了。”

宫紫云在枕边与凌弟弟缠绵密语，曾经口授过“赤掌神功”这时的功力，果然仍不如凌壮志的二分六七，但解开穴道，仍是足足有余。

只是，方才四老都没有解开，如果这时再解，似有逞能之嫌。

因而黛眉微蹙，神色迟疑，不知该不该将三个凶汉的穴道解开。

邈邈和尚一见，立即自嘲似的哈哈一笑，说：“丫头，有本事就尽情的施展出来，你放心，我们四个老不死的脸厚的很，你就是解开他们的穴道，我们四位老人家也不会脸红。”

如此一说，大家都笑了！

宫紫云谦逊的一笑，恭声说：“让晚辈试试！”

说着，走到二个仰卧的凶汉身侧，蹲下身去，以翠袖掩蔽，细掌抚凶汉的命门，默运赤阳功，暗劲一吐——

凶汉一声闷哼，缓缓睁开眼来。

邈邈和尚一看凶汉醒来，立即咧嘴瞪眼的走了过去。

凶汉一定惊魂，大喝一声，挺身跃起，拣起雪亮大砍刀，猛向邈邈和尚扑去。

邈邈和尚嘿嘿两声，身形一旋，出手如电，立将凶汉的手腕扣住，同时，沉喝一去：“去你的去！”

沉喝声中，振腕一抖，凶汉立被提起来，接着飞起一脚，暴起一声杀猪叫声，凶汉的身体，立被踢至两丈以外。

那柄雪亮的大砍刀，也脱手飞了。

跛足道人一瞪眼立即沉声怒喝：“滚过来！”

凶汉面色苍白，额角渗汗，浑身微微发抖，战战兢兢向前爬了几步，终因踢得太重，而爬不动了。

众人只得走了过去，依然是跛足道人，怒声问：“吊在树上的叶姑娘呢？”

说着，侧身举手，指着崖边的那颗悬空斜松。

凶汉见问，急忙向树上一看，发现绳索断了，惊得浑身一战，脸色大变，似乎想起什么，急忙摇晃颤抖的右手，惶恐的大声说：“不是小的砍断，绳索不是小的砍断的……”

众人一听，心中同时一惊，面色俱都大变，四老心知不妙，几乎是同时厉声问：“谁？是谁斩断的，快说！”

凶汉急忙举手，一指地上的另一凶汉，以肯定的语气惶声说：“是他，是‘吃心鬼’砍断的……”

众人一听，俱都大起惊慌，转首一看，发汉另一个凶恶大汉，两手前扑，一腿弯曲，雪亮大砍刀压在臂下，他距离斜松果然最近。

柳长老注定跪在地上的凶汉，再度慎重的问：“你当时是否看清楚了？千万不能胡说？”凶汉肯定的说：“不错，‘吃心鬼’，是看到有人在竹林前将乌鹤仙长的道冠斩掉了，他也将叶姑娘的麻绳砍断了。

宫紫云一听，心如刀割，痛悔万千，立即掩面哭了。

就在这时，一阵疾速的衣衫破风声，径由正北传来。

众人循声一看，只见两道快速人影，一高一低，快如电掣，沿着崖边，正向这面驰来。

蓦闻邈邈和尚的双目一亮，脱口急声说：“是老二、老四来了。”

宫紫云忙擦干眼泪，凝目一看，只见来人，是个头大如巴斗，身高不足四尺的“大头矮脚翁”，一个是，一身破旧淡灰长衫，面白无须的中年雅士，想必是“穷书生”了。

打听未完，两人已到近前，矮翁一见四老，立即张开大嘴笑了，同时朗声说：“酒肉和尚，快拿酒来，我和穷酸都快饿病了。

邈邈和尚理也不理，反而粗暴的埋怨说：“一个脚短，一个穷酸，这样大的事，你俩偏偏是晚了。”矮脚翁和穷书生，发现众人神色有异，心知发生了重要大事，对向前施礼的宫紫云、黄飞燕和李婉卿，仅挥了挥手，一齐望着老四，急声分辩说：“我们听到消息，整整跑了一霄，肚子都跑饿了。

说着，突然一顿，四目炯炯的左右一看，发现宫紫云的香腮上挂着眼泪，不由大吃一惊，脱口急声问：“混球小子呢？”跛足道人缓缓的举手一指绝崖，说：“就从那里跳下去了？”矮脚翁和穷书生一看，面色大变，急声说：“天呀，混球小子这一死，真把大事给误了，我们是特地赶来告诉他小子，万丫头的古墓位置的呀……”话未说，一声清锐长啸径由绝崖上直冲下来。邈邈和尚四老一听，俱都脱口急声说：“啊，混球小子，一定是找到叶姑娘的尸首了。”……

二十五

矮脚翁和穷书生，听了由崖下直冲而上的清越长啸，再与邈邈和尚的话与宫紫云香腮上的泪痕加以对照，两人简直弄糊涂了。

邈邈和尚一喊，众人想继动身，纷纷向崖边纵去。

矮脚翁一定神，飞身握住马长老的左臂，大声问：“马老三，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丐帮马长老，只得刹住身势，焦急的一指绝崖，急声说：“凌小弟在崖下发啸……”

矮脚翁一听，瞪大了眼睛，惊异的问：“你是说混球小子没死？”

马长老也瞪眼没好气的说：“谁说凌小侠死了？”

矮脚翁被顶撞得一愣，瞪着一双大眼，顿时无语。

穷书生立即面现喜色的说：“那小子没死最好，不然把我们大家都害苦了。”

说此一顿，特意又压低声音问：“老马，方才宫紫云的脸颊上，不是挂着泪的吗？”

马长老正待回答，发现跛足道人和柳长老等人，他们已纵向崖下，立即无可奈何的一挥手，焦急的说：“我可惜只有一张嘴，一口气无法向老弟说清楚，我们先下去，慢慢再说。”矮脚翁的个性最暴，也最躁，这时见马长老话没说清楚，就走了，不由心生暗气，冷哼一声，立即和穷书生飞追了过去。

追到崖边，马长老已紧跟宫紫云身后，飘然跃向崖下，只有黄飞燕和李婉卿，仍立在崖边没有动。

矮脚翁倏然停身，立即不解的沉声问：“你两个丫头为什么不下去？”

李婉卿的粉面上略微一红，仅恭谨的摇了摇头。

黄飞燕则举手一指数丈外的三个凶汉，说：“大家都下去，这三个活口怎么办？”

矮脚翁大眼一翻，正待说什么，突然发现在地上和斜松横枝的数段麻绳，因而立即改口问：“丫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飞燕正待回答，蓦闻穷书生急声说：“大头，我们再不追就追不上他们了。”

矮脚翁低头一看，只见俏壁崎险，微向内斜，轻功不达炉火纯青的人，决不敢贸然下去。

当他们都飞下绝壁时，只见凌壮志从绝壁前的最低处飞上来，邈邈和尚大声说：“混球小子，你发啸要我们几位老人家下来，你又空着手往上爬，告诉你小子，万丫头的干爹和干叔叔也来啦！”

接着凌壮志的惊异声音：“可是大头矮脚翁和穷书生两位老前辈？”

又是邈邈和尚的声音：“不是这两个家伙还有谁？”

疾降中的矮脚翁和穷书生，循声凝目一看，只见二三十丈的一座突岩上，正立着英挺飘逸的凌壮志。

跛足道人和丐帮的柳长老以及邈邈和尚三人，早已到了，宫紫云和马长老，两人刚飘落。

蓦见邈邈和尚扬手一指他们两人，骂声说：“你小子看是不是那两个没吃饭的家伙。”

矮脚翁轻哼一声，即和穷书生疾泻而下，飘然落在突岩上，两人这才发现突岩宽广约四丈，壁上有一畸形石府，生满了油油绿苔。

凌壮志一俟两人身形立稳，急忙向前见礼，同时，恭声说：“晚辈凌壮志，参见两位前辈……”

矮脚翁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举手指穷书生，沉声说：“小子，穷酸就是万丫头的干叔叔，他是由嵩山少林寺，特地赶来告诉你埋葬万丫头古墓的位置。”

凌壮志一听，顿时想起痴情而死的万绿萍，因而俊面上的平静神色，立时变得忧郁沉痛。

跛足道人立即一挥手说：“凡事慢慢来，办好一件事再说一件，万丫头的事回来再谈。……”

矮脚翁的心中，原本就有气，这时一听，不由喝着说：“叫你跛脚这一说，我大头的干女儿就不值钱。”

跛足道人气呼呼地说：“那也不能丢下叶小娟姑娘不管。”

矮脚翁和穷书生听得神色一惊，脱口声问：“才方说的叶姑娘的尸体，就是指的叶小娟？”

柳长老急忙颌首说：“不错，乌鹤掠去叶姑娘……”

邈邈和尚性急，立即大声阻止说：“柳老二，现在不是谈其他事的时候，先问问混球小子可曾找到了小娟的尸首！”

凌壮志立即愁苦摇摇头，说：“晚辈在绝崖中遍寻不见……”

邈邈和尚立即猛拍屁股，怒声问：“那你小子发啸叫我们下来？”

凌壮志立即解释说：“晚辈请诸位老前辈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座石府内发现了‘丹眼神仗’简老前辈的坐化尸体……”

说未说完，跛足道人等人，面色一变，脱口一声惊啊，俱都愣了。

尤其丐帮二老，听了“坐化尸体”四字，神情激动的冷汗油然，面色大变，身体不停的只抖。

宫紫云怕凌弟弟莽撞，因而郑重的问：“你怎么断定是简老前辈？”

凌壮志立即正色说：“小弟是根据尸体上的鹑衣，和腰间悬着的金牌……”

穷书生立即惊异的问：“你怎的认识丐帮信符上的等级记标？”

凌壮志立即摇摇头说：“我不敢惊扰简老前辈长老的法身，也没看金牌上的标记……”

矮脚翁急忙插言问：“你小子可看到简老大的要饭家伙？”

凌壮志立即点点说：“有有，一个饭袋和一根竹杖！”

柳长老和马长老，同时流着泪，悲声说：“那就不会错了，想不到老大果然不在人世了！”

矮脚翁和简长老的私交甚好，不由急声催促说：“你小子头前带路吧！”

凌壮志颌首应是，当先向畸形洞口走去。

武林四怪、丐帮二老、宫紫云等七人紧紧跟在凌壮志身后。

洞内漆黑，壁上生满绿苔，充满了阴森寒气。

八人俱是内功深厚之人，目光精锐，洞内一丈以外的形势，依然清晰可辨。

前进七八丈，地面平坦，逐渐干燥，阵阵刺骨寒流，由洞内扑出来，八人脚步虽然轻飘，但仍发出嗡嗡回声。

洞的尽头，是一座约高二丈巨石大门。

凌壮志也不谦让，当先去登上台阶，立即运功双掌，缓缓将门推开三尺，一道柔和的毫光，立时飞射出来。

跛足道等人，静静的在凌壮志身后，鱼贯进入门内。

虽然门内地势平坦，但洞势极为弯曲，似是利用天然裂隙建成，每一个弯曲部的洞顶上，均钻有一棵明珠，毫光闪射极为柔和。

凌壮志依然走在先头，步速逐渐加快，直向深处走去。

众人知道尚有一段距离好走，但由于大家的心情沉重，俱都无心谈话，即使最爱说话的邋遢和尚矮脚翁，也神色凝重的默默前进。

不知转了多少弯，最后众人的眼睛一亮——

只见眼前洞势，突然变得笔直，在十数丈外的尽头，毫光闪射，耀眼生花，似是一座石门。

凌壮志立即停止回身，恭声说：“前面的石门内，就是简老前辈的修真洞府了。”

跛足道人四人一听，想起多年老友，心中立即升起一阵戚然之感，神色更加沉重了。

丐帮二老，早已泪满盈眶，强抑悲痛，感激的望着凌壮志点了点头。

宫紫云，黛眉微蹙，娇面上表情凝重，她对爱夫没找到叶小娟的尸骨，虽然十分不解，但能因此发现了急公好义的简长老的法体，此行仍算不虚。

至少，可以藉此报答丐帮代寻“乌鹤”和广为宣传的盛情，同时也揭开了简长老失踪之迷。

心念间，众人已开始向数十丈外的石门走去。

由于石洞宽大，四位怪杰和丐帮二老，几乎可以并肩前进，但凌壮志一人，依然走在前头。

远远看来，石门像一轮初升旭日，光芒四射，耀眼眩目。

刺骨的寒气，随着众人的前进加剧，除凌壮志和宫紫云两人，因有紫芝

的灵气在体内自形抗拒外，其余六老，俱都运功抵挡寒气。

渐渐，俱能看清那是一座半圆形的石门，沿着门的一圈，均有无数较鹅卵石尤大的金红宝石。

两扇石门的正中，以雪白的明珠，横俱着四个斗大白字——“四海洞府”。

邈邈和尚和矮脚翁一见，嘴角上立即掠上一丝为悼念昔年老友而发的微笑，他们在笑简老大，在自己临死的洞府石门上，尚忘不了他那走遍天下吃四海的老本行。

来至石门前，毫光炫目，使每人的身上，似乎都感到有些暖意。

凌壮志对正石门，躬身一揖到地，恭谨的朗声说：“晚辈凌壮志，特至府外请来贵帮柳、马两位长老人府参见老前辈的法体，并有跛足道人，矮脚翁、邈邈和尚和穷书生四位前辈随行。”

如此一报名，四位怪杰，神情戚然，泪光旋动；柳、马两位长老，几乎忍不住放声大哭。

宫紫云见凌壮志没有报她的名，心中不禁不动，顿时想起自己腹中的小东西，因而决定不随众人进去。

凌壮志恭声报过六老的名，立即躬身向前，两掌分贴两扇石门，运功一推，石门应手而开，一股冷流，立即扑了出来。

洞内毫光大放，光华刺目，冷气森森中，似是没有一丝脱俗清香。

凌壮志将门推开，立即肃立一侧。

跛足道人和矮脚翁四人，也闪身让泪流满面的柳马两位长老走在身前。

凌壮志深情的望着爱妻宫紫云，他发现小别半月，爱妻的腰依然没有看出异样，相反的，她显得更美，更动人了。

他知道这不是小语慰相思的时候，于是，悄悄作着稍待的手势，直待宫紫云微颌螭首，寒潭秋水般的眸子示意他进去，才轻巧的转身，紧紧跟在六老身后。

丐帮二老在前，四位怪杰居中，凌壮志一人走在最后。

在满洞刺目光华下，森森寒气中，七人走着沉重的步子，直向洞的深处走去。

六老前进中，举目凝视，只见石洞笔直，微向上升，在深约七八丈的石洞内，嵌满了晶莹雪白的大宝石，光明大放，如同白昼。

在洞的尽头一方平石上，盘膝坐着一个发如雪，直垂到地的鹑衣老化子，那蓬颜下如银长髯，已将整个前胸遮住了，仅腰间悬着那块金牌闪闪亮光。

老化子霜眉覆目，面色腊黄，身体尚称魁武，盘坐成一个“五心朝天”的姿势，他平伸膝上的双掌五指上，已生出尽长的卷曲指甲，隐隐发亮。

在他的身前，似是放着一个小木匣，左侧是讨饭袋，右侧是一根紫竹做成的打狗棒。

随着距离的接近，六老的神情逐渐变化，由悲伤戚然，逐渐变成惊异愕然，因为，他们六人根据老化子的体形和那根紫竹棒，而预感到这位坐化的

老叫化，不是简老大。

前进中，柳马两位长老，神色惊，霜眉紧蹙，不停的举袖擦着眼中的泪水，似乎要把坐化的老化子看清楚。

跛足道人四老，俱是简长老的好友，这时也发现情形有些不对了。

“丹眼神仗”的简长老，身体修伟，两肩宽阔，即使坐化，法体也要比眼前的老化子魁梧的多。

其次，是那根打狗棒，简老大用的是“长白山颠寒碧竹”，竹节短厚，油光翠碧，坚可摧石，而这位老化子的打狗棒，却是一根西天大雪山中的千年紫毛竹，较之简老大的寒碧竹，尤为珍贵。

凌壮志跟在六老的身后，虽然没看到六老的面部表情，但根据他们摇头侧脑，频探眼泪的动作来看，知道当前的这位老化子不是简长老了。

这时，七人距离平石上盘坐的老化子，仅有七尺了。

柳长老轻轻挥了挥右手，马长老和跛足道人四老，立即停下身来，柳长老一俟几人恭谨立好，立即屏息悄步，绕至老化子法体的右侧，俯首躬身，凝目一看闪闪发光的金牌，顿时面色大变，惊得急急退回来。

马长老心知有异，不由低声说：“是哪一位……”

柳长老立即紧张的低声说：“是曾师祖‘七指神丐’。”

话一出口，跛足道人和矮脚翁、邋遢和尚、以及穷书生四人，俱都面色一变，同时脱口一声轻啊。

马长老早已惊呆了。

凌壮志一看六老神情，听了那声“曾师祖”，知道平台上坐化的老花子，必是柳马两位长老师祖的师父。

心念间，跛足道人和矮脚翁四人，已悄悄退回两边，于是，也随着穷书生退至一侧。

这时柳马两位老长，在激动紧张的神情中，渗杂着兴奋惊喜，两人一俟跛足道人等人退至两侧，立即长揖跪地，恭首恭声说：“第三十二代弟子，曾孙柳长青、马善行，幸蒙小侠得获曾师祖仙灵感召，特来曾祖师修真洞府，恭参圣体，拜瞻法颜，并祈恩赐格嘱。”

说罢，恭谨下拜，伏身叩首，一连跪拜四次。

柳马两位长老拜罢，跛足道人和邋遢和尚四老，也一字并立大礼参拜，凌壮志就跑在四老身后，随着叩头。

柳马两位长老，一俟四大怪杰和凌壮志五人叩拜完毕，立即躬身走至石台前，双双跪立，默默祷告，轻轻打开“七指神丐”身前的小匣。

打开小木匣，上面是一张灰色柔软的羊皮厚纸，纸上着数行极苍劲的丐帮专用方字和俚语。

柳马两位老长，默默恭读完毕，立即伏身叩了个头。

立在七八尺后的跛足道人四老和凌壮志，知道柳马二老正拜读遗嘱。

矮脚翁好奇心重，立即附在凌壮志的耳边，悄声问：“混球小子，告诉

我老人家，上面写了些什么？”

凌壮志一听，恭谨立好，急忙摇了摇头。

矮脚翁深知凌壮志年纪虽小，但胸襟之磊落，心地之明，决不失乃师“朱腕银笔”叶天良，这时他恭谨诚恳的摇了摇头，立即向着小望来的跛足道人、穷书生和邈邈和尚，竖了竖大拇指头。

再看柳马两位长老，已由“七指前丐”的法体前伏身叩头，恭谨的立起来。

柳长老手里捧着那张灰色羊皮纸，又躬身蹶走，走到“七指神丐”的法体右侧，微一躬身，极谨慎小心的将那微泛红色的金牌取下来。

这时，恭立石前的马长老，立即将“神丐”身前的小木匣捧在手上，和柳长老，并肩向前走来。

两人在跛足道人，矮脚翁和凌壮志等人之间，并肩立好，柳长老拿着羊皮厚纸，和金质信符，马长老拜着小木匣。

跛足道人四老和凌壮志，知道柳长老有重要遗嘱当他们宣布，以资重信，以便日后向全帮弟子交代。

再看神色激动，面带惊喜的马老长，两手捧着的木匣中，同样是用羊皮厚纸装成的一本厚书。

书皮的上面，赫然写着六个大字“龙虎八十八杖”，在六个字的左侧是一行草书字——“删疵辟精增订录”。

打量间，柳长老已将皮纸以手捧起，同时肃容宣读：“第一位进入老丐洞府，并将‘龙虎杖增订录’转至丐帮现任帮主者，为丐帮殊荣大恩人……”

跛足道人四老一听，精神同时一振，不期而同的转首看了一眼恭谨而立，精神端肃的凌壮志。

柳长老继续往下宣读：“……并将老丐信符“赤磷泛光金牌”一面相赠，后世子子孙孙，持此金牌者，视同老丐同在，上自帮主，下至白衣，均听差遣……”

宣读至此，跛足道人四老，俱都面色一变，而凌壮志也惶恐的低下了头！这的确是殊中的殊荣。

柳长老继续往下宣读：“……能进入老丐洞府者，决非泛泛之辈，对“龙虎八十八杖”自是不足重视，但仍应请恩公首先过目……”读至此处，马长老立马躬身俯首，捧着木匣急上三步，面向凌壮志，双膝下跪，手中木匣高高举起，同时恭声说：“恭请恩公过目。”

凌壮志一见，惶恐万分，冷汗簌然，急忙也跪在地上，激动地惶声说：“马老前辈快些请起，不要在折杀晚辈了。”

这是一个宣达祖命，弟子恭行的仪式，其严肃隆重，尤胜过帮主即位，是以，跛足道人四老也俱都恭谨肃立。

穷书生距凌壮志最近，立即低声说：“孩子，现在是遵行祖命，你必须看上一看。”

凌壮志顿时会意，举袖擦了一下额角上的汗水，急忙翻动了一下书，作了一个形式，马长老始起身退了回去。

柳长老一俟马长老退回，也捧着“赤磷泛光金牌”走了过来。

凌壮志深怕柳长老再行下跪，于是，自动迎前三步，也不推辞，即将金牌信符接了过来。

紧接着，闪过柳马两位长老，躬身面向“七指神丐”的法身，两手将金牌高举过顶，同时恭说：“晚辈凌壮志，受神丐仙灵感召，始将柳马两位长老请来，遗嘱殊荣，晚辈不敢接受，金牌一面，乃神牌随身信符，理应永悬神丐身畔，俾后世入府之人，得以缅怀神丐，景仰圣体，千看万世，永垂无疆，晚辈斗胆违命，谨将金牌悬回，冒渎之罪，恭请宽恕。”

说罢，恭身蹶步，径向“七指神丐”法体右侧走去。

跛足道人和矮翁以及邈邈和尚、穷书生四老，看得甚是感动，俱都以赞佩折服的目光望着凌壮志。

柳马两位长老，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他两人确没想到，凌壮志小小年纪，不但明情达理，而且不重权势。

两人虽然有心阻止凌壮志将金牌挂回，但不敢急步过去，深怕由于衣袖带风，震落“神丐”法体上的发须。

因而，只得任由凌壮志小心谨慎的将金牌挂回原处。

柳马两位长老，一俟凌壮志挂好金牌走回来，立即谦恭的问：“恩公为何……”

凌壮志未待两位老说完，急忙拱手恭声说：“请两位老前辈必不要如此称呼，俗语说的：‘儿孙自有儿孙志’百年之后，子孙成群，天性不一，品德各异，留此金牌，难免有违‘尊神丐’德意之处，那时不但不能造福武林，极可能祸害于世，晚辈有鉴于此，故将丐帮符仍然留洞府。”

柳马两位长老没想到凌壮志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地，不禁衷心佩服，但两人自觉祖命难违，因而，恳切的说：“小侠虽有此慧智卓见，但老花子……”

凌壮志立即诚恳的说：“晚辈意志已决，请两位老前辈不要再坚持了。”

跛足道人四老，也由衷赞佩凌壮志的精辟见解，是以纷纷敦请柳马两位长老，不必呆板行事。

于是，众人再度向神丐法体叩头退出，由柳马两位长老将龙虎八十八杖增订录藏于怀中，并将府门封好。

但，立在门外的宫紫云却不见了。

凌壮志轻“咦”一见，关心的游目寻找。

跛足道人首先发觉，立即迟疑说：“恐怕是不耐洞中的阴寒，已先退出去了。”

凌壮志虽然也如此想，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

邈邈和尚接着宽声说：“小子放心，那么大的丫头，丢不了。”

矮脚翁好奇心最重，因而插言问：“小子，你是怎的好端端的跑到神丐

老人家的洞府里来。”

凌壮志见问，眉宇间立即罩上一层隐忧，秀眉一蹙说：“晚辈在绝崖中，遍寻不见小娟师姐的尸体，深恐被峭壁上的突石斜松阻住，因而向上攀升，才发现这座洞府。”

跛足道人不解的问：“你怎会想到进来看看？”

凌壮志说：“晚辈因恶道乌鹤，讲述恩师当年由坠崖下来的情形，十分逼真，这时再遇到这座畸形洞府，因而误认就是昔年‘赤阳神君’四位前辈异人的修真洞府，是以，才入洞察看。”

邈邈和尚哈哈一笑，说：“你小子怎能听那恶道的鬼话。”

穷书生接口感慨的说：“假设恶道在编造谎言之，为求逼真，到崖下来看看，万一被他发现了‘神丐’老人家的仙逝圣体，而握有那面金牌，丐帮数万弟子受他挟持驱使，武林岂不要被闹个天翻地覆？”

柳马两位长老，听得悚然心惊，惶声应是。

跛足道人立即接口说：“这的确是整个武林的宏福，丐帮数万弟子的大幸，志儿这孩子，竟在无意间，挽救了一次武林浩劫。”

凌壮志立即恭声说：“这完全是神丐圣灵的感召……”

矮脚翁哈哈一笑，说：“你小子的确是宏福齐天，连我们几个老不死的也沾了光，须知神丐老人家告别丐帮，隐息黄山时，我们六个老不死的还光着屁股拉野屎呢！”

由于已到外洞门前，众人心情一松，俱都愉快的哈哈笑了。

柳马两位长老，急忙将门关好，七人继续向洞口走来。

凌壮志一直关心爱妻的去向，这时举目一看，洞口并没有宫紫云的踪影。

七人匆匆来到洞外，突崖上也没有宫紫云。

凌壮志第一个沉不住气，惶得急忙大声高呼：“娟姐姐——”

一声甫落，震撼山谷，俱是“娟姐姐”的回音。

呼声甫落，突崖下立即飘上来一声欣慰娇叱：“叫什么？大惊小怪！”

邈邈和尚一听，不由望着凌壮志，嘿嘿两声得意的说：“怎么样，小子？丢不了吧，在下面呢！”

凌壮志早已飘身纵至突岩边沿，正待俯首下看，紫影一闪，绝世容华的宫紫云微红着粉面，已飞身纵上岩来。

跛足道人早已明白宫紫云下去的目的，因而关切的问：“可找到小娟的尸首？”

如此一问，众人的心情顿时沉重下来。

宫紫云轻摇螭首，黯然说：“晚辈也没有找到！”

柳马两位长老的心情，俱在兴奋惊喜之中，这时见凌壮志向宫紫云，俱都神色忧郁，不由关切的提醒说：“会不会在乱石夹缝中或泥水里……”

凌壮志抢先回答说：“绝谷干燥无水，俱是砂石。”

宫紫云也急忙补充说：“如果小娟妹确实由崖上坠下来，决不可能跌出

三十丈以外的范围。”

邈邈和尚一促，立即神气的说：“你们都不相信我和尚的鼻子，怎么样？没有吧？”

矮脚翁和穷书生，一直还没弄清楚前因后果，因而齐声不解的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邈邈和尚嘴快，一口将乌鹤以小娟要胁凌壮志的经过说了出来，最后，又晃着秃光，神气的说：“所以说，我和尚根据绳头上的那丝香味，断定小娟又被那个女鬼……不，不，香魂救走了。”

凌壮志一听，暗暗祈祷上苍，不管香魂是鬼，是人，抑或是神，只要叶小娟不死，仍活在这个世上，香魂就是鬼，也要将他敬为神了。

矮脚翁和穷书生，的确楞了，两人相互看了一，不知是相信，抑或是认为邈邈和尚吹嘘。

马长老一蹙霜眉，迟疑的说：“可是崖上看守叶姑娘的壮汉，却肯定的说是另一个凶汉‘吃心鬼’用刀斩断的绳索。”

穷书生目光一闪，不解的问：“你们可曾问过那个叫‘吃心鬼’的人？”

邈邈和尚一跺脚，无可奈何的埋怨说：“刚刚要问，你们两个家伙就到啦！”

矮脚翁立即理直气壮的说：“现在上去问也不迟嘛！”

于是，在众人同声可赞下，纷纷腾身，直向崖上升去。

到达崖上，满山阳光，红日已近正午了。

众人游目一看，黄飞燕和李宛卿，正坐在数丈外的一方平台上，相对闲聊，地上卷卧的三个凶汉，已经不见了。

凌壮志不由焦急的问：“燕姐姐，那三具凶汉呢？”

黄飞燕风凌壮志当着宫紫云的面，仍亲切的呼她姐姐，光颜照人的粉面顿时红了，她涩看了神色自若的宫紫云，急忙说：“我废了他们三人的武功，让他们走了。”

凌壮志一听，恼恨的一跺脚，说：“哎呀，还有要紧的话还没有问嘛！”

黄飞燕见宫紫云的雍容娇面上，没有不愉快的神色，心情平静多了，这时见凌壮志恼恨的那付急像，不由“噗嗤”笑了，接着含笑说：“有什么要问，尽可以问我嘛！”

凌壮志一听，知道黄飞燕已经问过，一颗焦急的心，顿时平静下来。

跛中道人双眉一蹙，不解的问：“丫头，你是怎的解开他们的穴道。

黄飞燕一笑，说：“你们六位老人家下去不久，他们便醒来了。”

邈邈和尚为了证实他的鼻子灵，急声插言问：“丫头，你问了些什么，快说给我们六位老人家听听。”

李婉卿立即含笑，恭声说：“我们问了很多问，不是三言二语说得完的。”

矮脚翁欣然朗声说：“好，有什么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面吃，一面谈。”

说着，当先就地坐下来。

于是，众人围成一圈坐在草地上，李婉卿早去提了一个大包来，笑着说：“这是乌鹤给三个凶汉和叶姑娘准备的食物。”

说着，放在众人中间，同时，将大包解开。

邈邈和尚和矮脚翁瞪大了四只怪眼一看，立时满意的笑了。

鸡鸭鱼肉，大饼饭团，一大袋。

矮脚翁第一个笑着说：“挺不错的嘛！”

说话之间，邈邈和尚已将怀中的酒罐掏了出来。凌壮志“宫紫云俱都关心叶小娟的安危，虽然一夜未曾进食，但腹中却毫不觉得饥饿。

只是，他俩极不明白，邈邈和尚和矮脚翁这两位怪杰，为何对吃，竟是如此的感到兴趣。

凌壮志和宫紫云对这四位“怪杰”渐渐摸清了一些习性，他俩认为“跛足道人”勉强称得上“怪”，但是洒脱不俗的穷书生怎么乍，也不够怪的条件，不知江湖上的英雄豪杰们，为向硬要将穷书生拉入“四大怪杰”的行列。

这时，食物包虽然打开了，但仅邈邈和尚和矮脚翁两人开始大吃。

跛足道人也极关心小娟的安危，因而催促道：“燕丫头，你问了些什么，现在可以说啦！”

黄飞燕见凌壮志和宫紫云一脸急切的神色，对地上放满的食物，看也不看一眼，知道他们在崖下没找到叶小娟，于是，郑重的说：“六位老前辈和凌夫人下去之后不久，那个叫‘吃心鬼’的和另一个虬髯凶汉便自动醒了，当时我和简夫人，立即点了两人的麻穴。

据那个叫“吃心鬼”的凶汉说，他们三人本是湖北罗田县的杀猪屠夫，是被乌鹤恶道以重金买来的，他们只是听命行事。

“吃心鬼”说：“他看到乌鹤道的道冠斩掉后，他的确用力砍叶小娟姑娘的吊索……”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惊得面色一变，脱口一声悲痛轻啊。

跛足道人和丐帮二老以及穷书生，也不禁暗吃一惊，只有邈邈和尚和矮脚翁，依然低头猛吃，一声不吭。

黄飞燕无心卖关子让大家吃惊，这时见人如此紧张，顿感到一丝惭愧，因而急忙继续说：“但是，应他飞身举刀，向叶姑娘的吊索砍去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身后两声闷哼，紧接着，他自己也伏在地上，不知人事了。

不过，在他伏倒晕厥的一刹那，曾听到叶姑娘的尖声叫，他说，他知道是对崖弓箭手见他伏倒，用箭将叶姑娘的另一根吊索射断。

跛足道人轻哼一声，沉声说：“那时的弓箭手，逃命唯恐不及，哪还有心发箭！”

黄飞燕看了一眼神色逐渐缓和的凌壮志和宫紫云，有意安慰两人似的说：“我觉得邈邈老前辈说的不错，叶姑娘恐怕又是那位‘香魂’救走了。”

邈邈和尚一听，“滋”的一声喝了一口酒，立即得意的笑了。

凌壮志秀眉一蹙，有些生气的说：“如果说香魂是鬼，但他又有人世间绝高的武功，如果说她是武林异人，她又身形飘缈，无影无踪，由玉山北麓显魂时起，直到现在救走小娟师妹为止，似是处处协助，似是暗中作对。”

矮脚翁慢吞吞的问：“小子，你想想，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香魂没有？”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沉声说：“没有，绝对没有！”

矮脚翁摇摇头说：“真怪，人鬼处于两个世界，一个在阴曹地府，一个在人世阳间，如果说既没有瓜葛，又没牵连，她为什么不找大头和穷酸，单单去找你小子呢？”

凌壮志听得一愣，顿时无话可答，久久才愤愤的说：“谁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穷书生入鬓修眉一蹙，理智的说：“不管这位‘香魂’是人，是鬼，是男抑或是女鬼，照你们说的这两件事来看香魂决无恶意，以事实来说，她已将秦香苓姑娘救出了玉山囚室，这件事，任何人不能说作得不对，假设她昨夜不救小娟，试问在场的诸位，那一位能阻止的了凶汉的那柄大刀，不去斩断吊索？”

如此一说，五老四小，俱都默默无言。

黄飞燕觉得穷书生很有见解，因而恭声问：“前辈是否也认为世间有鬼？”

穷书生毫不迟疑的一颌首，沉声说：“有，这次我离开嵩山‘少林寺’时，曾与一同下山的‘敬纳禅师’谈论过这个问题……”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少林寺”心中同时一动，不由齐声问：“前辈在少林寺时，可曾听说‘恶德大师’现在云游何处？”

穷书生见问，似是恍想起什么，急声说：“你俩不问，我倒险些忘了。”

穷书生说此一顿，不答反问：“你两人和大师在马鞍山分手时，大师可曾说过要沿着北上大道去追你们？”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在马鞍山南峰角下医伤石洞中，师姐弟因而相会的一幕，立即在脑海里闪过，两人同时一颌首，由凌壮志回答说：“是的，大师曾说先去天都峰看‘黛凤女侠’张师母，然后即沿着北上官道追晚辈两人。”

穷书生一颌首说：“不错，大师曾去天都山峰，但他去时，‘黛凤女侠’和小娟已经不在，后来他沿途追赶你们，到达临汝县境，突然遇到少林寺奉命下山的弟子，正在找他回去。”

大师只得先回少林，原来掌门方丈请大师共同参研一种少林绝学，是以大师才没能前去衡山。

宫紫云和凌壮志，将这位慈祥可亲的老和尚，无时不在渴念，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来打听晋德大师的行踪。

两人这时一听，不由关切的问：“不知大师何时才能下山？”

穷书略一沉思说：“听大师口气，至少尚需半年！”凌壮志和宫紫云，

两人充满了渴慕之情的脸上，立时掠上一丝失望神色，因而，两人也沉默下来。

这时，跛足道人、黄飞燕和李婉卿三人，也开始拿起食物细吃起来，只有丐帮二老依然静坐没动，想必是由于得到了“神丐”增订的龙虎杖法，而兴奋的无法下咽。

矮脚翁摇幌着大头，吃着满口的东西，转首看了一眼宫紫云和凌壮志，即对“穷书生”，沉声说：“穷酸，既然你硬充铁汉，肚子饿了也不吃饭，你就将正事说给混球小子听吧！”

说此一顿，用力咽下口里的食物，又煞有介事的正色说：“穷酸，当初你听说万丫头痴情憔悴，吐血而死的时候，你曾向我打胸顿足，决心抓住混球小子剥了他的皮，现在混球小子就在你面前，你又变得像个没事的人。”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面色同时一变，惊急的望着穷书生和矮脚两人。

跛足道人和柳马两位长老，同时愤声说：“大头，你尽做这些落井下石的事，穷酸已经忘了，你大头何必再提，难怪小一辈的孩子们不喜欢你。”

矮脚翁的脸红都不红，反而仰面哈哈一笑说：“我要不当着穷酸的面表明一下，他们小两口还当我大头说谎呢！”

黄飞燕也有些生气说：“你老人家是长辈，您说的话凌弟弟怎敢不信？”

矮脚翁再度哈哈一笑，说：“乖乖，我大头真的变成‘众矢之的’了。”

一直低头猛吃的邋遢和尚，嘿嘿一笑，说：“这就是‘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的教训。”

跛足道人轻哼一声，不屑的瞪了和尚一眼沉声说：“你还不是让肉堵住了嘴。”

穷书生一俊几人不再斗嘴，立即黯然一叹说：“当初我听说万丫头呕血而死，又看到‘铁钩婆’，为爱女悲痛大哭，痛不欲生的情形，的确很生气。”

说着，关切的看了一眼垂着流泪的凌壮志，和凤目湿润的宫紫云，继续沉声说：“之后，我听志儿在当时的情形下的确不宜和萍儿见面，而不是有心薄幸，后来又听大头说，志儿听说万丫头为他而死，曾经悲痛的当场呕血，这份真情，岂是薄幸人能假装得出的？”

矮脚翁一听，立即神气的看了一眼凌壮志，似乎在说：“小子，这老人家早为你暗中疏通了，所以穷酸才没剥你的皮。”

而凌壮志和宫紫云，也急忙投给他感激的一瞥。

穷书生继续说：“大头又对我说，萍儿实在自己命苦，因为那夜在‘单掌催碑’赵其南的大厅上，曾听宫丫头对志儿说，就是将来‘一床三好’也是常有的事，怎的竟如此想不开，我听了，也暗赞宫丫头是个胸襟豁达，善顾大局的人！”

如此一说，跛足道人，丐帮二老以及邋遢和尚等人，俱都以惊异赞赏目光向宫紫云望去。

宫紫云见一句无心安慰爱夫的话，竟得到几位前辈的一至赞美，心中又

惶恐，又惭愧，因而不自觉的将头垂下去。

凌壮志见穷书生说完了，立即含着泪说：“据说万姑娘是停在一座古墓内……”

穷书生微一颌首，沉静的说：“不错，那是建安王女儿‘西英郡主’的香坟，后因西英郡主病愈，又随父母南征，战死在南蛮国内，所以那座古墓一直空闭至今……”

一旁静听的黄飞燕，突然双目一亮，不由脱口问：“前辈说的这墓可是齐云山，玉露峰上的那座‘郡主坟’？”

穷生极缓慢的一点头说：“不错，万丫头尸体就停放在玉露峰上的那座‘郡主坟’内！”

凌壮志一听，不由万分恼恨的一击手说：“早知古墓就在齐云山，何至又延误了这些时日！”

矮脚翁立即沉声说：“混球小子，现在前去也不算迟，只要你小子有那份诚心！”

跛足道人急忙接口说：“既然如此，我们四个老不死的也要前去劝劝铁钩婆，人死不能复活，别尽守着万丫头的尸体难过。”

说着，又对丐帮二老说：“柳二马三，咱们也以后再见了，你们丐帮突然发生这么一件天大喜事，也该隆重的庆祝一番，此地距齐云山，远尚不足百里，我们四怪聊着天，跑上一夜就到了，那两匹马，就烦贵帮带回白沙关去吧！”

说话之间，众人俱已立起，跛足道人又望着宫紫云问：“丫头，你的马寄放在何处？”

宫紫云不知跛足道人的用意，只得恭声说：“寄在在山下大武镇的老来店内。”

跛足道人急忙一颌首，又对丐帮二老，就：“就烦二位派一个小要饭的将志儿的乌鸦送到老来店去。”

说完，又望着黄飞燕、李婉卿问：“你们两个要去哪里？”

黄飞燕知道跛足道人有意把她和凌壮志分开，因而惨淡的一笑，正待回答，李婉卿先说话了：“晚辈要回家去！”

跛足道人又望着黄飞燕，问：“燕丫头，你呢？”

黄飞燕惨淡的一笑，说：“晚辈也要赶回石门去。”

跛足道人，毅然说：“好，既是这样，咱们就此分手，有机会再会。”

柳马两位长见早已迫不及待的要去他们的代帮主尉迟英，只是因为凌壮志在场，不便急急离去，这时两人首先向凌壮志一抱拳，谦恭的说：“凌小侠，我们是大德不言谢，隆恩当后报。贤伉俪珍重，我们两个可要先走一步了。”

凌壮志、宫紫云，急忙还礼，同时惶声说：“两位老前辈言重了，恕晚辈不能远送。”

黄飞燕一见丐邦二老要走，早和李婉卿同时辞过跛足道人四老，接着又向凌壮志和宫紫云告别。

凌壮志本待说几句感谢黄飞燕的话，但当着爱妻宫紫云的面，又不知怎样说才合适，因而，只是不停的抱手连说珍重。

柳马二位长老，又面向跛足道四老，抱拳朗声说：“四位老友珍重，老花子走了。”

邈邈和尚已吃了个酒足饭饱，急忙一挥说：“你先别罗嗦，咱们下山是同道。”

黄飞燕一脸凄楚神色，黯然看了一眼凌壮志，轻叹一声，和李婉卿，紧跟着六老身后离去。

凌壮志看黄飞燕离去的身影，觉得在她临走之前，一句话也没说，总感到有些失礼。

但，立在他身边的宫紫云却认为他有了恋恋不舍之情。

这时，丽日当空，云烟稀少，全山一片翠绿，莲花，天都，耸立群峰之中，愈显峻拔巍峨气势雄伟。

凌壮志静静的望着六老和黄飞燕等人的身影，直到消失在前面乱石矮松间，才游目看了一眼对崖。

莲花谷和东南横岭上，已没有了一个人影，但昨夜万头攒动，疯狂怒吼的紧张情景，在他们的幻觉上，仍在原地晃动。

他目光移到那株悬松和断索时，他不自觉的黯然而叹了，他转身忧郁的望着宫紫云，伤感的说：“姐姐，我们也走吧！”

宫紫云原本心中有些不快，这时看了爱夫沉重的神情，知道他心头积压的痛苦太多了。

同时，她也明白方才凌壮志那样关切的看着黄飞燕离去，而是由于他的心地忠厚，而起乍分手的伤感，并不一定是对黄飞燕有所私情。

心念至此，她不忍再给心爱的凌弟弟增加痛苦，于是看了一眼地上食包上积满的食物，关切的问：“你不坐下吃些东西吗？”

凌壮志沉重的摇摇头，低沉的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饿！”

说着，缓缓抬起头来，目光落处，恰是耸入霄汉的天都峰，因而，神色惨然一变，黯然低声说：“张师母和小娟师恩遇险后，不知恩师亲手建起的那两座石屋怎样了。”

宫紫云心中一动，对父亲亲手建的石屋，自己在其中生活过将近一年的故居，立时升起无限的向往。

于是，转首一望，发现天都峰巅，浓阴暗绿，白云缕缕，宛如九天太虚，充满了仙境般的神秘。

同时，她觉得让凌弟弟登上峰颠，一览黄山全貌，他的郁闷心胸，会因而宽畅豁朗起来。

心念至此，立即向往的说：“弟弟，我们到峰上去看看吧，那两间石屋，

对我没有一丝记忆，我很想去看看我儿时的故居。”

凌壮志秀眉一蹙，神色迟疑，不由看了一眼宫紫云已有些突起的小腹。

宫紫云面上一红，急忙解释说：“我现在已练习凌富传给我的‘家传内功’，据老凌富讲，不但可以延年宜寿，而且可以安胎定神。”

凌壮志一听，顿时想起，立即失笑说：“姐姐不说我倒早忘了，不错，当初母亲的确对小弟说过，只是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懂‘安胎’两个字的真意。”

宫紫云、凌壮志有了笑意，芳心暗暗高兴，也格格笑着说：“现在放心啦，再不担心我动了胎气。”

凌壮志欣然颌首说：“好，我们上去看看，房屋有损坏的地方，也好修理修理。”

说罢，挽起宫紫云，直向天都峰驰去。

来至天都峰前，由于云烟稀火，举目可看到峰巅，两人身形未停，暗凝真气，腾空而起。

飞升片刻，距离峰巅仅余二三十丈了，两人已经清晰的听到峰上如烟的松涛中，峰上一片彩华碧绿，千年云松，随风徐动，地上彩石，闪闪生辉，如茵小草，似绵似绒，各色奇花，红娇绿媚，弥漫着淡淡香气。

宫紫云一见，不由脱口赞声说：“啊，真是人间仙境！”

凌壮志看了峰上情景，自觉和那天月夜景色，又自不同。

两人立身崖边，游目一看，他山一览无遗，心胸顿时开朗，尘念全消，各种压在心头的烦恼，一切都忘了。

举目遥望，森林绵延，岭峰起伏，白云飘绕间，群峰如林。

宫紫云再度赞叹的说：“住在这等超脱尘俗的世外仙境，就是终生不出黄山，又有何怨言。”

凌壮志感慨的摇头一叹，说：“世上又有几人能真正的摆脱掉权势利欲，和恩怨情仇呢？”

宫紫云一听，顿时黯然无语，因为，她想到父亲虽然息隐在这等仙境般的绝峰之巅，但，依然受着恩怨情仇的纠缠。

心念间，玉臂已被凌弟弟挽起，直向深处驰去。

前进数十丈，蓦见凌壮志举手一指，说：“姐姐，就是那两间石屋。”

宫紫云神色一变，心情激动，只见前面一片修竹间，隐约现出两座屋影。

她仍记得凌壮志对她谈及遇到叶小娟的事，这时加以对照，院前果然植有一圈各色团花的花树，而每株花树的团花，俱都卷缩形如佛手，看来十分美观。

院前石蓬间，已生出了尽许长的青草，靠地面的石屋门窗，俱已加销，愈显得冷清萧条。

蓦然——

凌壮志的双目冷电一闪，面色大变，身形一个踉跄，脱口一声轻啊，白

影一闪，身形如电，直射院前。

宫紫云心中一惊，凝目再看，粉面也不禁大变，只见正西一间石屋的房门，竟然大开未关。

而更奇怪的是，室内竟发出惊惶失措的脚步，和碗盘相碰的声音。

于是，一声娇叱，翠袖疾挥，娇射离地而起，紧跟凌壮志身后扑去——

就在凌壮志和宫紫云双双飞身前扑，刚刚越过院前花树的同时，一声惊喜娇呼，径由西屋内响起！“凌哥哥，云姐姐！”娇呼声中，一缕白影，如飞迎出。凌壮志一听这声熟悉娇呼，不由浑身一战，急忙将身形刹住，举目一看，惊喜交集，顿时呆了。

由西屋飞身迎的白影，正是冷清玉洁，娟丽秀美的叶小娟。宫紫云听了那声亲切招呼，芳心也是一震，这时再看了一身白绢素装，面容略显苍白的叶小娟，再也忍不住戚呼一声“娟妹妹！”

戚呼声中，越过凌壮志，飞身向叶小娟扑去。

叶小娟再呼一声“姐姐”立即扑进宫紫云的怀里哭了。

凌壮志望着哭得像一对泪人儿似的姐妹花，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做梦？

他发现原本纤弱削瘦的叶小娟，显得更纤瘦了，那张寒玉般的娟丽面庞，愈显得憔悴苍白。

因而，也愈发显出她似西子大病初愈的纤纤秀美，和弱不经风的黛玉典型。

小娟在这半日间，似乎已梳洗沐浴，重换新衣，尤其纤腰上那道银丝绒带，在艳丽的阳光下，闪闪生辉。

凌壮志姐妹两人哭得伤心，不知该如何劝慰两人才好。

凌壮志见宫紫云在衡山时说，她和张师母与小娟在某镇第一相遇时姐妹两人几乎拔剑成仇，而一旦将身世揭开，又相互拥抱，哭得难分难解。

心念间，目光突然一亮，他发现西屋内的木桌，摆满了食物，两张木椅俱都偏斜向内，看情形，方才似乎不是小娟一人在食。

心念至此，心中一动，急步向门前走去……

冰雪聪明的叶小娟，芳心中一直深深印着凌壮志的俊逸影子，这时虽然扑在姐姐的怀里哭，但她的目光，仍不时看向英挺潇洒的凌壮志。

这时见凌壮志向门前走去，似乎暗吃一惊，不由急抬螭首，焦急的问：“凌哥哥，你要去哪里？”

说话之间，已情不自禁的离开了宫紫云，急举翠袖，频频擦着香腮上的泪痕，似是有意挡住凌壮志的进路。

凌壮志闻声止步，急忙望着小娟，不解的问：“可是师母在内？”

叶小娟惶急的摇摇头，但却戚声说：“听说妈妈也在我被恶道掳去的第三天失踪了。”

宫紫云已看出小娟有些情急，因而不解的问：“室内是哪一位？”

叶小娟用力摇摇头，焦急的分辩说：“室内没有人，就小妹自己！”

说此一顿，似乎想起什么，急忙说：“哦，凌哥哥和云姐姐请屋内坐！”
说罢，作着肃容之势。

凌壮志这时，无暇去想叶小娟为何称呼他“哥哥”，他目光盯视着屋内，当先向门前走去。

宫紫云觉得和小娟虽是同父异母，但总不是一奶生的亲妹妹，对小娟的焦急分辩，自是不便再说什么。

三人进入门内，凌壮志第一眼便发现桌上的食物是“乌鹤”恶道等人所带的食包，根据桌上的残屑，的确是两个人在进食。

凌壮志疑心大起，也学着邈邈和尚的动作，仰首深闻起来。

叶小娟似是十分不解，又似有意走了过来，微红着娇面，嗔声问：“凌哥哥，你这是作什么？”

凌壮志本来没有邈邈和尚那等特异的鼻子，除了桌上的卤鸡腊肉的味道，他任何异香都没有闻到。

这时小娟急步走来，只觉香风袭面，兰气扑鼻，愈发不能闻出空气中是否有“香魂”特具的幽雅香气。

凌壮志秀眉一蹙，故意迟疑的说：“我闻到一丝奇异的香味！”

叶小娟顿时粉面通红，不由后退了两步，娇羞的看了宫紫云了一眼，似乎在说，凌哥哥如此轻挑，你还不管？

宫紫云虽然明白凌壮志的用意，但怕小娟生气，只得嗔声说：“弟弟，快坐下来谈正经的！”

凌壮志不言不语，当即坐在上首椅上，同时对叶小娟的寝室极为注意。

叶小娟请宫紫云坐在另一张椅上，自己另取一张椅木为坐，当她发现凌壮志和宫紫云，都在注意桌上两堆残屑的时候，立即似有所悟的说：“凌哥哥和姐姐还没吃午饭吧！”

宫紫云黯然一叹，说：“终日忧郁，心事重重，两人都不知饥渴了，现在‘乌鹤’已死，总算大仇已报。”

叶小娟一听到“乌鹤”，粉面立变，不由恨声说：“这个佛门败类，亏他也算一派之尊！”

宫紫云立即不解的问：“妹妹是怎样中了恶道的诡计！”

叶小娟黛眉一蹙，神色立变戚然，伤感的说：“实在说来，都怨小妹无知，不该轻信传言，所以才惹下这场祸事，徒增长辈的不安。”

说此一顿，凤目羞涩的看了一眼凌壮志，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卧室，继续说：“三月间，凌哥哥骇人听闻的事迹，之后，我们遇到铁钩婆前辈和万绿萍姑娘……”

说着，那充满智慧的凤目，刻意的注视了一眼缓缓垂下头去的凌壮志，继续说：“那时母亲对凌哥哥似是恨之入骨，但是，也自从那时，母亲也常常独自讷自语或静静沉思。”

之后，母亲听说凌哥哥一身兼具四大恶魔的四种绝世武功，她老人家对

凌哥哥的行踪，追寻的更积极了，几乎是废寝忘食，但是，也从那时起，她老人家再没有说过一句怨恨凌哥哥的话。

当时，小妹也明白了凌哥哥就是父亲的唯一弟子，因而，小妹再说凌哥哥那天夜里的事，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时，母亲便连连点头，但却不发一语。

前去金陵的中途，江湖上已风传“乌鹤”东来，发起各派协力对付凌哥哥的事，母亲那时，更形焦急，几乎夜夜不能成寝，而凌哥哥却没有了一丝消息。”

垂首静听的凌壮志，确没有想到“黛凤女侠”竟是如此的关心他的安危，感动的不禁凤目湿润。

叶小娟见凌壮志和宫紫云听说母亲那时的苦难忧急情形，俱都关切的落泪，心里既感动又代母亲欣慰，于是继续说：“那天在保康镇遇到云姐姐后，母亲在客店里哭了好久，经过小妹的追问，母亲才说云姐姐很像她失落多年的大女儿。”

宫紫云一听，忍不凤目中的热泪，终于滚下来。

叶小娟一见，也忍不住哭了，室内的气忿，顿时变得悲切凄渗起来。

久久，叶小娟才流着泪继续说：“当时小妹非常怀疑，因为小妹自有记忆以来，从没有听母亲说过我还有一位失落多年的大姐姐？”

经过小妹几次的追问，母亲才说小妹是在父亲和姐姐失踪后的第九个月生的，比云姐姐小两岁。”

说至此处，叶小娟的娇面不自觉的红了，凌壮志也恍然大悟，叶小娟何以呼他哥哥原因。

叶小娟举袖擦了一下未干的泪水，继续说：“到达金陵后，酒楼茶肆间，已经公然谈论凌哥哥的师承来历了，母亲听后再在店中又痛苦的哭了半天。”

第二天，小妹上街购买东西，蓦然间听到有人正在笑谈小妹的身世，说小妹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面色同时一变，脱口一声轻啊，俱都惊异的望着叶小娟，两人的确感到意外。

叶小娟凄然一笑，继续说：“当时小妹觑目一看，发现谈话的人，是三个坐在小食店上的武林人物，三人背向大街，看不清他们的面目。”

小妹原已对自己的身世起疑虑，这时当然不会放过一听的机会……

凌壮志深怕叶小娟信以为真，故意怜惜的说：“你这一听，正中他们的好计！”

叶小娟凄然点点头，有些悔不当初的神情，继续说：“这时想起来，那三个恶徒，是故意不向小妹这面看，依然喝酒谈笑，他们说云姐姐也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而是四女侠中的‘飞花女侠’宫绛玫生的……”

宫紫云立即点点头说：“不错，只有这一句话是真实的，我深信，其他都是谎造的传言。”

叶小娟继续说：“那三个恶汉又说，真正清楚小妹身世秘密的人，只有

‘真武庙’中的老庙祝一人知道。”

小妹听了这些话，已无心再买东西，即向“真武庙”走去……

凌壮志怅然摇摇头，目光望着叶小娟，朱唇一阵牵动，但终于没说什么。

叶小娟知道凌壮志要说她幼稚，江湖阅历浅薄，不够冷静机警等语。

于是，苦笑了笑，继续说：“距离真武庙尚有十数丈，既见一个身穿灰道袍瘦削老道，由庙门内，慢慢的走了出来……”

凌壮志秀眉一轩，立即肯定的说：“这个老道，就是乌鹤！”

叶小娟颌首愤愤的说：“不错，答话之下，乌鹤即乘小妹不备之际，一连点了我的麻、哑、昏厥三穴，待到醒来，又被关在一间石室内，痛悔急怒，一切已无济于事了。”

凌壮志不由关切的问：“恶道待你如何？”

叶小娟气愤的说：“当时小妹知那个老道就是乌鹤，在石室铁窗外看守小妹的两个老婆婆，是恶道雇来的，也不知乌鹤是谁。”

宫紫云黛眉一蹙，不解的问：“赤阳神功，可以自解穴道，妹妹为何不运功解穴？”

叶小娟苦笑一笑，说：“小妹当时被点晕了，已经不知人事，在石室内，虽然身体自由，但铁窗狭小，深约数尺，铁栅粗如儿臂，想尽办法也没法逃出。”

凌壮志秀眉一蹙，不解的问：“娟妹可是一直不知这个阴谋是恶道乌鹤所为？”

叶小娟微微一摇头说：“不知道，直到前来莲花谷，才发现乌鹤恶道，就是那个老庙祝。”

说此一顿，似乎想起什么，不禁又正色说：“这次恶道利用小妹胁迫凌哥哥交出四大魔武功灵，原计划秘密约凌哥哥一人去莲花谷，不知怎的事机不密，昨天晚上竟到了那么多人，恶道为此曾此暴跳如雷，大骂他的徒弟都是无用的东西！”

宫紫云感慨的说：“这应该归功于丐帮的协助，当时消息大肆宣传的目的，即在防止恶道施展什么宵小诡计，没想到恶道贪心若狂，梦想称雄，不顾武林唾弃，蔑视该派声誉，竟当着各路英雄之面，依然做出这等令人不耻的行径来。”

叶小娟黯然一叹，说：“昨夜自忖必死，没想到又绝处逢生，这时想来，真如再世为人！”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不解的问：“娟妹此次脱险，可是那位‘香魂’将你救回？”

叶小娟神色一怔，不由茫然问：“谁？香魂？”

宫紫云和凌壮志，惊异的相互看了一眼，根据叶小娟茫然不解神色，似是不知道香魂的事，因而齐声问：“娟妹是被哪位异人救回家来？”

叶小娟有些难为情的笑一笑，说：“小妹不知那位异人是谁，当时只觉

绳索已断，身形疾向下坠，接着又飘然而起，最后到达一座竹林内……”

凌壮志忍不住急声问：“你可看清那人的面目？”

叶小娟立即摇摇头说：“小妹被那人挟在臂下，不能仰头上看，无法看那人的面目。”

凌壮志又焦急的问：“你可注意那人穿的什么衣服？”

叶小娟黛眉一蹙说：“小妹当时神志恍惚只觉两耳风声呼呼，大地倒逝，景物模糊，莫说那人的衣服，连那人的鞋都没看清楚。”

凌壮志一听，顿时愣了。

宫紫云立即正色说：“妹妹，那就是香魂！”

叶小娟心中似乎一惊，不由脱口问：“姐姐说那人是鬼？”

宫紫云黛眉一蹙，说：“四大怪杰都是这么说。”

叶小娟轻哼一声，笑着说：“只有他们这些怪人才说出这种怪话。”

凌壮志和宫紫云，两人被说的不禁同时一阵脸红，凌壮志似乎有些生气的说：“娟妹不信，为何没看到救你的那位恩人是谁？”

叶小娟毫不迟疑的说：“小妹被兵到竹林，脑际仍有些昏昏沉沉，只觉那人用手一划，身上绳索立断，待等小妹立起，除了一个大食包和小妹的鸳鸯剑，那人早已不见了。”

凌壮志立即正色说：“这就是啦……”

叶小娟似乎坚决为她的恩人辩护似的沉声说：“轻功神速，飘忽百尺的高人总是有的，但决不能由于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身影，就咒人家是魂，是鬼。”

宫紫云原本有此怀疑，但连那些七八十岁，自称阅历广博人物，都异口同声的那样肯定，她作晚辈的自是不能不信。

她知道凌弟弟是亲眼目睹，深信不移，娟妹妹是感恩图报，不愿别人瞎咒她的恩人。为了避免两人发生争执，立即公平的说：“世上武功怪异的人固然多，而神神鬼鬼的事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由于这件事来得神奇怪异，难免大家不胡乱猜疑。”

叶小娟也看出心爱的凌哥哥有些生气，因而芳心一软，不由改口说：“小妹认为，我的救命恩人是谁，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至于凌哥哥遇到的那位‘香魂’小妹就不敢断言是人是鬼了。”

说此一顿，突然又黯然一叹，说：“昨夜自己尚且险些作鬼，这时又去为别人是鬼是魂争论，唉，真是的。”

说着，深情歉声的睇了一眼坐在生闷气的凌壮志。

宫紫云一见趁机移开话题，立即哑然一笑，宽慰的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妹妹安全脱险，今后的日子，便是幸福的开始。”

叶小娟一听，寒玉般的娇面上，顿时飞上两片红晕，她知道宫紫云说话的意思，想到凌哥哥轻解酥胸，暗睹玉乳，情不自觉的低下头去。

宫紫云何等聪明，早已洞悉小娟的芳心，因而也不禁侧目看了一眼微显

不安的凌壮志。

她知道，叶小娟与她共事凌弟弟，早已成了定局，同时在衡山时，母亲“飞花女侠”也曾一再暗示过，事到如今，何不早些表明自己做大姐姐的风度。

于是，举目望了一眼门外天色，平静的说：“现在父仇已报，妹妹也安然脱险，一俟母亲归来，就请她老人家安排一切了。”

心如冰雪的叶小娟，只听得芳心狂跳，粉面通红，暗暗感激这位大姐姐的广阔胸襟。

凌壮志听了自是暗暗欢喜，只是一想到痴情而死的万绿萍和毫无踪迹的张师母，他的一双秀眉，又蹙在一起了。

又羞又喜的叶小娟，想起失踪的母亲，立即又跌入戚愁忧急中，因而望着宫紫云，关切的问：“不知现在可有母亲的消息？”

问话之间，又以关切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凌壮志。

凌壮志黯然摇摇头说：“毫无一丝消息！”

叶小娟一听，凤目中立时涌满了泪水，黯然说：“看来母亲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宫紫云极有信心的说：“我敢断言，母亲只是受些折磨而已，决无生命危险……”

叶小娟立即流着泪说：“可是怎能知道母亲被困何处呢？”

宫紫云宽声说：“时机成熟，自会查出下落，丐帮数万弟子，都是我们的耳目，这次姐姐由金陵赶来，即是听了丐帮的传言，才知道恶道正在黄山。”

说此一頓，关切的看了一眼默默无言，似在沉思的凌壮志，继续说：“现在最急的事，是先去趟齐云山……”

叶小娟立即吃惊的问：“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凌壮志沉痛的说：“前去祭万姑娘。”

宫紫云感伤的说：“就是铁钩婆前辈的女儿万绿萍！”

叶小娟听得一怔，立即迷惑的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妹简直弄糊涂了，姐姐别是开玩笑吧！”

宫紫云愁眉苦脸，紧咬樱唇，不知是为万绿萍的死而难过，还是看了心爱的凌哥哥为女人流泪而感到可笑！

宫紫云有些疑惑的问：“妹妹可是不信？”

叶小娟一定神，依然蹙眉说：“不是不信，那样娟秀可爱的萍姑娘，好端端的怎会死呢？怎么能呢？”

宫紫云黯然一叹说：“她是忧郁积心，痴情相思，终至积久成疾，呕血而死……”

凌壮志一阵心痛顿时落下两滴泪水，他觉得在爱妻面前可以落泪，但不能当着小姐面前哭！”

他急忙收敛杂乱心神，立即运功调息，缓缓闭上眼睛……

叶小娟关切的望着凌壮志，低声对宫紫云说：“铁钩婆老前辈对凌哥哥，确是恨之入骨，但是萍姑娘却处处为凌哥哥袒护，照说她那样相信凌哥哥，自是不会再忧恨成疾！

宫紫云黯然摇摇头，压低声音说：“我遇到萍姑娘时，她已憔悴的不成人形了……

话声未落，蓦见凌壮志突然睁开双目，脱口一声大喝：“什么人

大喝声中，飞身向叶小娟的卧室扑去——“叶小娟大吃一惊，惶声急呼：“凌哥哥不要去！”

急呼出中，出手如风，闪电抓向凌壮志的肩臂。

但，白影一闪，凌壮志已扑进深垂的月白布帘内。

二十六

叶小娟伸手没有抓住凌壮志，芳心愈加焦急，再次娇声疾呼：“凌哥哥不要——”

去字尚未出口，娇躯已紧跟凌壮志的身后扑进室内。

宫紫云知道凌弟弟必是调息之后，灵台明净，察觉室内有人，是以才飞身扑向室内，这时一定神，也起身走了进来。

掀开门帘一看，只见凌壮志愣愣的立在门内，目光炯炯，神色迷惑，惊疑的搜寻着室内。

叶小娟惶急的挡在床前，两只玉手在背后不停的掩盖着一堆衣物。寒玉般的面庞飞红直达耳后，那双生眼生毛的凤目，羞急的望着凌壮志。

宫紫云知道小娟惶急惊呼中紧跟扑人的原因，是怕凌壮志看到她方才换下来的内衣内裤。

但，宫紫云也怀疑叶小娟的室内有人，同时，她更相信凌弟弟的灵台感应是绝对正确的！

于是，黛眉一蹙，佯装不解的问：“弟弟，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目光依然搜索着室内，疑惑的说：“方才我灵台感应，分明有人在窗前流泪，强自压抑抽噎的声音，怎的进来后，竟不见了人影？”

叶小娟一听，绯红的娇靥，立变苍白，不由脱口惶声说：“真的？”

宫紫云心中似有所悟，立即功集双目，凝神注视，希望像“飘萍女”黄飞燕所说的那样，能在阴暗处看到一个长发下垂，恍惚不清的纤细人影。

但，红日已有些偏西，后窗阳光明亮，室内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和一只木椅，衣柜，根本没有阴影可以隐身，唯一可能隐人的床下已被叶小娟遮住了。

必念未毕，蓦见凌壮志缓步向后窗走去。

宫紫云觑目偷看叶小娟，发现她樱口微张，目闪惊急，似是想出声阻止，似是又不敢说什么。

只见凌壮志突然将窗门拉开了——

强烈的阳光和徐徐的山风，同时由窗口扑进室来，窗外一片草地，数丈外即是一道修竹。蓦见凌壮志神色一变，脱口一声轻啊！

“香魂！”

魂字出口，即将上身探出，急忙看向左右。

宫紫云心中一惊，琼鼻深深一闻，果然有一股淡雅而奇异的幽香，由窗口随风吹进来。

由于这丝香味与小娟室内的似兰幽香，迥然不同，愈信凌弟弟说的不错，是以，急步走了过去。

叶小娟听了凌壮志急呼的那声“香魂”的确吓了一跳，这时用鼻深深一吸，山风中果然有丝异香。

她这一惊非同不可，对方才凌壮志和官紫云说的“香魂故事”也有些相信了。

在这一刹那，她突然想到了“鬼”，心中一惊，毛骨悚然，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冷战。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她急忙将换下的衣裤等物丢进床下，飘身纵至窗前，急忙探首一看——

应她探首看的同时，凌壮志发觉身后有风，也正本能的回头向身后望来。

一个探首外看，一个个向内回头，就在这微妙的巧合下，凌壮志的朱唇，直向叶小娟的醉人的樱口吻来。

叶小娟这一惊非同不可，吓得芳心猛然一跳，脱口一声惊呼，俩人虽都在闪避，凌壮志的朱唇仍吻在小娟的香腮上。

正凝神外看的官紫云闻声急忙回头，发现凌弟弟和娟妹妹，俱都满面通红，相对发愣，因而不解的问：“什么事？”

小娟正在心情羞急，充满蜜意芳心怦怦狂跳，香腮阵阵发烧之际，这时经官紫云一问，顿时羞不可抑，不由一阵娇呼：“姐姐……”

娇呼声中，红飞满面，一头扑进官紫云的怀里。

官紫云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但看了两人羞急情形，心中也似有所悟，但她仍佯装不解的嗔声问：“弟弟，你怎么惹了妹妹？”

凌壮志的朱唇上，仍残留着小娟香腮上的温暖余香，舌头舔着嘴皮，似乎仍在回味着那奇巧的一吻。

这时见爱妻追问，只得红着俊面，摇摇头，佯装不解的说：“我怎么知道嘛！”

叶小娟一听，芳心暗笑，觉得凌哥哥实在是个会装痴作呆的人，她虽然如此想，但她却扑在官紫云的怀里，扭动着娇躯，生气的直跺脚。

官紫云自是不好意思揭破，只得爱怜的抚摸着小娟的香肩，和声说：“妹妹，我们出去，不要理他！”

说罢揽着小娟的纤腰，径自走向室外。

凌壮志又探首看了一眼窗外，急忙将窗关好，也紧跟着走了出来。

官紫云和小娟坐好，一见凌壮志也跟了出来，立即关切的问：“我们也吃点吧！”

说着，指了指桌上的食物。

凌壮志这时的确有些饿了，小娟方才也没吃饱，于是三人围着木桌吃起来。

叶小娟情绪已渐稳定，想起方才的奇异香味，不由惊异的问：“姐姐，真的有‘香魂’这回事吗？”

官紫云原本将信将疑，但经过方才的突然变故，也不能不信了。

于是点点头，即将黄飞燕和邋遢和尚、跛足道人三人与凌壮志同去玉山发生的这种种经过，又说了一遍。

叶小娟听完，不由望着默默吃着鸡腿的凌壮志，惊异的问：“真的呀，凌哥哥？”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点点头，说：“所以我才问你，是否那位香魂将你救回来的嘛！”

叶小娟一听，立即摇摇头，急忙分辩说：“不，不，不是！”

凌壮志淡淡一笑，说：“告诉你，娟妹，邈邈和尚已闻过吊你的那段绳头了……

宫紫云见叶小娟的神色有些惊吓，寒玉般的双颊上已生满了鸡皮疙瘩，因而立即嗔声阻止说：“弟弟，不要再说啦！”

说着，不由暗暗向凌壮志递了一个眼神。

凌壮志一笑，果然停止不说了。

叶小娟又低头吃了一阵东西，突然抬起头来，不解的问：“真怪，这位‘香魂’为何偏偏和凌哥哥发生纠葛呢！”

宫紫云一听，不知怎的突然升起一丝妒意，不由轻哼一声，说：“谁知道，矮脚翁老前辈也这样说。”

凌壮志见小娟对“香魂”的问题，感到十分奇异，而神色间又充满了迷惑和惊疑，因而心中一动，觉得自己的猜测也许错了，不由秀眉一蹙，不解的问：“娟妹，你被那人挟在臂下飞驰的时候，是否感到由那人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奇异清幽的香味？”

叶小娟蹙眉沉思，似在回忆当时的情形，久久才摇摇头说：“没有。”

宫紫云和凌壮志一听，相互看了一眼，不由愣了，因为这与他们想象的似乎大是不同了。

叶小娟对香魂似乎也升起一丝忧虑，因而不解的说：“奇怪，这位‘香魂’为何一直钉着凌哥哥？为什么凌哥哥到什么地方，她就追到什么地方呢？”

凌壮志和宫紫云听了叶小娟的话，逐渐相信搭救小娟的人，也许不是他们想像的香魂了，因而，同时说：“我们不谈这些啦，不管有瓜葛也好，没瓜葛也好，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说罢，宫紫云看了一眼门外的阳光，继续说：“现在我们该走啦，天明前还要赶到齐云山！”

说着，和凌壮志两人同时立起。

叶小娟一见，慌得急忙起身说：“姐姐，小妹也要去厂

宫紫云知道小娟一半是怕鬼，一半是舍不得离开凌壮志，实在留小娟一人在黄山也不放心，因而毫不迟疑的颌首说：“当然不能留你一人在这里！”

这娟一听，高兴已极，立即愉快的说：“让小妹去准备准备。”

说着，转身奔进内室。

凌壮志见宫紫云突然让小娟同去，心中也不禁有些暗暗心喜，但在他的俊面上，却装出若尤其事似的。

不过，在他认为，宫紫云自结婚以后，很少因妒发过脾气。

宫紫云对凌壮志那副佯装自若的神色，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她故意看了他一眼，又转首看向别处，似乎在说：“懒得理你！”

凌壮志一看宫紫云的神态，分明是在生气，于是，急忙陪笑，正待说什么，白影一闪，叶小娟已经飘然出来了。

叶小娟一出室门，立即兴奋的说：“我们走吧！”

凌壮志回头一看，发现叶小娟也将“鸳鸯剑”悬在纤腰上。

宫紫云第一次看“黛凤女侠”昔年仗以成名的“青鸳白鸯剑”，因而刻意的看了几眼。

只见剑鞘古斑，两只剑柄一青一白，四道青丝翠，直垂到小娟的膝间，看形式似是不逊自己的“紫华剑”。

三人走出屋外，小娟依然将门锁好，展开轻功，即向峰下泻去——

宫紫云在“卧虎庄”时，曾经追赶过叶小娟，知道她的轻功火候，是以不必为她担心。

凌壮志对这位娟妹妹的轻功、剑术，更是熟悉，不要看她娇躯纤瘦，弱不禁风似的，但当盛怒之下，挥剑杀人的时候，会吓得你咋舌不已。

叶小娟居住在天都峰上十几年，飞升下降，无以计数，虽然夜云雾浓之际，依然上下如履平地。

三人轻功，俱已登峰造极，片刻已达峰下，略微一辨山势，直向山外驰去。

到达山下红日已落，半山上的寺院内，已响起晚课的钟声和暮鼓。

由于山麓寂静，渔夫猎人都已回去，三人继续向大武镇驰去。

到达镇上，已是万火满街了，由宫紫云在前带路，勿勿向老来店走去。

老来店的规模似乎不小，进入街口不远，便看到灯火通明下的一方白漆黑字的大招牌——老来客栈。

继而一看，宫紫云和凌壮志的面色同时一变——

只见灯光明亮的店门前，赫然拴着乌雅和黄飞燕的大白马，最令人吃惊的是，在乌雅和大白马之间，竟有展伟明骑的那匹大红马。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虽然没说话，但却知道又有意外事故的发生，因而，两人的脚步，立时加快。

叶小娟一直在注意街上来往的行人，看看这些人中，是否有恶道乌鹤的徒弟在内，是以对凌壮志和宫紫云的神色变化，并未注意。

三人来至店门前，凌壮志和宫紫云一看那匹红马，一点也不错，正是浑汉展伟明的座骑。

在店前招呼客人的店伙一见宫紫云，立即堆笑恭声说：“稟姑娘，有一位黑爷一位夫人，在您房里等你！”

宫紫云身形不停，微一颌首，即对店伙说：“快将我的马匹备好拉来！”说着，即和凌壮志，叶小娟，匆匆向店内走去。

跟在宫紫云身后的叶小娟，这时才发现凌壮志和宫紫云，两人步履匆匆，神色急急的走向店内。

越过两排客房，即是正北一间上房内，灯火明亮，高大如半截黑塔的展伟明，正在房内焦急打转。

光颜照人，青春艳美的“飘萍女”黄飞燕，则神色忧郁的坐在椅上。

凌壮志和宫紫云，看了浑汉展伟明的焦急相，心知不妙，不由加快了脚步。

展伟明不时焦急的看向屋外，这时一见凌壮志和宫紫云，立即奔了出来，同时苦着脸，宏钟似的大声说：“小妹夫，老妹子，你们快些去吧，去迟了，我的亲妹子就没命了……”

凌壮志和宫紫云听得暗暗吃惊，急忙对奔至面前的展伟明，慰声说：“不要喊，我们到屋里谈。”

说着，握起展伟明的手，急步向房门走去。

这时黄飞燕，已由房内迎出来，彼此打个招呼，匆匆走进房内。

跟在身后的叶小娟，听了那声“小妹夫和老妹子”简直闹糊涂了，她不知道云姐姐什么时候认了这么一个威猛的浑汉做哥哥。

进房尚未就座，即见宫紫云匆匆一指叶小娟，介绍说：“这是我妹妹小娟！”

黄飞燕听得一愣，细看小娟面貌，果然有些像昨夜吊在斜松上的白衣少女，于是一定神，正待说什么，蓦闻展伟明苦着脸说：“别介绍活妹妹啦，我们得赶紧去救快死的妹妹！”

凌壮志知道展伟凤的处境已经极危险了，因而焦急的问：“去什么地方嘛？”

展伟明苦着脸，“西天山，金霞宫！”

凌壮志和宫紫云一听，脱口一声轻啊，顿时愣了！

叶小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一双智慧而明亮的眸子闪烁不定，看看凌壮志和宫紫云，又看看黄飞燕和展伟明。

黄飞燕望着展伟明，有些生气的说：“我对你说过多少次，这不是一天两日的事，大家必须从长计议，你这样一味胡催，徒烦人心，反而误事。”

展伟明被说的一声不吭，苦着脸站在那儿发愣。

凌壮志和宫紫云，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落座，这时才发现展伟明，满面风尘，较之一个月前瘦多了。

宫紫云知道这件事无法置之不顾，如果情势不危急，决不会将这个浑吃猛睡的铁汉，急成这个样子。

黄飞燕方才抢白了这位浑猛的表哥一顿，心中似乎有些后悔，因而又和声催促说：“你现在该将追赶‘琼瑶子’前辈和凤妹妹的经过，说给凌弟弟听啦！”

展伟明依然苦着脸说：“我骑着马，日夜追赶，追到大渡口，总算追上

了，不管我怎样苦苦哀求，‘琼瑶子’总是不理不采，依然每日向西疾进……”

凌壮志一想到琼瑶子在榆社城破庙内，不可理喻的事情，心中就有气，这时再听了展伟明的话，更加恼火，因而，愤愤的问：“你在一旁哀求，凤姑娘可有什么表示？”

展伟明摇摇头说：“妹妹一直低头走路，一句话也不说，看来比以前瘦多了。”

黄飞燕姐妹情深，眼圈立时红了。

凌壮志一听，重重的吐出一口无可奈何的怒气。

展伟明继续说：“她们在路上走，我骑着马在她们后面跟，我不管琼瑶子爱不爱听，我依然苦苦哀求，就是她们吃饭我也照样不停……”

宫紫云和叶小娟听了，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心想，遇事碰上这么一位浑人，也真是没办法。”

黄飞燕轻哼一声，生气的说：“像你这样罗嗦不休，不仅火上加油，应该答应的也不答应了。”

展伟明看也不看黄飞燕，继续说：“那天到达咸宁，我正在苦苦哀求，琼瑶子突然凶狠的对我厉声说：“快回去告诉凌壮志，要想彼此无事，叫他一路磕头到天山金霞宫，在宫门回长跪三夜三昼，否则，哼，任何人管不了我们天山派处死本门犯律的弟子。……”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右掌猛然拍一下桌面，身形倏然立起，同时厉声说：“琼瑶子欺人太甚，天山派如果胆敢处死展伟凤，在下不将他‘金霞宫’夷为平地，在下便击掌白晑。”

宫紫云和黄飞燕一听，芳心同时一震，芳容立变，叶小娟早吓呆了，她似乎没想到潇洒风雅的凌哥哥，发起怒来竟是如此厉害。

展伟明立即得意的嘿嘿一笑，说：“小妹夫，有你的，就凭你这份威风，豪气，他天山五子就不如你。”

黄飞燕摇摇头，无可奈何的说：“这些人中你年龄最大，但是你也最不懂事！”

宫紫云见凌壮志气得俊面铁青，浑身微抖，立即迟疑说：“以琼瑶子前辈的平素行事，和清誉，似是不会说出如此不顾大体，令人无法容忍的刻薄话来……”

黄飞燕急忙附和着说：“我也是这样想……”

展伟明一听，大为光火，也倏然由椅上立起来，瞪着环眼大声说：“皇天在上，我大明有一句话说的不实，让他一辈子讨不到老婆”

黄飞燕轻哼一声，讥嘲的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了，你还要想要多少？”

展伟明一楞，接着大声说：“那我可以发别的誓嘛！”

宫紫云知道对付像展伟明这样的浑人，不能和他太认真，只得微微一摇纤手，请展伟明坐下，接着平静的说：“这件事闹到如此地步，已不是任性闹意气的时候，好在跛足道人四位老前辈也都去了齐云山，这事必须和他们

四位商议商议……”

凌壮志听到齐云山，又想到停尸在古墓中的万绿萍，因而毅然说：“时间已经不早，现在也该起程了。”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结帐上马，如飞驰出小镇。

夜色昏沉，天空积满了浮云，四匹快马，五人同骑，沿着南下官道，狂驰如飞，隆隆蹄声，若得远近小村上，传来阵阵狗叫。

叶小娟坐在青鬃上，与宫紫云共骑，她虽然对展伟明谈的事感到迷惑，但她却乘此机会向姐姐细问。

青鬃是昔年赵飘头的心爱座马，较之其他马匹自是不同，这时虽然添上一位纤弱的叶小娟速度依然丝毫不减。

凌壮志乘乌骓，一马当先，展伟明独乘红马，紧随在最后。

黄飞燕和宫紫云，并骑居于中间，是以她能不时觑目打量坐在宫紫云身前的叶小娟。

她这时一经细看，才发现这位纤弱的小娟姑娘，竟是如此娟秀清丽，像如此恬静，圣洁，宛如一朵出水白莲似的美人儿，她的确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

尤其，她那张寒玉般的娇靥，淡扫黛眉，显得没有一丝脂粉气，而她那两片樱唇，却又是那样的鲜艳欲滴。

黛眉微蹙，似忧似怨，又似大病初愈，那双生着长长的眼毛的凤目，简直像两颗闪着柔和光辉的宝石。

黄飞燕的确看呆了，她曾听说凌弟弟对这位广寒仙子似的少女有过非常多的传说，最后终于澄清了因为与师门某种秘密有关的缘故。

她觉得万幸这件事是由许多颇有声誉的长辈的口中证实，否则任何人看了这位美逾西子的小娟姑娘，都会令凌弟弟百口难得解说。

根据师门的渊源，和那件小事的凑巧，这位小姑娘，应该是第二凌夫人，而无疑议了。

她曾耳闻有人说，这位小娟姑娘不是“黛凤”女侠的亲生女儿，她是见过黛女侠的人，这时仔细一看，也发觉这位小娟姑娘的眉日间，竟无一丝与黛凤女侠相似之处。

尤其，小娟的纤弱体态，和她那种恬静的气质，与她母黛凤女侠，有着浑然相左的不同。

黄飞燕看到此处，也不禁有些怀疑了，那就是叶小娟是否真的是“黛凤女侠”的亲生女儿。

如果说是，她至少应该与她父相传的姐姐宫紫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但是，宫紫云的那副雍容、高雅，和国色天香般的绝世风华、而又是叶小娟所没有的。

黄飞燕的确看得有些迷惑，最后她不禁黯然一叹，心说：“还是心爱的凌弟弟有福，只可怜我黄飞燕，青春艳美，红颜薄命，连个儿女都没有，便

作了寡妇。”

想到伤心处，明眸中不禁落下两滴泪水，所幸大家都满腹心事，没有人注意她为何突然落泪。

而一马当先的凌壮志，恰与黄飞燕一样，也正为古墓中痴情而死的万绿萍，暗自神伤。

他怀念与万绿萍认识的那段经过，他更感激万绿萍为带他进入卧虎庄而付出的珍贵热情，他尤其痛悔万绿萍为他而死。

想到下山的那天，在宏福镇酒楼上，第一眼看到万绿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娇俏秀美，一副刁蛮淘气的小姑娘。

自从抱着他凌壮志越过“卧虎”的墙，她变得成熟了，处处关怀，无比亲切，她那张秀丽的桃形脸庞上，一直挂着幸福的微笑。

尤其她那双晶莹明亮而又会说话的睛睛，经常闪烁着愉快的光辉，表示她内心的蜜意。

但，分别仅半月，她便因忧急，相思，而变得花容憔悴，黯然神伤，完全先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几经何时，一位娟美可爱的小姑娘就此香消玉殒，永别人世，作了梦中难得的隔世人。

凌壮志想到此处，痛心疾首，早知如此，那次在石门相遇之时，宁愿让铁钩婆纠缠不休，也要挺身而出，说个清楚。

如今，一切都迟了，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掏尽三江四海之水，也洗不清自身的罪过了。

想到登上齐云山玉露峰，扑进古墓的灵尸前，看到的不是活泼娟秀的万绿萍，而是一具唇青黄脸手足冰冷的尸体，满心的悲痛，令他双目中已久含着的热泪，立即像泉涌般的滚下来。

他不由黯然摇摇头，仰天长叹，望看夜空片片浓云，泪落前襟，他多么希望能把时间退回到半年以前。

凌壮志摇头仰叹，恰被一直关心的宫紫云看见，她微拨马头一看，发现凌弟弟的俊面上，隐隐透着泪光，她知道凌弟弟哭了。

当然，她了解爱夫为什么流泪，她也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同时，她也知道他这时的心情。

想到万绿萍，她也曾为这位痴情苦命的小姑娘而哭过，她心里清楚，万绿萍才是第一个跑进凌弟弟心里的美少女，而她宫紫云，那时在“卧虎庄”上，却正是处于仇家内眷的地位。

他感激万绿萍对凌弟弟的协助，也正等于协助她宫紫云去报父仇，想到今天的一切结果，无一不是这位可爱的小姑娘起的因。

宫紫云想到此处，内心有很多联想，万绿萍那可怜的结局，她宫紫云也有极大的责任。

她决定随爱夫一同去祭万绿萍，同时，她也暗暗决定，她要让凌弟弟尽

情发泄他心里的委屈，而不表示一丝不满……

夜色漆黑，时光飞逝，四匹健马，疾如奔雷，不足百里的路程，何需两个时辰，数里外的黑暗中，已现出隐约的山影。

一丝微弱灯光，时现时没，那就是雄踞齐云山麓的大佛寺。五人虽然并骑飞驰，但每个人的心事，却各自不同，展伟明一看到大佛寺，便想到被押往天山的妹妹展伟凤。

而黄飞燕的一颗心，则重温赴玉山前与凌弟弟在竹林内野食的温暖情景。

叶小娟心此时想的与任何人不同，她好似头脑最冷静，但明亮而澄澈的凤目，似乎从没离开凌哥哥的背影。

宫紫云的心情已逐渐激动，她不知道凌弟弟是否真的爱万绿萍，假设确有深情，当他看到万绿萍的尸体时，必然，痛不欲生，那时任何人无法劝阻，这件事见了跛足道人四老，必须先打个招呼。

念及至此，心痛爱夫，不由怨万绿萍太没耐性，心说：“假设你万绿萍真爱凌壮志，就该为他尔后的心情着想，如果到了非结为夫妻的时候，难道我宫紫云还硬要从中作梗不成？”

她心情焦急程度这时已到了峰颠，为了爱夫的健康，为了爱夫的悲伤，她已经急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

凌壮志却低头沉思，在他的脑海里，一直飘忽着的石门镇外看到万绿萍那活泼可爱的样子，以及她死后那两个憔悴的凄切影子。

这时，他内心的焦急，恨不得插翅飞上玉露峰，立时扑在万绿萍的尸体上，狂喊，痛哭。

他觉得急如奔雷的乌骓，已有些慢的像牛了，虽然乌骓已经通体是汗，但他仍不时催动着马腹。

奔上宽大石路，前面百丈以外的隐约殿影，即是大佛寺，乌骓一马当先，快如流矢，“嗒嗒”如雨的清脆蹄声，震荡着整个山麓。

黄飞燕怕大佛寺的僧众出来横阻误时，因而急声说：“弟弟可由前面的三叉石路越过佛寺，进山绕过三个深谷，正中一个绿峰，就是最高的插天玉露峰……”

话未说完，乌骓已到叉路，凌壮志猛然一拨马头，直向左侧旁路冲去。

乌骓被拨弄得竖耳立鬃，昂首发出一声怒极长嘶。

这声长嘶，在三更以后的寂静山前发出，有如恐龙出谷，只震得松竹颤动，枝叶飘拂，群峰间，顿时掀起一片回应嘶声。

大佛寺的僧众，果然大吃一惊，寺墙殿背上，立时纵上百道人影。

但，当他们看到是绕道驰过的四匹快马时，惶急之情顿生，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看了凌壮志等人声势，也不敢轻举妄动。

绕过大佛寺，在一片松枝怪古中，一条弯曲石路，直通一座狭小谷口。

山风渐劲，气温寒冷，不时有一两滴冷雨，滴在五人脸上手。

凌壮志紧蹙秀眉，双目闪辉，朱唇已变成一个下降的弧形，他紧紧扣着马鞭，不时催着马腹，显示出他内的焦急。

宫紫云很希望跛足道人等能够在这时出现，缓和一下凌壮志的情绪，因而不时看向左右，同时，自语似的问：“为何没有看到四位老前辈呢……”

黄飞燕已看出宫紫云的心意，因而接口说：“他们恐怕在玉露峰上等我们吧！”

宫紫云会意的点点头，但神色间却显得有些失望。

渐渐深入山区，已经无路可循，俏壁飞崖，绝壁横阻，山势已极崎岖。

首先是展伟明的黄飞燕和马速大减，不觉已落后了百数十丈。

青鬃虽然体力充沛，但宫紫云身前挽着小娟，也不敢任由青鬃纵驰。

只有乌鹤，在凌壮志的不时催促下，绕绝崖，越深谷，纵跃疾驰。

奔进一座大绿谷，三面环绕危崖，奇险的玉露峰，就在百丈壁巅上的远处。

凌壮志奔至俏壁近前，匆匆将丝绳系在鞍头上，回头看了一眼尚在百丈以外的宫紫云和叶小娟，一长身形，直向壁上升去。

到达崖上，纵岭斜升，俱是乱石矮松，直达高耸入云的玉露峰前。

凌壮志听到谷中传上来的马嘶，知道宫紫云等已到了崖下，于是，认准方向，直向玉露峰驰去，他心中急切要早些看到万绿萍的尸体，虽然已是四更，但他已无心等到天明。

来至峰前，仰前上看，只见夜空漆黑，云层极厚，无法一直看到峰巅，但他的俊面上，却在仰首之间，落上两滴雨点。

凌壮志秀眉一蹙，心说：“莫非峰上正在下雨？”

但他仍毅然一长身形，如飞向峰上升去。

据说玉露峰顶，终年藏在云端，数十年难得有一次云开看见青天的时候，因而凡夫俗子，均视为神秘之地，多不敢登峰一览，这也许是昔年建安王为她女儿在峰顶建筑香坟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其次是峰上有寒穴，四季吐放冷凌，是以玉雾弥漫，终年不散，多于深夜飘降冷雨，因而有玉露峰之名。

凌壮志心情急切，加之不知祥情，身形快如白鹤升空，飞升而上。

飞升过半，气温渐寒，斜松藤萝上，水湿淋漓，枝叶翠绿，脚下奇滑如油，轻功不足火候的人，绝对登不上峰去，因而他想到了展伟明，低头一看，只见脚下云雾弥漫，数丈以下景物难辨，是以无法看清宫紫云等人身形。凌壮志看了一眼，无法中途等候，只得继续上升，片刻之间，已近峰巅，周身附近，云雾弥漫，不时飘落一丝冰冷雨点。

登上峰顶，地势极为平坦，松树成行，翠竹成林，在如茵的细草地上，有彩花卵石铺成的小径，弯弯曲曲直通深处。

峰上一片寂静，松不涛，竹不动，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在蒙蒙水雾中，仍缭绕着浓重的缕缕白云。

凌壮志屏息前进，双目运功望着深处，他知道，只要沿着卵石小径前进，定可找到古墓。

他发现峰顶上的气温好冷，但树上地上却不结冰，尤其如茵的草地上，油光水亮，爬满了不知名的横生小花，颜色不一，形式不同，宛如一方绣满了锦花的大地毯，铺满了整个峰顶。

凌壮志根据松竹成行，地如锦绣的景致，知道昔年的建安王，为爱女的香坟，的确费了一番苦心。

前进中，不时有滴滴冷雨滴在他的肩上、脸上，凌壮志仰首一看，头上另有一番美景。

夜空如墨，白云如绒，在松针竹叶上，悬满了晶莹如银的明亮水珠，宛如一片嵌满钻石的宝树。

松针竹叶上的水珠，不时下堕，变成了滴滴冷雨，这也许就是这座插云高峰，被称为玉露峰的原因。

再向前看，双目倏然一亮——

只见数十丈外的松竹深处，竟有一道数丈方圆的瑰丽光彩，直射半空，幼出一片彩虹丽霞。

凌壮志心中一动，断定那不是普通灯光，而是珍宝的瑞气毫光。

于是，脚步加快了许多，但他却屏息前进，格外小心，因为，他要悄悄进入石墓，看一看躺在古墓里的万绿萍。

所以，脚步狂奔，直向那道光亮奔去。

他不愿惊动跛足道人四老，他更怕惊动为丧女几乎疯狂的铁钩婆，这时想来，他仍心生惧意。

同时，在这一刹那，他发觉他是爱万绿萍的，当然，他更爱他的娇妻宫紫云。

因为，那是恩师的遗命，师母亲自主持交拜天地的结发妻室。这时，他突然发觉对万绿萍的爱，正是由于积累了太多的感激和痛悔，而形成的至高之爱。

屏息飘进中，他发现前面似是一个数丈方圆的大水池，那道瑰丽毫光，就是发自那个大水池内。

大小池的后面七八丈处，是一座红漆雕花大牌坊，在池中七彩毫光的映照下，艳丽夺目，金碧辉煌。

打量间，已至围绕着石栏的大池前，而池中的毫光，反不如远处看的明亮。

凌壮志低头一看，只觉刺目昏眩，眼花了乱，不禁呆了。

凌壮志的确不敢相信，池中竟有这许多的玉石，虽然他看出并不尽是真品，但能雕鉴的如此逼真，的确称得上是鬼斧神工了。

再抬头，凌壮志浑身不禁一战，只觉朱漆牌坊内的深远黑暗处，一点绿光磷火，飘忽游动，时灭时明。

凌壮志一看到磷火，顿时想到了“鬼”，由于心情一紧，觉得周围绮丽的环境，也立时显得鬼影重重，阴气森森。

恰在这时，乌云漫布天空，愈增峰上阴森气氛，而那点绿光磷火，一明一暗，竟向朱漆牌坊这边飘来。

凌壮志虽然艺高胆大，但厉鬼究竟是恶人，因而令他有些悚然之感。

那点绿光磷火，前进极快，眨眼之间，已至二十丈外了。

凌壮志凝神一看，面色立变，惊得隐些呼出声来，身不由己向后退了半步，因为，他看到飘忽明灭的绿光后面，竟有一个模糊鬼影。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急忙回头看向身后，但是宫紫云叶小娟他们，竟没有跟上来。

再回头，啊，他惊得脱口一声轻啊，那点绿光已飘至十丈附近了，而那道鬼影，也看得更清楚了。

在此神情恍惚的一刹那，他的确慌了，额角上的冷汗，顿时渗出来。

他看到那是一个女鬼，身材矮小，长发下垂，在乌黑的长发后，隐约露出一张白净面孔。

绿光鬼影，垂手垂足，愈接近牌坊，飘进的速度愈慢。

距离一丈一丈的缩短了……

凌壮志的心，也随着距离的缩短而紧张，而缓缓后退。

渐渐，他发现那点绿光，不是阴气磷火，而是女鬼挂在胸前的一颗大如核桃的绿光夜明珠！

这个绿光夜明珠，对他太熟悉了，那正是他送给万绿萍的“含碧珠”因而他立即停止了后退脚步。

他心中一动，凝目再看，发现女鬼果然身穿绿衣，绿裙、绿长衫。

凌壮志心头一动，急忙向前奔了数步，他两手扶着大池边上的石栏，轩眉凝神，精锐的目光，一直盯视着已经缓缓飘至彩牌下的女鬼面目。

只见她长发的后面，隐藏着一张桃形白净面孔，在胸前“含碧珠”的闪烁绿光下，显得有些发育。

两道弯月般的黛眉下，微合着双目，闪烁着柔弱的光，似是望着脚前的石路……

凌壮志一见，泪下如雨，悲痛欲绝，他确没想到缓缓飘来的女鬼，果然是他要亲来一祭的万绿萍！

痛悔，愧疚，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在这一刹那，他忘了什么是鬼，什么是惧，什么是恐怖，由于内心的悲痛激动，再也忍不住脱口一声威呼，身形腾穿而起，越过大池上空，直向万绿萍扑去——

凌壮志神情已近疯狂，身形落处，已至万绿萍近前，张开两臂，猛向万绿萍抱去。

蓦然，绿光一闪，顿时漆黑一片，凌壮志两眼一黑，双臂同时抱住，身

形一踉跄，险些撞在朱漆牌坊的柱上。

凌壮志急忙刹住冲势，慌得游目一看，周围十数丈内，松竹幌动，黑影重重，那里还有万绿萍的影子！”

但他扑空的胸怀中仍残留了一丝极熟悉的奇异香味。

他这一惊，神智立清，浑身不禁一战，脱口一声急呼：“啊，香魂！”

呼声甫落，左近大石后，突然暴起一声震耳怒喝：“凌壮志纳命来，在下在此等你多日了。”

怒喝声中，一道极速人影，飞身纵出，挥动右掌，直扑凌壮志的肩后。

凌壮志心中一惊，倏然转身，举止一看，顿时愣了。

只见由大石后面怒喝扑出的，竟是剑眉朗目，面如温玉，身着一袭蓝衫的英雄少年简维英。

凌壮志的确没想到简大娘的小儿子也在峰上，想到简维英这时悲痛万绿萍的死，和妒恨他凌壮志的心情，实不亚于他自己。

他的心念电转，简维英的掌出如风，待他惊觉，一只右掌，已到了他的胸前，再想闪躲已来不及了。

蓬的一响，闷哼一声，凌壮志的前胸上，着实被简维英击了一掌，身形一个踉跄，连退数个大步，通的一声坐在地上。

凌壮志只觉得两眼一黑，金花混闪，喉间一阵腥味，哇的一声，张口吐出一口鲜血，缓缓闭上了眼睛。

就在他张口吐血的同时，七八丈外的黑暗处，突然响起一声关切娇呼。

凌壮志一手扶胸，强抑胸间气血翻腾，再度睁开了金星旋动的眼睛，他只看到黑暗处，如飞扑来一道模糊人影。

他这时已耳不聪，眼不明，他听到的那声娇呼，似是万绿萍，但飞身扑至近前那道模糊人影，却是手持铁鸪杖，神色万分惊惶的简大娘。

这时的简维英，目光惊急，神情发呆，挺朗的俊面上，已变得十分苍白，他猛然击出的那只右掌，尚举在空中，没有放下来。

他的确惊呆了，内心既惭愧又惶急，他实在没想到武功高绝的凌壮志，竟对他击出的一掌不加闪躲。

所幸他惊党的快，急泻掌劲猛向下落，否则，这一代俊豪，举世奇材，就要葬身在这座终年不见天日的绝峰上。

飞身扑来的简大娘，急忙丢掉手中的铁鸪杖，蹲身将凌壮志扶好，两只剧烈颤抖的手，不停的在凌壮志的前胸抚摩，她一向红润慈祥的老脸上，惊惶的已没有了一丝血色，惶急颤声低呼：“凌少侠……凌小侠……唉……你真是个傻孩子……”

简大娘望着双目合闭，微微喘息额角渗满冷汗，俊面黄如金纸的凌壮志，慈目中不禁渗满了关怀的泪水。

凌壮志在这合眼的一刹那，他已经想开了，人生百年也是死，不如今夜死在这座绝峰上，免去后半生的痛苦。

现在师仇已报，也找到了娟师姐和遁入空门的师母，心愿总算已了，爱妻已经怀孕，不管生男抑或是育女，凌门总有了后代。

至于展伟凤和“黛凤女侠”张师母，只想自己一死，天山派没有了斗气的对头，也就无法再行追究，掳去张师母作人质的歹徒，也会因失去了要胁对象，也不得不将人释放了事。

今夜死在简维英的掌下，也算心安理得，万绿萍的死不但有了补偿，就是简维英也消了失爱之恨。

这时听到简大娘颤抖的呼声，不由缓缓睁开了眼睛，摇摇头，苦笑了笑。简大娘见凌壮志睁开了眼睛，忧急的老脸上，顿时掠过一丝希望光采，不由惶急的催促说：“傻孩子，你觉得怎样？快运‘青罡照’护住胸部，孩子，你万一有一个好歹，英儿也没命了，老婆子也不想活了。”

凌壮志略微喘息，戚然一笑说：“简老前辈，谢谢你的关注，晚辈决心以死谢罪，这与简兄无关！”

简大娘听得猛吃一惊，不由急声说：“傻孩子，真的尽说些傻话，你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死？盘起腿来运功调息，护住四散的血气。”凌壮志戚然摇摇头，继续说：“晚辈深感愧对简世兄，以致令他好事难愿……”

简大娘明白凌壮志的话意，立即阻止说：“话不能这么说，英儿和萍丫头，虽然是结义的兄妹，但他们终年天南地北的一年中也难得有一两天在一起的时候，婚姻之事，老一辈人，虽然有这个意思，但从未正式谈过，既无文定，也没有聘礼，怎能比你 and 萍丫头，是以家传之宝‘碧寒珠’彩礼的正式婚事。”

凌壮志听了简大娘的话，顿时回想到卧虎庄前赠“碧寒珠”的一幕。

当时如果不是铁钩婆硬逼他跪在地上发誓，他也想不到这个脱身的办法。只是事到如今，他无法再向简大娘解释了。

想到方才看见万绿萍的阴魂鬼影，见她死后作鬼仍将那颗“碧寒珠”悬在她的胸前上，像如此痴心痴情的少女，世间的确少有。

心念至此，十分感动，他的俊目中，顿时流下两行泪水，同时摇头说：“前辈不必再说了，当初造成大错，事后又无机解脱，一切罪责，晚辈自己承担，今晚只有一死弥过……”

简大娘惊的立即惶声说：“孩子，你千万死不得，那样才真的将她们害惨了，你还是听老身的话，快些运功治伤吧！”

一直呆立一旁的简维英，神志逐渐清醒，这时心中一动急忙沉痛的说：“娘，凌小侠既要以死和萍妹表情，愈加证明他爱萍妹的心并没有变，娘，你也别劝了，就请凌小侠自己到萍妹的灵堂前祭一祭吧！”

简大娘似乎想起了什么，立即点了点头，缓缓的立起身来，同时绝望的望着凌壮志，感慨的说：“傻孩子，你星夜赶来，为的就要祭一祭萍丫头，现在老身也不劝你了，你自己去吧，抚在万丫头尸体上哭一场，将心里的悲痛哭出来，也许就不想死了。”

凌壮志缓缓的点点头，流着泪：“晚辈理当前去祭一祭萍妹妹……”

说着，右掌撑地，微一用力，挺身立起。

但，就在他撑地用力之际，突觉两眼一黑，哇的一声，再度吐出一口鲜血，身形一连几幌，险些栽倒在地上。

简大娘大吃一惊，一声惊呼，伸臂将凌壮志扶稳！

凌壮志微一用力，觉得胸间气血翻腾的厉害，知道不运功控住伤势，就是在死前想见万绿萍一面，恐怕也难如愿了。

他首先向神情惊怕的简大娘，感激的点点头，一运功，伤势立被控住，于是，走着无力的步子，沿着宽大石道，直向漆黑的深处，踉跄走去。

简大娘没想到凌壮志伤的如此重，不由既焦急又生气的看了一眼神色再度慌急的简维英，接着怒声说：“还不快些走开，立在那里发什么呆！”

说话之间，看了一眼踉跄走去的凌壮志，迅急向简维英作了一个手势。

简维英急忙一定神，立即会意，折身纵进左侧松林内，直向深处如飞驰去。

简大娘看来有些不放心的凌壮志似的生怕他中途晕倒，因而捡起地上的铁鸪杖，静静的跟在凌壮志身后七八丈处。

凌壮志运功控住伤势，胸间气血已渐平顺，但由于意气消沉，生趣毫无，是以对任何事物已惹不起兴致。

在他心意中，只有早些到万绿萍的灵堂前祭上一祭，对万绿萍的遗容在看上一眼，除此他似乎不愿在想任何事情了。

当然，这时他也无心去看左右两侧景物和形势，是如何富丽壮观，他只是目光直视，一直向前。

但在他直视的目光视线内，仍本能的看到甬路两侧，成行成对的石马、石羊、石翁仲，形像似真，栩栩如生。

前进中，他发现前面是座高栅拱形大石桥，在桥后面的远处，是座形如寺院的大殿阴影。

他恍惚的踉跄前进，发觉由大殿方向，不时吹来阵阵寒流冷风，令他感到内胸伤处，隐隐发痛。

他不知道古墓还有多远，他也不愿去想，墓地中为何有座巍峨大殿，更不愿举目去看远处的情形。

登上拱桥，距离大殿尚有二十余丈，如果他内脏不受伤，由朱漆牌坊到大殿，这短短的百丈距离，只是起落之间的事，但是，现在他走起来，却感到极为吃力，尤其那阵阵刺肤刻骨的冷风，更令他痛苦难受。

而这时，一片漆黑的九层高阶大殿内，正有两道相对面立的人影，万分焦急的悄声对谈着……

一个苍老的妇人，沉声责备说：“你这孩子，怎的会如此大意，假设不是‘大头鬼’和你‘穷酸’叔，将宫紫云她们留在峰下，哼！这时哪里还有你的小命？”

一个少年懊悔的声音，痛苦的说：“英儿怎会想到他不闪不躲，早已决心要以死弥过呢！”

又听那苍老妇人，轻声一叹，说：“假设今夜真的一掌将那小子打死，看看这件事怎么得了，谁能担得起这担子，唉，‘大头鬼’他真是尽出这些鬼主意！”

又听简维英痛苦的分辩说：“这也不能只怨大头老前辈一人，假设二阿姨‘铁钩婆’不坚持要在萍妹妹的灵堂前折磨人家一番，出出在石门镇的那口气，也就没有今夜这麻烦事了。”

又听那苍老妇人，无可奈何的叹口气，悄声说：“你快去吧，那小子来了，看情形你这一掌将他打的还真不轻，这要叫丫头看到了，不知要多心痛呢！”

简维英似是仍要说什么，却被那苍老的妇人止住说：“我知道啦，快去把你娘交待的话告诉给你二阿姨铁钩婆吧，否则，真的要闹出祸事了！”

大殿内的两道人影，迅速的分离了，而一脸痛苦神情的凌壮志也走下了高大拱桥，他对方才大殿内的谈话，一句都没听到，因为他根本没凝神去听附近是否有人。

凌壮志走到大殿阶前，不禁有些迟疑，他不知道应不应该走进九阶以上的漆黑大殿内。

他游目看了一眼大殿左右，发现左是富丽堂皇的阴阳两宅，右是地府鬼城的金山银山。

他知道阴阳两宅，是为了建安王思念女儿时，夜宿其内，梦中便可与死去的郡主相会。金山银山，是为了郡主在阴曹地府的财富，永远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凌壮志着了这等豪华声势，他断定这座古墓，范围必极广大，不知万绿萍的堂设在何处？

心念于此，心中不禁有些后悔，方才只知昏昏糊糊的前进，竟忘了向简大娘问个清楚。

由于这一迟疑，生悔，神志立即清醒，心智顿时光明恍忽消沉的意志，也因之振奋起来。

他决定先进大殿内一看究竟，于是举步登阶，径向殿门走去。

一登上第九层高阶，一道刺骨寒彪，径由大殿内扑来。

凌壮志周身一紧，不由一连打了几个冷战，本能的急运“赤阳神功”顿时通体生热，立将附近寒风逼退。

一动“赤阳神功”内心伤处隐痛立止，丹田真气，自动凝聚。

精神一振，举步向殿内走去。

进入殿内，一片漆黑，凝目一看，心头猛然一震。

只见大殿的中央后方，赫然一座高约丈五的巨大墓碑，而墓碑上，光滑如镜，没刻任何字迹。

巨碑的两侧，左有七十二个童男，右有七十二个童女，虽于石雕，个个如活，栩栩如生，几可乱真。

凌壮志看罢，知道这座大殿，可能就是古墓了。

心念未毕，蓦闻身后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问：“你可是前来祭萍丫头的凌壮志？”

凌壮志心中一惊，倏然转身，只见右后殿角黑暗处，竟立着一个白发、霜眉、黑面皮的老婆婆。

凌壮志一见老婆婆，知道就是“铁钩婆”的结拜妹妹“铁棒槌”郝老姬，因而，急忙拱手，同时恭声说：“晚辈正是凌壮志，谨此问候郝老前辈万福！”

说罢，躬身一揖，深深到地。

铁棒槌郝老姬，闯荡江湖数十年，俊品人物她见过的不知多少，但像凌壮志这等俊拔风雅，飘逸潇洒的少年，的确是不见。

因而，愣愣的立在殿角，不禁有些看呆了，心说，难怪绿萍那丫头死心眼，这一生宁愿遁入空门为尼姑，也不再选凌壮志以外的男人作为丈夫，这丫头的确是有点眼光。

凌壮志礼罢直身，依然垂手恭立，这时见郝老姬久不回应。以为她正也为万绿萍的死而对他心存怨恨，只得再度拱手恭声问：“晚辈星夜兼程，特来一祭萍妹，恭请前辈指示萍妹灵堂之处。”

话声未落，一阵隐约可闻的嚎声大哭，已由深处传来。凌壮志心中一惊，急忙抬头，发现那声嚎叫哭声，似是发自巨碑之后。

蓦闻立在殿角的郝老姬，黯然说：“你循着哭声去，就找到灵堂了。”

这时的凌壮志，已听出嚎声的大哭喊，正是“铁钩婆”的声音。他一想到这位难惹的老婆婆，他不由惊呆了。

由她这种声嘶、音哑、气衰力竭的悲痛大哭，便可知道她是如何的痛心爱女的死去……

心念未毕，又听殿角的郝老姬，低沉祥和催促说：“孩子，去吧，放大胆些，长辈总会原谅你们晚辈的！”

这句话给了凌壮志很大的鼓舞，于是怯怯的应了声是，只得走着沉重的步子向碑后走去。

绕过石碑，双目一亮，只见碑后竟是一座宽约五尺，长约近丈的隧道进口，一颗雪白大宝石，端正的嵌在中央进口的深处，毫光闪射，十分明亮。

甬道下斜，切有无数石阶，刺骨寒流，正是由甬道内扑出来，但是，他这时已经一些也不觉得了。

他沿着石阶斜向下走去，发现每隔数丈，甬道顶端必有一颗雪白宝石，甬道内的形势，一目了然。

但是凌壮志的脚步，较之在黑暗的殿外，走的尤要缓慢。

渐渐，悲痛的哭声中，已能听清铁钩婆的哭喊叫骂：“乖儿呀……我的苦命的萍儿呀……你显显灵吧……那具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子就要来啦……”

凌壮志听了一阵难过，不由黯然摇了摇头。

又听铁钩婆继续哭声说：“可怜的萍儿呀……想想他在卧虎庄前说的话……什么天神共鉴……结果害得你憔悴吐血呀…”

凌壮志一听，顿时想到万绿萍伤心失望，呕血而死的情形，双目中的热泪，立即流了下来。

渐渐，甬道的尽头光亮较强，同时，已听到铁钩婆“叭叭”的拍桌声，和“冬冬”的顿足声。

凌壮志一见光亮处，立即凝神注目，他知道那里就是万绿萍的灵堂了。

他一想到灵堂，勇气倍增，脚步立时加快……

只见光亮处布满了水晶石雕成的花灯，照得灵堂内，光明如同白昼，但是，凌壮志的视线，也愈来愈模糊了，因为他已经是泪如泉下。

灵堂内悬了白幛，正中供桌上，一柱线香缭绕，两只白烛高烧，桌上似是摆设着供菜瓜果再加上铁钩婆呼天跺地拍桌子的嘶哑哭声，充满了哀伤气氛。

凌壮志加速步子前进，不停举袖擦着眼泪……

蓦然，一点绿光一闪，万绿萍的模糊身影，竟然显现在供桌后白幌上。

凌壮志心头一震，急忙去擦眼泪，他要看看个清楚……

这时，他已能看清坐在灵堂拍桌痛哭的铁钩婆，她依然是穿着兰布大袍，和那件黑绒长裙，她那柄独步武林多年的护手铁钩，正乌黑发亮的立在桌边上。

凌壮志这时，心痛如割，泪下如雨，他不自觉的停止了脚步。

他脚步一停，灵堂上的绿光又亮了、白幛上再度现出了万绿萍。

这次，凌壮志看清了，那是千真万确的万绿萍。

这时的万绿萍，和第一次在洪福镇“归来轩”酒楼看到一样，而不是在大池附近看到的垂发鬼影。

她一身碧绿云裳，下着白衣长裙，如云般的秀发，已经高高挽起，桃形脸，弯月眉，杏眼环鼻，樱口鲜艳，香腮红润，微偏螭首，看着手中托着的“碧寒珠”，唯一与生前不同的是她那双晶亮大眼睛，垂目闭合。

这不是鬼，这简直是万绿萍立在桌上的实体，而拍桌大哭的铁钩婆，依然如故，似乎根本不知。

凌壮志心痛剧烈，神志再趋恍惚，哭喊一声“萍妹”飞身向前疾扑——

白影一闪，已至灵堂桌前，而显现在供桌白幛的万绿萍早已不见。

铁钩婆一见凌壮志，小眼精光一闪，哭喊一声，倏然立起，铁青的老脸上没有一滴泪，拿起桌边的铁钩，向着泪流满面，仰首呆望着白幛的凌壮志，当头就刺。

就在这时，风声彪然，人影闪动，杖影一闪，当当一声金铁交鸣，火花飞溅中，简大娘的铁槌杖，已将铁钩婆的铁钩封住。

也应就在杖钩相击的同时，凌壮志哇的一声，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形

一翻，顿时栽倒在地上。

紧跟而至的郝老姬，眼明手快，扔掉手中的铁棒槌，伸臂将晕倒的凌壮志扶住，接着将他抱在怀里。

只见凌壮志满脸泪痕，面如金纸，紧闭下弯的唇角，挂着鲜红的血丝，呼吸似乎极弱了。

铁钩婆早已呆了，瞪大了一双精光小眼，惶急的蹲下身去，伸手试一试凌壮志的鼻息，面色大变，不由脱口惊呼：“啊大姐，怎的把这孩子打成这副样子？”

说着，仰首望着神色惶愧的简大娘，她哭了半天没有一丝眼泪的小眼内，这时的泪水，却像断线的珍珠般的滚下来。

简大娘黯然摇摇头，慈目内也闪动着泪光，戚然说：“这件事闹不好，这个孩子的生命、幸福，说不定也要被我们这些老一辈的糊涂人给葬送了。”

郝老姬祥和而威凌的老脸上，这时也充满了焦急，她举起宽大衣袖，不停的擦着凌壮志唇角上的血迹，同时，惶急的埋怨说：“我到今天才佩服酒肉和尚有先见之明，如不是他坚持主张将宫紫云留在峰下，这要叫她看到了，你说人家怎能不心痛……”

铁钩婆流着泪分辩说：“她心痛丈夫，难道我老婆子不心痛女婿？”

简大娘急忙挥手阻止铁钩婆，正色警告说：“现在事到如今，谁也别埋怨谁，这件事闹不好大家都是一鼻子灰，也别管他秃头、穷酸、大头鬼，我们姐妹三人必须认真将这个局面撑起来，不然于事无补，反画蛇添足，准把事情闹的不可收拾……”

话未说完，郝老姬怀中的凌壮志，已经面色红润，鼻翅内动，有了自动苏醒的征候。

简大娘和郝老姬，面色同时一变，不由惊疑的脱口低声说：“这孩子的功力果真高的骇人！”

铁钩婆早已坐在供桌前，两手拍地的大哭大喊起来，这次，她的小眼睛中，泪珠却一颗接一颗的滚下来。

简大娘急忙过去扶住铁钩婆，她也听不出铁钩婆的嘴里在哭喊些什么！

铁钩婆这一哭，即将苏醒的凌壮志，立时睁开了眼睛。

郝老姬一见立即戚声劝慰说：“傻孩子，你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要如此折磨自己……”

凌壮志目光呆板，他似是没听到这位慈祥的老婆婆说了些什么，他神志恍惚，前胸隐痛，只听到身边铁钩悲痛的哭声。

他目光略一转动，顿时恢复清醒，急忙从郝老姬的怀中立起来，踉跄扑向供桌后的白幛幛内。

凌壮志一个踉跄扑进白幛内，只觉光华耀眼，如日当空，面前一片眩眼刺目的雪白亮光。

他急忙刹住冲势，久久才看清眼前是个两丈见方的水晶石室，而水晶石

上，又嵌满了雪白大宝石。

在正中三层高阶的平台上，端正的放着一口尚未扣盖的水晶大石棺，棺中清晰的看出躺着一个绿色人影。

凌壮志一见棺中人影，心中痛如刀割，双目中的泪水，也泉涌般的流下来。

他急忙奔上台阶，两手紧扶棺口，低头一看，正是娇小娟秀，一身绿衣的万绿萍，那颗毫光闪闪的、“珠寒珠”，正悬在她的酥胸。

由于有一方绿巾覆在万绿萍的头上，他无法看见万绿萍的面目。

凌壮志悲从中来，他不禁扶在棺上，失声的痛哭。

他不敢去掀覆在万绿萍头的那方绿丝巾，他怕把以前那张美好的娇面印像就此破坏了。

他用模糊的泪眼，将万绿萍的苗条身材，从头到足细看了一遍……

蓦然，他的目光惊异的停在万绿萍的右手上，他发觉那双细如春葱似的纤纤玉手，依然肉丰皮润，白如凝脂。

由于这一发现，他不自觉的停止了痛哭，他内心渴望一见万绿萍的意念，再度油然而生，他立即用剧烈颤抖的手，去揭方绿巾。

他希望不要与想象中的那一样——腊黄的脸，乌青的唇，高颧陷目，青筋暴露，皮包骨……

随及揭起的绿巾，露出一双圆润的玉耳……

凌壮志心头一跳，接着的是丰满细白的香腮！

……鲜红欲滴的樱唇……挺直完美的瑶鼻……垂闭的杏目……弯月般的黛眉……最后，圆润的前额和如云的秀发！

一张娟秀绝色的睡美人，完整的呈现在凌壮志眼前。

凌壮志微张着朱口，瞪大了秀眉，目光一瞬不瞬的盯视着万绿萍宛如生前的娇面，他完全惊呆了。

虽然，他曾听“大头矮脚翁”说过，放在古墓的尸体，百年不腐，但也不致毫无一丝病态？

他不禁有些怀疑了，莫非万绿萍没死？

心念间，即将绿巾移至一边，伸手一试万绿萍的鼻息，那里还有一丝呼吸。

这时，他周身布满了“赤阳神功”左右两掌俱已殷红，他伸手一握万绿萍的玉手，寒冷如冰。

凌壮志一惊，疑虑全失，立即扶在棺上放声大哭了。

他知道，万绿萍是千真万确的死了，她的尸体至今仍保持不腐，乃是由墓中刺骨寒流和灵气，她的面目娇好秀美，一如生前，完全是由于人为的化妆术。凌壮志紧紧握着万绿萍的手，哭声悲呼，他的神志再趋恍急，胸内的恶化的伤势，已难控制。

蓦然，凌壮志的哭声，倏然停止了，他的目光，精锐如灯，惊异的射在

万绿萍的两颊香腮，已经变得红如火烤，鼻尖鬓角，也渗出了丝丝汗水。

凌壮志心中一惊，急伸左手去试万绿萍的心声，左手一出，他才发现他一直在默运：“赤阳神功”。

由于这一发现，顿时想起他原先的决定，同时，他也想起“无名氏”赠给他的那颗有起死回生之功的“冰果玉浆”。于是，紧忙从怀中取出那节绿竹，轻轻的旋动竹盖，立有一阵清凉直透内心的异香扑出来了。

竹盖启开，里面竟装满了晶莹发亮，如同水银样的银色液体。

凌壮志不敢迟疑，急忙进入棺内，左臂轻轻将万绿萍揽进怀里，反手轻启万绿萍的樱口，但万绿萍的牙关紧咬，无法将“琼浆”倒进口内。他知道，万绿萍气绝身亡的太久、牙关已经咬死，如果用刀又怕伤了万绿萍的玉齿。

由于“赤阳神功”的输送，凌壮志已忽略了万绿萍的娇躯何以节骨未死，同时由于“冰果琼浆”的清香四隘，也掩没了万绿萍口中那极微如兰气息。

他决心以“赤阳神功”将万绿萍的身体暖热后，再将冰果琼浆倒下去，于是，他将竹节小心的盖好，重新放进怀内。

凌壮志恍忽的神智中，似乎也知道将万绿萍救活，是决不可能的事，但他要尽到他的心意和所能施展的能力。

他将万绿萍的娇躯，端正的揽在怀里，他的右掌，依然紧握着万绿萍的右手，左掌平贴在万绿萍的“丹田”上，朱唇吻着万绿萍的樱口，他要用“赤阳神功”，热如烈火的真气，将万绿萍的躯身暖热起来。

他微微闭上眼睛，默默提运真气，立有三道如火热流，分由掌心、丹田，和樱口内，直向万绿萍的体内逼去。

万绿萍的娇躯颤抖，粉面通红，泪珠，在她垂闭的杏目中，像断线的珍珠滚下来，但是，逐渐加强功力的凌壮志，却一些没有察觉。

凌壮志逼进万绿萍体内的热流，逐渐加强，而万绿萍的体内，也有一股巨流，逐渐加强反抗！

最后，凌壮志输入万绿萍体内仅仅少许的热流，也被逼出来。

凌壮志神智恍忽，气血浮动，胸前被震的掌伤，已经开始恶化剧痛，他断定万绿萍的血脉已死，救活绝望了。

由于内伤的恶化，希望的破灭，他的死念复明，心意一定，立散神功，身体突然软化，他的头立即垂至万绿萍的酥胸上……

正在流泪的万绿萍，顿时惊觉，面色大变，脱口一声尖呼，反臂将晕死过去的凌壮志抱住。

同时，探首棺外，惶声惊呼：“娘，大姨，快来，你们快来呀……”

正在幃外灵堂上偷观动静的简大娘和铁钩婆三姐妹，听了万绿萍的尖声惊呼，同时扑进幃来。

这时发现棺内的万绿萍，神情惶急，面色苍白，惊恐的向着她们招手呼喊，心知不妙，三人同时飞身扑了过去。

简大娘低头一看，吓得脱口，一声惊啊。

只见被万绿萍紧紧抱在怀里的凌壮志，已是俊面乌青，朱唇发紫，鼻内已没有一丝呼吸了。

铁钩婆这次更慌了，她不由瞪着泪如雨下的万绿萍，惶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万绿萍紧紧抱着凌壮志，痛心的哭着说：“凌哥哥突然散了功力！”

简大娘、郝老姬、铁钩婆三人一听，顿时呆了。

郝老姬一定神，急忙一握凌壮志的手，不由面色大变，脱口惊呼：“啊，他的手掌冰冷，已没有脉搏了。”

万绿萍一听，放声痛哭，立即将香腮贴在凌壮志的俊面上，两只玉臂将凌壮志抱得更紧了。

铁钩婆小眼瞪的特别大，也傻了。

简大娘惶张的一摸凌壮志的手腕，似有所悟的一跺脚，焦急的说：“哎呀，我的天，这里是寒穴冷口，平常人在此，片刻即可血肉凝回，现在他的功力一散，不死也得冻死……”

郝老姬立即惶声说：“快送他到‘阳宅’去吧！”

铁钩婆一听，即和简大娘，同时催促的说：“丫头，快快，快将他抱到‘阳宅’去……”

万绿萍虽然大哭不停，但她的身手却极轻灵。抱起凌壮志，飘然而起，飞出白幢幕。

简大娘，铁钩婆、郝老姬，一个拿钩，一个持杖，一个提着一对铁棒捶，紧紧跟在身如轻烟的万绿萍身后，直向甬道口外的大殿驰去。

万绿萍这时的轻功武技，较之在卧虎庄那时，已有天壤之别，简大娘、铁钩婆和郝老姬怎能追及。

虽然他怀中抱着凌壮志，但她的身法仍奇快无比，仅一个起落，已到了石碑大殿内，足尖一点，直射殿外！

万绿萍飞身纵下九层高阶，身形不停，即向左侧屋影驰去，富丽堂皇的“阳宅”奔去。

阳宅是一座红墙绿瓦，画栋雕梁的宫殿院落，里面设置，极尽豪华，花厅、厢房、画室、曲廊、高楼小阁，松竹掩映，较之昔年“建安王”的王府，并不逊色多少。

万绿萍已无心由宅门进入再越花厅，再去走那段曲回长廊，于是一长身形，凌空而起，飞身越墙而入。

在她越墙的同时，芳心深处，顿时闪过以前抱着凌壮志越过“卧虎庄”四丈高墙进的那一幕。

想到那时，轻抱情郎，满怀痴想，芳心羞喜参半，如今，同样抱个情郎越墙，而内心却充满了忧伤。

心念间，已飞身越过厢房、长廊，接着，径向一丛修竹中的泪水闪前驰去。

万绿萍虽然向前疾驰，但仍不时用腮去试试怀中凌壮志的鼻息。

但，每试一次，她的心便往下一沉，杏目中的小也随之加剧！

来至修竹近前，距离小阁尚着数丈，万绿萍足尖一点，凌空飞上小阁的曲栅，身形一闪，直向阁门奔去。

阁门垂着厚厚的蓝绒帘，左右各结着一个汉玉拉环，万绿萍拉开绵帘，微一躬身，飘然纵入。

一进阁门，温暖如春，只见地铺绒毯，官灯高悬，檀木玉桌，亮漆大椅，陈设极尽富丽。

万绿萍身形不停，急急奔入室内，立有一丝奇异淡雅幽香弥漫全至，只是晕死过去的凌壮志，已无法领悟这丝清新香味。

这时，五更已尽，天将黎明，东方已现出一片鱼白，但由于阁内密悬绒帘，因而室内依然如夜昏黑。

万绿萍抱着凌壮志，毫不迟疑，直奔悬有粉红色的薄丝质纱帐的象牙床前。

来至床前匆匆将凌壮志放在锦褥上，她心绪杂乱，手足无措，只急得扑在凌壮志的身上，痛心的哭了。

这半年多来，她一直望着的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但带给她的，却是忧急，失望，和痛苦。

她怨母亲意气用事，她更气“大头”干爹玩世不恭，想出这件自以为皆大欢喜的主意。

同时，她也怨恨自己当初的意志太不坚定了，以至演变成今夜这种令人伤心，而又出乎意料的结局。

就在这时，室内人影一连几闪，简大娘、铁钩婆，以及郝老姬三人，神色慌张的已鱼贯纵进室内。

铁钩婆一见万绿萍仍扑在凌壮志上哭，而不知尽快治伤，立即瞪着小眼，惶急的怒声说：“死丫头，你这时哪还有功夫哭，还不快将他的衣剑解下来，运‘涵碧功’为他推拿活血？”

万绿萍满腹急怒痛悔无处发泄，但又不便向母亲发作，因而她一动不动，依然扶在凌壮志的身上痛哭，似是有意让铁钩婆三个焦急。

简大娘和郝老姬见万绿萍不动，误以为凌壮志已经气绝，两人不禁慌了，因而吓得同时扑至床前，分别握住凌壮志的左右手，一扣脉门，双目不禁同时一亮，脱口发出一声惊喜急呼：“啊，这孩子有脉搏！”

万绿萍一听，立即停止了哭声，急忙直起身来。

铁钩婆也急上两步，伸手去试试凌壮志的鼻息。

简大娘一定神，即对万绿萍沉声说：“萍儿，这不是斗气的时候，趁你凌哥哥情况转好，快些推拿吧！”

郝老姬，也在旁警告说：“萍丫头，我作阿姨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吓唬你，看情形，他也许是临死前的回光反照……”

万绿萍一听，浑身不禁一战，立即羞急惶恐的沉声说：“你们出去嘛！”
简大娘三人顿时会意，立即连连颌首说：“好好好，我们出去，我们出去！”

说话之间，转首正待离去，一阵极速的衣袂破风声，轻由楼下传来。

蓦然外面响起一阵哈哈大笑，同时笑着说：“好个混球小子，你倒真有福气，眨眼之间就跑到我干女儿的香房上去品茶休息……”

话未说完，门口人影一闪，满头葱笼白发的“大头矮脚翁”幌着大脑，一脸的得意之色，飞身扑了进来。

大头矮脚翁，一见床首泪痕斑斑的万绿萍，和面色深沉的简大娘三人，心知不妙，顿时愣了。

简大娘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凌壮志，即对矮脚翁沉声说：“大头，这就是你想出来的皆大欢喜的热闹结局。”

矮脚翁刚由灵堂赶来，尚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时发现凌壮志倒在床上，不由急步走了过去。

来至床前一看，面色大变，不由瞪着两只大眼，惶急的大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郝老姬立即沉声说：“在前面水池边，被英儿一掌打的口吐鲜血……”

矮脚翁哪里肯信，未待郝老姬说完，立即叫着说：“胡扯，这简直是胡扯，就是我大头使出浑身解数也别想能摸他凌壮志一下皮毛，何况英儿那小子……”

简大娘黯然一叹，说：“谁知凌小侠不闪不避，一心要以死弥罪……”

矮脚翁不待简大娘说完，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怪叫一声，不由分急的跺脚恼恨说：“我的天啊，这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混球小子要死了，我大头也没脸活着了。”

郝老姬立即宽慰的说：“这孩子的功力深厚，加上萍儿以寒碧功为他推拿，也许死不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决不能让宫紫云知道……”

矮脚翁想到万绿萍习成的神奇武功，精神不禁一振，立即兴奋的急声说：“你们快救醒混球小子，宫紫云和叶小娟由我去应付。”

说罢，关切的看了床上的凌壮志一眼，转身向室外急步走去。

就在大头矮脚翁到达室门的同时，阁楼下的远处，蓦然传是一阵脚步声和一连串银铃般的愉快娇笑。

简大娘等人一听，面色立变，矮脚翁飞身纵至窗前，掀开绒帘一看，立即跺脚悄声说：“天啊，不好了，‘穷酸’竟带着宫紫云和叶小娟她们来了。”

二十七

简大娘、郝老姬，以及铁钩婆，三人一见“穷书生”带着宫紫云和叶小娟他们来了，面色同时一变，顿时呆了。

万绿萍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想想把凌壮志折磨成这样子，宫紫云绝不会谅解甘休。

她知道，只要宫紫云坚决反对，从中作梗，她与凌壮志间的婚事，势必难谐，即使好事得成，今后也不会圆满幸福。

想到伤心处，一阵难过，又扑在凌壮志的身上哭了。

正惶急望着窗外的“大头矮脚翁”，一听万绿萍的哭声，惊得急忙用手掩住绒帐，回过头来焦急的悄声说：“丫头别哭，他们就要向这面走来了。”

简大娘和郝老姬，久闻宫紫云轻功绝世，风华绝代，剑术尤为惊人，只是从没见过这位国色丽人的真面目。

这时听矮脚翁悄声一说，两人也急忙走至窗前，悄悄掀开绒帐一看，简大娘和郝老姬再度楞了。

只见穷书生，满脸含笑，引着一个云发高挽，信态万千的紫裳少妇，和一个云发披肩，一身娟素的绝色少女，正由远处花园矮墙的月形小门处，沿着彩石花道，信步向小阁这面缓缓走来。

简大娘和郝老姬，创江湖十年，见过的艳美少女，少妇，可说无以计数，但却很少看到像宫紫云和叶小娟姊妹两人，这等国色天香，高雅脱俗的华贵少妇和温雅恬静，清丽超尘的圣洁少女。

尤其宫紫云，飘然若仙的走在穷书生的身后，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随着穷书生指点着园中影物的手，微微移动，闪闪生辉，作着静心领悟的样子，而她那道远山伏影般的黛眉，却不时微蹙，充分显示出她内心的忧急。

而叶小娟略显苍白，充满了病态美的娇靥上，却一直绽着愉快的微笑，那双晶莹明亮的眸子也随着穷书生指点景物的手，闪闪移动。

穷书生走上花园中的一座小红桥，指着正在北方遥遥相对的两座高楼，手势极快的一比划，跟在穷书生身边的叶小娟，立即转首望着走在后面的宫紫云，发出一阵银铃般的愉快的娇笑。

而雍容华贵的宫紫云，却仅轻颌螭首，报以高雅淡淡的微笑。

简大娘和郝老姬，知道一向幽默的穷书生，方才定是说了一句有趣的话，惹得叶小娟发笑。

呆立床前流泪的万绿萍，听出那声银铃的娇笑是叶小娟，因而望着老脸上充满了愧悔忧郁神色的铁钩婆，低声说：“小娟妹妹也许不会说什么，只怕宫紫云……”

话未说完，立在窗前的郝老姬，顺手放下绒帐，宽慰的忿声道：“难道她宫紫云，根本上就不念你对她妹妹叶小娟，有救命大恩？”

铁钩婆自从在灵堂亲眼看到凌壮志吐血晕厥后，一向豁达的她，竟变得

若痴若傻，很少插言发话。

蓦见望着窗外的矮脚翁，双目一亮，大头一幌，似乎想起了得意的事情，突然转过头来，匆促的悄声道：“你们都别急，我大头闯的祸，由我大头来收拾残局！”

说着，即对万绿萍，吩咐说：“丫头，你尽快将你的凌哥哥救醒过来，他小子的功力厚，只需略一动功调息，伤势即可立愈，一个时辰后，我自会前来引你们两人。”

说罢，又望着简大娘、郝老姬和铁钩婆三人，急声说：“大姐，老妹，现在事不宜迟，我大头马上将他们引走，你们三位也请尽快赶到后峰去协助我大头对付宫紫云那丫头，说真格的，动心眼，我大头和穷酸，都不是那丫头的对手！”

说着，掀开绒帐，推开窗门，飞身纵了出去。

铁钩婆就近将窗关好，想起宫紫云在的“卧虎庄”时的一举一动，因而即对简大娘，郝老姬两人，惶急的正色说：“宫紫云的确是个不可小觑的孩子，她的沉静机警，丝毫不逊她母亲‘飞花女侠’宫绛玫！”

郝老姬又看了一眼窗外花园中的宫紫云，回过头来颇有同感的悄声说：“只看她那双澄澈如秋水的眼睛，就知道她是一个智慧超人的丫头。”

简大娘立即含意颇深的说：“和宫紫云这等艺艳双绝，机智超群的人相处，只有以亲切、坦诚，和互敬，才能与她永远和睦的住在一起。”

万绿萍听得芳心一动，立即牢牢记在心里。

就在这时，正北高处，突然传来一阵愉快的哈哈大笑。

简大娘、铁钩婆，以及郝老姬，知道矮脚翁已开始了引诱穷书生他们离去的动作，因而三个急忙悄悄望向窗外。

只见“大头矮脚翁”立在正北高楼的楼顶上，幌着大头，蓬发飘拂、正两手扑天哈哈大笑。

再看花园中，已快走近阁楼下面修竹边沿的穷书生，叶小娟和宫紫云，三人正停在一方花圃前，茫然望着正北高楼上的矮脚翁。

只见穷书生人鬓剑眉一蹙，不解的大声问：“大头，志儿和萍儿他们呢？”

简大娘、郝老姬和铁钩婆三人互看了一眼，急忙把目光又移到穷书生，宫紫云和叶小娟三人的脸上。

穷书生神色迷惑，叶小娟黛眉微蹙，唯独宫紫云神色平静，仅将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动了动。

简大娘和郝老姬看了这情形，两人的心，同时向下一沉。

正北高楼上的矮脚翁，似是有意岔开话题，又似是不让宫紫云三人有思维的机会，因而又大声问：“跛足和秃头为何没来？”

立在圆中花圃旁的穷书生，似乎正待转首同宫紫云讲什么，听了矮脚的问话，只得先望着矮脚翁大声回答：“他两人在峰下和傻小子、燕丫头喝酒，懒得上来。”

矮脚翁似乎深怕宫紫云和穷书生答话，于是又大声问：“你们可到后峰上看过？”

穷书生见矮脚翁尽在高楼上穷叫，心知情形不妙，因而灵智一动，立即似有所悟的笑着说：“对了，他们准是到后峰观日出去了。”

只见穷书生说罢，即对身侧的叶小娟和宫紫云，兴奋的说：“丫头，我们也去吧，在玉灵峰观日出，与任何名山不同，因为峰上终年云气弥漫，我们身处云中，面对旭日，就好象一个徐徐向我们飞来的大彩环。

叶小娟首先颌首应好，愉快的含笑说：“我们快去吧，现在正是时候！”

宫紫云似乎见叶小娟高兴，也立即高雅的笑了笑，温静的点了点头。

简大娘、郝老姬以及铁钩婆，三人见宫紫云点了点头，那颗焦急的心，同时放了下来。

只见圆花圃前的穷书生，向着高楼上的矮脚翁一挥手高声说：“大头，你先走，我们随后追！”

高楼上的矮脚翁，愉快的应声好，大头一幌，飞身走了。

穷书生一见矮脚翁驰去，即对宫紫云、叶小娟笑着说：“丫头，我们也走啦！”

只见穷书生说罢，三人腾空而起，直向十数丈外的小红桥上落去。

但，只有宫紫云在她走身前一瞬间，那双澄澈如水的眸子，却悠然精锐的看了简大娘三人立身的阁窗一眼。

简大娘、郝老姬以及铁钩婆，三人心中猛然一震，惊的急忙掩住部分仅仅露出一线外看的绒障缝隙。

三人一定惊神，觑目向外再看，只看穷书生，宫紫云以及叶小娟，三人已越过小桥，足点假山，凌空飞向正北高楼，身形一闪，顿时不见。

简大娘放下绒帏，深深吁出一口长气，立即惶声说：“二妹说得不错，宫紫云那丫头果真厉害，的确不可小觑。

她虽然未必确定我们都隐身在此地，但她至少已怀疑。”

铁钩婆立即插言说：“志儿当初入卧虎庄时，像‘金刀毒燕’阮陵泰和‘雷霆拐’萧清子他们这些老江湖，都没看出志儿是个功力高强，英华内蕴的顶尖高手，而宫紫云那丫头，却第一眼便看出志儿的内功已达至高境界了。”

郝老姬有些担心的说：“我们也该走啦，稍时见了宫紫云，必须看着大头的眼神行事。”

简大娘点点头，即对床前的万绿萍正色的说：“萍儿，时间无多，我们还要赶去后峰帮着你大头干爹讲话，此地没人为你护法，你自己多加警惕。”

说罢，老姊姊三人，即向外室阁门走去。

万绿萍含首应是，并跟在身后相送。

铁钩婆深觉事态严重，因而对爱女能否救醒凌壮志，也没有信心了，是以她在走到阁门前，伸手掀帘之际，尚转身关切的问：“萍儿，你说‘涵碧

功，对疗伤医病，有神奇的功效，你的确有把握？要不请你阿姨留在此地……”

话未说完，万绿萍粉面顿时一红，立即焦急的摇摇头，说：“不要麻烦郝阿姨了，萍儿一人可以……”

简大娘似乎有所悟的催促的说：“时间无多，我们也该走了，孩子既然不希望我们在这儿，何必要留个人在这里碍眼！”

万绿萍一听，娇靥顿时飞红耳后，立即羞窘的低下了头。

铁钩婆见女儿有把握救醒凌壮志，心中大为高兴，这时看了万绿萍一眼，不由慈祥的含笑怒道：“死丫头，连娘和阿姨都一脚踢开了……”

万绿萍香腮上的泪痕还没干，又听老娘高兴的说风凉话，不由气得一跺脚，还没开口，郝老姬已把铁钩婆拉出门外，同时埋怨说：“现在先别开心，快去应付宫紫云吧。”

说话之间，老姊妹，同时身形一闪，已飞身纵上小阁的前檐。

万绿萍恐干爹来时，凌壮志尚不能体力复原，因而，简大娘三人飞上小阁，立即门好阁门，匆匆奔进室内。

来到前一看，发现仰倒在床上的凌壮志，面色已由乌青转为润白，伸手一摸脉门，怦然有力，她泪痕未干的娇靥上，立即闪过一丝惊喜的光彩。

她黯然一叹，举袖拭去眼泪，首先将凌壮志腰间的“穹汉剑”解下来，顺手挂在床栏上，接着侧身倒在凌壮志的身边。

当她伸手将凌壮志揽进她的温柔怀内的时候顿感到芳心狂跳，粉面发烧，因而又迟疑了。

人人知道，只有令真气由掌心进入，径走“任”“督”两脉，由丹田逼入暖热肌肤关节，由咽喉输时吹活心脏肺腑是最具功效，最快速的愈伤妙法。

但，一想到要用自己的香舌，衔开凌壮志的朱唇，她就感到双颊发红，芳心狂跳的厉害。

可是时间无多，凌壮志的尽快苏醒，决定她母亲和干爹等人与宫紫云的决裂与否，以及想到关系着她自己的婚事与将来的幸福的时候，一切羞涩畏缩都置之脑后了。

尤其，当她想到凌壮志也是用同一艰巨而消耗真力的方法，为她活血的时候，她勇气倍增。

于是，她毫不迟疑的将凌壮志紧紧的揽进自己的怀里，左掌握着凌壮志的右手，右手贴在凌壮志的小腹丹田上，樱口吻着凌壮志朱唇。

她首先把香舌轻轻送进凌壮志的唇内，用舌尖，逐渐用力启开凌壮志的牙关，接着默诵口诀，暗凝“涵碧功”，胸前宝珠，顿时光明大放。

同时，三道阳和气流，缓缓输进凌壮志的“任”“督”两脉，和周身肺腑。

蓦然，万绿萍的娇躯一颤，又缓缓收起了功力。

因为，她紧贴在凌壮志前胸的玉乳，突然感到乳峰下有一块硬而圆长的物体，令她立时想起在灵堂水晶棺内，凌壮志急切向她口内要灌的奇凉东西。

虽然，她当时不敢睁眼，没看见凌壮志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但她由那阵清凉沁人的香气，断定那必是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妙药一类的珍品。

是以，她当时紧咬玉牙，决不让凌壮志灌进口内，怕的是糟塌了灵丹珍品。

这时，她心中一动，急忙坐起身来，探手凌壮志的胸襟内，摸出那节油光碧绿的青竹来。

青竹入手，寒冷如冰，立即有一线清凉味溢出来。

万绿萍一闻这丝异香愈加证实，凌壮志意欲灌进她口内的灵丹，就在这节青竹内。

于是，她轻轻旋开竹盖，冷气扑面，清香四溢。

万绿萍知道，能令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就是竹筒内的如同水银的液体。

她右手极小心的端着青竹，左臂轻轻的将凌壮志揽坐起来。

当她将凌壮志揽起的时候，发觉凌壮志的俊面上，不但面色已有一丝红润，而且有了微弱的鼻息。

万绿萍心中大喜，信心大增，嫩加春笋的纤纤玉手，立即将凌壮志的牙关控开，极谨慎的将“冰果琼浆”灌进凌壮志的口里。

“冰果琼浆”一入凌壮志的咽喉，立即响起一阵饥肠似的辘辘声。

岂知，饥肠鸣声一止，凌壮志原本转为有些红润的俊面，突然变得毛孔凸起，神色苍白，四肢微微颤抖。

万绿萍一惊非同小可，吓得娇躯一颤，花容失色，脱口呼出声来。

她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惶得急忙将凌壮志放平床上躺好，再度以“涵碧功”催动凌壮志的两脉，丹田和肺腑。

这时，万绿萍的心再也无法定下来，她既痛悔自己的莽撞，又惶惧凌壮志伤势突然变化。

虽然，她深信青竹内的银色液体，必是极珍贵的药品，但她更怕是传说中的“防腐丹。”

据说“防腐丹”，能防止死尸腐烂，虽百年之后，死尸依然完好如初。

但是，这种防腐丹，其性绝毒，常人服下，瞬间即死，而面目仍然娇好，唇角尚略带微笑。

传说，许多帝王公侯，驾崩之后封他的嫔妃宫女，赐死陪葬时，多采用此法，而“防腐丹”练成的主要成份是“水银”，方才给凌壮志服下的液体，恰是银光闪闪的液体。

万绿萍一想到这些，不由心痛如割，泪下如雨，“涵碧功”时凝时散，而她胸前的“涵碧珠”也时明时暗。

由于痛悔，悲痛，不时流泪抽噎，因而启动凌壮志牙关的香舌，一直不能送进凌壮志的口内。

愈是心慌，愈不能心静，愈不能将神效无比的“涵碧功”凝聚而输送到凌壮志的体内。

香汗，在她的云鬓中，徐徐的渗出来，晶莹的泪珠，一颗接一颗的滚落香腮，她在惶乱痛悔，心情焦急之下，已有些娇喘吁吁了。

蓦然——

万绿萍启动凌壮志牙关的香舌，突然被凌壮志吸进口内，而且，像婴儿吸奶样的柔和的吸吮着……

同时，凌壮志的朱唇，也开始在她的樱口上吻动……

一阵奇妙，而令她浑身酥软的热流，闪电般通过她的芳心，丹田和两股之间，直达脚跟指尖。

万绿萍这一惊非同小可，娇呼一声，撑臂坐了起来，她纤手抚在樱唇上，张着樱口，瞪着杏眼，完全呆了。

她似是被凌壮志吸吮的动作吓傻了，又似是在回味方才在惊恐之间的一那，感到的那阵舒畅的快感和甜蜜。

就在她惊愕不定的时候，身边的凌壮志，已被她那惊惶娇呼而惊醒，倏然由床上坐起来。

万绿萍急忙一定心神，发现俊面上充满了惊异迷惑神色的凌壮志，就在这一刹那间，已经面色红润，目光炯炯，完全与平日无异。

但想到他伤势不轻，又因呕血而晕厥，不由惶急的催促说：“凌哥哥，快运功调息……”

凌壮志一直用惊疑的目光，迷惑的盯视在万绿萍惊喜惶急而泪痕斑斑的粉面上，脑海中似是竭力回想晕厥以前的情形。

这时一听万绿萍的焦急催促，不由茫然不解的问：“萍萍，你不是死了吗？”

万绿萍心中焦急，措词也未加思索，因而急不择言的急声说：“你也是刚刚死了嘛……”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颤，顿时想起在灵堂棺内散去功力的事，不由瞪大了眼睛，看了一眼室内富丽的陈设，惶声不解的问：“这是阴曹地府？”

万绿萍见凌壮志毫无调息的样子，不由焦刀的嗔声说：“这是阳世人间，你快些调息吧？”

说话间，亲伸玉手搬动凌壮志的两腿，强迫他盘膝坐好。凌壮志由于刚刚苏醒，神志尚在恍惚，宛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一面随着万绿萍的手盘膝，一面仍迷惑不解的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着，本能的将右手食指放进口里，用牙一咬——

“哎哟，好痛，我没有死嘛！”

说话之间，攒眉苦脸，左手不停的揉着右手食指上的两个牙印。

万绿萍一看，再也忍不住，急掩樱口笑了起来。

凌壮志神志已渐清醒，再度看了一眼室内，绒毡和高几玉桌等陈设，不由惊喜的大声问：“萍妹，你果真被我救活了？”

万绿萍见凌壮志宛如好人一样，惶急之心，逐渐平复，因而深情的望着凌壮志，笑着说：“你是被我救活的。”

凌壮志听得一愣，俊目一直盯视着万绿萍泪痕未拭干的娇靥，他发觉万绿萍不但美多了，也成熟多了，因而心中一动，好似悟出什么，而又不能说出来。

万绿萍被看得芳心直跳，粉面发烧，不由着急的嗔声说：“干爹快来了，你还不快些运功调息，不然我们想多说几句话的时候都没有了……

说着，举起嫩如春葱似的玉手，强迫凌壮志的眼皮压下来。

纤手一近凌壮志的俊面，立有一阵奇异淡雅的清香，直扑他的鼻孔，心头一震，脱口急呼：“你是香魂！”

说话之间，上身一闪，急忙躲开万绿萍的纤纤玉手，瞪着一双俊目，盯视着万绿萍充满愉快的娇笑的粉面。

万绿萍看了凌壮志的焦急象，再度“噗嗤”笑了，不由杏目斜睨着凌壮志，含笑嗔声说：“真是白日说鬼话，快闭上眼睛……”

说着，娇躯微向前倾，纤指又要去抚凌壮志的眼睛。

凌壮志听了万绿萍的话，愈加迷惑，同时，也有一丝被愚弄的怒火，因而，身形一仰，倔强的说：“你不说清楚，我就不调息了。”

万绿萍焦急的一蹙柳眉，似乎有些生气，似乎又不敢发作，只得黯然一叹，以要求的口吻说：“说来话长，没有个把时辰说不完，你把伤疗好了，再说也不迟嘛。”

凌壮志一听伤势，顿时想起被简维英击中一掌，这时见娟丽秀美，活泼娇憨的万绿萍没有死，他自然也要活下来。

至于这中间的迷离玄虚，只有慢慢的追究了。

心念一定，急忙闭目调息，但，微一运功，心头猛然一震，不由惊得又倏然睁开了眼睛。

因为，他感到丹田真气，汹涌澎湃，宛如长江大河之水，滚滚窜向四肢，尤其，身轻若无物，几有飘然浮起之感。

他这一惊确非同小可，不由望着万绿萍，惊异的急声问：“萍妹，你给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万绿萍突见凌壮志的震骇神色，先是一惊，这时见问不由一指床边的那节青竹，笑着道：“喏，就是这个……”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悟，不由懊恼的一拍膝盖，惋惜的说：“天哪，这是有起死回生神效的‘冰果琼浆’，是留给你吃得呀，你为何灌到我的嘴里呢……”

万绿萍一听“冰果琼浆”，不禁暗吃一惊，急忙不解的问，凌哥哥，你什么时候去了长白山？”

凌壮志不由一愣，顿时想起隐居长白山的“无名史”来，因而注定万绿萍，惊异的问：“萍妹怎知‘冰果琼浆’是出自长白山？”

万绿萍毫不迟疑的说：“小妹曾听恩师说过，在长白山的最高峰上，在万年不溶的冰雪中，有一种灵草，每九年一次果，果熟时，毫光直透冰雪之外，但它的寿命极短，半个时辰一过，就萎缩凋落了，也就没有用了，所以，练制‘冰果琼浆’要受许多年等待艰苦，才能炼成。”

凌壮志秀眉一蹙，心中一动，立即不解的问：“听说萍妹的尊师是位武功绝世的高人‘衡山异人’，不知那位老前辈的法名道号是如何称呼？”

万绿萍见问，立即面现难色，略一迟疑，突然明眸一亮，笑着说：“现在小妹心情紊乱，还是请你快些运功疗伤吧！”

凌壮志深知世外高人，多淡薄名利，不愿门人弟子宣扬他的姓名道号，这时见万绿萍面有难色，自是不便再问，因而迷惑的说：“我方才运功调息，真气畅通无阻，毫无一丝受伤迹象，想必是服了‘冰果琼浆’的原因。”

说此一頓，又想起“香魂”的问题，因而不解的问：“在玉山北麓茂林内，故弄玄虚吓人的那位香魂可是萍妹？”

万绿萍娇小玲珑，何等聪明，她在方才要求凌壮志调息，便已看出心爱的凌哥哥有了被愚弄的悻悻之色。

这时见凌壮志再度提起，虽然神色缓和多了，但语气中仍有些不快，因而决心先发制人。

于是，妩媚的一笑，深情的白了凌壮志一眼，忍笑嗔声说：“你们两人不知道‘隐形术’，反而少见多怪，疑神疑鬼，胡乱瞎猜，害得人家本想现身与你们相见，看你们当时紧张的情形，人家也不好意思出来了。”

凌壮志听万绿萍一口一个“你们”和“不好意思”，知道万绿萍指的是他和“飘萍女”黄飞燕。

想到黄飞燕在当时惊吓之际，突然娇呼扑进自己的怀里，而自己也不自觉的将青春艳美，光颜照人的黄飞燕的柳腰抱住，这些情形，必然都被万绿萍暗中看到了因而心中一急，不由俊面通红。

继而一想，假如这件事由万绿萍的口中，传进爱妻宫紫云的耳里，少不得又要惹她生气。

心念至此，因受愚弄而产生的那丝懊恼气氛，顿时全消了，原本想说几句话泄忿，出出心里的闷气，这时也不敢了。

如今，自己不但变得少见多怪，孤陋寡闻，反而在万绿萍手里落了把柄。

凌壮志心里委屈，有苦说不出，只得强振精神，佯装恍然大悟的一拍膝盖，大声笑着说：“萍妹，我真的糊涂，我怎的竟把这一件‘奇门遁甲’中的精奥功夫给忘了。”

万绿萍听他一叫，不由吓了一跳，急忙用于将凌壮志的朱唇给掩住，嗔声说：“嚷什么，你又大惊小怪了！”

凌壮志被说得俊面一红，但他立即被万绿萍纤手上的那丝奇异的清香吸

住了。

于是，急用鼻尖在万绿萍的掌心里，深深一嗅，肯定的漫声说：“唔，就是这种香味！”

万绿萍心坎一甜，红飞满面，急忙将手撤回来，明亮的杏目，深情的睇了凌壮志一眼，含着媚笑，嗔声说：“轻薄，完全不像我以前的表哥！”

凌壮志一听，“表哥”不由神情一呆，他的脑海里，立即闪过当初在“如归轩”酒楼上，第一眼看到万绿萍的娇憨神态。

那时，她尚是一个秀丽活泼，充满了刁蛮淘气的小姑娘，如今，她不但美，而且象一个熟待透采的大蜜桃，给他无比的诱惑。

万绿萍见凌壮志突然目光痴呆的望着她，不由粉靥一红，嗔声问：“凌哥哥，你想什么？”

凌壮志一定神，急忙笑着说：“我在想在玉山北麓茂林的事。”

万绿萍知道凌壮志言不由衷，不由琼鼻一耸，含笑轻哼了一声，闪辉的杏目中充满了柔情。

凌壮志心中暗吃一惊，觉得万绿萍同样是个不好应付的少女，因而心中一动，急忙正色的说：“我的确在想那天的事情，我一直在想，你是怎样躲过我振臂掷出的那一剑！”

万绿萍一听，娇靥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立即黯然一叹，说：“倘不是小妹当先看出你眉间已透煞气，心惊的两臂抱着前胸、你的剑再低一寸，你真的要痛恨终生了！”

说话之间，泪光旋动，几乎下来两滴泪珠来。

凌壮志惶愧万分，情不自禁的握住万绿萍的一双玉手，激动的说：“假设当时误伤了萍妹，我也会举剑自刎，随你共眠地下。”

万绿萍没有将手撤出来，任由凌壮志紧紧的握着，但她感动的泪珠顿时滚下来，同时愉快的笑着说：“你尽说傻话，那怎能怪你呢？你又不知是我！”

凌壮志见万绿萍滚着簌簌的泪珠而笑，实在美极了，因而不自觉的举袖为她拭去香腮上的泪水，同时诚恳的深情的说：“萍妹，你想，当我看到血泊中的是你的时候，我还会活吗？”

万绿萍含着泪水，带着甜美，羞红的香腮，肯定的点了点头。

因为，她有这分信心，假设那样，凌壮志在痛心疾首忿而自责之下，他会毫不迟疑的横剑自杀。

凌壮志怕惹万绿萍伤心，因而急忙转变话题问：“萍妹，你的‘隐形术’可是你那位衡山异人师父传授的？”

万绿萍见问，先是一愣，接着惊异的含笑说：“就是你家传至宝‘涵碧珠’上记载的嘛！”

说着，即将悬在胸前的涵碧珠送至凌壮志的面前看。

凌壮志浑身一颤，面色大变，额头上的冷汗顿时渗出来，他完全惊呆了。

万绿萍芳心一惊，不由脱口说：“凌哥哥你不知……”

凌壮志目光掠急的望着万绿萍手中的“涵碧珠”似是没听到万绿萍说什么，激动的自语说：“难怪恩师当时说这颗宝珠的来历定然不凡，只是不知它的真正珍贵之处，这话果然被恩师说中了。”

万绿萍听得有些迷惑了，因而不解的问：“凌哥哥，你不是说，这是府上的传家之宝吗？”

凌壮志一定神，立时想起当初在“卧虎庄”前说的话，因而，灵智一动，立即点点头说：“不错，我当时的确是如此说的，因为只有这样说，才足以表示对萍妹彩聘文定的尊重。”

万绿萍一听，羞愧交集，顿时低下了头，因为她的母亲一直在四处宣骂他是一个薄情负心的浪子。

凌壮志以为万绿萍听到彩聘而害羞，因而并未注意、于是继续说：“其实，这颗‘涵碧珠’在恩师临终前几日才交我保存。”

万绿萍听得异常不解，不由抬头问：“叶大侠也不知‘涵碧珠’上的奥秘？”

凌壮志摇摇头说：“恩师仅知道它珍贵，但却不知如何发掘它的宝藏。”

万绿萍感慨的说：“这是天意，小妹也是在无意间发现宝珠上尚记载着惊世绝学。”

凌壮志急切的问：“萍妹是怎样发现的？……”

万绿萍见问，娇靥顿时发红了，不由幽怨的说：“自从在石门和你错过相见机会之后，小妹再听不到你的消息，因而终日望着‘涵碧珠’流泪……”

凌壮志不由感动的插言问：“难道萍妹也不相信我不得已的苦衷吗？”

万绿萍颌臻首继续黯然说：“那时母亲每天都在骂你是浪子，没有良心……”

凌壮志感慨的摇摇头，蹙着眉说：“难怪我那时终日心神不安眼皮跳。”

万绿萍看了凌壮志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再也忍不住笑了，继续说：“一天傍晚，我两手捧着‘涵碧珠’正在流泪，突然感到心头狂跳，头眩眼黑，周身冷汗直流，小妹知道身体太纤弱了，只得闭目运功调息。”

不知过了多久，小妹突然感到眼前一片光亮，睁眼一看，两手捧着的‘涵碧珠’毫光刺目，大如茶碗，由于小妹的功力散去，涵碧珠也正缩回原状。

一看夜空，正是三更，因而心中一动，再度凝聚功力，涵碧珠果然随着光度的增强，逐渐涨大。

小妹当时不敢直视宝珠，待我凝目一看，发现宝珠上竟有无数金字，细读之后，才知是篇‘隐形术’……”

凌壮志一听，迫不急待的要求说：“萍妹，你动功一次给我看看。”

万绿萍柳眉一蹙，面现难色，接着郑重的说：“凌哥哥，小妹只能为你表演，但你决不可读下面的口诀，更不可能练习。”

凌壮志未待万绿萍说完，立即惊讶的问：“为什么？”

万绿萍怕凌壮志误会，急忙解释说：“因为涵碧珠上记载着警告……”

说此一顿，突然住口，娇靥再度红了。

凌壮志虽然看出万绿萍羞红的满面，似有确难启口之言，但好奇心的驱使，仍令他忍不住追问了一句：“上面警告些什么？”

万绿萍的粉面又红了，那双澄亮的大眼睛，含情忍笑的睇着凌壮志，着急的嗔声说：“你还没有改掉老习惯，总爱打破沙锅问到底。”

凌壮志急忙正色的说：“当然，遇事岂能不求甚解……”

万绿萍未待凌壮志说完，急忙含笑嗔声说：“好了好了，小妹告诉你，人家没说什么，就惹出你一套大道理。”

说此一顿，羞红着娇靥，绽着绩丽的甜笑，深情的注视着凌壮志，鲜红欲滴的樱口，一连启动几次，终于压低声音，羞涩的说：“练习‘隐形术’的人必须是童男……处……女……”

话未说完，粉面如烧，举起一双纤纤玉手，急忙掩住那双晶莹杏目，她已不敢再看凌壮志的表情了。

凌壮志一听，顿时误会了，不由慌的急声问：“如此说来，萍妹可是终身不嫁了？”

万绿萍一听，又好气，又好笑，不由“噗嗤”笑了，急忙放下双手，含情斜睇着凌壮志，嗔声说：“傻人，不嫁人，难道去庵里当尼姑？”

凌壮志听得先是一愣，接着愉快的笑了，但他不解的问：“既然萍妹能出阁，我为什么不能读涵碧珠上的口诀？”

万绿萍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轻轻的叹了口气，含嗔的说：“懒得理你，你自己看吧？”

说话之间，盘膝坐好，立即闭上眼睛。

凌壮志一见，心中甚是过意不去，觉得不该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让万绿萍为难，正待出声阻止，眼前倏然一亮——

心中一惊，定眼一看，只见万绿萍胸前那颗油光碧绿的“涵碧珠”毫光大放，耀眼生花。

毫光逐渐增强，由碧绿转变天兰，由天兰变雪白，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一片蒙蒙彩华。

珠身由桃核般逐渐扩张大，最后，直至大如茶碗。

凌壮志只觉头晕目眩，双目不敢直视，而内心也觉得气血有些浮动。

他心中一慌，愈加不能稳定，他知道万绿萍说的不假。

继而一想，万绿萍既然能嫁人，我娶了妻室的人，为何不能读上面的口诀和练习“隐形术”？

心念间，倔强性起，立即暗凝功力，双目顿时精光如电宛如两道利刃，直透宝珠四射的毫光之内。

凌壮志一看，只见雪白如银的珠面上，赫然刻着无以数计的金丝小字。

唯独正中一行大字，鲜红如珠，似是徐徐凝动。

凌壮志凝目细读：“夫死，妇死，非童男壁女者死！”

凌壮志看罢，怵然一惊，立即收回功力，缓缓闭上眼睛。

凌壮志看了那行朱红大字的警告，知道结过婚的男女，读了“涵碧珠”上的口诀必死，未结婚而已经失去童贞的男子，和已经不是完璧的少女，读了宝珠上的口诀，也必然死去。俗语说：“凡事天注定，因果冥冥中，他觉得这句话的确有它的道理。

心念未毕，蓦闻万绿萍以严肃的声音，低声问：“怎么样，凌哥哥？”

凌壮志闻声睁开眼睛，看到万绿萍已收回功力，“涵碧珠”也恢复了原状，于是，感慨的说：“我觉得每个人的机运多少，福祿多厚，冥冥中都有定数，一些也勉强不得。”

万绿萍也深有同感的含首说：“小妹也在想，以你现在的功力，再兼具‘奇门’中的‘隐形术’那真是武林中名符其实的剑仙了。”

凌壮志颇有同感的含首说：“是的，所以世上极少有十全十美的事。”

说此一顿，突然失声笑了，接着又笑着说：“其实，学成了‘隐形术’这一生便等于当了和尚，想来也乏味之极。”

万绿萍一听，粉靥再度红了，立即含笑嗔声说：“没有一句正经话，结了婚，固然失去了隐形术，但遇到其他习有隐形术的人，却瞒不过他的耳目。”

凌壮志幽默的一笑，俊目注定万绿萍红霞般的粉靥，风趣的问：“萍妹有此深厚的福缘，万幸习成了‘隐形术’，不知今后对你的婚嫁大事有何打算？是希望……”

万绿萍一听，顿时红飞耳后，未待凌壮志说完，强忍娇笑，轻哼一声，瞪着杏目，嗔声说：“真是越来越没正经的话了，谁听你的？”

说话之间，翻身下床，想是由于芳心高兴，身形尚未立稳，便举手掩面笑了。

凌壮志先是怕万绿萍气恼，这时见她发笑，勇气倍增，右手微撑床面，身形飘然落在万绿萍的身前，臂一伸，万绿萍玲珑小巧的娇躯，整个的投进了凌壮志的怀抱。

万绿萍久经折磨，倍受艰辛，任由如花娇靥消瘦，受尽了想思之苦，今日总算明了对她的爱心。

由于夙愿得偿苦尽甘来，终于投进爱郎的怀抱，万绿萍竟激动的扑在凌壮志的怀里哭了。

这的确是凌壮志没想到的事，心中既慌急又惭愧，不由附在万绿萍的耳畔，亲切的低声说：“萍妹，害你受苦了。”

说着，深情的抚着万绿萍的披肩秀发和玉臂。

万绿萍轻轻的拭了一下眼泪，似乎想起什么，黯然一叹，戚声说：“真正受苦的不是小妹，而是秦姑娘。”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颤，顿时想起秦香菱，不由急声问：“萍妹，秦姑娘可是你救回？”

万绿萍摇摇头，黯然说：“她当天下山，就雇了一辆车，回太平镇了。”

凌壮志懊恼的惋惜的说：“当时萍妹应该让我见见她，小兄有时扪心自问，深觉愧对于她。”

万绿萍黯然的说：“当时小妹曾告诉秦姑娘，你已经来救她了，秦姑娘一听，立即掩面痛哭说，她已无颜见你了。”

凌壮志听得悚然一惊，面色一变，这时他才听出万绿萍的话中有因，心知不妙，不由脱口急声问：“秦姑娘可是被薛鹏辉那畜牲

万绿萍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点了点头。

凌壮志一见，脑隙轰然一响，身形一个踉跄，险些栽倒地上。

万绿萍顿时惊觉，一声惊呼，伸手将凌壮志扶住。

凌壮志眉飞如剑，目光闪烁，右手紧紧握着拳手，切齿恨声说：“今后薛鹏辉父子再遇到我，如不将这对衣冠禽兽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万绿萍深怕凌壮志掌伤复发，只得宽言劝解说：“秦姑娘遇到这样失却理性的未婚丈夫，她自己都已自认命苦，况且，这是父母作的主，也怨不得别人，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凌壮志冷冷的一笑，切齿怒声说：“难道对自己的未婚妻子，应该制住穴道，恶意强暴？”

万绿萍自觉无言答对，灵机一转，有意岔开话题，藉以分散凌壮志对秦香苓的注意力，因而感慨的说：“来看，小娟姊姊比秦姑娘幸运多了。”

凌壮志一听，果然面色立变，一脸的惶恐之色，不由焦躁的急声问：“萍妹，你说小娟怎样！”

万绿萍一见凌壮志的紧张像，不由笑了，立即拉长的声音宽慰：“你放心，你的小娟还是你的小娟，何必那么发急，再说乌鹤终是一派掌门宗师，四个徒弟又都一心保持元气，梦想学成‘四大恶魔’的绝艺，自是不会打什么歪主意。”

凌壮志一听，宽心大放，但听出万绿萍话中有戏笑之意，也不禁俊面一红，急忙转话题问：“小娟妹可也是由你带回？”

万绿萍毫不迟疑的点点头，故意掀眉嗔声说：“是呀，知道何必故问。”

凌壮志弄不清万绿萍为何不快，只得解释说：“我一直猜想是你，但小娟却一直否认，看了她的惊悸神色，又似是果真不知道‘香魂’……”

万绿萍未待凌壮志说完，娇哼一声，含笑说：“你连篇鬼话吓唬她，她当然害怕，再说，我仅在救她的一刹那，施展‘隐形术’，等她神志清醒过来，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怎知你说的香魂是谁？”

凌壮志被娇小的万绿萍说得俊面发烧，听她的口气，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好象真的成了个孤陋寡闻的大呆子了。

心念及此，不禁有些生气，立即不高兴的问：“那你为什么明明坐在房里吃东西，看见我去了反而又躲起来呢？”

万绿萍顿时无言答对，不由粉面一红，强忍娇笑，分辩说：“人家那时不想见你嘛。”

凌壮志一听，愣了。

就在这时，小阁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哈哈大笑。

万绿萍一听，脱口急声说：“我干爹来了！”

了字出口，身形已奔室外。

凌壮志知道是大头矮脚翁，也急步跟在万绿萍身后。

两人尚未到达外室门前，“喀嚓”一声轻响，门闩自断，大头矮脚翁心急进来，已用暗劲将门闩震断了。

紧接着，一棵蓬发葱茏的大头，探首伸了进来，同时，愉快的哈哈笑着问：“混蛋小子，鬼丫头，你们小两口的情话说完了没有？我干爹老人家可以进来听听吗？”

说话之间，发现凌壮志和万绿萍两人同时慌张的奔出急忙笑着分辩说，“你们两人别害怕，我老人家不须你们许可，决不敢贸然进去的……”

万绿萍当先奔到门前，不由羞红着粉靥含笑撒娇说道：“干爹的大头都伸进来了，还说不敢进来。”

大头矮脚翁，立即煞有介事的正色说：“这是我老人家先以头来征求你们小两口的同意，如果不高兴，我老人家再退出去。”

万绿萍由干爹一口一个“你们小两口”的称呼，和他极为愉快的神色判断，知道一切顺利，由于芳心喜极，兴奋的急将羞红的粉面埋进那双春葱似的玉手里。

凌壮志红着俊面，踌躇不安的恭谨而立，望着“大头矮脚翁”伸进来的大头，朱唇展笑，不言不语。

大头矮脚翁一见，即将大头一幌，闷声问：“混蛋小子，我干女儿已没有意见，你呢？”

凌壮志确没想到这位七八十岁的老前辈，仍有兴致和年青的晚辈们斗趣，于是，躬身含笑说：“志儿欢迎老前辈进来！”

矮脚翁大头一幌，却又沉声说：“小子，你就是不欢迎，我老人家仍是要进来。”说着，身形一闪，推门走了进来。凌壮志无话可答，但又不敢不理，只得红着脸恭声应是。

万绿萍怕凌壮志难堪，立即放下双手，一跺小蛮靴，拉着“矮脚翁”的破衣袖，撒娇的说：“干爹，总是想这样，人家说欢迎你也不好，说不欢迎你，更不好。”

矮脚翁一听，立即仰面笑了，他望着万绿萍，似是想再打趣几句，但他想到干女儿的淘气难惹，摇摇大头，又不说了。

于是，转首望着凌壮志，略显正经的说：“小子，一切花样玄虚，都是我大头出的主意，目的在于试试你小子是否真心喜欢我们鬼丫头，现在丫头没死，你也没丢了娇妻，如今皆大欢喜，鬼丫头也早已同意，你小子还有什么问题？”

凌壮志已经明白了全般状况，虽然受了一番委屈，但娇小娟秀的万绿萍，

却仍俏生生的活着，是以对自己吃的那些苦头，早已不去计较了。只是一想到小眼精光，老脸铁青的铁钩婆便不禁神情不安，心生怯意，因而讪讪的说：“志儿正求之不得，焉敢再有问题，只是……”

说此一顿，面现难色，秀眉不觉也蹙在一起了。

万绿萍芳心一震，粉面立变，她怕凌壮志以她习有“隐形术”不宜嫁人而推却这桩婚事。因而，心情惶惶，右目闪辉，目光焦急期待的望着凌壮志。

矮脚翁见凌壮志面有难色，言词吞吐，一向不形于色的他，这时也不禁面色微变，立即沉声问：“只是怎么样？”

凌壮志迟疑的说：“只怕万老前辈，仍在生气。”

矮脚翁一听，宽心大放，仰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万绿萍以为凌壮志仍记恨着母亲“铁钩婆”在灵堂供桌前，猛然向他劈出的一钩，因而芳心深处，立时罩上一层阴影。

她缓缓垂下首来，娇靥上的光彩立逝，充满了幽怨伤感神色。

矮脚翁收敛大笑，朗声愉快的说：“自古以来有此说‘岳母爱婿胜如儿’，老钩婆只有这么一个鬼丫头，嫁得你这么一位名满天下，技冠武林的宝贝女婿，她乐都来不及，那还会生你小子的气。”

说此一顿，自觉不宜久留，伸手一拍凌壮志肩头，继续说：“小子，快带萍丫头到大佛寺去，宫丫头和小娟她们都在那里等你，我老人家要先走一步，免得在你们小两口眼前落个不知趣。”

说罢，即向阁门走去。

万绿萍心中一动，不由焦急的问：“干爹，回头见了她们，我们怎么说……”

矮脚翁停身止步，回过头，说：“她不问你们最好不要说。”

话声甫落，闪身出了小阁，立即响起一阵远去的衣袂破风声。

万绿萍知道干爹走远了，但她仍不放心凌壮志对母亲劈出的那一钩，因而望着凌壮志，幽幽的问：“凌哥哥，你还在生气？”

凌壮志被问得一愣，茫然的问：“生谁的气？”

万绿萍鲜红的樱唇一嘟，轻嘟一声，嗔声的说：“你故意装糊涂，我知道你仍在生我娘的气，既然我的死是假的，娘的那一钩，自然也不是真的。”

凌壮志早已看出万绿萍的神色有些不快，正感到不解，这时一听，恍然大悟，也仰面哈哈一笑，故意学着矮脚翁的口气，风趣的说：“自古以来此说‘责之严，爱之切’岳母大人，望‘婿’成龙，以慰膝下半子之虚，兄乐都来不及，那里还会生岳母老大人的气。”

万绿萍知道自己多心，不由粉面一红，佯怒嗔声的说：“人家说不过你！”

说罢转身，回眸一笑，急步奔进内室。

凌壮志看得心头怦然一动，顿然呆了，俗语说：“回眸一笑百媚生”万绿萍的回眸一笑，的确将那句话的真实性，表露无遗了。

于是，心中一喜，飞身向内室扑去。

就在他飞身扑向室门的同时，绿影一闪，万绿萍持着“穹汉剑”也由室内急步走了出来。万绿萍一声娇呼，身形疾旋，几乎与凌壮志撞个满怀。

于是，一定神，羞粉靥，望着飘然掠回的凌壮志，嗔声的说：“人家进去取剑，你跟进去干什么？”

说着，仰起粉面，探情的睇了凌壮志一眼，即将“穹汉剑”给凌壮志佩在腰上。

凌壮志心生蜜意，立即涎脸笑着说：“这即所谓如胶似漆，油里调蜜，如鱼得水，形影不离。”

万绿萍为凌壮志将剑佩好，未待他把话说完，立即琼鼻一耸，娇哼一声，含笑警告说：“我看你先别得意，还是赶快想一想见了云姊怎么个说法吧！”

凌壮志心情一沉，脸上涎笑立失，顿时愣了。

万绿萍没想到一句话，就把个极快乐的凌壮志吓住了，因而脱口问：“你怕她？”

凌壮志一定神，不答反问：“你不怕？”

万绿萍毫不迟疑的摇摇头，谦和的说：“我敬她，爱她，并不怕她。”

凌壮志双目一亮，俊面上立时闪过一道惊喜光采，兴奋笑着说：“萍妹的这句话，正是我的心声，也是我们幸福美满生活的泉源，走，我们去见她们吧！”

说着，挽起万绿萍，万绿萍芳心甜蜜，又羞又喜，不由惶急的嗔声说：“凌哥哥，快撒开小妹的手，这样被人看到，羞也羞死了。”

凌壮志哪里肯听，哈哈一笑，挥臂将阁门的绵帘掀开了，两人眼前顿时一亮——

只见艳阳当空，彩云片片，松竹精舍间，缭绕着缕缕云烟。

尤其，花园远处的高楼那面，云气蒙蒙，若隐若现，若虚若幻，令人望之，几疑处身仙境。

万绿萍依在个郎身边，羞急参半，心跳脸红，觑目一看，园内一片静寂，那颗卜卜跳动的芳心，顿时平静下来。

两人深恐宫紫云和铁钩婆等人悬念，飞身纵下小阁，越过花园，出了阳宅，真奔正东峰崖。

这时，正午将近，骄阳明亮，满峰瑰丽彩霞，气温仍然如同冬天。

来至峰崖，两人分手而下，一白一碧两道身影，时而急泻，时而横飘，明而点松踏石，瞬间已达峰下。

到达绝壁下的大绿谷，乌雅已不见了影子，想必被小娟她们牵往大佛寺，于是，两人继续向山外飞驰。

万绿萍紧紧依着凌壮志，两人时而挽手飞纵，时而并肩疾驰，一个神彩奕奕，一个娇靥升晕。

她常常梦想着与心爱的凌哥哥“比翼双飞”的这一天，如今，她的梦想果然实现了。

俗语说；“苍天不负有心人”，谁能说它没有道理？

而这时的凌壮志，却一直想着，到达大佛寺后，如何应付娇妻宫紫云。

绕过两座峰角，奔出那道狭谷，梵宇巍峨，金碧辉煌的大佛寺，就在数百丈的苍茂松林内了。

飞驰中的万绿萍，一见大佛寺，立即介绍说：“凌哥哥，有人说大佛寺上居方丈，就是‘天山五子’的徒叔。”

凌壮志一听“天山五子”，立即想起被“琼瑶子”押回天山金霞宫的展伟凤，因而沉声的说：“我知道！”

万绿萍听得一愣，弄不清凌哥哥为什么不快！

就在这时，前面松林内，突然传来一声洪钟般的吆喝：“喂，小妹夫，大家都饿着肚子等着你回来吃饭哪。”

呼声未落，宛如半截黑塔似的展伟明，挥动着右手，径由林内飞奔出来。

凌壮志一见，立即忍不住笑了。

万绿萍娇哼一声，不由忿忿的说：“所有的事，都坏在他这个‘小妹夫’上。”

凌壮志毫不为意的说：“一入眼便知是个浑人，何必和他一般见识。”

万绿萍见凌壮志默默承认是小妹夫，顿时想起了展伟凤，同时，也恍然大悟，方才谈到“天山五子”时，凌壮志深沉的神情。

但想到由于展伟明这句“小妹夫”，才害得她日夜相思，形容憔悴，芳心尤有不甘，因而继续沉声说；“看他那么大的个子，谁知他是个傻子？连冰雪聪明的云妹妹都没看出，何况我娘正在气你趁机溜走……”

话未说完，距离飞奔而来的展伟明已不足十丈了，是以急忙住口。

浑猛憨直的展伟明，首先停住身形，一见万绿萍娇靥凝霜，黛眉微皱，立即哈哈一笑，大声关切的问：“我说万家老妹子，看你满脸不高兴，是谁招惹了你，告诉我大明一声，狠狠捶他一顿，给你出出气。”

说话之间，连连挥了挥大如海碗似的拳头，而凌壮志和万绿萍也到了。

凌壮志望着万绿萍，无可奈何的忍笑摇摇头，万绿萍却再也忍不住“噗哧”笑了，同时笑着嗔声说：“就是你！”

展伟明一听，大眼一眨，愣了。

凌壮志怕浑人一时想不通，急忙笑着解释说：“萍妹肚子早饿了，气你这个哥哥没先给她偷只鸡腿来，作见面礼。”

展伟明信以为真，一咧大嘴，苦着脸说：“大佛寺是和尚庙，别说是鸡腿，连个鸡毛也找不到！”

凌壮志举手指着掩口娇笑的万绿萍，笑着说：“所以萍妹自知错怪你，才含笑向你道歉嘛。”

展伟明一听，也高兴的哈哈笑了。

于是，三人匆匆走进松林，直向大佛寺的三洞大山门走去。

凌壮志想在展伟明的口中，探出一些爱妻宫紫云的言行，以便见了爱妻，

好见机行事。

心念已定，镇静的一笑，和声问：“展世兄，诸位老前辈和拙荆都在寺内吗？”

展伟明急忙含笑说：“都在斋内等候你和万家大妹子。”

说话之间，似是想起万绿萍向他要鸡腿之事，因而埋怨说：“原本决定到山下小镇上的客店聚会，‘跛足’老前辈与他们天山派有渊源，硬要来大佛寺。”

凌壮志无心听他这些，继续问：“你们还说些什么？”

展伟明说：“他们都说你和万家老妹子的事。”

凌壮志秀眉一蹙，轻“噢”了一声，不由瞟了一眼也正在向他望来的万绿萍。

展伟明继续说：“由于几位老前辈，带着紫云妹子东跑西跑，最后仍然没有将你找到，紫云老妹子断定你已凶多吉少了，她心里虽然难过，但又不便向七位老前辈发作，最后，她含着泪说她要回金陵了。”

七位老前辈一听，都慌了，铁钩婆和大头前辈，才毅然说出全般经过，并请紫云老妹子原谅他们两个老糊涂……”

话未说完，三人已出了松林，大佛寺气势宏伟的三洞大山门，就在眼前了。

凌壮志心情沉重，万绿萍黯然难过，展伟明只感到肚子饿。

三人走至山门前，登阶直入。

门下有两个年青的和尚，灰衣光头，一见凌壮志三人走进来，立即垂目合什，低诵佛号，说几句欢迎词。

凌壮志身形不停，拱手还礼，沿着甬道向前走去。

大佛宝殿，巨鼎高阶，建筑得雄佛巍峨，气势磅礴，大殿内分垂黄幔，香雾缭绕，传出一阵阵的诵经声。

打量间，蓦闻展伟明宏声说：“小妹夫，那边和尚特别多，我们可从这边过。”

说话之间，当先下甬道，真向侧殿角门上走去。

进入角门，绕过侧门，在一排修竹后面，一连数座精致斋舍。

殿伟明举手指着正中一座静斋说：“他们都在里面。”

凌壮志和万绿萍，随着距离缩短，心情逐渐激动不安，两人举目一看，只见大头矮脚翁，正急躁的在门外等着。

渐渐，已听到邈邈和尚等人的谈笑叫骂声。

要见神情焦急的矮脚翁，突然向这边望来。

只见他，双目一亮，大头一幌，接着高声急呼：“大家出来吧，混蛋小子和萍丫头来啦！”

呼声甫落，人影闪动，跛足道人、穷书生、邈邈和尚、宫紫云、铁钩婆、郝老姬、简大娘、叶小娟，相继由室内奔出来。

众人涌至阶前，俱都神色急切，目光炯炯，纷纷向修竹外面望来。

凌壮志一见众人都在，唯独没看到“飘萍女”黄飞燕。

心中十分不解，正待低声询问殿伟明，蓦闻大头矮脚翁，愉快的笑着说：“现在大家都该放心了吧，你们可看看混蛋小子，是否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凌壮志俊面含笑，故作自若，匆匆走进修竹，急步向阶前走去，他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愉快的笑，只有爱妻宫紫云的笑，是关切，期待和蕴藏着戚然的幽怨的笑。

他和万绿萍，并肩走至众人面前，恭谨立好，深深一揖到地，万绿萍衿袂福了一福，由凌壮志恭声说：羈延来迟，七位老前辈和娟师娟久等了。”

话声甫落，蓦闻邈邈和尚，哈哈一笑，说：“糊涂小子，老钩婆是你的老岳母，大头鬼是你的干岳父，现在可不能一概称呼老前辈了。”

简大娘急忙笑着说：“那个要你秃头多嘴罗嗦。”

众人一听，立即掀起一阵愉快的大笑。

聪明的万绿萍，趁着众人气氛和谐之际，急步走至宫紫云面前，娇靥绽笑，恭谨一福，和声说：“小妹绿萍，拜见姐姐。”

说着就要下拜。

宫紫云似是未曾料到，急忙伸手去扶，同时含笑说：“娟妹蒙救脱险，理当由我拜你，怎敢再受萍妹礼拜……”

话未说完，矮脚翁、简大娘等，齐声笑着说：“理当拜见，理当拜见。”

但是，宫紫云仍坚持免礼，叶小娟也伸手相扶。

久未发言的跛足道和穷书生，同时哈哈一笑说：“时已正午，请进斋内用膳吧！”

于是，众人鱼贯入室，凌壮志乘机深情关切的与宫紫云相互交换了一瞥。

斋室宽大，通明三间，正古大圆桌上，早已摆好了佐酒和素菜和果点。

众人即入席，简大娘和跛足道，两人年龄较长，分别众上座，小娟和万绿萍最小，执壶为长者满酒。

跛足道一俟众人满座，立即含笑说：“壮儿和萍儿自‘如归轩’相识，以至今天，全部过程充满了奇巧衰乐风趣，最后终获其成，可谓是一桩名符其实的啼笑姻缘，来，大家同干此杯，为这对啼笑新人祝福。”

说罢举杯，即和众人一饮而尽。

凌壮志俊面微红，不时看一眼雍容带笑，绝世风华的爱妻宫紫云。

万绿萍羞垂臻首，粉面生晕，依在宫紫云和叶小娟之间，轻捻裙衫。

浑人殿伟明一看小娟再为众人满酒，也煞有介事的举起杯来，说：“我大明是受尽折磨的过来人，愿以身历经验敬告你们姊妹相处，要情深和睦，有话大家讲清楚，千万不要暗中较劲，枕边嘀咕，明着不运声色，背后争风吃醋，一等小妹夫进了屋，不是说头痛，就是身体不舒服……”

话未说完，满室暴起一阵快意的哈哈大笑，声震屋瓦，远达寺外。

凌壮志听得心惊肉跳，他真怕会有这么一天，宫紫云虽然颌首展笑，但

却暗生警惕，她自觉是正室大姊姊，她有使家庭和顺的责任。

叶小娟恬静，她不愿去想这些事，她认为她不会同自己的一父同胞和有救命大恩的萍妹去争风吃醋。

万绿萍却暗暗感激展伟明，她觉得经过浑人之口说出来，也许对他们姐妹今后相处，有极大的好处。

矮脚翁首先敛笑，即对展伟明笑着说：“你小子娶的都是黄脸婆，怎能与宫紫云他们小姐妹相提并论。”

穷书生也敛笑，愉快的说：“这的确是大明的经验之谈……”

语未说完，郝老姬黑脸一沉，轻哼一声，忽笑沉声说：“你一生没正眼看过一个女人，见了追求你的女人，就像看到了鬼，抱头鼠窜，跑都来不及，你有什么资格说是经验之谈。”语声甫落，室内再度掀起一阵哄堂大笑。

凌壮志听得心中一动，顿时恍然大悟，穷书生何以被武林人物列入四怪杰中的原因，原来一生不喜欢女人。

众人在欢笑声中，举酒干杯，笑料连出，充满了愉快气氛。

酒至半酣，展伟明突然一咧大嘴，苦着脸说：“我们在此饮酒高兴，我那被压往天山金霞宫的妹子，却正流泪受苦，关进冷清的囚室里……”

如此一说，凌壮志的心，立时下沉，俊面上的笑容尽失。

邈邈和尚一听，仍然笑着说：“傻小子别急，只要你小妹夫带着这些老妹子一去，立即解决问题。”

展伟明亲眼见过宫紫云的精绝剑术，心里非常希望宫紫云也去，但他知道宫紫云已身怀六甲，因而懊恼的说：“可是宫老妹子不能去哩！”

说着，指了指端坐在凌壮志身边，粉面绽笑的宫紫云。

简大娘、铁钩婆不知原因，不由惊异的问：“为什么？”

宫紫云见问，只急得娇靥飞红，直达耳后，尚未开口解释，展伟明一指宫紫云的腰，自作聪明的沉声说：“你们两位老前辈都是老经验，怎的还看不出来呢，老妹子的柳腰都没有以前纤细了。”

如此一说，不知道的几人，恍然大悟，同时暴起一阵愉快的大笑。

宫紫云当着这些人面前，被这浑人指出怀孕来，真是又羞又急，又不能发脾气，只急得低垂螭首，举袖遮羞。

简大娘和铁钩婆心里也不是滋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展伟明称乎“老经验”，还说她们看走了眼。

铁钩婆一是喝了几杯老酒，一是爱女夙愿得偿有了好归宿，因而心里一高兴，放下酒杯，正色的说：“这有什么关系，宫姑娘你尽可放心前去，昔年我怀着我们萍丫头的时候，在秦皇岛，大斗蓝面魔，那时的肚子比你的大多了，我在惊险之际，还一连翻了十八个筋斗哩！”

话声甫落，刚刚稍歇的欢笑，再度响起来。

万绿萍觉得老妈妈又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因而红着粉脸，啧啧的说：“娘，你尽说这些……”

铁钩婆小眼一瞪，毫不为意的沉声说：“这怕什么，难道你将来不给你凌哥哥生个胖儿子，你不急我老婆子还急着抱外孙哩。”

万绿萍听老妈妈越说越不象话，知道她喝醉了，气得双手掩面，扭动着肩头，直跺脚，但她的心眼里，却幻想着那时的甜蜜。

静斋内的笑声，时起时落，欢愉之情，洋溢室外。

穷书生一见众人敛笑，立即正色的说：“天山奇险，峰接霄汉，终年积雪不溶，寒风凛冽，冷气透骨，宫丫头既已身怀有孕，还是不去为宜。”

宫紫云急忙微一欠身，恭谨的应了是。

简大娘深知“天山五子”难惹，因而郑重的说：“天山依仗天险，建立‘金霞宫’暗含九宫八卦，天干地支，不通情理的人，要想进出确实不易，何况‘天山五子’各有一身独特武功，这次前去，人手不足，也是不宜。”

一直沉思的矮脚翁接口说：“这件事，我们老一辈的人，最好不要介入，叫他们几个孩子去闹，闹大了我们再去收拾，最多叩个头，赔个不是了事。”

邈邈和尚惊眼一翻，沉声的说：“管他什么金霞宫和天山五子，叫混蛋小子，先闹他们个天翻地覆，武林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谁的本事大，谁有理……”

凌壮志，对“琼瑶子”几番接触，已渐失去敬意，这时听了邈邈和尚的话，颇有同感，不禁有些心动起来。

一直静观凌壮志神色的跛足道人，立即警告说：“天山五子都和我老道有一段交情，这件事和萍丫头的事是异曲同工，弄好了，皆大欢喜，弄不好翻脸成仇，不但救不了凤丫头，反害了她一生锦绣前程，最后，我们七个老不死，还落个背后唆使的骂名。”

如此一说，大家都沉默了。

邈邈和尚惊眼一翻，沉声的说：“谁都愿求皆大欢喜，但是你跛脚可也出个万全的主意呀！”

跛足道攒眉苦思，其余的人默默不语。

但每个人的眉头都愈蹙愈紧，逐渐罩上愁云。

久久，跛足道才淡淡的说：“只有让孩子们，届时见机行事了。”

众人一听，都不期而然地点了点头。

大头矮脚翁，突然沉声的说：“告诉你们，‘五子’的个性我大头最清楚，这次孩子们前去动手是免不了的，不过要多用机智，最好迫他们知难而退。”

说着，即由椅子上立起来，继续说：“我还要去山西找赵老大，他的臂伤还没好，万一有大河教的余党纠众寻事，他一个人应付不了。”

说罢，挥了挥手，还未待凌壮志和宫紫云五个晚辈起身相送，他已飞身纵至门外，接着腾空飞上侧殿，大头一幌，顿时不见。

跛足道和邈邈和尚，还要急着去“太平镇”看玉山脱险的秦香苓，因而望着凌壮志等人，关切的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起程？”

凌壮志尚未说话，宫紫云已先说了：“救人如救火，凌弟弟他们最好能在‘琼瑶子’前辈回山的同时到达，这样金霞宫方面没有充分的准备，展姑娘也不会受到处分。”

如此一说，众人无不颌首赞好。

邈邈和尚一拍膝盖，翘起拇指赞声说：“人人都说宫丫头有见地，最初我秃头还有些不信，听了宫丫头的话，我秃头才知大家言之不虚。”

宫紫云觉得这本是人人皆知的事，只是现在站在她的立场，和由她的口里说出来、比较适宜而已。

这时见邈邈和尚如此夸大赞美，绝世风华的娇靥上，立即升上两片红晕。

跛足道人有时专和邈邈和尚作对，一声轻哼，沉声的说：“人家宫丫头不像你，喜欢乱戴帽子。”

话声甫落，全室再度掀起一阵欢笑。

穷书生深怕僧道两人争执起来，急忙笑着说：“既然决心即时起程，志儿等现在也该走啦。”

一直一言不发的叶小娟，突然插言说：“晚辈要陪姊姊回金陵去，凌哥哥和萍妹两人去足可应付了。”

众人一听，倏然欢笑，俱都愣了。

尤其凌壮志和万绿萍，四目惊异的望着依在宫紫云身边的叶小娟，两人都猜不透叶小娟说话用意。

宫紫云心里虽然感激妹妹，但她却也忍不住惊异的问：“为什么呢？妹妹？”

如此一问，跛足道、穷书生、邈邈和尚、简大娘等人，也随之脱口问：“为什么呢？丫头？”

二十八

由于叶小娟也是一群小儿女中的一员，她的喜怒举措，足以影响她们将来的生活是否美满，和姐妹间是否能和睦相处。

因而，在起程之前，她的突然不去天山，确令跛足道、简大娘等人感到愕然不解。

尤其铁钩婆，深恐叶小娟和宫紫云在一起，将来亏了自己的爱女，是以老脸上充满了焦急。

简大娘望着依在宫紫云身边的叶小娟，祥和的笑着说：“叶姑娘，‘天山五子’的厉害，武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加上天山奇险，‘金霞宫’的迷离，愈增加天山在武林中的声势，当然，凭你凌哥哥的武功，前去虽然无虑，多一人在旁押阵岂不更好吗，是不是？”

跛足道人也急忙正色的说：“金霞宫内，诸阵连锁，神奇无比，天山派以此傲视武林，多少有意一斗天山五子的侠士皆因此却步，打消了念头。”

说此一顿，肃穆的脸上略带笑意的继续说：“不是师伯有意当众奉承你，论‘奇门异数’在场的几位老前辈，不如你精通熟悉，你正该前去助你凌哥哥一臂之力。”

展伟明似是希望叶小娟前去，因而大嘴一咧，也煞有其事的正色说：“跛足前辈说得对，前年我去金霞宫看我妹子，一时大意走错了门，转了一天一夜都没找到出路。”

邈邈和尚哈哈一笑，翻着怪眼，望着叶小娟，摇幌着秃头，笑着问：“丫头，你听到没有？如果你不怕你凌哥哥陷在‘金霞宫’的连锁阵中，你就不要去了。”

叶小娟黛眉一蹙，委屈的说：“可是，我也不放心姐姐一个人孤孤单单留在金陵家里呀……”

绝世风华的宫紫云一听，首先忍不住失声笑了。

铁钩婆为了爱女的幸福，有意接近宫紫云，因而爽朗的笑着说：“我道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是怕宫丫头孤独，我老婆子一生闯荡江湖，正感没有个落脚的去处，我就去金陵帮着宫丫头管理家务好了。”

说声甫落，叶小娟急忙颌首，众人也都哈哈笑了。

雍容高雅的宫紫云，娇靥微红，直达耳后，急忙恭声说：“家中事务单纯，又有侍女仆妇和老凌富，怎敢让万老前辈烦神照顾琐事，晚辈应该趁机尽孝道才是真的。”

铁钩婆口直心快，立即亲切的笑着说：“傻丫头，我老婆子前去，主要是照顾你，现在你还不觉得，再过两个月，腰身大起来，走路都得小心……”

展伟明听得一皱眉头，立即愣愣的说：“万老前辈说话很少前后一致，方才还说大着肚子翻了十八个筋斗呢，这时又说走路都要小心……”

话未说完，全室立时暴起一阵哄堂大笑。

铁钩婆的老脸，也不禁一红，立即大声笑骂说：“你这黑小子，呆在那里不吭气，专门挑剔别人，还不快去备马匹，带着他们早点前去上路。”

展伟明一听，立时想起押返天山的妹子，急忙应了个是，匆匆奔斋室去了。

穷书生一看展伟明的高大背影，消失在门外那排修竹后，立即摇摇头，感慨的笑着说：“大明看来有些傻里傻气，有时又觉得他蛮聪明的。”

铁钩婆瞪着一双小眼，轻哼一声，说：“他比你聪明多了，看他长得身高如半截黑塔，傻虎虎的，哼，他却早已火急急的娶了媳妇。”

这时的凌壮志，已因叶小娟前去天山，铁钩婆去金陵，而宽心大放，同时，他也希望穷书生早些成家，摆脱武林“四大怪”的行列。

因而，一看铁钩婆发话，急忙补充说：“展世兄不但已经成家，而且一连娶了五位夫人。”

铁钩婆一向口没遮盖，这时一听，立即瞪着小眼问：“怎么，你小子可是有意要向他看齐。”

如此一问，简大娘和跛足道人，再度失笑了。

只有宫紫云，叶小娟和万绿萍，三女同时娇靥凝霜，微闭樱唇，明眸似妒似嗔的觑目睇着俊面通红的凌壮志。

凌壮志又气又羞，又惶急，他本是一番好意，结果落下了个满身不是。

但他深怕宫紫云、叶小娟、万绿萍三人误会，不得不焦急的解释说：“志儿决无此意，方才那样补充一句，目的也在提醒穷书生老前辈，希望他能尽快娶一位如花夫人。”

铁钩婆急忙歉意的笑着说：“这样一说，老婆子我倒错怪你了。”

室内笑声才歇，充满了和气的场景。

“穷书生”见众人的话锋，又转到他平生最感头痛的婚事上来，于是急忙站起身来，笑着说：“志儿的事既然已经解决，我穷酸也要先走一步了。”

邈邈和尚一听，也急忙喊着说：“要走一起走，我和跛脚还要去看苓丫头。”

邈邈和尚如此一叫，众人在欢笑声中，纷纷起身，依序走出斋室来。

就在众人走出斋宫的同时，一声怒喝，径由寺外隐约传来。

“怎么，你们这些秃头，想以多取胜吗？”

凌壮志一听，立即辨出是展伟明的声音，因而脱口急声说：“是展世兄。”

跛足道人与寺内长老有旧，深怕闹出事来，也慌的急声说：“我们快些去！”

说罢，即和众人纷纷向侧殿角门奔去。

凌壮志听了展伟明的那声怒喝，知道大佛寺的僧人不少，深怕展伟明寡不敌众吃了亏，因而急声说：“几位老前辈，可由前门去，晚辈由此先去看。”

说罢折身，白影一闪，腾空飞上侧殿。

邈邈和尚知道凌壮志对天山派已起反感，怕他一人前去含愤出手伤人，因而急忙大声说：“混球小子少惹事非……”

话未说完，殿檐上的凌壮志，早已飞身扑向寺外。

凌壮志沿着侧殿殿檐，飞身纵上钟楼，游目一看，发现寺外左前方的松林内，人影纵横，拳风呼呼，知道展伟明正被大佛寺的僧人围攻中，只是不知他们为何在寺外松林内发生争执。

于是，飘身纵下钟鼓楼，飞身向林前扑去，同时高声疾呼：“大家请住手。”

但，松林内依然厉喝怪叫，毫不理会。

凌壮志原已有些不快的心情，顿时变成怒火。

飞扑中，凝目一看，只见林内数十灰衣僧人，将身材威猛的展伟明团团围在核心。让三个身披杏黄袈裟的中年僧人，合力围击展伟明一人。

展伟明飞眉瞪眼，怒喝连声，时拳时掌，力斗三僧，虽然仍不时乘机还击，但已显得十分吃力。

凌壮志不敢迟疑，再度振声大喝：“快些住手！”

大喝声中，身形快如电掣，直扑林内。

团团将展伟明围住的十数灰衣僧人，闻声回首，一见扑来的是凌壮志，叱喝一声，纷纷向凌壮志扑来。

激斗中的展伟明一见，立即哈哈大笑，接着大声说：“小妹夫快来收拾这几个偷马贼……”

贼字刚刚出口，一个中年僧人，已旋身闪至展伟明的身后，一声大喝，右掌猛激展伟明的前胸。

凌壮志大吃一惊，暴喝一声：“住手！”暴喝声中，身形已至十数灰衣僧人的身前，右袖一挥，人影横飞，立即暴起数声惊呼嚎叫！

就在凌壮志挥退十数灰衣僧人的同时，蓬的一声，展伟明闷哼一声，身形一个踉跄，两手立时扑在地上。

哇的一声，展伟明张口喷出一道鲜血，顿时昏了过去。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杀机陡起，厉喝一声：“鼠辈纳命来。”

厉喝声中，旋身如飞，两掌如火通红，幻起一片血红掌影，径向三个身披黄袈裟的中年僧人的天灵击去。

恰在这时，跛足道人和简大娘等人已经如飞赶到。

跛足道人一见，面色大变，同时惶声急呼：“志儿快些住手！”

但是，众人的呼声，已被三个中年僧人凄厉刺耳的惊心惨叫淹没了。”

顿时，血浆四射，盖骨横飞，三个中年僧人，同时旋身栽倒地上。

十数灰衣僧人一见，大惊失色，魂飞天外，惊嚎一声，抱着秃头，亡命向大佛寺的山门奔去。

凌壮志杀机已迷神志，根本没听到简大娘等人呼什么，他掌击了三个中年僧人，急忙蹲身将展伟明扶坐起来。

简大娘等人见展伟明黑脸发乌，虎目紧闭，海口唇边挂着血迹，纷纷惶急的围过来。

只有跛足道一人，神情焦急，额角渗汗，瞪着一双怪眼，盯着地上的三个天灵碎裂的僧人尸体发呆。

邈邈和尚，穷书生，惶急的蹲下身体，分别握住展伟明的左右脉门，暗输真力，疏散展伟明体内的积血。

宫紫云、叶小娟，以及万绿萍，看了这情形，知道凌壮志是因展伟明被击吐血而动了杀机。

由于简大娘和穷书生以及邈邈和尚郝老姬等六位老前辈在场，三人都不便插言询问起事的原因。

凌壮志见邈邈和尚和穷书生两位老前辈，为展伟明治伤，不便再参与诊治，立即由地上站起来。

简大娘和郝老姬，发现凌壮志的铁青脸面上，一道煞气，真冲天庭，不由心头同时一凛，两人悄悄互看一眼，似乎在说，这孩子的杀气如此重，还是不要让他去天山救展伟凤的好。

铁钩婆看了一眼地上的三具尸体，不由望着凌壮志，关切的惶声问：“志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虽然满腹怒火，气未平息，但铁钩婆问话却不能不答，于是长吁口气，愤声说：“我在钟鼓楼上即看到他们围攻展世兄，我一面奔来，一面高呼住手，他们不但不理，反而趁展世兄分神之际，暗下毒手。”

铁钩婆不知起事原因，自是不便说谁是谁非。

恰在这时，展伟明粗鲁的吐出一口长气，缓缓睁开了眼睛，但仅看了邈邈和尚和穷书生一眼，又无力的合上双目。

跛足道人已忧急深沉地走了过来，暗暗忧丧的说：“这件事的起因，完全在我！”

简大娘，郝老姬和铁钩婆，立即不解的问：“为什么？”

跛足道黯然的一叹说：“不是吗？我不提议来大佛寺，不是就没了这些事吗？”

宫紫云一直在静静沉思，这时突然不解的说：“展世兄前来备马，怎会和寺里的僧人发生争执？”

凌壮志立即沉声说：“小弟来时，展世兄正大骂他们是偷马贼。”

众人一听，齐“哟”一声，纷纷惊异的去看林的深地，只见十数丈的林空处，乌雅，青鬃白马，枣红，依然系在原处。

凌壮志一见“飘萍女”黄飞燕的白马，双目顿时一亮，不由轻“咦”一声，颇为惊异的问：“燕姐姐，不是已回了石门了吗，她的白马为何仍在此地？”

跛足道眉头一皱，一阵沉吟，似是想说什么，但又没说什么。

叶小娟急忙解释说：“燕姐姐走时对展世兄说，白马暂时借给小妹骑。”

凌壮志心中一动，接着还问一句：“燕姐姐走时，师姐和娟妹可知？”

说着，以询问的目光，又望着黛眉微蹙的宫紫云。

宫紫云虽然善护，但她在表面上却竭力避免露出妒意，她不但要保持凌弟弟的自尊，而且要显示出她是一个温顺、体贴的贤德妻子，也是一个关怀，爱护凌弟弟的大姐姐。

因而黛眉一展，柔顺说：“我和娟妹随着简老前辈等人回到玉露峰下，那位燕姐姐已走了。”

凌壮志何等聪明，岂能听不出宫紫云在燕姐姐之上上了“那位”两字。

但，这时他正在怒火未熄之际，加之一直对黄飞燕的突然离去感到迷惑，因而也不愿过份注意这句话的含义。

他又望了林中的白马一眼，蹙眉不解的自语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语甫落，大佛寺钟鼓楼上“荒”然响起一声震撼山野的巨钟大响。

众人同时一惊，纷纷转首望向大佛寺的巍峨大山门。

跛足道人忧急感慨的说：“禅海大师就要聚众前来了。”

简大娘双眉一蹙，不解的问：“大佛寺的主持方丈，不是‘四空法师’吗？”

跛足道黯然的说：“有人说正在坐关，也有人说去西天山。”

凌壮志一听西天山，不由唇晒冷笑，目闪寒电。

跛足道看在眼里，急忙解释说：“大佛寺的上届方丈，虽然与天山‘金霞宫’有渊源，但大佛寺并不是天山派，这一点你们必须弄清楚。”

话未说完，“荒”然一声，第二击巨钟又响起了。

震耳欲聋的钟声，似是将把沉思问题的铁钩婆惊醒，她突然敏感的说：“四空法师前去西天山，会不会是被天山五子邀去协助，以便对付志儿？”

如此一说，不屑在凌壮志的怒火高炽的心里又加了一筒油。

简大娘看出凌壮志的俊面上煞气更浓了，不由沉声驳斥说：“天山五子，自大自恃，岂肯广邀助手，再说天山佛寺正多，四空法师即使去了天山，也不见得就是去了金霞宫。”铁钩婆一向刁蛮难缠，脾气古怪，但对这位结拜大姐姐，却毕恭毕敬，大气也不敢相争。

实在说，普天底下，能够驳斥铁钩婆几句和顶撞她几句的人，除了清誉满天下，颇受人敬的简大娘，就是她唯一的亲生爱女万绿萍了。

铁钩婆见敬爱的大姐姐沉声驳斥，知道自己所说错了，急忙颌首应是。

就在这时，第三声钟又响了。

紧接着，四路灰衣光头的年青僧人，俱都双手合什，个个自闪惊急，匆匆由寺门涌出来。

跛足道黯然一叹，望着简大娘，深沉的说：“今日之事，已难善了，稍时请大姐姐以在武林的高誉，先行婉言和解……

凌壮志觉得自己闯的祸，而要老辈人物出面担当，大是不该，何况，他自认并不错。

因而，未待跛足道说完，急上一就，拱手躬身说：“志儿作事志儿当，怎敢劳诸位老前辈从中作难。”

话声甫落，穷书生和邈邈和尚，已将展伟明平放在地上，缓缓立起身来，同时望着跛足道等人说：“大明体内伤得不轻，至少要休养半月可复原。”

一直没讲话的郝老嫗，立即沉声的说：“这样也好，要禅海大师来看看，别说我们无端杀了他们寺里的和尚。”

众人无言，一齐举目望向大佛寺的山门前。

只见灰衣僧人，已涌出百人之多，正开始分成剪形向松林这面走来，似是企图形成包围之势。

刁蛮淘气的万绿萍，娇哼一声，愤愤的说：“看他们来势凶凶，恐怕又要以多为胜，群打围殴了。”

铁钩婆小眼一瞪，立即沉声说：“哼，那他们是自找麻烦，佛祖也保佑不了他们。”

穷书生见铁钩婆母女一唱一合，毫无息事宁人之意，不由提醒说：“目前切不可再意气用事，出手伤人，闹成不可收拾之局，延误他们去天山之行。”

叶小娟一听，立即懊恼的说：“现在展世兄掌伤如此沉重，势必不能同行。”

说到展伟明，众人都不其然的看了一眼，黑脸发乌，双目紧闭，仰面侧卧在地上的展伟明。

凌壮志一想到方才三个中年僧人，不听劝阻，暗施杀手的狂妄行为，心中便不忍怒气上冲。

这时举目再看，数百僧人已在寺前雁形排开，其中，身披杏黄袈裟的中年僧人，拥着一位身披红袈裟，面带愠色的老和尚，正由山门内走出来。

老和尚双眉银髯，怀抱玉如意，步履稳健，目光炯炯，一直盯着这面的松林。

四名身披大红袈裟的中年僧人，个个身材高大，俱都手持一根铁禅杖，气势汹汹，十分威猛。

凌壮志打量间，蓦闻跛足道人低声说：“简大姐姐，正中抱如意的老和尚，就是禅海大师，其余持禅杖的四人，俱是‘四空法师’的高足，其中以最右第一名的‘济清’性情最暴，功夫最厚，心胸也最狭小。

凌壮志立即注目细看，只见“济清僧”肩阔背厚，虎头燕额，两道浓眉，一双铃眼，狮鼻海口络腮胡，一望而知不是中原人氏。

济清僧，目光炯炯，满面怒容，雄纠纠的走在禅海大师的身后，手中持的那根铁禅杖，似乎也较其他三僧为重。

打量间，禅海老和尚率领着济清四人，已到了林前。

跛足道和简大娘，当先迎了过去。

凌壮志和宫紫云三人也立即跟在穷书生和铁钩婆几人的身后。

禅海老和尚一见跛足道和邈邈和尚以及简大娘等人，急忙停身，合什宣

了声佛号，脸上愠色顿时全消，同时朗声说：“诸位道友，同莅寒寺，老纳因寺务所羁，故未亲至斋室相陪，顷闻本寺弟子三人，在此林内遭人击毙，不知是那位道友下的毒手？”

凌壮志不愿跛足道和简大娘从中为难，因而挺身上前两步，急拱双手，微一躬身，朗声说：“击毙宝刹三弟子的人，就是在下凌壮志！”

“凌壮志”三字出口，禅海大师和济清四人，以及数百僧人，面色同时一变，所有惊急的目光，一齐集中在凌壮志的身上。

禅海大师寿眉一蹙，立即不解的问：“不知本寺弟子，何事使小施主动怒！”

凌壮志直身回答说：“在下听到展世兄的怒喝，立即前来察看，发现贵寺十数位大师围功展世兄一人，在下虽曾一再高呼住手，贵寺大师非但不听劝止，且趁展世兄分神之际，暗施毒手，将展世兄击倒在地，喷吐鲜血，昏死过去，至今尚未醒来。”

说着，侧身举手，指了指身后数丈外的展伟明。

禅海大师早已看到平躺在地上，嘴角带血的展伟明，看情形伤势的确不轻，但寺内被击毙了三名四代弟子，也是极严重的大事情。

老和尚看到对方，俱是名震江湖，出名难惹的人物，尤其击毙三名弟子的人，又是震惊武林的凌壮志。讲打，倾全寺之力也不是对手，讲和，对全寺弟子又无法交代。

于是，心中一动，决意先问清曲直，再见机行事，于是，面色一沉，转首望着七八丈外的两列僧人，沉声问：“方才是那些在场？”

老和尚一问，灰衣僧人的行列中，立即战战兢兢的走出十数个面色苍白的僧人来，俱都双手合什，恭身肃立。

禅海大师不解的看了几人一眼接着沉声问：“正待向十数灰衣僧人说什么，十数僧人已同时惶声说了：“恭禀师祖，那位小施主，确曾连呼住手。”

禅海大师一听，两道霜眉立时蹙在一起了，他骤闻寺外有三名弟子被杀，便即撞钟聚众，慌急间，匆匆赶来，至于其中详情，尚无暇来得及细问。

这时才想起询问事发起因，因而怒声问：“你等为何擅自离寺，因为何事与那位展施主发生争执……

话未说完，满面怒容的济清僧，突然躬身沉声说：“是弟子命令他们前来扣留林中的马匹。”

跛足道人和简大娘等人听得十分不解，不由相互看了一眼。

禅海大师，立即注定济清僧，沉声问：“你为何要扣留诸位施主的马匹。”

济清僧毫不迟疑的怒声说：“彼等即将乘马北上，扰乱本寺先祖圣地‘金霞宫’，并大骂天山五位师叔祖，狂妄傲慢，自大息恃！”

简大娘等人一听，俱都愣了，彼此相互看了一眼，似乎在说：“饭间在斋室谈的话，怎的被济清僧听去了。”

禅海大师惊异的“哟”了一声，面色立变，慈目不由看了跛足道、简大

娘和凌壮志等人一眼，接着又对济清僧问：“这些事你怎的知道？”

济清僧继续怒声的说：“彼等饭后‘正风’‘正典’送茶去时，曾亲耳听见他们谈论此事。”

简大娘等人一听，恍然大悟，这时才想起，果有两名小沙弥前去送茶，只是那时众人并未注意，想不到一群老江湖，倒吃了两个小和尚的亏。

铁钩婆见济清僧态度蛮横，毫无尊长敬老之意，一口一个“彼等”，不由瞪眼怒声说：“你是什么东西，胆敢称这些人‘彼等’……

济清僧尚未等铁钩婆说完，浓眉一轩，环眼暴睁，注定铁钩婆怒声说：“对待敌人，视同贼子，还谈什么尊敬！”

铁钩婆一听，顿时大怒，但她碍着破足道与禅海大师的交情，不愿先行动武，立即怒声说：“既然是敌对之人，视同贼子，我们志儿杀了你们三名弟子，也是理所当然。”

话声甫落，大佛寺的数百弟子，立即朗声宣了个“阿弥陀佛”。

禅海大师竭力避免双方动手，因而有意斥责济清僧压抑众怒，于是即对济清僧，沉声怒斥说：“这等大事为何不事先报于我知？”

济清僧似是凶性大发，已经不知礼数，竟然怒声反抗说：“掌门师尊西去天山，离寺之时，曾法谕弟子四人按日掌理寺务，今日弟子当值，有权处理此事。”

禅海大师顿时被说得面红耳赤，但为尊重掌门方丈的法谕，虽然已动黯念，但却不便发作。

跛足道人和简大娘一听，知道今日的事已难善了，但济清僧假公反上的行为，势必要教训一番。

凌壮志虽然也几番想纵身而出，痛惩济清，但听了穷书生的提醒，深恐误了行程，追不了展伟凤，因而，硬将胸间翻腾的怒火，强自压在心头。

邈邈和尚一向妒恶如仇，这时觑目看了一眼身后，竟由怀中掏出大酒罐来，又饮酒又吃肉。

铁钩婆再也耐不住心头怒火，不由厉声说：“丫头，你去砍他几剑，刹刹他的凶劲……”

说话之间，转首一看，顿时愣了。

跛足道人和凌壮志等人，也随着看身后，那里还有万绿萍的影子”。

这时，众人才知道，邈邈和尚为何作悠关，又喝酒又吃肉的原因，想是他早已发觉万绿萍隐身走了。

聪明的叶小娟灵智一动，急忙恭声应是，振腕撒剑，一阵清越龙吟，青光一闪，手横长剑，径向场中走去。

济清僧一见，狂性大作，不由仰天一阵厉笑，说：“如此正合我意，今天你们胜不了我手中的铁禅杖，不偿还我们大佛寺的三条人命，你们就休想离开此地。”

说话之间，闪身而出，立将沉重的铁禅杖横在手中。

禅海大师黯然一叹，即和其余三僧向后退去，同时，郑重警告说：“济清你一味蛮横，不识时势，你将悔之莫及。”

济清僧自恃臂力千斤，功力高过同侪，自出师以来，尚未逢过敌手，何曾将叶小娟放在眼里。

这时听禅海大师警告，再度哈哈大笑，傲然大声说：“浪得虚名，岂能吓人，不胜过我手中的铁禅杖，休想令我佩服。”

叶小娟知他指的是凌哥哥，芳心顿时大怒，不由一声冷笑，怒声说：“看你这份狂态，十足夜郎之徒，今日姑娘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永远不知天多高，地多厚。”

跛足道人深怕事体闹大，将来不但不能再来大佛寺盘桓，而且也不好意思再见“天山五子”。

这时见叶小娟，黛眉微蹙，娇靥凝霜，圆睁凤目，缓步向前逼去，虽仅撤出一剑，显然已动了真怒，她掌剑兼施济清定然吃亏，因而脱口说：“丫头站住。”

小娟闻声停步，不由转首望着师伯，众人也一齐茫然望着跛足道。

邈邈和尚立即大刺刺的沉声的说：“跛足，管她去，再不刹刹这秃头的凶劲，连我老人家也将不放在眼里了，看，满场百人，顶他神

说着，就举起拿着狗肉的乌黑油手，指了指气势万丈，满面凶煞的济清僧。

跛足道眉头一皱，没理秃头，即对小娟，忧急的说：“不可伤他！”

济清僧何曾将叶小娟放在眼里，这时一听，顿时大怒，暴喝一声，飞身前扑，同时厉声说：“有本事就尽量施展出来，那个要你手下留情。”

厉喝声中，飞身扑至，手中粗如儿臂的铁禅杖，一招“横扫五岭”，挟着一阵慑人啸声，幻起一轮杖影，直向叶小娟纤纤细腰上扫去，声势威猛，十分骇人。

大佛寺数百僧人一见，俱都惊得变颜变色，神情不安，反而为叶小娟暗暗擦了一把冷汗。

但，看在凌壮志，宫紫云，和以杖震慑武林数十年的简大娘，却不觉哑照笑了。

叶小娟不敢违背师伯跛足道人的心意，因而怒气已消了大半，这时一见济清僧禅杖扫来，不由冷冷的笑了。

为了要济清知道，武功精绝，不在几分牛力，同时也要刹刹他傲气，要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因而，一看禅杖扫到，身形如电疾驰，白影一闪，恰好脱出杖影之外，禅杖擦身扫过，数白僧人，叶小娟反臂振剑一招，“倒打金钟”青鸾剑闪电向铁禅杖的法端。

禅海大师一见，面色大变，不由脱口急呼：“济清小心！”

呼声未落，“叮”的一声金铁交鸣，济清僧的铁禅杖，速度骤增——

济清僧大吃一惊，暴喝一声，猛然蹲身，急忙刹住往前冲的身势，硬将扫出的铁禅杖横抽回来。

即使他应变得快，仍然肩头连幌，马步移动，涨得满脸通红。

济清僧不愧是大佛寺的翘楚，就在他马步不稳之际，大喝一声，趁势翻身，手中铁禅杖，一式“泰山压顶”，再向小娟当头劈下。

小娟一声冷叱娇躯腾空跃起，闪过禅杖，疾泻身形，直向济清身前落去。

用杖之人，最怕对方欺进，一经近身，长杖便无用武之地。

济清岂能让小娟近身，一声冷嘿，杖端点地，身形如电暴退——

小娟一见，凤目中冷芒电闪，足尖轻点地面，娇躯紧随济清后退的身形跟进，快如流矢。

紧接着，脱口一声娇叱：“济清纳命来——”

来字出口，青光一闪，一招“白蛇吐信”青鸾剑已点向济清僧喉间。

禅海大师再度惶声急呼：“姑娘剑下留情！”

跛足道也震耳大喝一声：“娟儿住手……”

小娟旨让济清知难而退，并无伤他之心，这时听到呼声，急刹冲势，撤剑点向他的手腕。

于是，急切间，疾松左手，猛榻右肩，右臂独立将铁禅杖挑起来，横向小娟的长剑上撞去。

铮然一声，火花飞溅济清僧踉跄退后数步，叶小娟藉力罄空跃起，飘然落在三丈以外。

“跛足道”知道再斗下去，叶小娟必杀济清无疑，因而急忙沉声说：“高低已见，娟儿回来！”

禅海大师早已看出，济清只是几分蛮力方才不是老友跛足道人适时制止，济清已横尸当地。

这时见跛足道召回小娟，也急忙沉声说：“济清，我以师叔之尊，命令你退下去。”

济清僧已经暴怒如狂，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那里还肯听禅海大师的喝止，于是暴睁的环眼，厉声说：“在弟子当值之日，死伤三名四代弟子，我有责任讨回这笔血债，弟子已向佛宣誓，要想今日之事息争，除非对方赔偿三条人命，或者日出西方和本寺的钟鼓自鸣，否则，弟子当以死力争，弟子抗上之罪，等事毕，弟子当自求处分，望师叔，不必增弟子的罪过。”

凌壮志见济清僧不可理喻，顿时大怒，不由怒声说：“娟妹回来，让愚兄试试他究竟有几分蛮力。”

说话之间，纵身而出，直落场内。

济清僧一见，仰天一声狂笑，傲然朗声说：“我济清今天斗的就是你凌壮志，你果真胜了我济清，再去本寺先祖圣地‘金霞宫’不迟。”

话声甫落，横杖向凌壮志奔来。

就在济清举步的同时，蓦然一声巨钟大响，就在钟鼓楼上响起，声荡山

野，震耳欲聋。

济清僧惊得浑身一战，倏然止步，面色大变，数百僧人，俱都大惊失色，纷纷转首，一齐望向钟鼓楼。

“荒”然一声，第二击又响了。

钟声未落，鼓声又起“冬冬”之声，连续不绝。

禅海大师霜眉轩动即惊且怒，不知何人闹此恶作剧，居然胆敢乱击大佛寺的巨钟大鼓？

钟声，鼓声，交替互鸣，紧密乱急，无节无序，宛如“大佛寺”出了什么万分紧急的事情。

禅海大师一定神，即将手中的玉如意，迎空一挥，怒声大喝：“速将钟楼围住，万万不可放走击鼓之人。”话声甫落，陷入惊惶中的数百僧人，蓦然一声呐喊，纷纷扑向钟鼓楼前，势如海啸潮水般涌去。

数十个披袈裟的中年僧人，早已飞身上侧殿和气势雄伟的大山门上。

济清四僧，也形成包围之势，分别飞至钟鼓楼四周附近的殿梁上和松树之上，神色惶急，横杖而立。

四僧凝目一看面色同时大变，脱口一声惊啊，险些跌下地来。

只见钟鼓楼内，钟鼓槌起，悬飞自动，交替互撞，那里有半个人影。

济清四僧这一惊非同小可，冷汗顿时流下来，不由同声高呼：“师叔快来，师叔快来。”

禅海大师，心知有异，大袖一挥，直飞山门之上，老和尚凝目一看，钟鼓楼内，也闹了个张嘴瞪眼，愣在当场。

老和尚虽是空门中人，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还不太信有神有鬼，可是这种奇异现象，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急忙一定心神，立即合什当胸，朗声宣了声佛号。

佛号一响，钟鼓楼内钟杆鼓槌，应声自坠，钟鼓同时止鸣。

这时，全寺数百僧人，个个面色苍白，俱都闪目惊急，一齐仰面望着钟鼓楼，任由冷汗滴滴下流。

禅海大师，闭目合什，竭力抑制杂乱情绪，心绪一净，灵台自明，觉得这正是制止济清的大好藉口。

心念已毕立即睁开双目，注定济清，肃容说：“你作事任性，违反佛心，佛祖亲临显圣，钟鼓楼果然自鸣，佛鸣慈悲，不但救了你自已，也救了大佛寺近百年来的声誉。”

说此一顿，突然沉容厉声问：“今日之事，你将如何处置？”

济清僧凶恶威猛，原就缺乏明智，加之亲见钟鼓自鸣，早已心胆惊赫，惶惶不知所以了。

这时，济清僧见禅海大师轩眉厉色，怒声责问，立即合什俯首，满面惶愧之色，急忙恭声说：“弟子愿意长跪佛祖座前，并请师叔厉责。”

话声甫落，气势巍峨，香烟缭绕的大雄宝殿中，蓦然又传出一声悠扬的铜磬声音。

禅海大师和济清四僧，心头猛然一震，面色同时大变——

只见香烟弥漫的佛前基龕上的铜磬边，无人跪立，木槌自击，发出一声接一声的清脆鸣声。

在大殿的几个香火沙弥，俱都瞪大了眼睛，惊恐的望着自鸣的大铜磬，个个呆若木鸡。

不信白日会有神有鬼的禅海大师，也惊呆了。

老和尚一定惊魂，再度朗声宣了声“阿弥陀佛”。

佛号出口，木槌自落，铜磬鸣声立止。

禅海大师有些相信佛祖显灵了，不由举起手中的玉如意，向着全寺僧人一挥，同时怒声说：“还不快去佛祖痛悔！”

话声甫落，数百僧人，如风涌进山门，齐向大殿台阶前涌去，每个僧人口中，连声低呼，“罪过，罪过。”

这时立在林前的跛足道人和简大娘以及凌壮志，宫紫云等人，虽知钟鼓自鸣是万绿萍闹的把戏，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闹大佛寺，总觉有些过份。

继而一想，又觉得不如此，实在无法平息今日之事，看方才济清僧的气势万丈，大佛寺数百弟子的愤怒神情，谁敢预料是何结局。

这时见数百僧人，又风涌般的冲向山门，闹不清寺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声悠扬清脆的声音，经由大佛寺内飘了出来。

小娟稚气未脱，不由“噗嗤”笑了。

来人听得一心，俱都茫然不解的望着她，不知她为何发笑。

小娟微红着娇靥，含情看了凌壮志一眼，随即笑着说：“萍妹妹一定又去了大殿上槌磬去了。”

如此一说，众人恍然大悟，又纷纷转首，向大佛寺山门望去。

这时，立在钟鼓楼附近殿梁松树上的僧人和禅海大师以及济清僧四人，早已纵下地面，奔向大殿。

寺外的数百僧人仍分由三个寺门，向寺内急奔。

跛足道人首先沉不住气了，他忧急的望着铁钩婆，催促道：“老钩婆，还是你去把萍丫头拉回来吧。”

简大娘一听，立即正色的说：“使不得，那样不但无济无事，反而弄巧成拙，将事情闹大了。”

说着，回首看了一眼地上的展伟明，继续说：“目前必须迅速离开此地，将展伟明送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治伤，让志儿他们先起程。”

穷书生颌首赞好，但他修眉一蹙，又有些担心的说：“可是，还不知道萍丫头什么时候闹完哩！”

话刚说完，身后松林深处，已传来一阵急速的衣袂破风声。

凌壮志首先发现，循声一看，双目一亮，顿时脱口低声说：“萍妹回来了。”

众人转首一望，只见一道纤细快速绿影，正由大佛寺正北墙角松林处，向着这面如飞驰来。

郝老姬凝目一看，轻哼一声，沉声说：“不是死丫头是谁，把人家闹得神鬼不安，她可乐了。”

众人凝目一看，果见娇小秀丽，活泼淘气的万绿萍，娇靥微笑，杏目生辉，充满刁蛮得意的神气。

邈邈和尚看罢，双肩一耸，一缩秃头，无可奈何的慢声说：“哼，五十年后，又是一个铁钩婆。”

众人一听，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同时，脸上充满了兴奋神色的万绿萍，也驰至众人面前。

简大娘一见，当先敛笑，立即斥声说：“你这鬼丫头，怎可如此任性，佛门圣地也是随意胡闹的吗？你不怕老佛爷生气怪罪你？”

万绿萍可不怕简阿姨，鲜红的小嘴一嘟，立即忍笑分辩说：“是那个凶僧向他们佛祖宣誓嘛！”

穷书生接口催促说：“好了，好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还是尽快远离大佛寺吧。”

说着，看了一眼地上的展伟明，继续说：“此地距石门镇仅两天路程，我穷酸负责将大明送回去，老钩婆和宫丫头回金陵，志儿三人去休宁，跛脚两人去太平镇，简、郝两位老姐姐仍回玉露峰，现在事不宜迟，大家分头赶路，免得又节外生枝。”

穷书生说罢，俯身将展伟明托起来，展伟明那样粗壮的身体，平托在穷书生的两臂上，宛如绵球，看来毫不吃力。

跛足道眉头一皱，说：“我和秃头还是暂时留在此地的好！”

简大娘也接口说：“不错，大家这样一走了之，也不好，志儿和宫丫头他们可先走，我和僧道两位老弟，还要去见见禅海大师。”

穷书生欣然颌首说：“好，这样我就先走一步了。”

话声甫落，托着展伟明，直向西北林荫处如飞驰去。

穷书生一走，简大娘立即望着宫紫云、铁钩婆、凌壮志、叶小娟、万绿萍等人，祥和的催促说：“你们也该上路啦！”

凌壮志一听，俊面上出现难色，不由依恋的看了宫紫云一眼。

宫紫云虽然也芳心依依，但她绝世风华的娇靥上，却不敢露出一丝神采来。

邈邈和尚，看在眼里，将酒罐往杯里一塞，立即翻着怪眼风趣的问：“小子，看你恋恋不舍的样子，可是舍不得离开宫丫头远去。”

如此一说，宫紫云和凌壮志，俱都满面飞红，而叶小娟和万绿萍却随着简大娘等人，格格的笑了。

邈邈和尚轻哼一声，又注定叶小娟和万绿萍，说：“你们也别乌鸦落在猪身上，看不到自己黑，混球小子如果一个人去天山不带着你们，你俩恐怕还不如宫丫头沉得住气呢。”

这正说中了小娟和万绿萍的短处，两人立时被说得羞红了满面，直达耳后，但她俩人娇靥上的笑容却更浓了，只是没有那阵如银铃般的清脆笑声了。

郝老姬首先敛笑，佯怒笑着说：“秃头，难怪孩子们都不喜欢你，没老没小的胡扯一气。”

说罢转首望着凌壮志，继续含笑沉声说：“把妻子交给老丈母，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如此一说，简大娘，跛足道、邈邈和尚、铁钩婆再度响起一阵哈哈大笑，即使高雅的宫紫云也忍不住微微笑了。

跛足道看了一眼，大佛寺空无一人的巍峨山门，立即催促说：“要走快走吧，诚如穷酸所说，再不走也许别生枝节。”

凌壮志当着这么多前辈的面前，自是不便同娇妻说几句离别前的关切情话，只得拱手一揖，恭声说：“诸位老前辈，珍重，志儿走

说着躬身，深揖到地。

叶小娟、万绿萍也急忙向跛足道、简大娘等人万福。

凌壮志和小娟、万绿萍，又辞过宫紫云，才转身向乌雅等马走去。

原先预定万绿萍乘宫紫云的青鬃，如今展伟明因伤不能同行，万绿萍就骑展伟明留下来的枣红。

三人分别解开丝绳，登鞍上马，再度向简大娘，宫紫云，跛足道等人，举手高呼珍重，拔转马头，直向东北驰过。

凌壮志一马当先，小娟在左，绿萍在右，三马驰出数丈外，仍听到简大娘等人的关切叮嘱，“早去早回，少惹麻烦。”

奔上官道，红日已经偏西了，道上商旅行人，俱皆步履匆匆，似是都急于赶至前面的客店上投宿。

凌壮志，白衫乌雅，黑白分明，仪表俊洒不凡。

叶小娟，素装雪驹，耀眼生辉，娇靥美如仙子。

万绿萍，绿裳红马，艳丽夺目，姿容娟秀如仙。

三人并骑在官道人，多少商旅为之驻足，多少目光充满了赞美羡慕。

真是“金童玉女马走如风，郎才女貌人间麟凤”，不知羡煞了多少沿途行人和少年游子。

到达休宁县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街上华灯初上，行人正多，酒楼客店，正是上座的时候。

凌壮志进了一家豪华的大客店，要了一座幽静的独院。

酒席上，凌壮志有说有笑，似是无牵无挂，也显得额外飘逸潇洒。

但，冰雪聪明的叶小娟，和鬼精灵般的万绿萍，却看出凌哥哥眉宇间，不但伏着隐忧，而心里还似乎埋着心事。

叶小娟明眸一转，灵机一动，故意叹口气说：“据说天山高接霄汉，绵延数千里，终年冰雪不化，那样广阔的地区，我们到哪里去找‘金霞宫’呢？”

精灵万绿萍，早已看出凌哥哥闷闷的原因，其一，是与娇妻宫紫云，乍合又离别。其二，是一直仍想着悄然离去的飘萍女。

这时听小娟一说，故意柳眉一整、佯装惋惜的说：“原来有两个人去过金霞宫，可以带我们前去，一位是浑猛傻乎的展伟明，别一位就是青春艳美，光颜照人的飘萍女，可是如今，一位意外受伤，一位悄然离去……”

强自欢笑的凌壮志一听，俊面上立即掠上了一丝黯然神色，因而，未待万绿萍说完，立即脱口问：“燕姐姐好端端的不知为何悄然转回石门去了。”

叶小娟由于骑的是黄飞燕的座马，因而暗存感激之心，这时见凌壮志问起，立即似有所悟的说：“据大明兄对小妹讲，不知跛足前辈对燕姐姐说了什么话，燕姐姐便含着眼泪，悄悄的走了。”

凌壮志心中一阵黯然，他立时感到无比的痛苦，他觉得黄飞燕太可怜了，因而情不自禁的吟声说：“自古红颜多薄命，丽姿娇靥凄凉心，谁知弱女丧夫痛，半夜梦回忆故人，鲜衣彩裙从此绝，独坐妆台懒画眉，一旦憔悴有笑靥，冷言讽语泪沾襟。”

低声吟罢，举杯一饮而尽。

叶小娟立即感慨的说：“燕姐姐的命实在太苦了。”

万绿萍原本想借机打趣凌壮志几句，没想到竟惹得凌哥哥因感触而低吟一首七绝怨诗。

那时再听了叶小娟的怜悯同情话，只得嗔声埋怨说：“和跛足、邋遢、大头爹他们这些怪老在一起，最好是他们没大没小，我们就没少没老，他们说东，我们就说西，他们叫打狗，我们偏骂鸡，千万别和他们生气！”

话未说完，叶小娟竟也忍不住“噗嗤”笑了。

凌壮志仍然感慨的说：“燕姐姐果真有萍妹这等豁达心胸，也不至于含着泪悄悄走了。”

俗话说：“借酒消愁，愁更愁”，由于心情的苦闷不快，凌壮志自饮酒以来，第一次喝醉了。

小娟、绿萍俱都感到惶愧不安，远行的第一天，便让凌哥哥醉倒了，芳心都觉得没有尽到细心服侍和见机疏导，使凌哥哥快乐起来的责任。

服侍凌壮志睡好，两人就在凌壮志的床边和衣睡卧，以便照顾。

第二天，三人绝早上路，沿着西进宫道放马疾驰。

凌壮志精神飞采，谈笑自若，似是把昨夜的事忘了。

绿萍和小娟，有了昨夜的经验，对于“飘萍女”黄飞燕，绝口不谈。

三匹快马，疾进如飞，每日可驰数百里。

有时绝早上路，有时星夜兼程，每三日一小息，每六天一大息，沿途遇有名山胜景，也就在马上凭览一番。

万绿萍经常谈些“天山五子”独特的武功和江湖事迹，叶小娟则遂口讲

解“奇门异数”和百阵奇妙的变化奥理。

日复一日，节节西进……

这天，飞马通过修水倒城，红日已经偏西了。

正西天边，隐约现出一线起伏山影，远远看来，绵延无根。

凌壮志紧扣马鞭，不时爱抚的摸一下乌骓飘飞耸起的马鬃，这时看到那片山影，左右望着绿萍、小娟，含笑问：“前面那是什么山？”

叶小娟毫不迟疑的笑着说：“那就是大湖山。”

万绿萍心中一动，神色微变，似乎想说什么。

凌壮志扔眉一蹙，立即不解的问：“娟妹说的不对吗？”

万绿萍摇摇头说：“小妹不是这个意思。”

叶小娟也发觉万绿萍的神色有异，因而接口问：“萍妹以前来过大湖山？”

万绿萍再度摇摇头说：“小妹没有去过，但在前年游黄鹤楼时，曾听以前的‘卧虎庄’少庄主，‘俊面一郎’阮自芳谈过！”

凌壮志听得秀眉一蹙，顿时想起去卧虎庄时，万绿萍确曾谈过她们母女和阮自芳游黄鹤楼的事。

但阮自芳早被他掷刀穿胸而死，这时为了避免提起往事，自是不便多问阮自芳与大湖山有什么关系。

叶小娟不知底细，不由脱口问：“大湖山内可有什么名胜古迹？”

万绿萍整着柳眉说：“阮自芳在‘吕祖观’学艺九年，踏遍了整个大湖山区，据他说山上有王陵、古洞、碧天池等名胜……”

叶小娟最爱登山玩水，未待万绿萍说完，立即愉快的说：“那真太好了，我们明天可由山区通过，顺道游览，即能赏心悦目，忘却疲劳，又可增加阅历，不误时间。”

凌壮志一心西进，深恐节外生枝，延误了行程，竭力避免走大湖山区，因而秀眉一蹙，说：“那是邓崧派的支派延系地区，还是不经过山区的好。”

叶小娟嘴一嘟，立即不高兴的问：“为什么呢，凌哥哥？”

万绿萍立即不解的问：“凌哥哥在卧虎庄的事，娟姐姐知道吗？”

叶小娟点点头，蹙着眉说：“我们不去‘吕祖观’就是了嘛！”

万绿萍是妹妹、不便与姐姐争执，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凌壮志也觉不便坚持，但却正色的说：“我们明日见机行事，顺道经过，也许安然无事。”

万绿萍和叶小娟一听，都笑了，但两人的笑，却迥然不同。

叶小娟是因为凌哥哥不再坚持，明日又可看到一些名胜古迹。

万绿萍笑的则是凌哥哥和小娟姐姐，都低估了邓崧派的秘密组织，加之凌壮志已是轰动武林，震惊江湖的俊洒人物。

所到之处，万人瞩目，纷相传过，争睹庐山真面目，“吕祖观”的道人焉能不知？

但是，凌哥哥既已答应由山区通过，她必须趁机介绍一下阮自芳的师父“风火真人”，让凌壮志和小娟两人，在心理上先有个准备。

于是，柳眉一展，笑着问：“凌哥哥和小娟姐，可曾听说过阮自芳的师父‘风火真人’的功力，和他在江湖上的声誉。”

凌壮志摇摇头，一双俊目，却询问的望着万绿萍。

叶小娟却急忙含首说：“我曾听母亲说过，说他是邛崃派现任掌门人的旁支师叔，为人阴沉，不苟言笑，性情极为孤傲，做事一向独行其是，除非江湖上有足以动他心弦的大事情，他绝少下山。”

凌壮志听得秀眉一整，立即不解的问：“他如此沉静，隔绝外界，岂不和他的道号‘风火’两字相左了吗？”

万绿萍一听“噗嗤”笑了，不由嗔声说：“道号叫‘风火’就应该是个‘火暴子’性子吗？”

凌壮志被问得无话可答，不由红着脸笑了。

叶小娟立即正色说：“有人说他中年的道号是‘玄真’，后来传说他习成邛崃绝学‘风火功’后，他才自号‘风火真人’。”

万绿萍立即不屑的说：“有人说他根本不会‘风火功’，是他藉炫邛崃绝学，震吓武林自增身价，让人另眼看他，即使他的弟子，也没见过他施展过这种‘风火绝学’。”

叶小娟再度正色的说：“据说‘风火真人’擅用双剑，由于平生尚无敌手，所以一直无机施展‘风火’绝学。”

话未说完，万绿萍突然发出一阵“格格”娇笑，同时笑着说：“风火真人是否真的会用火功，抑或是图穷毕现，就要看明天了。”

凌壮志和叶小娟听得同时一愣，齐声不解的问：“为什么？”

万绿萍继续笑着说：“小娟姐姐的鸳鸯，精绝绝伦，‘风火真人’决不是对手，那是他势必被迫施展用火功了。”

叶小娟在双剑上，的确尚没遇到过劲敌，因而不免有些心动，但想到凌哥哥心急西进，只得改口说：“那老道在双剑上已有数十年的功力火候，我怎是人家的敌手，还是悄悄通过山区，顺道看看名胜，免得惹事生非。”

由于凌壮志没有任何表示，绿萍、小娟也趁机转变话题。

三马放蹄狂奔，大地如飞倒逝，正西天际宛如一线的大湖山，随着日落，逐渐呈现在眼前。

只见大湖山区，峰巅衔接，云山相连，一片浓绿叠影，一座数千户的大镇，紧紧依着山边。

为了便于明日目览名胜，三人决定宿在大镇上。

镇上街道宽大，左右两旁商店林立，灯火辉煌如画，各家商店，住满了商卖行旅，倒也十分热闹。

想是镇店位于山口，左右皆有高峰挟持之故，因而镇上的山风不但猛，气温也显得寒冷，镇民大多穿着棉衣。

由于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三人俱乘高头大马，个个风仪不凡，尤其服饰华丽，尚着长衫罗衣，因而一到街口，便惹得满街人众，纷纷交头接耳，相互低声私议，俱部停身驻足。

万绿萍一见，心知不妙，看看凌壮志，一双秀眉早已蹙在一起了。

凌壮志看了这等情形，就在进街不远的一家客栈门前下马来。

店伙拉马，接引入店，凌壮志仅要了一明两暗的洁静房间。

由于天气寒冷，起更十分，镇上已趋寂静，仅几家亮着灯火的酒楼茶肆中，尚不时传出欢笑叱喝之声。

凌壮志和小娟、绿萍，三人吃罢，也关门熄灯，上床相拥而卧。

整个镇店上，处处漆黑寒冷，唯独凌壮志上房内，温暖如春。

凌壮志倚坐在床角上，左揽绿萍，右拥小娟，听着她两人细细低谈，叙述所见所闻，感受着醉人的甜蜜。

但，阵阵温暖的发香，丝丝如兰的气息，扑面袭鼻，却令他不禁心旌摇摇，绮念时生，忍不住有些意马难按。

当着两位未来娇妻的面，怎好展露出丈夫的无畏雄风？虽然心里难耐，也只得装出一副君子之态来。

但他的双臂，却逐渐加力，将小娟、绿萍的娇小躯体，紧紧拥住，藉以减轻他心中的渴求。

小娟的感受是芳心甜甜的，虽然仍在轻声谈着她经历的奇异的故事，但她升满红霞的娇靥，却不自觉的贴在凌哥哥的肩头上。

因为，这是自她有知觉，有感受，脑际清醒时，所体会的最意乱情迷的一次，远较之在天都峰卧室，点晕穴道察看酥胸时，所感受的意味，恰恰是相反，那时是惶惊羞急，而此刻却是甜甜蜜蜜的，呼吸也感到有些窒息。

而依在凌壮志左臂下的绿萍，虽然与凌哥哥有过几次耳鬓厮磨，但那时的心情和感受，与此刻的情趣截然不同。

在卧虎庄前抱着凌弟弟越墙时，芳心狂跳，急促恍忽，除了羞急无措外，丝毫体会不出“妙”来。

在玉露峰“郡主冢”时，虽然情抱个郎，但却心情慌急，为凌哥哥伤势，充满了恐惧，哪里还谈得上情趣。

这时，室内昏黑，气温寒冷，卷缩在棉被内，倒卧在凌哥哥的怀抱里，真令芳心卜卜，香腮发烧，那线娟秀可爱的面庞，宛如熟透的大蜜桃。

小娟意乱情迷，故事讲得颠三倒四，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东是西。

绿萍芳心飘荡，神志恍忽，完全沉醉，在幸福里，早已无心听小娟的话，是否语无伦次。

心猿意马的凌壮志，反而被绿萍、小娟的如云秀发，刺得奇痒难耐，阵阵温香如玉的气息，直扑过来，他自觉自己的前额已见汗

到了此刻，他既不敢推，也不敢躲，虽然艳福无边，但却叫苦不迭。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带慌乱的脚步声，由远处逐渐走来，似是走向这

面的窗前。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凝神望向身侧的前窗。

小娟、绿萍立被惊醒，不由仰面望着凌壮志，发现他凝神望着前窗，心知有事，绿萍当先撑臂坐了起来。

那阵慌张的脚步声，逐渐近了，同时，一线淡淡光亮，也径由雪白的窗纸上，逐渐透过来。

三人机警的相互看了一眼，断定来人手里尚提着一盏灯笼。

根据窗上的光亮逐渐增强，断定那人是向窗前走来无疑。

有人提灯过窗下，或经过房前，本不足为奇，但令人注意的是那人慌张的急促步子，似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随着脚步声的接近，和雪白窗纸上大亮，断定那人已来至窗前。

由于窗前的灯光照射，室内景物，清晰可见。

三人见提灯的那人，公然立在窗前，断定是店伙有急事前来相告，因见室内无灯，故而不敢出声惊动。

小娟靠近床边，立即掀被下来，向着凌壮志作了一个前去开门的手势，就待向外间走去。

就在小娟走向房门的同时，凌壮志双目突然一亮，脱口一声惊“咦”，一丝甜蜜香味，径由窗隙中飘了进来。

万绿萍的经验较广，甜香一入琼鼻，粉面倏将色变，急忙一推凌壮志，两人双双飞下床来。

同时急向小娟一挥，脱口急声说：“快闭住呼吸。”

说话之间，取下自己的精钢剑，顺手将小娟“鸳鸯剑”丢过去。

再看凌壮志，已拿起自己的“穹汉剑”推开后窗，飞身纵了出去。

立在窗外提灯的那人，想是听到凌壮志的惊“咦”和绿萍的呼声，竟不施展轻功，而转身飞步向前店奔去。

万绿萍和叶小娟感到有些不解，于是双双撒剑在手，径自打开前门，飞身纵了出去。

夜空黑暗，冷风潇潇，举目一看，只见前排房角处，凌壮志已将那提灯之人擒获，地上灯笼已熄，似是在低声追问那人的来历。

小娟一拉绿萍，两人并肩飞了过去。

走至近前一看，跪在凌壮志脚前讨命的那人，竟是方才接引三人进来的那个中年店伙。

绿萍柳眉一蹙，立即低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凌壮志迷惑的一指跪在地上的店伙，无可奈何的低声说：“我问他，他不说不说，只口口声声要我饶了他！”

万绿萍看了一眼地上已熄的灯笼，立即沉声的说：“让我来问！”

说着轻轻推开凌壮志，长剑一挥，剑尖抵在店伙的胸口上，同时怒声问：“是谁指使你来燃放‘迷魂香’？快说！”

店伙浑身颤抖，面色苍白，豆大的汗珠簌簌的滚下来，由于剑尖抵在胸上，不能叩头，只是不停的抱拳拱手，同时哀求说：“姑娘，饶了小的吧，小的不知灯里有迷魂香！”

万绿萍知道不施辣手，店伙决不肯实说，于是柳眉一竖，厉声喝问：“是谁指使你来的？你再不说，可别怨姑娘杀了你！”

说话之间，玉腕微微一挺，剑尖立即透进棉衣里。

店伙想是感到肉痛，吓得放声大哭起来。

凌壮志断定店伙有难言之隐，即将万绿萍，阻止说：“他不谙武功，还是好言问他吧！”

万绿萍立即不以为然的说：“照你那样问他，一辈子也问不出真情来。”

她虽如此说，但却依言将剑撒回来。

这时左右店房内的客人，俱被哭声惊醒，不少武林人物，纷纷开门走了出来，相续沉声问：“什么事，大哭吵叫，扰人难睡！”

凌壮志三人本就心中不快，这时再听了这些含有责备意味的发问，不由暗冒怒火，因而循声怒目望去。

只见由左右客房内走出来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多是劲装疾服，但也有身着长衫的青年和罗衫少女。

就在三人分神之际，蓦然弓弦声响，一点黑影，挟着慑人啸声，径由西南房脊上，划空射来，直射在店伙的天灵穴。

凌壮志心中一惊，万绿萍脱口一声娇叱，长剑闪电挥去——

当——的一声清响，溅起两点火花，一粒大如龙眼的精钢弹子，立被万绿萍的长剑击飞。

但那颗精钢弹子横飞的方向，恰巧正立在数丈外的一个青衫儒巾的俊美少年射去。

青衫俊美少年，剑眉微微一轩，朱唇含笑，右手迎空一绕，中食二指，立将铁弹子挟住，看来毫不费事。

这时，早有几个热心武林侠士，恐喝一声纷纷纵起，飞身向发弹的房脊上追去。

凌壮志本待追去，因万绿萍用剑拨出的铁弹子，朝人射去，如不婉转致意，极可能造成误会，因而仍立原处没动。

这时细看青衫少年，约二十四五，生得剑眉朗目，胆鼻朱唇，眉宇间隐透英气，看来至少比自己大五六岁。

在青衫少年的身边，是位身穿乳黄罗衫长裙，腰悬一排玉环的绝色少女。

黄衣少女，身材瘦弱，峨眉明眸，雪白的娇靥上，嵌着一张鲜红欲滴的小口，乍然看来，几疑是小娟妹妹。

凌壮志打量间，青衫少年和黄衫少女，俱都面带微笑，神色谦和的走过来。

万绿萍很觉不好意思，樱唇挂着歉意的微笑，急忙将剑收回鞘内。

叶小娟的一双明眸，一直惊异的望着走来的黄衣少女，她也觉得这黄衣少女太像她了，几乎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

凌壮志见对方器宇不凡，俱是俊品人物，因而有意相交，正待拱手相问，对方青衫少年，停身朗声笑着问：“请问阁下，可是名震宇内的凌小侠吗？”

凌壮志拱手还礼，含笑谦逊的说：“不敢，不敢，在下正是凌壮志，敢问兄台大名？”

青衫少年一听，果是凌壮志，精神不由一振，愈见兴奋之色，而跟在青衫少年身边的黄衣少女，娇靥红泛桃花也露出一丝愉快的微笑。

青衫少年，再度拱手愉快的含笑说：“在下钟明，亦为华山门人，敝师兄‘东云道长’，时常谈及小侠，在下心慕已久，渴望一见小侠风采，今夜不意在此相遇，诚乃天赐机缘，在下视为平生幸事。”

凌壮志一听“东云道长”，顿时想起在榆社县以西破庙内遇到的“华山三道”，因而愉快的朗声说：“原来是钟明兄，久仰，久仰，不知东云、东清、东惠三位道长，一向可好？”

钟明急忙谦逊致谢说：“托福！托福！愚师兄三人自榆社回山后，终日参研佛经，一直未再离观，在下下山时，三位师兄一再叮嘱，如遇小侠，务必代他们三个致意问候。”

凌壮志也急忙致谢说：“三位道长垂询盛情，在下铭感五内，钟兄回山时，务请代我问候。”

说此一頓，立即望着黄衣少女，谦逊的含笑问：“敢问这位姑娘是？……”

钟明见问，俊面上立即闪过一丝光彩，急忙举手一指微笑低垂首，略带羞笑的黄衣少女，介绍说：“这位既是在下的九师妹，汪丽莺姑娘。”

凌壮志急忙谦逊的含笑说：“原来是汪姑娘，失敬，失敬。”

黄衣少女汪丽莺，微红着香腮，轻展着娇笑，明眸注定凌壮志，急忙躬身福了一福，连声笑称“不敢。”

继而，明眸一转，注定绿萍、小娟，含笑要求说：“也请少侠介绍两位姐姐相识，以便称呼。”

凌壮志似有所悟的哑然一笑，急忙撤回肃手，依次将小娟、绿萍介绍给汪丽莺和钟明。

四人彼此见礼，再度叙述一番，跪在地上的店伙，早已停止了大哭，痴呆的望着三女两男，似是已忘了方才的惊险。

就在这时，追赶发铁弹子歹徒的几位侠士，已相继飞身驰回。

同时，店东和帐房先生，也急急赶来。

凌壮志一心关注是否追上那人，因而仅向慌张来至近前的店东挥了挥手，示意他将店伙带回去。

接着，面向几位纵落地面的劲装大汉，拱手朗声说：“诸位仗义援手，在下铭感五内，就此谢过了。”

说着，文静的深深的一揖。

在场的十数武林人物，俱已知道凌壮志的身份，大有受宠若惊之感，纷纷抱拳还礼，其中一个浑猛大汉，歉声说：“凌小侠，非常抱歉，那人轻功高我一筹，被他跑了。”

凌壮志立即歉和的一笑，说：“不是那人轻功高，而是阁下的地形不熟悉。”

浑猛大汉一听，不由高兴的笑了，接着笑声说：“人说凌小侠出身书香世家，能诗能赋，你说的这两句话，到底与我不同，我齐山豹听了，从心里感到舒服。”

话声一落，满院暴起一阵豪放的哈哈大笑，惊得其他房间的商旅住客，俱都探出头来。

十数武林人物，见已无事，笑罢说声“后会”，各自回房内。

凌壮志断定那人仍隐藏在镇的附近，于是，趁着众人回房间之际，既对钟明和汪丽莺，含笑说：“钟兄和汪姑娘，先回，小弟和萍妹、娟妹，再到附近走走，那人也该尚未远离。”

钟明觑目看了一眼进入各房的武林人物，立即机警的低声问：“小侠与邛崃门下可曾有过嫌隙？”

凌壮志和小娟、绿萍，三人心中一动，不由脱口问道：“钟兄怎知那人属于邛崃门下。”

钟明即将那粒铁弹子托在手中，郑重的说：“这粒‘斑纹’乃邛崃派的技艺之一，可用弓射，可用手发，一次可连珠五发，由于上面刻着斑纹，故而发射之时，啸声慑人，小侠请仔细看过。”

凌壮志低声应是，伸手将弹子接过，注目一看，龙眼大小的铁弹上，果然刻着许多纹路，心中暗赞钟明阅历丰富，口中却说：“钟兄说的不错，即是邛崃门人所为，小弟也不必去追查了。”

说此一顿，再度拱手谦逊说：“今夜天时已晚，明日有暇再与钟兄畅谈。”

钟明、汪丽莺，急忙还礼，同时说声“明天见”转身走向自己的房内。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并肩走向上房，反手关好房门，凌壮志立即悄声说：“走，我们去‘吕祖观’！”

绿萍、小娟正有此意，同时一颌首，三人再由后窗纵出。

出了大镇，已是山口，夜风尤为强劲，愈增寒意，满山满谷，到处响着飒飒响声，显得额外萧瑟、凄冷。

凌壮志略微一辨方向，举手一指深处几座高峰，当先向前驰

两白一黑，三道人影，飞腾纵跃，疾升飘掠，有时像飞丸弹射，有时似划地流星，有时像巨禽凌空。

深谷、横岭、绝壁、险峰、浓密茂林，怪石腾空，在凌壮志和小娟、绿萍的飞行下，都被抛在身后了。

愈深入山区愈黑暗，寒风已有些刺骨，虽然越过几座峰头，但尚未曾发现有雪。

三人又登上一座高峰，发现荒草及膝，俱是枯树，举目看去，残碑榻墓，破棺白渭，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叶小娟一直希望能够于前进中，顺便看一眼名胜古迹，明日也不需再走山区了，但一路上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王陵、古洞、碧天池。

这时看了这番景象，不由的失望的低声的说：“该不会是阮自芳说的什么‘王陵’吧？”

万绿萍也在皱眉游目，立即愤愤的说：“哼！定是阮自芳那恶贼在吹嘘骗人！”

凌壮志无心听她两人谈什么名胜古迹，径自举手一指正西，低声说：“那可能就是‘吕祖观’了。”

绿萍、小娟循着指向一看，只见前面一座峰巅浓荫中，果然露出一角殿脊，绿萍性急，立即催促说：“不管是不是，我们先过去看看。”

话音甫落，墓地中，蓦然传来一声深沉苍轻的吧息！

凌壮志三人同时一惊，脱口一声轻啊，倏然回身一看，只见风吹荒草动，枯木发枝声，一片破棺白骨，哪里有半个人影？

二十九

叶小娟看了一眼，阴森凄凄的荒凉墓，不由胆怯的向凌壮志靠近了些，同时惶急的悄声问：“凌哥哥，会不会是鬼？”

万绿萍当着满眼的破棺白骨，芳心早已有些寒意，这时一听小娟说“鬼”，不由立即打了一个冷战。

凌壮志虽然也有些惊疑，但他曾经见过万绿萍闹鬼的把戏，心情较为沉着，因而立即悄声说：“鬼魂要到夜半更深，万籁俱寂，犬不吠，鸡不鸣的时候才出来，这般时候，怎会有鬼？”

他虽然如此解释，但却忍不住仰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似是希望能确定这时是否已经夜半三更，而确定那声叹息是人抑或是鬼。

叶小娟仍然怯怯的问：“此地既没有山洞，也没有房屋，那里来的人叹息呢？”

凌壮志望着枯林深处的几座较为完整的青石巨冢，举手一指，悄声说：“我们那到边去看看！”

于是，三人踏着荒草断碑，直向枯林深处走去。

就在三人前进的同时，那声深沉苍轻的叹息，就在深处那几座巨冢间再度传来。

凌壮志双目一亮，立即肯定的说：“这声叹息不但是人，而且是位功力精深的高手。”

说罢，衣袖微拂，身形直向数十丈外的几座巨冢处下落去。

万绿萍和小娟怕凌壮志有失，急忙飞身跟了过去。

三人来至巨冢近前荒草及腰，行动极为不便，巨冢竟有六座之多，俱是青石砌成，虽然已有坍塌之处，但在整体上，尚称完好。

为了便于观察，三人纵身飞上正中一座最大的巨冢上，游目一看，周围数十丈内，俱是残迹断碑，不知这些破棺中的白骨，是昔年随着王爷殉葬的妃宫女，抑或是山间樵夫猎户的墓地。

万绿萍一直想着老娘铁钩婆对她讲过的故事，只是她不敢说出来，这时看了眼前可怖的景象，不由惊悸的悄声说：“那声叹息，也许是僵尸！”

凌壮志和叶小娟一听“僵尸”不由浑身汗毛直竖。

万绿萍既惊悸又郑重的继续说：“我娘告诉我僵尸多年成精后，一旦遇着生人的阳刚之气，便会活起来，蹦蹦跳跳追人扑人，你用利剑砍他，他也不怕！”

小娟听得瞪大眼睛，惊惧的惶声问：“真的呀？”

万绿萍见小娟骇怕，她的胆子反而壮了些，于是点了点头，“嗯”了一声，继续宽慰的说：“不过对付僵尸有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拐着跑，因为僵尸只能直蹦真跳，嘴里不停的吱吱叫……”

话声未落，脚下突然发出一阵艰涩的吱吱响声。

万绿萍和小娟这一惊非同小可，尖呼一声，双双伸臂，急忙将凌壮志抱住。

凌壮志也惊得面色一变，虽然他仍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但他自觉是哥哥，比小娟和绿萍都大一两岁，他有责任保护她俩，因而，也急忙将小娟绿萍揽住。

惶急间，三人低头一看，只见脚下巨冢的底部石砖，已向内陷进了一个门形。

但，缓缓向内的冢门，这时又逐渐缓缓合上，那阵吱吱的声音，就是发自冢门的轴上。

凌壮志急忙一定神，断定冢内有人操纵坟门，想是听到了小娟绿萍的尖声惊呼，才将冢门合上。

于是，向着小娟、绿萍的手势、三人飘身落至冢前，凌壮志既双掌平贴门轴附近，默运“赤阳神功”双掌顿时通红如火，暗劲一吐，轰隆一声大响，冢门应声倒进坟内。

寒光闪处，绿萍、小娟已同时撤出长剑。

藉着剑光，三人向里一看，只见冢内空无一物，只有一道斜伸向下的阶梯。

凌壮志断定方才启动冢门的人，早已逃入斜伸的隧道内，于是，右掌暗蓄功力，当先进入冢内。

小娟、绿萍各仗长剑，紧紧跟在凌壮志的左右，阵阵阴冷气流，经由深处扑出来，三人断定冢内尚有其他出口或通风之处。

走下数十石阶，地势平坦，隧道宽约丈余，俱用石砖砌成，十分整齐，地上虽然有积尘，但无潮湿之气。

左右前后，支道甚多，不知通向何处，但根据隧道弯曲的形向，似是通向其它五个巨冢。

凌壮志一停身形立稳，凝神一听，立即听到右侧隧道内，隐隐有铁物磨地的声音，于是，双目一亮，脱口悄声说：“那人就在这边！”

说话之间，举手一指左侧的隧道，当先向深处走去。

就在三人向左扑进的同时，深处突然暴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厉声大喝：“恶道贼子，今夜仗剑前来可是要来杀我？”

我字出口，一道山崩海啸般的刚猛掌风，已经应声劈到。

凌壮志惊觉掌风来势风猛，不由大声警告绿萍、小娟说：“快闪开——？”

说话之间，立坠身形，右掌同时推出——

蓬然一声大响，积尘飞旋震荡，所有隧道中，立即掀起一阵嗡嗡如雷的响声。

小娟、绿萍早已贴壁站好，只震得灰尘扑面，衣袂飘飞。

隧道深处，隐约传来一声轻哼，接着一阵退步声和铮铮的铁链磨地声。

凌壮志发掌之后，蓄势而立，凝目向内一看，只见三丈以外的黑暗处，

竟是一道粗如儿臂的铁栅栏。

一个高大修伟的人影，呆立在栅后，正以那精光如雷的眸子，惊异的看着这面。

小娟、绿萍，见栅栏中的那人没有再发掌，立即仗剑向凌壮志身前走来。

就在小娟、绿萍两人举步的同时，蓦闻那人庄肃的问道：“手持‘青鸳剑’的那位姑娘，可是‘珠腕银笔’叶大侠的女公子，就是‘黛凤’张女侠的高足？”

凌壮志和万绿萍、小娟一听，同时心头一震，面色立变，脱口一声“啊”，凌壮志当惊异的问：“敢问前辈，是哪一位，娟妹正是恩师的次女小娟？”

说着，即和绿萍、小娟，急忙向铁栅前走去。

铁栅内的那人，目光一亮，即兴奋又惊异的“噢”了一声，那双闪烁的目光，似是在刻意打量凌壮志和万绿萍小娟三人。

凌壮志急步前进中，也凝目细看栅内那人，发现竟是一位衣衫褴褛，霜发银髯，身材修伟的老人。

因而心中一动，再度恭声问：“敢问前辈是哪一位，为何被禁在此？”

说话之间，三人已到栅前。

这时藉着剑光，三人才发现那位老人方面大耳，霜眉丹眼，虽然面上生满了茸茸毫毛、但一望而知是一位祥和正直的老人。

同时也发现在那人的尾骨上，扣着一条拇指粗细的连环钢索，直连身后墙角一方数千斤重的铸铁上。

那人见凌壮志再度发问，不由黯然一叹，说：“老花子，在此囚禁了至少已二十年了，江湖上恐怕早已将老化子的名姓淡忘了，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知道。”

凌壮志一听“老化子”，心头猛然一震，再看那人腰间破衣下，果然有一角金牌露出来，形式正和丐帮柳马两位长老的形式，一般无二，不由既惊疑又兴奋的问：“老前辈可是‘丹眼神杖’简老前辈。”

栅内老人一听，脱口一声惊“啊”，瞪大了眼睛，惊异的问：“小兄弟怎的认识老化子。”

凌壮志和小娟、绿萍，又惊又喜，又焦急，三人的确没想到真是“丹眼神杖”简尚义。

三人顾不得回答简长老的问话，齐声焦急的问：“老前辈，晚辈等如何才能救您老人家出来？”

简长老似是被凌壮志三人提醒，也不由急声说：“就用叶姑娘的‘青鸳剑’斩断铁栅铁索即可救我”。

由于铁栅粗如儿臂，凌壮志嫌又薄又短的青鸳剑削断铁栅费时，立即振腕去撤悬在腰间的穹汉剑。

呛啷一声清越龙吟，寒光一闪，光华大放，只照得栅栏周近毫发可见，穹汉剑已应声撤出鞘外。

凌壮志即运“青罡气”真力直透剑身，寒芒耀眼的穹汉剑，顿时变得青气蒙蒙。

紧接着，凌壮志振腕一挥，继而一绕，青芒闪处，沙沙连响，当郎连声，六根铁栅，应声断落地上。

简长老见了这等情势，已不知是惊是喜，只是呆呆的茫然望着扣剑进来的凌壮志。

凌壮志走进栅内，首先扣剑躬身，恭声说：“晚辈凌壮志参见简老前辈。”

简长老立时由迷惘中惊醒，急忙“啊”了一声，感慨的说：“小侠快不要折杀老花子了。”

说着，急忙一步，伸手去扶凌壮志。

但，他的腿一动，身后立即响起一阵铮铮的钢索磨地声。

同时，小娟、绿萍，也正扣剑向他施礼。

“丹眼神杖”简长老，一听身后钢索声，似乎想起什么，慌忙急声说：“两位姑娘请免礼快请退至栅外，有凌小侠一人在此足矣？”

万绿萍和小娟，一见简长老的窘急神态，顿时会意，知道两人在旁有不便之处，于是急忙恭声应是，双双退至栅外，分别横剑，望着来时的人口处，佯作监视之势。

简长老一俟万绿萍、叶小娟退出，即对凌壮志，说一声：“小侠可用剑先将连体钢环削成两段，再将留在骨内的一段取出来。”

凌壮志恭声应是，急步绕至“丹眼神杖”简长老身后，藉着剑光一看，顿时义忿填胸。

只见那道粗如拇指的连环钢索的最后一环，紧紧锁在简长老的椎骨的最后一节的尾骨上。

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尾骨和坐骨之间，已被磨擦成一个肉洞。

凌壮志看罢，强抑心中怒火，忿声问：“听老前辈方才喝问晚辈等的口气，可是被‘吕祖观’的恶道‘凤火真人’禁固在此地？”

简长老见问，顿时双目冷电射闪，心头怒不可遏，但他仍强自压抑，沉声说：“正是那无耻的恶道……”

话未说完，凌壮志剑锋一挫，已将钢环切断，同时将另一截取出来。

简长老身获自由，立即迫不急待的躬身一揖，同时感激的说：“小侠大恩，后当重报，老花子在此先谢过了。”

凌壮志一见，慌得急忙单膝下跪，伸臂相扶，同时惶声说：“老前辈你……”话未说完，简长老已将凌壮志扶起来，同时急声说：“小侠快请起，老花子要先走一步了。”说罢，闪身飘出铁栅以外，身法那份轻灵，确属罕见，不愧是数十年前已誉满江湖的丐侠。

万绿萍和小娟，同时转过身来，恭声说：“晚辈今夜前来，也正要去找那妖道……”

简长老未待万绿和小娟说完，双目一亮，似乎想起什么，急忙一指远处

另一道向右弯的隧道，望着急步走出来的凌壮志，急声说：“那条隧道内，在数月前，又被‘风火真人’送来一人，我老花子曾大声问过那人两次，问他是谁，那人都置之不理，因而我老花子便一直没问，请小侠和两位小姑娘，一起把那人救出来吧，我老花子确实不便和三位同行。”

说此一顿，又望着万绿萍，小娟两人说：“稍时再见，我老花子先走了。”了字出口，直向出口处，如飞驰去。

绿萍、小娟，看了简长老衣不遮体的情形，知道他拒绝同去的原因，于是三人同时恭声说：“老前辈先行，晚辈事毕即去。”

但，那阵逐渐远去的衣袂破风声，已经消失了。

凌壮志知道简长老已经出了王冢，急忙一指远处那道隧道，急声说：“我们快去将那人救出来，也好前去助简长老一臂之力。”

说罢，三人即向远处那道进口奔去。

来至近前，发现隧道微向下斜，逐渐右弯，似是极深。

三人仗剑，凌壮志在前，直向深处走去。

前进二十余丈，地势已变平坦，隧道内，通风不但良好，空气也较温暖，较之简长老的上层自是要好的多。

三人通过两道石门，仍未发现那人被囚的位置，像如此远的距离，简长老问他，自是不易听见。

万绿萍首先迟疑的说：“凌哥哥，恐怕是简长老不愿与我们同去，有意支配我们来此……”

凌壮志立即不以为然的说：“简老前辈，年高德隆，虽然禁固了二十年，但他的品德心性，必不会变得如此，他不要我们同去，已经两次见拒，自己不会再落个欺骗晚辈的话柄。”

万绿萍被说的粉面微红，立即低声应了声是。

叶小娟怕简长老，一人前去势单力孤，不是“风火真人”的敌手，因而提许说：“凌哥哥，我们可先去‘吕祖观’，待事完了，再和简长老前来。”

凌壮志略一沉思，觉得简长老的武功，对付“风火真人”虽不至取胜有裕，但也能保全性命无虑，因而摇摇头说：“俗话说‘救人如救火’我们不可半途而废。”

说罢，脚下立即加快了步子。

绿萍、小娟捂嘴而笑，相对看了一眼，似乎在说：“刚由云姊姊口里学会了‘救人如救火’这时就用来对付我们了。”

再进十数丈，迎面是座高大石门，石门半开，并未合上。

三人来至门前，凌壮志走上台阶，默运真力，用剑抵门，缓缓将已开的右扇石门向内推开。

凝目一看，门内范围广大，悬满了不同的大绒幕，有不少处缝隙，射出微弱的毫光来。

凌壮志回头看了一眼满面迷惑的万绿萍和小娟，似乎在说：“真没想到，

这里面还‘别有洞天’。”

叶小娟望着这门内许多的绒幕，毅然的说：“让我来问问他在什么地方？”

凌壮志知道师母就要出来了，即和万绿萍向后退了几步。

同时根据“风火真人”的企图，以及笼内放有被褥之事来看，风火真人自是不敢对黛凤女侠有所不规和凌辱，因而，宽心稍放。

绒幕启处，走在小娟身前的正是一身黛绿衣裙的“黛女侠”张云霞。

黛凤女侠较凌壮志想像的好多了，她那雍容脱俗的面庞上，显得有些苍白憔悴，看来并未受什么大的折磨和痛苦。

凌壮志一见黛凤女侠，急上两步，拱手躬身道：“凌壮志叩见师母。”

黛凤女侠伸手一扶，感慨的说：“志儿，起来吧，这不是大礼参拜的时候。”

虽然如此说，但是凌壮志仍然叩了一个头。

万绿萍一俟凌壮志起来，也急忙向前见礼，但却被黛凤女侠扶住了，同时，亲切的说：“万姑娘快请起来，没想到你也来了。”

说罢，面色微沉，立即有些迫不急待的沉声说：“走吧，你们也随我去找那贼道吧？”

说罢，当先向门外走去。

叶小娟一直关心简长老，希望大家尽快赶去，因而焦急的说：“好，我们最好快些去，‘丹眼神杖’简老前辈也去了。”

黛凤女侠好多年没听到“丹眼神杖”这个响亮的名字了，因而立即停身，惊异的望着小娟，沉声问：“你说什么？”

凌壮志急忙解释说：“就是丐帮失踪二十年的简长老……”

黛凤女侠已经会意，不由急声问：“简长老已经去了哪里？”

万绿萍接口说：“他已去吕祖观找‘风火真人’去了。”

黛凤女侠尚以为简长老是和凌壮志三人同来，因而急声说：“那我们快去吧！”

说罢，当先向前驰去。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各杖宝剑，紧紧跟在黛凤女侠的身后。

通过两道石门，隧道逐渐上升，来至方才囚禁简长老的隧道处，小娟举手一指漆黑的深处，说：“简长老就囚禁在那边铁栅内。”

黛凤女侠听得一怔，急忙刹住身势，瞪大了风目，十分吃惊的问：“你说什么？”

凌壮志三人同时停身，由凌壮志解释说：“简长老也是由志儿、娟妹和萍妹意外发现他被贼道禁固在此。”

黛凤女侠凝目望着深处，十分惊异的问：“简长老在此，我怎的竟不知道。”

小娟立即接口道：“简长老说，他曾向您问话，您没回答他！”

黛凤女侠似有所悟的说：“那准是我仍在昏迷中，还没有苏醒过来。”

凌壮志三人一听，十分不解，很想知道黛凤女侠是怎样被“风火真人”设计掳到此地来的经过。

于是，小娟极为关心的问：“娘，您到底是怎样中了贼道的奸谋

黛凤女侠一想到被掳来的经过，浑身便忍不住嗦嗦直抖，因而未待小娟说完，急忙一挥手，忿忿的说：“说来话长，我们先去找风火真人吧。”

说罢，由凌壮志在前引路，直向来时的冢门奔去。

四人飞身纵出家门，夜空依然漆黑，分不出是何时辰。

黛凤女侠看了家外，阴森州野的景象，也不禁蹙眉忍声说：“我一直认为这是吕祖观的地下隧道，没想到竟是一座荒废墓地。”

话声甫落，一声凄厉忿怒的哈哈狂笑，划空传来。

凌壮志循声转首一看，发现笑声传来的方向，正是显露露出几座巍峨殿脊的浓密茂林处。

万绿萍听出是“丹眼神杖”的忿忿狂笑，不由脱口说：“是简老前辈。”

黛凤女侠毅然颌首道：“走，我们赶快去吧。”

于是，四道快速人影，三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幻起三道掠地惊虹，直向笑声传来的浓阴之处如飞驰去。

四人飞驰中，渐闻松涛之声，知道那是一座松林。

黛凤女侠望着松林中的栉比屋影和巍峨殿脊，不由沉声说：“这贼道‘吕祖观’看来是不小。”

跟在凌壮志身旁飞驰的小娟，立即不解的问：“妈，你没有见过吕祖观？”

黛凤女侠轻哼一声，十分气恼的说：“那天我昏迷醒来，就已经关进那大铁笼里了。”

说话之间，已到林前，四人直奔林内。

进入林内，夜风阴寒，阵阵松涛中，不时传来一两声叱喝。

万绿萍一听，脱口急声说：“简老前辈和他们交手了。”

凌壮志虽然心急如焚，但与师母同行，又不便超前，只得耐着性，跟在女侠身后。

松林既茂且深，无径可循，根据林内的形势，断定前面不是吕祖观的正门。

再前进十数丈，前面林隙间已出现一角红墙，同时，呼呼的掌风，和身形飞旋带起的衣袂声，已清晰可闻。

凌壮志凝神一听，立即低声说：“师母，和简长老打斗的似乎不止一人。”

语声甫落，一声狂笑径由墙内传来。

“哈哈，我老花子一向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风火真人，最好你们吕祖观的大小老道一齐来，哈哈……’”

黛凤女侠一听，气得脱口恨声说：“这真是一群无耻鼠辈！”

说话之间，已到墙前，四人同时飞身而上。

吕祖观的范围的确不小，一片绿瓦红砖，但凌壮志等人却无心细看观中的雄伟建筑，直奔打斗中的第二进大殿。

飞越两排房舍，已看到第二进大殿与第一进大殿之间的广院中，围满了两百多名灰袍老道，个个神情紧张，俱都手持长剑，将场中激烈打斗四人团团围在核心，乍然看来，宛如一座剑池刀山。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乍然一看场中激烈打斗的四人，眉头顿时蹙在一起了。

只见三个衣着不同的老道，六支翻飞手掌，正猛烈攻击中间一个白发银髯，身穿灰色道袍，足登白袜覆鞋的老道人，而竟没看到简长老。

三个围攻的老道中，一个身穿风火道袍，背插双剑，面颊瘦削，稀眉鼠眼，一望而知是“风火真人”。

另一个是黑道袍，四方脸，棕眉黄须，颌后插一柄白髻拂尘，根据衣着，另一个杏黄道袍的老道，似乎都不是吕祖观的道人。

黄袍道人，身背红葫芦，徒手未带兵刃，看他尖嘴猴腮，鹰眼钩鼻的象貌，即可断言也是一个阴鸷之辈。

三人虽然围攻一人，但被围攻的灰袍道人，仍然奋勇难当，攻守兼备。

凌壮志锐目敏锐，一俟场中白发银髯的灰袍老道人转过面来，立即认出就是“丹眼神杖”简尚义。

因而，双目一亮，举手一指场中，急声说：“师母，我们快下去，那位就是简长老。”

黛凤女侠少女时代曾见过红光满面，鹑衣竹杖的简长老，那时“丹眼神杖”简尚义，尚在中年。

这时听凌壮志一说，不由疑惑的望着场中，不解的问：“简长老在哪里？”

万绿萍艺高天真，淘气成性，这时也看清了那位灰袍老道就是简长老，不由“噗嗤”一笑，说“就是那个穿灰道袍的嘛！”

黛凤女侠对简长老依稀有些昔年印象，这时经过绿萍一指，果然是简尚义，但他却直觉得脱口问：“他什么时候逼人玄门，当了老道。”

小娟似有所悟的笑着说：“简长老被困二十年，破衣几不遮体，方才他坚持一人先来，大概就是为了先找个小道，‘借’套衣服穿嘛！”

黛凤女侠听小娟说得有趣，罩满寒霜的面庞上，也不禁现出一丝笑意。

由于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三人，手中各持一柄光芒四射的长剑，因而四人尚未到达中殿附近的房面，便被立在前殿后面的一群老道发现。

一人惊呼，齐声呐喊，纷纷挥动手中长剑，声震山野，直上夜空，寒光闪闪，眩人眼目，声势十分骇人。

围攻简长老的“风火真人”和其余两个老道，骤吃一惊，大喝一声，同时拍出三掌各自暴退两丈——

简长老知有变故，也急忙飘身退至一边，转首一看，立即兴奋的高声大呼：“凌小侠来得正好！”

风火真人一听“凌小侠”面色顿时大变，脱口连声厉喝“涤弥涤漠，连珠铁弹，连珠铁弹——”

喝声甫落，立在中殿台阶上的两个中年老道，举剑一挥，数十老道纷纷转身，一齐扬弓拉弦——顿时，弓弦齐响，叟叟连声，无数黑点，挟着慑人啸声，宛如飞蝗过境般，漫空射来。

凌壮志一见铁弹，不由想起山下店伙燃灯焚香的事，心中顿时大怒，一声大喝，身形腾空而起——

身在空中，挺腰曲身，一式“大鹏栖枝”身变头下脚上，手中穹汉剑，幻起一轮剑影，直向发弹的数十道人扫去。

凌壮志身形飞扑中，连珠铁弹，如雨射至，遇上剑影，叮当连声，纷纷被剑击飞，不少铁弹回射向院中围立的道人。

院中道人，顿时大乱，东闪西躲，纷纷举剑封挡被击回的铁弹，惊呼噪叫，纵跃鼠跳，乱成一片。

绿萍、小娟，挥长剑，已掩护着黛凤女侠，逐渐脱离了铁弹范围。

简长老尚不知凌壮志年纪轻轻，已是轰动武林，震惊江湖的俊秀人物，这时看了凌壮志，凌空下击，挥剑封弹的惊人绝技，顿时愣

就在他一愣之际，凌壮志已飞身扑至殿阶上，数十弹弓老道，早已逃回殿内和退下阶来，院中情形十分混乱。

简长老见多识广，善观气色，一见凌壮志面上的煞气，深怕他盛怒杀人，因而脱口高呼：“凌小侠不可伤残无辜，风火道人在此。”

凌壮志虽然满腹怒火，但群道纷纷逃避，自是不愿追扑杀人，这时一听简长老高呼，立即向阶下望来。

风火真人本是工于心计的人，趁机大声说：“贫道就是风火真人！”

站在风火真人身后不远，穿黄袍的两个老道，也立即撤出领后的拂尘和背上的葫芦，作着攻击之势。

简长老已视凌壮志为救命恩人，深怕他杀了风火真人，而树下邛崃强敌，因而急上两步，伸手一拦，急声说：“小侠且慢！”

凌壮志被拦得一愣，立即茫然停在当地。

刚刚纵落地面的黛凤女侠，立即不解的问：“简当家的为何拦他？”

简长老回头一看，尚依稀认得是黛凤女侠，双目一亮，立即惊喜的急声说：“你？你是霞姑娘？”

黛凤女侠听他仍然用二十多年前的称呼，雍容的面庞上立即泛起些微红晕，同时也混合着一丝沧桑微笑。

简长老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急忙抱拳，含笑说：“不，不，你是叶大侠的夫人了。”

黛凤女侠一听“叶大侠”顿时想起亡夫，满腹的怒火和要杀风火真人的决心，完全被悲戚伤痛淹没了。

简长老善观气色，这时见黛凤女侠，神色数变，不由惊声的问：“不知

叶夫人何事也赶来此地？”

同时，风火真人衡量当前形势，既没有黛凤女侠作人质便失去了仗持，今夜要想苟全活命，只有靠自己动用说词，见机挽回颓势，否则老命安然难保。

于是，眼珠一转，首先将双剑收入鞘内，立即沉声说：“穷道将女侠请来本观，旨在迫使凌壮志尽速前来了结杀我徒儿阮自芳之事……”

凌壮志见风火真人，避而不谈秘笈，不由冷冷一笑，轻蔑的哼了一声。

风火真人，佯装未见，继续说：“由于观内不便留女侠居住，附近又无民屋，只得请女侠暂时委屈住在王墓内，本观弟子虽然俱食斋，但贫道却派专人下山，为女侠购买鱼肉。”

万绿萍看出“风火真人”在施“苦肉”阴谋，藉以减少小娟和凌壮志恨他之心，因而娇哼一声，沉声问：“既然要待徒报仇，何不派人去找我凌哥哥？”

风火真人曾见万绿萍和铁钩婆，同时，也听外间谈过万绿萍和凌壮志两人间的韵事，这时见绿萍插话斥问，不由冷冷一笑，但却含笑阿谀的说：“凌壮志行踪迷离飘忽不定，因而有神秘白衫少年和‘赤掌银衫化云龙’之称，以姑娘这等绝顶聪明之人，终日风尘仆仆踏遍了大江南北，尚且不知凌壮志身在何处，贫道年老昏庸，又怎能踩到他的行踪？”

万绿萍没想到风火真人会当着这许多人的面前，宣布她痴心寻找凌哥哥的事，不由又羞又气，娇靥通涨，顿时无言答对。

简长老听了风火真人的几句话，心头不禁一震，他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凌壮志的惊人事迹，但却意会到凌壮志已是当代武林中的风云人物。

叶小娟觉得风火真人有意诿过，因而斥声说：“你应该事先传谏武林多门派，指定时间地点，邀我凌哥哥公然谈判，或决斗，或和解，怎可用卑鄙手段，将我母亲掳来，结果害得我们作儿女晚辈的终日寝不安枕，食不下咽。”

风火真人见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宽心稍人，这时见小娟怒声斥责，不由强自哈哈一笑，说：“令师兄一身兼具‘四大恶魔’的绝世武功，深得令尊叶大侠的真传，出师未及两月，便已震惊江湖，试问当今武林，谁是他的敌手？”

简长老听了风火真人的话，顿时惊呆了，他虽然知道风火真人巧言令色，机智善变，但他确信风火真人尚不至吹虚到如此地步。”

因而又将惊异的目光去看俊面泛怒的凌壮志。

凌壮志早已看出风火真人不但狡狴阴毒，工于心计，而且生了一张簧舌利口，虽然有心出手惩治，但看见黛凤女侠黯然神伤的神色，一直不语的情形，又闹不清师母究竟是何心意。

尤其，被风火真人囚了二十多年的简长老，方才尚与风火真人打得难分难解，如今却又拦阻他向恶道下手，这的确把他闹糊涂了，他猜不透其中是否另有蹊跷。

万绿萍心中仍在生气，不由讥讽的怒声说：“既然自知不是凌哥哥敌手，为何不及时恭送女侠下山？”

风火真人冷冷一笑，扬眉沉声说：“俗话说‘擒虎容易纵虎难’，在时机尚未成熟前，怎能让女侠下山。”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怒，急上两步，厉声问：“你的时机要待何时才能成熟？”

风火真人听得面色一变，本能的向后退了两步，但他却强自镇定冷冷的说：“现在时机已成熟，可惜让你捷足先登了。”

叶小娟心犹不安，立即怒声问：“难道我母亲让你无端囚禁数月，就这样罢了不行！”

风火真人，面现诡笑，目光闪动，突然仰面笑了。

叶小娟认为他有意讥嘲，芳心大怒，闪过黛凤女侠，纵身而出，青鸾剑一指风火真人的面门，怒声说：“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还有心情讥笑别人。”

说此一頓，青鸾剑再度一指风火真人左右两肩上的黑红剑柄，厉声说：“快些亮出你的双剑，否则可不要怨姑娘手辣心狠！”

风火真人乃一观之主，当着这多门人弟子面前，也不愿过份示弱，所谓“泥菩萨还有三分土性，何况他怕的是凌壮志，而不是叶小娟。”

这时见小娟逼他出剑，不由再度仰面一阵大笑，傲然朗声说：“叶姑娘如此咄咄逼人，贫道少不得要领教姑娘的家传绝学了，不过贫道有一点必须解释清楚，那就是贫道的大笑，不是讥嘲，而是说：黛凤女侠有你这么一位貌若天仙的亲生女儿来接她，对于贫道的强迫居留，女侠心里高兴，也许就不再追究了。”

说罢，诡谲的瞟了女侠一眼，再度仰面笑了。

立在小娟身后的黛凤女侠，一听“亲生女儿”四字，心头如遭雷击，面色顿时大变，上身一连幌了两幌，几乎昏倒在地。

凌壮志心中一惊，正等纵身过去相扶，蓦见娇靥凝霜的叶小娟，黛眉一挑，凤眼圆睁，毅然厉声说：“很好，姑娘就要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你风火真人，一人使用双剑。”

话声甫落，横时撤剑，呛啷一声清越龙吟，寒光一闪，白鸾剑已撤出鞘外，双剑交挥，立即幻起一片彩霞。

原已缓和下来的情势，再度紧张起来，吕祖观所有的道人，早已神情惶惶，机警的纷纷退回原处。

风火真人，面如土色，目闪惊急，迟迟不敢拔剑。

就在这时，蓦闻黛凤女侠，沉声说：“娟儿退下来！”

叶小娟闻声回头，即惊异又茫然的望着面色苍白鬓角渗汗的黛凤女侠，十分不解的问：“妈，为什么？”

黛凤女侠强自压着心中的激动，极平静的沉声说：“他心痛爱徒之死，急欲找你凌哥哥，在他的立场来说，为达报仇的目的，并不算过份，如今我

被囚禁数月，你们不必再追究，你凌哥哥杀死阮自芳的事，他们自此也一笔勾销。”

说此一顿，又注目风火真人，含意颇深的问：“我这样决定，你该满意了吧！”

风火真人一听，宛如得到大赦，急上两步一稽首的又装腔作势的喧了一声“无量佛”，面含得色的朗声说：“女侠睿智之见，贫道不敢不遵命。”

凌壮志已看出黛凤女侠必有什么隐密落在风火真人的手里，这个隐密，也许就在叶小娟的身上，否则黛凤女侠决不肯做如此大的牺牲和让步。这时见小娟娇靥凝霜，余怒未息，仍无退回之意，因而宽声说：“娟妹，师母如此决定，乃为顾大局，本息事宁人之旨，你大可不必再和风火真人生气。”

小娟见心爱的凌哥哥，也自甘忍辱退缩，芳心怒火愈炽，于是怒哼一声，面对凌壮志，倔强的说：“妈妈愿意和解，小妹自是不敢违背，如今妈妈已算是退出江湖的人，但她昔年双剑无敌的雅号，自然是该由小妹承当，如果风火真人，也要自诩双剑无敌，他就必须先胜过我手中的鸳鸯剑，否则，他自今夜起，便终生不准再佩双剑。”

风火真人一听，顿时大怒，只气得仰天一阵狂笑，接着厉声说：“好好好，今夜我们抛开所有问题不谈，贫道就与姑娘为争这天下‘双剑无敌’的绰号而战！”

说话之间，举手翻腕，呛啷连声中，两柄寒光闪射的百练精钢剑已撤出鞘外。

简长老一见，脱口急声说：“且慢！”

说着，急上数步，横身拦在小娟和风火真人之间。

风火真人，面色铁青，瞪眼厉声说：“哪个要你多管。”

简长老瞪眼大声说：“哪个要管你的鸟事？你将我老花子无端囚禁二十年，这件事我也暂且不谈，但是你攫去我的‘真经’必须在于叶姑娘交手之先交还。”

风火真人气的浑身只抖，不由厉声问：“你可认为我不是叶姑娘的对手？”

简长老立即不耐烦的说：“哪个管你死活，但必须先真经还我！”

风火真人切齿恨声说：“好，还给你，我风火真人，天生无得道成仙之命，二十年来，一直勤炼不辍，依然是凡胎俗骨。”

说话之间，左手扣剑，右手已在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棕色皮书来忿忿丢给简长老。

凌壮志、万绿萍，黛凤女侠和小娟，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简长老的真经早在二十年前，便被风火真人攫去了，而风火真人至今仍是一个平凡老道，简长老也没有得道成仙，可见他那部真经并不是空、玄两门的正统秘笈。

四人心念间，简长老已打开真经看了一眼，立即仰面哈哈大笑，接着右手摆动着真经注定风火真人，笑着说：“风火真人，你妄自聪明一世，但却

有糊涂的时候，真经中最精奥的一面，早已被我撕掉，你就是勤练一百年，你也休想得道成仙……哈哈……

说罢，又自仰面发出一阵直上夜空的爽朗大笑。

风火真人羞愧交加，暴怒如狂，厉喝一声，：“简老大纳命来——”

厉喝声中，挺剑就刺。

简长老似是早有准备，哈哈大笑中，早已暴退一丈。

叶小娟眼明手快，一声娇叱，振腕挺剑，右手的“青鸾剑”闪电点向风火真人的手腕，左手“白鸾剑”，幻起一道如银匹练，猛扫风火真人的中盘，双剑齐出，快如电掣，声势十分惊人，果然不愧是“双剑无敌黛凤女侠”的亲授传人。

风火真人在双剑上，也有数十年的修为，自然也非凡手，一声厉喝，左手撤剑疾封，右手长剑疾演“拨云见日”径刺小娟的面门，双剑痴如奔电，快如旋风，令人分不出是实是虚。

蓦然一声金铁的交鸣，溅起数点火星，两人身形同时跃退一丈。

简长老、凌壮志、黛凤女侠、万绿萍，以及其余老道，纷纷退至三丈以外。

“风火真人”眼布血丝，满脸杀气，怨毒的望着叶小娟，觑目看了一眼右手相碰的剑刃，切齿恨声说：“好，只要你能在我的剑下走过百招，我风火真人，便永远不用双剑！”

叶小娟黛眉如飞，娇靥罩煞，也觑目看了一眼相碰的“青鸾剑”见剑锋毫无损伤，宽心大放。

这时见风火真人限斗百招，不由冷冷一笑，轻蔑的说：“与你交手，何须百招，三十招足以胜你。”

凌壮志和黛凤女侠一听，面色同时一变，知道小娟太小看风火真人了，对方双剑的一招，即已看出风火真人在对敌经验上要比小娟老到的多，何况双方用的，俱都是精钢百炼的利刃，在兵刃上不见得能占得了便宜。

风火真人一听，简直气疯了，仰天一声厉笑，说：“你如果能在三十招内胜我，我风火真人不需你动手，立即举剑自刎！”

刎自出口，飞身前扑，右手长剑，猛刺小娟的咽喉。

小娟一声娇哼，尚未出手，蓦闻凌壮志震耳一声大喝：“住手

大喝声中，白影闪电，挟着一道耀眼的红光，已到了风火真人身前，横剑将风火真人的长剑架住。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风火真人大吃一惊，即使黛凤女侠，简长老以及吕祖观的所有老道，无不大感意外。

尤其风火真人，仰面望着殷红如火，红芒四射，热焰有些烤脸的穹汉剑，既惊急，又迷惑，心想，方才明明看他手持一柄眼光刺目的长剑，这时怎的会突然变得殷红如火？

而蓄势横剑的叶小娟，却看得恍然大悟，知道凌哥哥的意思，在暗示她

必要时可运“赤阳神功”取胜。

凌壮志架开风火真人的长剑，立即退后三步，沉声说：“双方比武过招，难免不疏忽伤人，假设我师妹临战经验不够收手不及而伤了道长……”

风火真人顿时会意，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哈哈一笑，说：“那怨贫道剑术不精，怨不得别人，阁下和女侠以及简老大，尽可从容离去，任何人不得阻拦！”

凌壮志欣然应好，特意横时将穹汉剑归鞘。

风火真人怕的是他伤了叶小娟，黛凤女侠又不肯罢休，因而，也沉声说：“假设贫道也收手不及……”

凌壮志双眉一轩，立即回答说：“那是娟妹‘咎由自取’也怨不得你！”

说罢，衣袖一抖，身形飘然后退，仍然落回黛凤女侠身侧。

风火真人欣然应好，目注小娟，再度一声暴喝：“贫道有礼了。”

了字出口，飞身前扑，挺剑再刺。

小娟有了凌哥哥的暗示，信心愈坚，这时见风火真人为了想占先机，三次抢先出手，决心刹刹对方的凶焰。

于是，一挨风火真人的招式用老，一声娇叱，闪身出剑，左剑封，右剑点，身形疾转如飞。

四剑交手，自是不同，时而匹练翻滚，时而剑影如山。

叶小娟剑似寒星下沥，时而幻起一片彩霞，但也无法伤及风火真人。

风火真人长于浑厚的内力，富于临敌经验，出招撤剑，沉着稳健。

小娟则以精华绝奥的剑术，轻灵的身法，以补经验的不足。

眨眼之间，十招过去了。

凌壮志看得秀眉紧蹙，黛凤女侠面色苍白，万绿萍已有些焦急不安了。

简长老不知小娟底细，觉得她既然敢说三十招足可战胜风火真人，自是有她制胜的把握，何况黛凤女侠并没有任何表示，这时见小娟虽然攻多于守，剑势也极凌厉，但在他看来，似乎有些墨守成规而不能机变活用。

他虽然如此想，但他仍坚信小娟在最后几招上，有取胜的把握。

果然十招之后，小娟的双剑威势大增，剑趋活用，愈见凌厉。

但凌壮志和黛凤女侠看在眼里，却愈显不安了。

凌壮志看得出，照小娟这样打法，三十招内，绝难取胜。

而黛凤女侠详知自己的剑式，如换上她自己，风火真人也许会屈居下风，但，要想在三十招内，将在双剑上，已有数十年火候的风火真人击败，似乎也没有把握。

就在这一瞬间，小娟已尽占上风，但再有数个照面，便满三十招了，而风火真人狡狴的脸上，却挂上一丝轻蔑得意的微笑。

小娟原想在三十招内杀死“风火真人”，没想到再有几招就满三十招了。

继而一想，自己丧失了“双剑无敌”的雅号，自然不足轻重，而母亲和简长老就这样白白受辱，心实不甘。

尤其，像风火真人这等穿着道装，尽做些丧德害人的人，要让他活在上，将来还不知要有多少人蒙受其害。

心念至此，只有以凌哥哥的暗示试试。

于是，疾演三绝式，默运赤阳功，厉叱一声，双剑通红，左剑疾点风火真人的“璇玑”右剑反臂扫向风火真人的颈肩，剑式惊人，迅快无比。

风火真人一见，大吃一惊，面色立变，一声暴喝，疾演“双浆分水”，闪电疾封小娟双剑——

叮的一声轻响，溅起火星数点，风火真人的右剑，立被斩断。

红芒过处，暴起一声凄厉惊心的刺耳惨叫，风火真人的一颗瘦削人头，应声而落，一道如注鲜血，势如喷泉，激升八尺多高，那俱无头尸体，旋了几旋，咚的一声栽倒在地上

黛凤女侠和简长老看得顿时呆了，而挥剑杀人的叶小娟，也呆

她虽然以“赤阳掌”击毙了卧虎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和太平镇的“铁弓玉环”晋宇田，深知赤阳掌的霸道，但却一直不知运剑而上，威力竟然如此厉害。

吕观祖的所有道人，个个张口瞪眼，俱都傻了。

两个穿黑袍黄袍的道人，踪影不见，也早已逃之夭夭。

一个中年女道，蓦然一声大喝，群道顿时惊醒，各挥长剑，齐喊杀声。

简长老一定神，大吼一声——“闭嘴——”

这声大吼，乃简长老运足数十年的浑厚内力而发，不啻平地暴起的焦雷，声震殿瓦，耳鼓嗡嗡，历久不绝。

挥剑呐喊的群道，果然被震慑的静下来。

简长老威凌的游目看了全场一眼，厉色的沉声说：“比武之前，双方言妥，你们观主的话，余音仍在绕耳，难道你们作门人的弟子，就想反悔不成？”

说此一顿，举手一指群道，继续沉声说：“你们观主自诩双剑无敌，尚在叶姑娘剑下走不过三十招，贵派总坛的堂主，‘银拂道’和临县‘真武观主’明玄，尚且知难而退，悄悄溜走，试问你们谁是叶姑娘的对手，何况此地还有黛凤女侠、凌小侠和我老花子，难道你们要自己找死？”

群道一听，面面相观，悄悄一看，果然不见了穿黑道袍的“银拂道”和穿黄袍的“真武观主。”

风火真人的两个徒弟涤弥、涤漠，装出满脸的悲忿，但又露出不敢违背师命，显得莫可奈何之色。

丹眼神杖简长老，一见震撼发生作用，群道默默无声，即对凌壮志和黛凤女侠等人，沉声说：“我们走！”

走至出口，大袖一挥，身形腾空而起，当先向观外驰去。

黛凤女侠、凌壮志以及小娟、绿萍四人也同时起身，紧跟简长老身后，腾空飞向观外。

五人来至松林，凌壮志急忙一指正东，即对简长老恭声说：“晚辈等就

宿在山口内的大镇上。”

于是五人尽展轻力，直向正东驰去。

这时，四更将尽，天将拂晓，霜重风寒。

五人默默飞驰，穿林翻岭，绕峰越谷，到达山口外的大镇上，东方天际已现出一线曙光。

凌壮志在前引导，当先纵上店房，五人仍由后窗进入，小娟立即将灯燃上。

五人虽然通宵未睡，但却毫不觉得疲惫，相反的，都俱感到无限的兴奋。

尤其凌壮志和叶小娟，一个找到了师母，一个找到了母亲，两人更是愉快已极。

五人依序就座，万绿萍即在棉壶内为各人倒了一杯尚有余热的茶。

简长老举杯饮了一口，立即感慨的说：“我老花子被囚二十年，今夜重获自由，确有隔世之感，设非小侠和两位姑娘，无意间听到我老花子的叹息进入王墓，我老花子恐怕要终生囚死在内，势必永无重见天界之日。”

黛凤女侠，心中尤为感慨，不由暗然说：“简当家的失踪之后，武林波动，江湖震惊，各派大都派出高手代为查寻，想不到竟被那个贼道不动声色的困在王墓里！”

凌壮志接口关切的问：“根据简老前辈，一向行动‘忠恕’，自行道江湖以来，从未重手伤人，多以善劝导，武林黑白两道的英雄豪杰，无不对老前辈的德行，加倍赞誉，不知老前辈昔年怎会被阴鸷的‘风火真人’所乘？”

简长老慨然一叹，说：“说来话长，总之，都是这本‘真经’害人。”

说着，顺手在怀里将那本薄薄的棕色皮书取出，轻哼一声，忿忿的丢在桌上，举手一指，继续说：“我老华子得到这本真经可说绝少有人知道，但在我觅地清修的途中，却遇到了‘风火真人’，这牛鼻子一见如故，坚请我老花子吃酒，酒至半酣，我老花子一高兴，嘿嘿……”

黛凤女侠立即笑道：“就将真情泄露了。”

简长老，急忙一摇皓首，自然解嘲的笑着说：“这等大事，我老花子再糊涂也不会随便说出来，只是我仅问了风火真人一句，哪一座名山最具灵气，什么地方最适合清修，那贼道便动了歪主意，趁我疏神之际，在酒壶嘴上暗弹迷药，将我老花子弄得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已被关进王墓的铁栅内了。”

叶小娟天真的问：“风火真人即将‘真经’攫去，为何不杀老前辈灭口？”

黛凤女侠眉头一皱，觉得小娟这话问得唐突，而凌壮志和万绿萍，却正感需要知道。

简长老毫不为意，祥和的一笑，说：“风火真人城府深沉，他断定我必是已将真经悟透之后，才会觅地清修，这贼道生怕他不能完全参悟，所以留下我一个活口，必要时向我请求指示。”

叶小娟仍想着“真经”撕去一页的问题，因而顽皮的笑说着：“老前辈将真经重要部分撕去一页，风火真人自是不能成仙了。”

简长老仰面哈哈一笑，接着笑着说：“我那是故意在他与你交手之先，气他一气，那里会真的撕掉一页，再说，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将‘真经’攫去。”

说此一頓，似乎想起什么，看了一眼发白的前窗，继续说：“现在天已大亮，我老花子也该走了。”

说着，即由椅子上立起来，探手腰间，取出那金光闪闪的腰牌，肃容说：“小侠和两位姑娘救命之恩，老花子无以为报，仅将这面金牌相赠，聊表感谢之情……”

话未说完，万绿萍“噗嗤”笑了，接着风趣的说：“你们丐帮的柳马两位长老，谨遵祖师遗命，跪在我凌哥哥的面前将‘七指神丐’的紫金牌相赠，我凌哥哥都不要，你想怎会要你老前辈这面金腰牌呢？”

“丹跟神杖”简长老一听，面色大变，心知有异，不由脱口急声说：“请姑娘把话说清楚，老花子愿恭聆其祥。”

凌壮志不愿扯得太多，因而面向万绿萍沉声说：“萍妹，多嘴，过去的事何必再提。”

黛凤女侠也急欲知道事情因果，因而也催促说：“萍姑娘既然随口说出来，就讲给简当家的听吧，不然，简当家的心里存个迷，也不好过！”

如此一说，简长老首先附声说：“好，女侠算是最了解我老花子了。”

于是，万绿萍只得将柳、马两位长老，直至目前，依然率领全帮弟子，不息不轰的四出寻找简长老的事，以及凌壮志在黄山绝壑中，巧进“七指神丐”仙逝洞的经过，扼要的说了一遍。

最后，万绿萍笑着问：“老前辈你想‘神丐’的紫金牌凌哥哥都仍挂回‘神丐’法体的腰上，他会接受老前辈的金牌信符吗？”

简长老听罢，神情激动，即向凌壮志恭谨的颤声说：“小侠加于丐帮的大德隆恩，天高地厚，万死不足以言报，简尚义谨代表全帮长幼弟子敬向凌小侠大礼拜谢。”

说罢，仆跪在地，连连叩首。

凌壮志一见，惊惶失措，跪地相扶，同时惶声说：“老前辈如此折杀晚辈，反令晚辈徒增汗颜，无地自容。”

说着，急忙起身，代凌壮志谦逊几句。

万绿萍愧悔交集，十分难过，深悔不该多口。

简长老直身立起，但仍恭谨的说：“这等高海深的大恩大德，理应叩谢。”

说着，即将桌上的“真经”取起来，肃容真诚的说：“这本‘真经’我老花子已经读过数百遍，并且勤练了二十多年，仍然是肉体凡胎，看来我老花子是没有这份得道成仙的福缘了，现在老花子不说赠送，就请小侠也拖暇练练吧。”

凌壮志立即恭声说：“老前辈被困二十年，无法参悟‘真经’上的精致

玄奥，如今时日正多，老前辈切不可中辍、以免功亏一篑。”

简长老哈哈一笑，说：“这本真经，已经当众宣露，放在老花子身上，也不能自保，再说这本书的一字一句，我已背得滚瓜烂熟，小侠如不相信，老花子不妨背给你听听。”

说着，就要将真经交给凌壮志。

凌壮志自是不接，急忙谦恭的说：“晚辈怎敢不信老前辈的话。”

简长老趁机向前一步，诚恳的说：“既然相信，就请小侠收下，只算代老花子保管，一旦你参悟成功，我老花子再请你指点，咱们大家，都得道成仙。”

如此一说，黛凤女侠和万绿萍小娟，再也不忍笑了。

黛凤女侠见简长老言词风趣，“你就暂时收下，代他保管一段时间，实话说，真经放在他身上，也许真的会为武林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简长老一听，立即翘起拇指，赞声说：“女侠灼见，老花子佩服！”

凌壮志无奈，只好将“真经”接过，妥慎放在怀内，但他已暗暗决定，一俟天山事毕，即将真经秘密送回。

就在这时，门外已传来一阵脚步声。

众人心中一动，转首一看前窗，这才发觉天光已经大亮、整个客店中，已有了谈笑吆喝之声。

简长老似有所悟的笑着说：“时间不早了，我老花子必须走了，我早到总坛一天，他们早高兴一天。”

黛凤女侠立即起身说：“即是这样，我们也不强留你了，好在今后见面机会正多。”

说话之间，凌壮志、绿萍、小娟，跟着简长老走至外间。

万绿萍急走数步，抢先开了房门，但一个中年店伙，刚刚停步，正恭谨的立在门外。

店伙一见万绿萍开门，正待恭声问话，突然发现房中又多了一个方面大耳的灰袍老道，和一位雍容脱俗的中年女人，顿时愣了。

万绿萍知道店伙的来意，立即一挥手，催促说：“快送一桌酒菜来。”

店伙一定神，急忙恭声应是，转身急步走了。

简长老也走出房门，坚请女侠和凌壮志等人止步，道声珍重，径自向店前走去。

黛凤女侠，直到简长老的背影消失在前排客房的房角，才和凌壮志、万绿萍以及小娟走回桌前。

酒菜很快的送来了，黛凤女侠居中，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左右相陪。

“黛凤女侠”一直关心小娟在金陵失踪的真象和经过，于是，举杯饮了一口酒，关切的问：“小娟，你那天上街，一直未回，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怎的又遇到了绿萍姑娘和你凌哥哥？”

小娟也正关心黛凤女侠的失踪经过，因而半撒娇，半关切的说：“妈，

娟儿的事说来话长，还是您老人家先说吧。”

说此一頓，似乎想起什么，立即不解的问：“妈，听说您那天离开金陵时，曾接到一张纸条，可有这事？”

“黛凤女侠”见小娟关心自己，心里也极安慰，于是，放下手中的酒杯，点了点头，说：“有……”

凌壮志立即接口说：“师母，那上面是怎样写的？”

黛凤女侠想到当时情形，不禁有些伤感，沉声说：“很简单，只说要想知道爱女的下落，请来小丕渡口谈判。”

凌壮志一听，上面果然写着什么帮会，什么门派，愈加佩服宫师母“飞花女侠”有先见之明，因而不解的问：“师母去时，又怎会中了‘风火真人’的圈套？”

“黛凤女侠”神色渗淡的叙述着说：“说来我是命中注定有这场劫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我担心小娟的安危，结果明知道是个陷阱，到了时候，也只得跳下去。”

小娟心里非常激动，风目中立即涌满了泪水，悲伤的呼了声“妈。”

黛凤女侠慈祥的看了小娟一眼，继续说：“那天我接到字条，立即走出金陵城，沿着秦淮河岸向南走，尚未到达小丕渡口，便有一个中年人立在岸上相迎，事后发现那个中年人，就是贼道‘风火真人’的大弟子涤弥。

当时涤弥引我走到一个生满芦苇的大河弯道，说他们的掌门人就在芦中的船上，我当时虽然有些迟疑，但仍跟他登上早已停在水边的一只小船，直向芦苇中划去。

那时，太阳已经西下，光线昏沉暗淡，到达芦中一艘大船上，舱内已燃起一盏红灯。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立即忿忿的齐声说：“他们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那盏灯内早已燃着迷香！”

黛凤女侠点了点头，继续说：“这也是我事后揣到的，当时船布置得极为雅静，正中小桌上，端正的放着一个铜炉，一缕檀香，正由小铜炉内缭绕的升起来。”小娟，似有所悟的说：“迷香可能放在小铜炉的檀香内……”

黛凤女侠肯定的说：“迷香放在灯内也好，放在小铜炉内也好，总之，贼道知道我是一个久历江湖之人，对杂香异味，非常敏感，因而才以檀香混淆，减低迷香的气息。”

凌壮志、绿萍、小娟，俱都赞服的点了点头。

黛凤女侠继续说：“涤弥让我坐在小桌前，立即端来一盘果点和一杯香茶，但我都没有动它，稍顷，由舱内缓步走出一个老道，我第一眼便认出是邛崃派的风火真人。

风火真人一脸诡诈的神色，一看到我便哈哈笑了，当时我很生气，忿然结起，突然发现两腿有些酸软无力，心知不妙，严声怒骂贼道无耻。

由于又急又怒，心情不稳，愈增迷香的毒性发作，向前走出没几步，便

栽倒在地上了，待我醒来，已被关在王墓中的大笼内。”

我睁开双眼，仍有些头昏目眩，久久才发现贼道风火真人一脸阴险得意之色，端坐在铁笼的外面。

贼道一见我醒来，立即阴刁的向我表示，只要志儿将‘四大恶魔武功录’交给他，不但将我恭送下山，志儿杀他徒弟阮自芳的事也一笔勾销。”

叶小娟一听，立即怒哼一声，忿忿的说：“这贼道的阴谋企图与恶道‘乌鹤’完全同出一辙！”

黛凤女侠双目一亮，顿时想起亡夫的切齿仇人，不由厉声的说：“这恶道怎样了？”

凌壮志本待将恶道“乌鹤”挟持小娟，向他要胁“四大恶魔武功录”的事叙述一遍，但小娟已抢先说了。

最后，小娟仍有余悸的说：“当时娟儿被萍妹妹斩断绳索，疾泻下坠的时候，真是吓得胆心俱裂，几乎晕死过去。”

黛凤女侠原本并不十分看重万绿萍，这时听说万绿萍不但救了小娟一次大劫，且在武功上似乎较小娟尤高，因而惊异的“噢”了一声，立即想起什么，注定万绿萍疑惑的问：“听说万姑娘的受艺恩师，是息隐衡山的女异人……”

万绿萍见黛凤女侠是亲近的长辈，加之有凌哥哥和小娟在场，不便再加隐瞒，因而欠身恭身说：“家师不是女性，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

黛凤女侠，凌壮志和小娟，三人听得同时一愣，不由齐声问：“怎么？江湖上不是这样的传说呀？”

万绿萍笑着说：“那是因为萍儿是女孩子，因而一般人也联想到家师是女性，加之萍儿遵守师命，不必要时，不必谈起他老人家的名号，实在说，他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绰号，法名和姓氏！”黛凤女侠再度轻“噢”了一声，颇感意外的问：“那位老前辈如此淡泊名利，足见是位世外高人，但你这身为弟子的，总该知道恩师是谁？”

万绿萍只得肃容说：“说来惭愧，萍儿确不知家师的真实姓氏，他老人家自称是‘无名叟’。”

凌壮志一听，浑身一战，脱口一声惊啊，同时恍然大悟道：“难怪萍妹知道冰果瑶浆，出自长白山，原来萍妹的恩师，就是‘无名叟’老前辈。”

黛凤女侠，立即不解的问：“怎么，志儿也认识那位异人？”

说话之间，店伙已来收拾残席。

凌壮志一俟店伙走后，立即将在衡山玉宫师母“飞花女侠”以及在破殿石壁上发现人形剑式，乾坤宝剑和穹汉剑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万绿萍听到乾坤八剑，立即感慨的说：“在我学满下山之前，家师确曾谈到他在中年时得到一套精奥剑法和一柄古剑的事，但他解释说，那不是师祖传授于他，而且忠于信守，所以不能私下自传，这时想来，可能就是凌哥哥的人形剑式和身上佩的这柄银剑。”

黛凤女侠缓缓点头，表示会意，但他的心里却一直挂念着远居衡山凌霄庵的“飞花女侠”宫绛玫。

这时，一俟万绿萍讲完，立即望着凌壮志，关切的问：“志儿，去衡山要怎样找‘凌霄庵’的‘飞花女侠’才比较容易。”

凌壮志知道黛凤女侠的心意，立即在桌上沾着茶水，一面将凌霄庵的位置和前去的路径画出来，一面详加解说。

叶小娟不由插言问：“妈，你可是要去找宫阿姨？”

黛凤女侠暗然点了点头，但对小娟肃容说：“你以后也要呼妈妈，不要呼阿姨。”

小娟恭谨的点了点头，继续问：“妈，您什么时候动身？”

黛凤女侠略一沉思，说：“今夜在此歇息一宿，明日一早动身。”

小娟与妈妈分别数月，自不愿就此离开，因而望着凌壮志，要求说：“凌哥哥，我们也在多停一天吧！”

凌壮志自是满口应是，但黛凤女侠却似有所悟的说：“听你们的口气，似乎不是专程来大湖山，我一直还没有问你们，明日你们要去哪里？”

说罢，一双凤目，迷惑的望着小娟、绿萍、凌壮志。

依然是叶小娟把展伟凤被“琼瑶子”押回天山的事说了一遍，不周详的地方，由凌壮志再补充。

黛凤女侠与“琼瑶子”都是少女时代即已成名的侠女，因而，她一再叮嘱凌壮志不要意气用事。

如此一谈，不觉已正午了。

午后，又在隔室选了一间一明两暗的上房，让黛凤女侠休息，小娟是与母亲同住在一起。

由于昨夜通宵未睡，大家明日还要一早上路，因而天一入夜，便分别就寝了。

想到师仇已报，心愿亦了，失踪的张师母已安然归来了，心中不免有如释重负之感，不自觉的在被内伸了一个懒腰。

由于心情的松弛，顿时感到被内空虚，因而，国色天香，绝世风华的宫紫云的倩影，立即浮上他的脑海。

衡山洞府中的花烛之夜，新婚的甜蜜生活，两情融洽美满，小夫妻夜夜鱼水交欢，一幕一幕的掠过他的心头。

想到奇丽的缠绵之处，撩起他无限遐思奇念，他辗转反侧，愈加难眠了。

蓦然，他想到了简长老赠给他的“真经”，心想看看真经，也许有催眠作用。

于是推被坐起，即在内衣上的暗袋里，将那本棕色皮书取出。

就在此时，外间传来一阵轻灵悄悄脚步声。

凌壮志心中一动，转首一看，万绿萍小巧玲珑的娇躯和那张娟丽秀美，含着妩媚甜笑的娇靥，已悄悄的呈现在室门前。

精灵的万绿萍，一见凌壮志正惊喜的望着她，立即将嫩如春葱似的食指，竖在鲜红欲滴的樱唇上，接着，指了指小娟和黛凤女侠的房间。

凌壮志这时多么希望万绿萍前来，于是，惊喜的掀开棉被，愉快的拍了拍身边。

人影闪处，香风袭面，万绿萍合着甜蜜的羞笑，飘然落在凌哥哥的身边，玲珑娇躯，立即被凌壮志揽进怀里。

万绿萍经常被凌哥哥揽着纤纤的细腰，和小娟三人偎在一起清谈，但她这时却忘了那一边已没有了叶小娟。

万绿萍被凌哥哥幸福的揽在怀里，芳心有着说不出的甜蜜和快慰！

她紧紧倚着凌壮志的肩头，静静的望着那本尚未打开的棕色皮书，在喜悦甜蜜中，希望看看“真经”上的奥秘，如何才能得道成仙。

她时常羡慕那些修为有素，驻颜在术的前辈女侠，虽然已是有儿女的中年妇人，但看起来她们仍若二十七八岁。

同时她也一直幻想着，假设真的能够得道成仙，不但青春永驻，且可长生不老，千年万世都和凌哥哥生活在一起，那该多好！

但是，他依在凌哥哥的怀里，久久未见将“真经”翻开，同时她突然感到凌哥哥揽在她纤腰上的右臂，逐渐有力起来。

万绿萍心中不解，急忙抬头，蹙眉一看，不由惊得芳心狂跳，娇靥发烧，两片鲜红醉人的玲巧樱唇，不自觉的张开了。

她发现凌壮志剑眉微蹙，玉面绯红，朱唇轻展微笑，星目含情凝视，正注视着微微张开有些娇喘的艳丽红唇。

这神情令她感到新鲜，同时也令她感到震惊，因为凌壮志从来没有用这种渴望火热的目光望着她过。

她似乎预感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因而情不由己的惶声问：

“凌……哥哥……你……你要作什么？”

凌壮志没有回答，而那张令她痴爱神迷的英俊脸庞，却正向她的娇靥上迎来。万绿萍一阵神迷意乱，心中一慌，撑臂就要坐起来。但，凌哥哥揽在她纤腰上的右臂，宛如一道钢架，令她丝毫不能移开。一阵令她战栗的快慰热流，疾如电闪的通过了她的心里，凌壮志那两片火热醉人的朱唇，已吻在她微微张开，轻轻喘息的樱口上。

她浑身酥软，再也没有一丝力量挣扎了。

她任由凌哥哥吻她的樱唇，鼻尖，眼睛，香腮……

由频频，轻轻，热烈，以至有力，令她在奇异的快慰颤抖中，感到奇痒难耐……

她的心，狂跳，血，奔腾，周身充满了火，她情不自禁的伸出玉臂，紧紧的抱住了凌哥哥。

两人的身体、逐渐失去了平衡，自然倒下了。

就在他们神志恍惚，意混情迷，翻身向枕上的同时，绿光一闪，奇凉如冰的“寒碧珠”恰好滑过万绿萍红热如火的香腮上。

万绿萍，悚然一惊，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所有的奇念，顿时全消了。

心惊之下，急忙握住凌壮志正在摸索的右手，立即附在凌壮志的耳畔，极羞涩的悄声问：“凌哥哥，你要？”

凌壮志根本不加思索，毫不迟疑的点了点头。

万绿萍心中黯然一叹，立即将凌壮志的手松开了。

她知道，一阵暴风雨之后，她最喜爱，也最自豪的“奇门遁甲隐形术”就此终止，永远无法再施展了。

但是，她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她更深爱着的是她的凌哥哥。

她这时，可以拒绝凌哥哥作爱，但是，她怕伤了凌哥哥的自尊，而影响他们今后夫妻间一生的幸福和愉快。

心念及此，万绿萍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她要像任何一个贤惠妻子，服侍她最心爱的丈夫一样，温顺，体贴，给丈夫最大的满足。

就在这热情如火，裙带未解的一刹那，窗纸上蓦然响起一声轻微的弹指声。

凌壮志，万绿萍同时大吃一惊，倏然撑臂坐了起来。

两个转首一看，一个熟悉的螭首阴影，在月华如练的前窗上出现，那人正是叶小娟。

立在窗外的叶小娟，想是听到室内慌张动静，立声悄问：“凌哥哥，你们在作什么？”

凌壮志惊魂未定，愧悔无地，只觉喉间干涩，顿时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万绿萍虽然也吃了一惊，羞得粉面通红，但她却极快的恢复了平静，这时一听小娟发问，立即愉快的悄声说：“姐姐快来，我们正在看‘真经’，小妹去给你开门。”

说着，紧紧裙带，飘身跃至外间，急忙将房门打开了。

叶小娟冰雪聪明，先没听到凌哥哥回话，这时又没见他迎出来，知道他心中定然不快，于是急对开门的万绿萍，摇摇手说：“我在那边睡不着，忍不住过来看看，你们睡吧，我不进去了。”

万绿萍一听，顿时慌了，伸手拉住小娟的玉腕急忙说：“姐姐来的正好，凌哥哥正有一个结解不开，小妹也参悟不出来……”

说话之间，硬将小娟拉进房里来，顺手将房门关上。

叶小娟信疑参半，挽着绿萍走向内间，举目一看，凌壮志正侧首蹙眉，凝神沉思，看来真的有什么疑结解不开。

万绿萍见凌壮志拿着那本棕皮“真经”，煞有介事的坐在那里想，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因而笑着说：“别钻牛角尖了，娟姐姐来啦！”

凌壮志佯装一定神，立即笑着说：“娟妹来得正好，这句中的含意太深奥了。”

说着，挥了挥手中的棕皮书，但他的俊面，却没来由的红了。

叶小娟佯没有看见，顺势坐在凌壮志的身边，万绿萍点足上床，就坐在凌壮志的另一边，正经的说：“这一句中的含意博大精深，姐姐看应该如何解？”

叶小娟已看出凌壮志的神情大异往常，极不自然，但她不愿惹凌哥哥不快，因而风趣的笑着说：“以凌哥哥七步八斗之才，尚且无法参悟，小妹本质愚蠢，想必更难理解。”

凌壮志一见一向恬静寡言的小妹，这时突然风趣起来，以她话中有意，不禁俊面红了。

万绿萍急忙接口说：“乍然在中间读起，自是不易理解，我们还是重新由第一页看起吧。”

凌壮志和小娟，赞许的点了点头，三人就藉着前窗透进来的洁白月光，凝目细读，直读到三更过后。

三人中，凌壮志的悟性最高，其次是叶小娟和绿萍，但三人惨悟的结果则获得了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真经”上记载的几篇奥妙口诀，俱是修心，养性，聚气，凝神的大道理。

这些妙诀只能令你延年益寿，多活一些年纪，并不能使你万世长生，永远不死，虽长至两百年后，仍脱不了撒手归西。

即使这样，小娟和绿萍已开心的不得了，在以后的未来的神仙生活中，双双抱着凌哥哥，和衣而睡，直到天明。

一阵客人的叫喝声和店伙的回应声，将凌壮志三人惊醒。

睁眼一看，天已亮了。

第一个感到焦急的是小娟，她深怕母亲“黛凤女侠”醒来发现她不在身边，而笑她舍下母亲，而离不开凌哥哥。

这时一看天已大亮了，不由慌急的说：“母亲恐怕早已起来了！”

说话之间，飘身下床，理了理有些蓬乱的秀发，急急奔出房去。

凌壮志发现这般时候还没有过去给师母请安，心中也极恐乱，这时发现小娟已走，不由焦急的说：“娟妹等等，我们一起去嘛！”

说话之间，即和万绿萍同时跃下床去，但是小娟，早已没有踪影。

凌壮志匆匆束着衣衫，万绿萍帮着他整理长袍……

蓦然，一声尖锐惊呼，径由隔壁房间传来，“凌哥哥——”

凌壮志一听，大吃一惊，心知不妙，不由脱口急声说：“萍妹不好，师母定是出事了。”

说话之间，挽起格外震惊的万绿萍，飞身纵出室外。

两人仓惶奔进隔壁房间，只见叶小娟，神情悲戚，泪流满面，颤抖的玉手，正捧着一张素笺。

凌壮志发现房内不见了“黛凤女侠”不由惶声问：“娟妹，师母呢？”

小娟流着泪，伤心的说：“母亲走了！”

说着，将手中的素笺交给凌壮志，立即坐在椅上哭起来。

凌壮志一听师母走了，惶急的心情，顿时放下了大半，惊异的“哦”了一声，急忙细看素笺上的留言。

留言大意是说，夜深更静，想到“飞花女侠”宫绛玫看破红尘遁身空门，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安和想念，既然无法入梦，不如星夜起程，免却天明加浓三个小儿女的依依之情。

最后，她又说，如果能买到一匹快马，她想先去金陵看看在家等待的宫

紫云，并一再叮嘱壮志三人，前去天山“金霞宫”，不可失礼任性，造成不可收拾之局，徒增老一辈人的困扰和不安。

万绿萍安慰了小娟几句，也立在凌壮志的身边看，看罢她首先宽声说：“张前辈昨夜启程，旨在减轻我们晚辈的感情负担，这是她老人家设想周到，娟姐姐也不要难过了。”

小娟虽然止住了哭声，但手捧素笺的凌壮志，却仍立在那里发呆。他知道张师母为什么无法入睡，为什么要星夜启程，同时，他也早已断定张师母必会先去金陵。

因为，“黛凤女侠”对养乳了一年的宫紫云，仍有着极浓厚的感情，她们会面时，少不得要有抱头痛哭。

至于“黛凤女侠”前去凌霄庵，乃是念于当年一己之私，才害得“飞花女侠”宫绛玫远走恒山，遁入空门，她自觉愧对亡夫，“朱腕银笔”叶天良，和这位少女时代即已认识的同辈侠女宫绛玫。

凌壮志想到恩师的悲惨命运，宫师母的沧桑往事，张师母的姜凉境遇，星目中不禁滴下两滴泪水。

万绿萍见小娟不哭了，凌壮志又流泪，不由悄悄碰了他一下，故意催促说：“现在天光已大亮，我们也该上路了。”回到上房，早饭早已摆好。

三人匆匆吃罢了，缓步走出店来。

这时乌鸦三马，早由店伙备好拉至店外。

三马一日两夜未见他闪的主人了，这时一见凌壮志和绿萍小娟走出来，俱都摇头摆尾，连声低嘶。

尤其是乌鸦，更是欢愉异常，不停的启唇去咬凌壮志的衣角，同时冷不防的去吻凌壮志的俊面，十分惹人喜爱，三个拉马的店伙，也都忍不住笑了。

唯独绿萍小娟看到乌鸦居然胆敢去吻他们常常以香腮擦磨的凌哥哥的俊面，不由同时生气的瞪了乌鸦一眼。

凌壮志本待亲切的抚摸一下乌鸦黑亮的长髦，这时看了二女含嗔神色，也缩手不敢。

于是三人相继上马，一拨马头，轻抖丝鞍，三马一声长嘶，放蹄如飞，沿着大湖山麓，直奔正西。

晨空如洗，空气清新，山色一片油绿，树上结着露珠，人马经过两夜休息，精神清爽马走如风。

自这天起，凌壮志、万绿萍、叶小娟，三人三骑，晓行夜宿，沿着西进官道，放马飞驰，一日数百里。

凌壮志有两位如花未婚妻同行，虽然遥遥万里，亦不觉得旅途寂寞。

万绿萍、叶小娟陪同自己心爱的夫婿西进，内心充满了幸福甜蜜，根本不知风霜之苦。

随着三人飞马西进，天气逐渐转冷，人民风俗也逐渐不同。

三人由赣入黔，经川北，过甘南，横越广大地区的青海省，再转奔甘新

界的“玉门关”。

到达青海，已是冬天，气温寒冷，时降大雪。

当地的人们，大都是雪帽皮衣，长裤毡鞋，尤其是少女们，多穿红衣大袍，长裤皮靴，个个生得乌眉大眼，貌如春花，飞马奔驰，游牧打猎，泼辣娇丽，不输身躯修伟的七尺男儿。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三人为了不太惹人注意，每人也订制了一顶雪帽和一袭绵毛大风衣，愈显得男似金童，女似玉女。

乌雅三马，也各自配好一套暖套，为他们休息时或夜晚抵寒。

日复一日，飞马奔驰，这天中午，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冒着凛风大雪，如飞驰出了玉门关，三人举目西看，只见山势绵延，风雪满天，一片洁白银装，正赶上每年腊月的大风雪。

凌壮志三人，就在关外大街上的一座大客店前停下马来。

店伙见凌壮志三人衣着华丽，均着汉服，腰间俱都系着长剑，一望而知是由关内来的武林人物，立即跑过来将马接过。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三人进入店内，立即选了一间暖房并要了一桌酒菜。

三人脱掉雪帽，大衣，抖掉上面的雪花，由绿萍在棉罐中倒了三杯红茶，首先端给凌壮志一杯。

凌壮志虽然剑眉微蹙，心事重重，但对这位娇小可人，善体人意的萍妹妹仍没有忘了说声“谢谢。”

赋性恬静的叶小娟，也不禁有些焦急的说：“根据沿途打听的结果，恐怕‘琼瑶子’前辈和那位展姑娘，走的是另一道路线，否则，怎的会没探出他们的行踪呢？”

凌壮志神色凝重的喝了一口热茶，没有应声。

万绿萍立即宽声说：“任何人赴天山金霞宫，都要走千佛洞和玉门关，稍时店伙送饭来，我们可问问他们，只要琼瑶子尚未过去，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话声甫落，房门上的棉帘已被高大的店伙掀开了。

紧接着，鱼贯的走进了四个手提饭篮的店伙。

就在店伙进房的同时，凌壮志和绿萍、小娟的目光不禁倏然一亮。

只见院中和其他房门前，竟立着不少雪帽皮衣，环眼狮鼻的彪形大汉，俱都目光炯炯的望着房里面。

凌壮志正在心烦，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但绿萍和小娟，却发觉这些人的怀意俱都不善。

她俩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入疆，进藏，七步一场。”

意即形容疆藏人民对陌生面孔的外客，常常藉故挑斗前进不出七步，便有人要向你打斗，虽然说得有些过份，但也由此足证边外人民的凶狠好斗。

四个店伙默默的摆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掀棉帘的高大店伙，依然掀着棉

帘，似乎有意让院中的人向里看个清楚明白。

万绿萍看得有气，正等出声怒斥，蓦见小娟示了一个手势，接着向摆菜的四个店伙问：“请问四位，由此地赴‘金霞宫’如何走才最近？”

“金霞宫”三字一出口，四个店伙，面色同时一变！

掀着棉帘的高大店伙一听，倏然放下棉帘，急忙走进房内，面向凌壮志三人，一施礼，恭声问：“请问姑娘有什么事情？”

凌壮志三人看得一怔，心想“金霞宫”与这家客店莫非有什么牵连不成？”

叶小娟一定神，立即谦和的说：“我们三人特由中原赶来，前去‘金霞宫’拜见‘乐瑶子’和‘琼瑶子’两位前辈，不知如何前去路程最近。”

高大店伙一听，继续恭谨的躬身问：“敢问姑娘与上述两位前辈，关系上是如何称呼？”

凌壮志一听，心中非常不快，觉得这些话由一个店伙问，已经逾越了身份，叶小娟的娇靥，也因而沉下来。

万绿萍却毫不迟疑的故意说：“跛足道人是我们叶姑娘的师伯，‘黛凤女侠’是我们相公的师母，贵派五子前辈与我们的关系，也就不用说了。”

高大店伙见万绿萍指破她的身份，脸上不但有了笑容，而且态度愈显得恭谨有礼，同时连连恭声应是。

这时，四个店伙已摆好了酒菜，相继走了出去。

在四个店伙掀帘之际，万绿萍觑目一看，发现立在院中的十数凶恶壮汉，俱以询问的目光，望着店伙，纷纷向前围去。

只见最先走出的店伙，举手指了指阴沉飘雪的天空，接着又伸出五个指头。

万绿萍尚未看完，第四个店伙已将棉帘合上。

这时高大店伙已经在说：“……每年年前，总有这么一场大风雪，所有通向金霞宫的山口，在几天几夜之间，便封死了，所以小的奉劝三位，如无重要大事，还是明年春天再来吧。”

叶小娟立即正色的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和‘琼瑶子’前辈在齐云山大佛寺分手时，约好我们星夜赶来……”

万绿萍心中一动，未待叶小娟说完，故意似有所悟的面向凌壮志轻声说：“我看我们就在此店等候‘琼瑶子’前辈和凤姐姐吧，也许他们还没有到呢？”

高大店伙不虑万绿萍有计，不觉脱口急声说：“五师祖和展师叔早已过去两天了。”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一听，面色同时一变，不由脱口急声说：“她们怎的会比我们还快？”

高大店伙立即有些得意的恭声说：“五师祖和展师叔乘的是本

驿站马，每六十里换一匹，日夜不息，逐站飞驰，急赶一日，行程可逾

千里！”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俱都恍然大悟，天山派的势力远及甘青两地，甚至散布到绥远，陕西，难怪她们较他们三人早到。

心念间，蓦闻高大的店伙，恭声说：“三位果真急于进宫，必须星夜兼程，由此地奔‘沙尔湖’南岸，经亦善，至吐鲁番，将马存于‘达板城’，由塔拉山口徒步进山，拂晓飞驰，日落前便可到达‘金霞宫’了。”

凌壮志一听，毅然应好，同时愉快的说：“承蒙指点路程，在下铭感五内，请转告养马的小二哥，上足草料，备马伺候，在下饭后即刻起程。”

高大店伙，恭声应是，也愉快的掀帘走了出去。

万绿萍趁着店伙掀帘的一瞬间，觑目一看，发现院中散立的十数彪形大汉，俱都不见了。

三人就桌吃饭，万绿萍即将店伙比划手势的事，告诉给凌壮志和小娟。

叶小娟略显惊异的悄声说：“的确没想到，这家大店竟真是由‘天山五子’的门人开设的！”

凌壮志似有所悟的说：“何止这一家，也许街上的几家都是呢！”

万绿萍有些不解的悄声说：“琼瑶子前辈既然有意刁难我们，为何不在经过此地时，交待这些店东几句？”

叶小娟黛眉一蹙，说：“也许她只是一时负气，并无真正伤害我们之心，如押着展姑娘，利用驿站马赶回天山，也许是怕大雪封山，也许是赶回‘金霞宫’过年，也许没想到我们会急急追来的这么快。”

凌壮志、万绿萍，俱都赞同的点了点头。

三人饭罢，重新计议了一次路线，并肩走出店来。

寒风凛烈，大雪飘飞，天空灰暗阴沉，凌壮志三人，沿着店伙指给的路线，放马飞驰，直奔沙尔湖。

由玉门关往西北，俱是绵延山区，极目远望，峰岭起伏，雪白如银，一望无际，往往飞驰半日不见一个大镇。

但，每经过一个镇店，便看到家家户户都在欢欢乐乐的准备迎接新年。

俗语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凌壮志和绿萍，小娟，虽然俱是不拘俗礼，不重年节的武林儿女，这时也不禁有些怅然之感。

因而，三人对“琼瑶子”的任性，刁难和大言挑战，愈加感到不满。

到达沙尔湖，已是初更时分，由于气温酷寒，实在不能星夜兼程，三人只得依旧晚宿早行。

愈向西，山势越险恶，道路愈加崎岖，加之雪密风大，冰滑，一连走了六日，方始赶到达板城！

三人在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客栈住下来，看情形也是天山派的门下开设的店，店主听说凌壮志三人是“五子”极有渊源的中原朋友，招待十分周到。

第二天，便是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了，街上十分热闹，在大雪飘飞中，到处响着鞭炮声和欢笑声。

凌壮志向店伙一打听，喀拉山口尚未封住，今天绝早有金霞宫的执事和高手们下来办年货。

小娟和绿萍，听到这个消息，也极高兴，否则，要等到明年春天开山，这几个月的辛苦岂不白费了。

于是，三人将马匹寄在店中，在街上悄悄买了一些食物，出了达板城西关，直向喀拉山口驰去。

进入喀拉山，寒风强劲凛烈，雪片大愈鹅毛，漫旋飞舞着雪雾。

三人根据店伙说的山势，路径的方向，直奔西南，如飞驰去。

越过数道冰河和雪谷，山势愈形势险，一道道横亘无际的冰壁阻路，壁上奇滑如油。

凌壮志对叶小娟的轻功颇具信心，但对万绿萍的轻功更是深信不疑，因而三人飞升纵跃，尽走捷径。

三人由这个雪岭登上另一个雪峰，由这座冰崖，跃至另一个冰壁。

渐渐，山势愈登愈高，凛烈剪的寒风，卷起漫天雪雾冰屑，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厉啸。

三人的雪帽，被冰屑吹打的沙沙直响，三人的大衣被寒风吹卷得飞舞飘飘。

他们不时听到雪鹰的饥饿怒吼，有时在冰窝内会突然跑出一两只凶猛的雪鼠，向他们疯狂的猛攻。

但他们无暇和这些猛兽搏斗，总是几个起落就把他们摆脱了。

中午时分，三人已到了一片广大冰原，根据店伙所说的路线，三人已走了一半。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在一个雪丘下冰洞内停下来，吃了些食物，饮些雪水，然后闭目调息。

半个时辰之后，三个精神焕发，体力充足，并肩走出冰洞来。

凌壮志举目一看，只见西南，雪雾旋天，群峰隐现，宛如一道插天屏障，横亘在遥远的西天边。

万绿萍摇摇头，感慨的说：“天山五子，称雄边疆，声震中原，但住在这种冰天雪地，穷山孤水的冰洞里，又有什么意思！”

叶小娟也有同感的说：“那位展姑娘在这种地方学好武艺；我真佩服她那分无畏毅力。”

凌壮志根本无心听绿萍和小娟说些什么，他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在日落前到达金霞宫附近，找一个冰洞休息。

三人计议结果——加速前进。

一阵狂驰，三人已深入群峰之中。

山势愈走愈险，寒风愈吹愈厉，气温愈来愈冷，天空愈来愈昏暗，整个天山，除了慑人的风啸，已听不到任何声音。

进入群峰，景象逐渐变迁，深谷中，已有了覆满白雪的苍松翠柏，绝峰

上，已有了结满了坚冰的插天古木，在绝险的冰崖上，偶尔也看到一两株坚逾钢铁的稀世珍品——“紫竹”。

三人再绕过一座崎峰，眼前突然一亮，不禁同时一怔，急忙刹住飞驰的身形。

呈现在眼前的竟是一座雪峰供围的约有数千亩的大绿谷。

谷中苍松翠竹，夹杂着雪白如棉的梅树，虽然也在飘着大雪，但大部分已被四面供围的插天雪峰挡住了，气温也骤然回升，令人感到春的气息。

就在大绿谷的中央，雄侍着无数座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灯火光明如画的巍峨大宫殿。

凌壮志三人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金霞宫”，由于天空已经黑暗，宫中灯光，愈显得耀眼生花。

细看“金霞宫”内，宫殿栉比，阁楼连绵，金砖璃瓦，美伦美焕，在明亮的灯光映射下，真是霞光万道，金芒闪烁。

这时，三座高大巍峨的宫门上，悬灯结彩，张贴着巨幅春联，第一座宫殿前，人声欢呼，炮竹震天，似是正举行除夕宴。

三座宫门前，放着六只高约近丈的巨型石狮，在宫前的广场上，有一根双人合抱，耸立半空的大旗杆。

旗杆的尖顶上，悬着一盏斗大红灯，灯下飘拂着一面八尺大锦旗，旗的中央绣着三个大字——金霞宫。

在金霞宫三字四周，绣着五种不同的兵器。

一柄金光闪闪的剑，两个鸳鸯子母铜胆，一支汉玉洞箫，一柄银丝拂尘，最下面一把描金折扇。

凌壮志三人都知道，金剑代表“东瑶子”，铜胆代表“清津子”，玉箫代表“玄灵子”，拂尘代表“虚幻子”，折扇代表“琼瑶子”。

天山五子，年事不一，兵器各异，但每个人都有一身独特而惊人的超绝武功。

凌壮志游目察看，发现金霞宫四周的高大红墙上，阁楼间，以及三座巍峨的宫门前，竟静悄悄的无人把守。

万绿萍看了这情形，不禁高兴的说：“这真是天赐良机，他们正在‘守岁’大摆除夕宴，我们正好进去救展姑娘。”

叶小娟急忙正色的说：“萍妹错了，金霞宫中看似无人防守，实则危机重重。”

说着，举手遥指极远处的最后一座宫殿，和正中央拱形的五座宫殿，继续说：“萍妹你看，在整个金霞宫近百座金碧辉煌的殿中，唯独中央的五座殿内漆黑，仅殿外悬着一些宫灯……”

万绿萍立即恍然大悟的接口说：“姐姐是说，那是金霞宫的机关总枢？”

叶小娟立即颌首说：“不错……”

凌壮志未待叶小娟说完，也似有所悟地说：“今天是大年三十除夕夜，

‘天山五子’为了驱凶化吉，迎接天神，也该已将总枢关闭了。”

叶小娟立即赞许的说：“极有可能，但如何才能证实总枢已经关闭了呢？”

凌壮志和绿萍一听，俱都一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除了进入中央五座宫殿察看，便是找一处可能有机关的地方试一试。

但是，一试之下，机关果然关闭还好，万一射出飞马，火箭，引动警铃，岂不弄巧成拙？

心念间，蓦闻叶小娟正兴奋的压低声音说：“小妹想起一个好主意来了。”

凌壮志和万绿萍见小娟如此高兴，俱都以兴奋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她。

小娟娇靥的一笑，有些得意的说：“我们先至宫门外的广场前，找一株能够一览前殿的大树，偷看殿内的情形，如果展姑娘在场，便证明她没受处分，就请萍妹一展她的旷世绝学‘隐形术’在他们的大殿上留一张字条，表示凌哥哥已经来过了。”

凌壮志一听“隐形术”不自觉得打了一个冷战，这时，他才想起来，大湖山客栈中，自己一时冲动，险些破了萍妹的奇门绝学隐形术，此刻想来，仍不禁羞惭满面，额角渗汗。

想到当时万绿萍曾经握住他的手问他的心意，那时她已经想到了即将失去的“奇门绝学”，看来萍妹妹的确是一位贤德而体贴丈夫的好妻子。

心念至此，不由深情的看了一眼万绿萍。

而万绿萍却正感兴趣的望着叶小娟兴奋的问：“娟姐姐，我们在上面写什么呢？”

叶小娟明眸一转，娇傻的笑着说：“我们就写‘中原凌壮志特来天山拜年！’……

说着，又以微询的目光，转首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秀眉一蹙，立即疑声说：“不好……这样未免有点恶作剧。”

万绿萍娇哼一声，满不在乎的说：“什么恶作剧，这样正好刹刹他们‘天山五子’的傲气！”

叶小娟立即附声说：“行，我们为的是要他们知难而退。”

凌壮志见绿萍、小娟都愿意，自是不便再反对，但他却正色的说：“在大佛寺分手时，跛足道人和简大娘等七位前辈都一再叮嘱我们谨慎行事，师母北上留话，也警告我们不可失礼任性，有鉴于此，小兄的意思是，如果你俩坚持要前去留字，可写‘晚辈凌壮志，特来向五位前辈拜年……’”

话未说完，绿萍、小娟，同时颌首，毅然应好。

于是，三人展开灵巧功夫，轻纵缓飘，藉着苍松翠竹的掩护，径向宫门的广场边潜去。

“天山五子”非等闲人物，不但威震边疆，就是远至中原，提起“天山五子”，无不敬重三分，虽然凌壮志三人并无惧怕之心，但，能在事情未公然揭开之前，能作些手段，对五子的震撼作用，愈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人来至广场边沿的一株巨树前，仰首一扭，高绝八九丈枝叶茂密，伸张如盖，隐身其上，绝难发现。

叶小娟心细，首先绕树走了一圈，接着，又用纤指弹了弹树身，最后，望着凌壮志，悄声说：“凌哥哥先上！”

凌壮志微一颌首，腾空而起，直向树盖中隐去。

绿萍、小娟也分别飞身而上。

三人隐身枝叶中，俯身一看，只见宫内，当前一座庞然宫殿前，高阶广台，悬灯结彩，布置美仑美奂。

大殿三面分开，殿内灯光如画，近百桌酒席已经开始只见人影闪闪，杯影晃动，猜拳行令，和举杯欢笑之声，直达宫外。

凌壮志确没想到，占地面积数百亩的“金霞宫”，竟然拥有门人弟子，侍女仆妇，总计不下千人。

在大殿最后的正中，一道金碧辉煌的大绵屏前，横列五张金漆大椅，椅前一张长约近两丈的横桌，桌上已摆满了酒菜，五张大椅，显然是“天山五子”的宝座，但是，五张金漆大椅上竟空无一人。

由于殿中人多，久久才发现飘然若仙的“琼瑶子”，手里端着一只金质大酒杯，神情略显忧郁的跟在三个中年儒士和一个道人的身后，正在各桌间敬酒，似是在一年一度的除夕宴上，藉以表示“五子”对部属一年来的辛劳答谢。

走在当前的一人，年约四十五岁，方眉人鬓，面如古月，一双朗目，湛湛有神，五缕长须，垂在前胸，头上束着一方杏黄儒巾，身穿杏黄长袍，神采飘飘，有一种超然风范。

凌壮志断定这人就是天山派的掌门人“乐遥子”。

跟在“乐遥子”右侧的是身穿铁青长袍，面色泛黑，浓浓两怒长眉，一双虎目的“清津子”。

“清津子”年约四十二三岁，身材伟倏，额下短须威凌中透着和气，一望而知是个刚直人物。

左侧是一位身宽月白长衫，面如冠玉的“玄灵子”。

“玄灵子”三十五六岁，脸上无须，仅蓄有短短的八字胡，两道入鬓剑眉，一双寒明眸，挺直的胆鼻，削薄的朱唇，显示出就是一个心胸狭小，意气用事的高傲人物。

跟在雍容高贵，绝世风华的“琼瑶子”身旁的，是一身灰色道袍，身后插着一柄拂尘的“虚幻子”。

“虚幻子”三十三四岁，但已蓄有六寸长的胡须，修眉，长目，泛黄的皮肤，肃穆中隐透仙风，是一位修为有素的道人。

凌壮志无心仔细打量“天山五子”的衣着相貌，他迫不及待的在一些少女中寻找展伟凤，但是，他失望了。

根据方才他第一眼看到“琼瑶子”的忧郁神色，心中便已感到有些不妙，

这时见坐在靠近“五子”大椅近前的三桌少女，轻声燕语，燕瘦环肥，少女虽有二十几人，唯独没有展伟凤。

他断定展伟凤已遭禁闭，想到别人都是快快乐乐，兴高彩烈的过新年，而唯独展伟凤在黑暗的风子里，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的受处分，心里不禁升起一阵戚然之感，同时也恨“天山五子”太不通人情。

他不知道这件事究竟应该怨谁，这个冰凉的结果，究竟应该由谁负责？想至最后，还是怨他凌壮志一人。

如果他在“卧虎庄”金刀毒燕阮陵泰的封刃晚宴上，不当众展露玉扇，也就不会被天山派的门人发现。

如果在黄山天都峰，不用玉扇杀人和击退“贯一道长”，便不会有“花花太岁”等人的兴师问罪。

心念至此，他觉得一切罪过，都应该由他凌壮志一人负责，因而他决心要救展伟凤解脱，甚至将金霞宫闹得天翻地覆，也要将展伟凤救出来。

叶小娟没见过展伟凤，这时见殿上有二十多名少女，不由望柳眉紧蹙，神色气愤的万绿萍，悄声问：“萍妹，那位展姑娘在大殿上吗？”

万绿萍没有问答，仅黯然摇了摇头。

叶小娟一见，毫不迟疑的说：“那一定是被监禁了，我们进去吧？”

凌壮志原定明天公然拜访，当面向五子评理，这时一听，因而不解的问：“去哪里？”

叶小娟，举手一指金霞宫的深处，说：“去救展姑娘呀！”

万绿萍有些焦急的说：“我们怎知展姑娘姐姐关在何处？”

叶小娟果断的说：“我们进去嘛！”

凌壮志和万绿萍，同时应好，三人疾泻而下。

叶小娟深通易理，熟谙阵法，凌壮志和万绿萍，经过小娟数个月来的悉心讲解，大致也已了其中的生克变化。

三人下树，绕至金霞宫的右侧，直向宫后驰去。

凌壮志三人来至金霞宫后门，发现同样的悬灯结彩，光明如画，但也同样的静悄悄的无人把守。

三人正待向前潜去，发现正对后宫门的百丈以外，一片银如云棉的盛开梅花中，突出不少高大的石岩，个个形如畸形。

在雪花飘飞中，中央圆而空虚，正面隐约现出一座小型石碑坊，上面似是悬有匾额，一望而知是一座玄妙的阵势。

叶小娟看罢，心中一动，立即悄声说：“我们先到那边去看看！”

凌壮志也发现了那片梅林中的翠竹有异，形势和“太平镇”秦香苓花园中的怪石阵，虽不尽同，但极相似。

因而不颌首，当先向梅林前驰去。

绿萍、小娟，见凌哥哥剑眉紧锁，朱唇下弯，知道他既关心展伟凤的凄苦处境，又气恼“天山五子”的寡义无情。

前进中、三个俯目相看，不禁目光同时一亮——

只见那座小型石碑上，赫然刻着三个粗体字——惩戒院。

凌壮志一见，神情激动，第一个忍不住兴奋说：“可能在这里面了。”

说话之间，身形骤然加速。

尚未到达梅林，便有一阵梅花特有的淡雅芳香，随着寒风飘来。

来至石碑门前，发现阵内积雪极厚，地上飘落着不少梅花，翠竹纵横交错，看来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

三人停身门外，叶小娟细心的对凌壮志说：“这是一座“循生，环死，连锁阵”，见三横行，见六纵驰，遇苍回身，遇翠竹前进，切忌绕行环走！”

凌壮志迫切的希望奔进阵去，看看展伟凤是否被禁在里面，这时一俟小娟说完，立即颌首应了声是，急步奔进门内。

万绿萍一见，心中似乎想起什么，立即低声急呼：“凌哥哥回来。”

凌壮志闻声止步，折身纵回，不解的问：“萍妹什么事？”

万绿萍立即低声的说：“既然阵中是‘惩戒院’，这里监禁的决不止展姑娘一人，你必须耐心找寻。”

凌壮志急急的点头，连声应是，显得极为迫切着进去。

绿萍看在眼里，笑在心头，继续说：“小妹和娟姐姐，虽在阵外等候，但是金霞宫有人来，可无法进去通知。”

凌壮志急忙会意的说：“小兄晓得……”说话之间，转身就待离去。

叶小娟也似有所悟的叮咛说：“稍时见了展姑娘，千万不要说我和萍妹在外面待候。”

凌壮志心急如火，又说声晓得，飞身扑进阵内。

万绿萍和叶小娟，两人互看了一眼，口中虽然没说什么，但心中总感到有些酸溜溜的。

凌壮志飞身扑进阵内，游目一看，果然不错，翠竹有高有低，单双不一，翠竹成行，苍松横阻，心中愈加赞佩娟妹精通易理。按照小娟说的口诀前进，十分顺利，片刻已达中心。

中心一片盛开的梅树，有红有白，暗淡相间，在如锦的梅花中，建有数座石屋，一律圆窗石门，室内一片漆黑。

凌壮志一进石屋，心情激动，几乎忍不住呼出声来。

他不知见了展伟凤，应该呼姑娘或是像从前一样的呼姐姐。

想到她在“如归轩”酒楼上，巧装书生，痴情赠扇时的情形，直疑她是宁玉重生，但他看了她在石门黄飞燕府上见面时的娇态，又疑是玉婧再世。

心念间，不觉已走至就近一座石屋前。

他不敢出声呼喊，怕惊动了监禁在其他石屋的人。

俯神一听，一片沉寂，他断定石屋无人。

于是，急步走至石屋的圆窗前，探首一看，地下除了铺有厚厚的一层干细软草外，再没有什么了。

凌壮志的确看呆了，仅铺有细划抵寒的确太残酷了。

想到展伟凤那等绝世风华的娇弱美人，竟被监禁在这等凄苦的地方、不知她能否受得下去。

心念至此、她真希望展伟凤不要监禁在这些石屋内，这时，他的心理，是矛盾的。

走至另一间石屋前、探首圆窗内一看，同样的空无一人，他又不禁有些慌了。

于是，急走奔至第三间石屋前，探首一看，一颗焦急的心，顿时激动的提到口腔来。

只见石屋的干草上，赫然盘膝坐着一个人。

——头戴黄毛雪帽，身披黄绒白毛大氅，憔悴如梨花的娇靥上，挂着两行晶莹清泪，微合着凤目，紧蹙着黛眉，稍欠血色的两片樱唇，充满了委屈的微向下闭……

关怀、愤怒、痛心、激动，混合着复杂的情绪，令他忘了处身何地，转至门前，猛力一推，飞身扑了进去。

激动、惭愧，令他忍不住喊声呼一声“凤姐姐”，扑身抱住了展伟凤。

展伟凤听着金霞宫中，隐约传来的吹呼声和爆竹声，正在伤心的流泪，蓦闻砰的一声门响，黑影一闪，竟然飞身扑进一人。

大惊之下，倏睁凤目，当未娇叱，一声日夜围绕在心头的熟悉声音，立即送进了她的耳鼓。

同时，自己盘坐着娇躯，已被梦寐相思的心上人抱住了。

展伟凤藉门外的雪光一看，抱住自己的果然是心爱的凌弟弟，再也忍不住喊呼一声，“弟弟”，反臂抱住凌壮志，痛心的哭了。

凌壮志心如刀割，不由流着泪说：“姐姐，是小弟害了你！”

展伟凤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紧的抱着凌壮志哭，似是极怕再失去她心爱的弟弟。

但是，在一刹那，她的心，是温暖的，她所受的委屈，也一泄而尽，她觉得，只要在这凛烈大雪里的凄苦深夜，能够和心爱的凌弟弟，有片刻的相依，即使明日处死，她也死而瞑目含笑九泉下了。

凌壮志见展伟凤哭得伤心，自己也禁不住泪珠满襟，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展伟凤受尽委屈的心！

他举起洁白的袖口，深情的为展伟凤擦着香腮上的泪水，目光一直在梨花般的娇靥上闪来闪去，不由关心的戚声说：“姑娘你瘦多了。”

展伟凤微仰着娇靥，静静的让凌弟弟擦着她双颊上的泪水，她的心坎里，充满了幸福、甜意。

俗话说，只要知奴心，何怕娇大瘦！

展伟凤虽然较凌壮志大几岁，这时听了凌壮志的话，也不尽像温顺的小绵羊，满意而羞涩的点了点头。

两人深情的相对望了一阵，似是要渴慰一下久别想思的心。

呼一声，一阵寒风，挟着无数雪花，径由门外吹进室来。

凌壮志顿时惊觉，急忙起身将门关好，接着，回身坐在展伟凤的身边，深情的握住展伟凤的玉手，关心的问：“姐姐，冷不冷？”

展伟凤的内心，充满了暖意，她憔悴的娇靥上，不但泛起红晕，在她已经殷红的樱唇上，也现出了笑意。

她深情的摇了摇头，也关心的看了一眼凌壮志头上的白毛雪帽，和身上的银绒绵羊毛大风氅。

这时她才发现凌壮志比以前高多了，也成熟多了，再没有那份大孩子的稚气了，因而关切的问：“听说卧虎庄‘金刀毒燕’阮凌泰的小师妹，是你的师姐？”

凌壮志觉得这时无法向展伟凤解释，因而点点头，平静的说：“是的！”

展伟凤黛眉微微一蹙，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听大哥说，你们已经结了婚？”

凌壮志俊面略微一红，依然平静的说：“是的！”

展伟凤虽然早就知道凌壮志和宫紫云已经结过了婚，但这时由凌壮志的口里说出来，特别感到暗然神伤，不由自己幽幽的问：“她来了吗？”

凌壮志看了展伟凤的凄凄神色，也不由暗然说：“她留在金陵家中！”

展伟凤一听，顿时想起什么，因为她曾听傻傻的展伟明说过，宫紫云已经怀孕了。

心念至此，凤目一亮，正待说什么，蓦然，一声惊叱怒喝，径由金霞宫方向，隐约传来！

凌壮志一听，面色大变，倏然由地上立起来，机警的由窗口看向窗外。

展伟凤也大吃一惊，心知不妙，她断定金霞宫必是出了事，于是挺身跃

起，不由焦急的问：“弟弟，你们来了多少人？”

凌壮志想起小娟的叮咛，立即回答说：“就小弟一人！”

展伟凤听得芳心一震，脱口一声惊啊，不由担心埋怨说：“弟弟，你怎的如此任性大胆，居然胆敢一人前来天山？”

凌壮志冷冷一笑，本待说几句豪语气话，但怕损及展伟凤的师门和她的自尊，因而改口说：“小弟前来，旨在向五位前辈评理要人，并不是前来天山金霞宫挑叫斗狠，有什么可怕之处！”

展伟凤一听“要人”二字，不由掉下两滴眼泪，她暗然摇了摇头，戚声说：“恐怕五位老人家不如弟弟所想的那样省事！”

说话之间，叱喝怒吼之声，愈听愈清楚了，极似官中的高手追出宫外。

凌壮志担心绿萍、小娟，不由焦急的说：“姐姐请稍待，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说着，急步走向门前，伸手就要拉门！

人影一闪，香风袭面，展伟凤已将去路挡住，同时焦急的说：“弟弟千万不要出去，宫中已经出了事情，高手们正在搜查。”

凌壮志一听，心中愈加焦急，想到小娟、绿萍尚在阵外石碑坊等候，万一被宫中高手发现，两人势必吃亏。

但他已对展伟凤说明只他一人前来，这时又不便再说阵外还有小娟绿萍，于是焦急的说：“姐姐闪开，还是让小弟去看看！”

展伟凤十分焦急的说：“你这时千万不可和他们照面，他们人多，你一定吃亏，你今夜就在此地避一避，他们搜谷决不会来这里。”

凌壮志见展伟凤，如此关心自己的安危，心中甚是感动，自是不便再坚持出去，但他却不放心小娟两人，因而迟疑的说：“方才小弟还见他们在前殿大摆除夕宴，这是怎的？……。”

展伟凤一听，面色大变，不由吃惊的一问：“你去过了前殿？”

凌壮志点点头，有意让展伟凤知道她师父“琼瑶子”的心情，并不愉快，因而继续说：“那时令师和其他四位前辈正沿桌敬酒，令师神色看来十分忧……郁。”

话未说，一阵急速的衣袂之声，径由室外传来。

展伟凤心中一惊，急忙向窗外一看，只吓得花容失色，魂飞天外，慌得急忙转身，万分焦急的颤声说：“弟弟……我师父来了……怎……怎么办？”

凌壮志一听，知道再想开门已来不及了！

于是匆匆看了一眼后窗，急忙宽声说：“姐姐不要怕，小弟可由后窗出去！”

去字出口，身形已经跃起，白影一闪，凌壮志已毫无声息的纵了出去。

就在凌壮志飘声落地，闪身隐在一株大梅树后的同时，石屋前已传来一声慌张的推门声。

凌壮志立身之处，恰好可以看见室内的情形，石门开处，果然是展伟凤

的师父“琼瑶子”。

只见琼瑶子，神色惊急，微泛怒意，失去血色的樱唇，微微颤抖，威严的风目中闪烁着冷辉，右手持着玉扇，左手握着一大张红纸……

凌壮志尚未打量完，惊慌的展伟凤，已向琼瑶子盈盈下跪，同时恭声说：“凤儿叩见师父，并给师父辞岁！”

琼瑶子炯炯的目光，看了室内一眼，神色略见缓和了的沉声说：“凌壮志可曾来过？”

展伟凤呼得娇躯一颤，面色立变，似是不敢欺瞒，于是，伏俯在地，用羞涩轻微的声音，回答说：“他已过来了。”

琼瑶子的面色一沉，再度沉声说：“他怎么说的？”

展伟凤略一迟疑，终于说：“他说要面见四位师伯和师父。”

琼瑶子十分气愤的问：“你对他怎么说？”

展伟凤毫不迟疑的说：“凤儿劝他尽快返回中原……”

琼瑶子神色一变，突然显得焦急的问：“他走了多少时候了？”

展伟凤深怕琼瑶子追赶凌壮志，因而迟疑的说：“凌壮志走后，凤儿曾闭目调息，方才听到宫中呐喊，凤儿才惊醒过来。”

琼瑶子沉哼一声，看了手中的一卷红纸，怒声问：“他可曾对你说，他已去过前宫？”

展伟凤一听，面色再变，久久说不出话来。

展伟凤一直伏跪在地上，不敢抬起头来，这时听到外面的叱喝呐喊声逐渐远了，因而不解的问：“请问师父，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琼瑶子哼了一声，愤愤的说：“你起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说着即将手中的一卷红纸打开了。

展伟凤恭声应是，伏身叩首，接着立起身来，抬头一看，不禁呆了。

只见一张大春联的红纸上，赫然写着一行墨笔大字——“晚辈凌壮志，特来向五位前辈拜年。”

展伟凤看罢，惊讶了一声，本能的退后半步，不由脱口急声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琼瑶子见问，美如天仙的面庞上，傲气尽失，不由慨然的一叹说：“天山五子数十年的声望，都被你的这位凌弟弟给扫光了。”

展伟凤一听，粉面通红，羞愧的低下了头。

琼瑶子看了看手中的红纸，继续说：“根据你说的时间，你大师伯判断的不错了，凌壮志必是趁‘除夕宴’开始不久，我和你四位师伯离位敬酒的时候，他趁机将这张红纸贴在大殿门内的银梁上……”

展伟凤听说贴在门内的横梁上，双目一亮，不由又惊又喜的说：“真的呀！”

琼瑶子见爱徒惊喜之色形于面上，知道她既震惊凌壮志的大胆，同时又

为凌壮志有如此高绝的功力而欢喜。

展伟凤见恩师一双慈祥的目光，静静的注视在她的娇靥上，顿时惊觉失态，因而惶愧的急忙垂下头去。

琼瑶子虽知展伟凤的心愿，但佯装未曾看见，继续忧郁的说：“你大师伯，二师伯和四师伯对凌壮志的胆识，豪气，表面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他们心内却十分佩服。”

展伟凤立即忧急的说：“四师伯赋性高傲，极少服人，他老人家一定十分震惊，因而迁怒在凤儿身上……”

琼瑶子一听，凤目立时湿润了，黯然的点了点头，说：“你四师伯当时断定凌壮志并未走远，飞身追上宫门外，仰天怒吼，声言要在初六日的正午，将你凌迟处死……”

展伟凤一听，凤目中的泪水，顿时流下来。

琼瑶子黯然一叹，继续说：“岂知，就在你四师伯怒吼完毕的同时，不知凌壮志用什么手法，毫无声息的打来一根长约四寸的细竹枝，在这等大的风雪中，不偏不斜，恰射在你四师伯插在领口的玉箫声孔内！”

展伟凤听了这种神乎其神的神技，不禁瞪大了一双凤目，简直惊呆了，不由惊的脱口问：“真的呀？”

琼瑶子点点头，继续说：“当时你四师伯虽然十分震骇，但却格外震怒，决心提前至明天绝早将你处死……”

展伟凤一听，娇躯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惶得哭喊一声“师父”立即跪了下去。

琼瑶子一生仅收了展伟凤这么一个可爱的徒儿，自是心爱，于是伸手将展伟凤扶起来，也流着泪说：“你四师伯既然如此宣布，你大师伯自是不便更改，目前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凌壮志的身上。”说此一顿，似想起什么，突然焦急的问：“你方才说凌壮志已经下山了。”

展伟凤见问，心中十分为难，如果说凌壮志没有走，又怕师父命全宫的高手大举搜山……。

琼瑶子已看出爱徒的心意，不由沉声的问：“他走时对你怎么说？是明晨绝早到宫前救你，还是今晚悄悄将你带走？”

展伟凤断定这时凌壮志已离开了“惩戒院”，加之想到明晨绝早就要处死，索性照实说：“师傅来时，凌弟弟刚走，既然他已听到四师伯的宣布，今夜自是不会再下山了……”

琼瑶子觉得奇怪，星眸一转，立即不解的问：“他来时，没对你说过这些事？”

展伟凤毫不迟疑的摇摇头，但她却羞涩的说：“也许他怕凤儿听了难过……”

话声未落，不远处又传来一阵衣袂破风声。

琼瑶子黛眉一蹙，展伟凤暗吃一惊，她怕凌弟弟以为恩师已经离去，又

来此与她欢叙，因为她已看出凌弟弟的神色间，毫无一丝恐惧，对她的明晨处死，似乎已有了良好的对策。

心念未毕，室外风雪中，红影数闪，四个背插长剑，头带雪帽，身穿红衣的美丽少女，并肩立在门前。

四个红衣少女，一见“琼瑶子”立即伏跪在地，同时朗声说：“启禀五师祖，弟子等奉掌门祖师之命，立即将展伟凤押至前宫候命。”

琼瑶子一听，面色大变，不由颤声问：“可，可是要即时处死？”

四个少女，伏身叩头，朗声说：“弟子不知！”

琼瑶子也惊呆了，掌门师兄，命出如山，照此情形看来，爱徒展伟凤的性命，恐怕难保了。

展伟凤心中又惊恐又惶急，早已泪如雨下，她这时唯一的希望是能再见一眼凌弟弟，此刻全宫的高手在搜谷，凌弟弟不知已藏在哪儿？

继而一想，她完全绝望了，想到恩师亲自押解进宫，凌弟弟即使看到也不敢现身，看来今生想再看见凌弟弟，势比登天了。

琼瑶子望着泪人似的爱徒，也不禁掉下两滴眼泪。

蓦闻四个红衣少女，恭声催促说：“掌门祖师在殿上立候，请五师祖即时动身。”

琼瑶子默默点点头，当先走出门去。

展伟凤依恋的看了一眼这间凄凄冷冷，曾经和心爱的凌弟弟有过片刻温存的石屋，低着头，毅然走了出去。

一出石门，四个伏跪在地的红衣少女，同时恭声低呼：“展师叔！”

展伟凤痛苦的看了四个红衣少女一眼，强自平静的说：“你们请起来！”

四个少女，恭声应是，同时立起身来，四人立即形成田字，将展伟凤围在中间，紧跟着琼瑶子身后走去。

六人默默前进，各人想着各人的事情……

琼瑶子想到最多一个时辰后，由自己耗尽多年心血调教出来的唯一爱徒，便要凌迟处死，从此永诀了，这个悲惨的结局，应该由她琼瑶子自己负，想至伤心处，再度落下两滴清泪。

展伟凤微仰着娇靥，呆板的望着夜空，任由雪花飘落在她的香腮上。

她对凌弟弟前来救她的事，也失望了，因为她知道四位师伯都有一身高绝的武功。

同时，她也清楚金霞宫中有多少高手，凌弟弟虽然有盖世武功，要想在这些如云高手中将自己救走，在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四个少女，不时觑目偷看展伟凤，她们觉得这位绝世风华的展师叔，为一个凌壮志违犯派规，太不值得。

她们觉得，师叔辈中，年青英俊，艺华精绝的有十多位，何必定要许给中原的凌壮志。

但，当她们想到掌门师祖和其余四位师祖每次谈到凌壮志，俱都神色忧

郁，暗念焦急，她们又觉得凌壮志必是一个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

六人心念间，左弯右转，不觉已距离阵口的石牌坊不远了。

阵外风雪尤大，但在满谷的雪光和宫中的灯光反映下，七八丈外，景物依然清晰可见。

就在这时，石牌坊的石柱下，缓缓走出一个人来。

琼瑶子一见，面色立变，惊得倏然停步，顿时愣了。

四个红衣少女，心知不妙，一声娇叱，同时翻腕，寒光闪处，四柄精钢长剑，同时撤出鞘外。

展伟凤定睛一看，也不禁愣了，她却没想到，缓缓走出的那人，竟是剑眉如飞，星目射电，俊面充满了杀气的凌壮志。

凌壮志方才听了琼瑶子和展伟凤的对话，暗气小娟和绿萍把事弄乱了，继而来了四少女，就要押展伟凤进宫处决，惊怒之下，决心出手拦劫。

为了便于得手后逃走，飞身跑到阵口等候，这时见琼瑶子等人吓呆，立即冷冷笑一声，躬身一揖，沉声说：“晚辈在此恭候前辈多时了！”

琼瑶子确被凌壮志的胆识豪气给震住了，这时见他躬身一揖，知他不敢冒然下手，决心先将他震住。

于是一定神，轩眉视目，厉声问：“凌壮志你好大的胆子，隐身此处，拦阻去路，你欲意何为？”

凌壮志做然一笑说：“情势所迫，晚辈不得不冒险将展伟凤救走！”

展伟凤一听，双目落泪，立即低下头。

四个红衣少女，听说立在阵口，腰悬横剑的英挺俊美少年，就是展师叔心爱的凌壮志，俱都惊呆了。

琼瑶子见凌壮志要劫展伟凤，着实吃了一惊，凌壮志的武功，她在榆社破庙内曾经亲自领教过，也曾经见他用“身剑合一”追杀“大河教主”，她自觉不是凌壮志的对手。

凌壮志要劫展伟凤，这正是她内心希冀的事，但不能在她的手里劫走，因而灵智一动，佯装不解的问：“什么情势所迫？”

凌壮志见琼瑶子明知故问，立即根据琼瑶子方才说的话，沉声说：“玄灵子前辈曾当众宣布，明日处死展姐姐，并讥晚辈有本事，尽可公然抢救，为何现在来押展姐姐进宫。”

琼瑶子顿时语塞，久久才强横的说：“这是天山派的私事，你凌壮志有何权利过问？”

凌壮志见琼瑶子有些蛮不讲理，顿时想起浑汉展伟明的话，于是仰面哈哈一笑，愈加理直气壮的说：“展伟凤是我的未婚妻子，我是他的未婚夫婿，我凌壮志没有权利过问，试问谁有权利过问？”

琼瑶子一听，愣了！

展伟凤作梦也没想到凌壮志会当着恩师的面公然说是他的妻子，不由羞急垂手，红飞耳后！

琼瑶子原怕凌壮志不能将展伟凤收为妻室，这时听他如此一说，反而觉得她作师父的尚未答应，凌壮志居然敢如此表明，她又有些不是滋味。

于是，冷冷的一笑，极不服气的沉声问：“凤儿何时与你彩聘，谁是你们的证人，何人作的主？”

凌壮志傲然一笑，也故意放肆的说：“我们是一见倾心，根本不需要证人……”

展伟凤一听，只气得啼笑皆非，虽然心里甜甜的，但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琼瑶子见凌壮志胡说，不由气得脱口厉声说：“一派儿语，还不闭嘴。”

凌壮志理也不理，继续朗声说：“至于何人作主，当然是展氏门中一家之主展伟明，前辈明知展世兄早已呼晚辈‘小妹夫’何必又明知故问。”

琼瑶子一听，顿时无言答对，只气得浑身微抖，久久才怒声说：“在家随父兄，在学从师父，现在应该由我作主！”

说着，回首向四个少女，沉声说：“我们走！”

凌壮志一见，顿时大怒，不由厉声说：“今天有我凌壮志在此，便由不得任何人了！”

说话之间，剑眉飞扬，目闪冷辉，眉宇间立罩杀气，目光注定琼瑶子，含着冷笑，缓步逼进。

琼瑶子知道凌壮志要劫人，在这种性命交关的紧急情况下，凌壮志决不会手下留情，也许几招出手，便将自己击退。

心念至此，故意以辈份之尊，厉声问：“凌壮志，你莫非对我胆敢无礼不成？”

凌壮志看出琼瑶子已经历色内荏，因而冷冷一笑，故意不应不理，逼进中，默运“赤阳神功”，两掌顿时通红。

琼瑶子看得浑身一战，面色大变，惊得紧忙停身止步。

展伟凤一见，以为凌壮志已动了杀机，惊得惶声急呼：“凌弟弟，你要再向前一步，姐姐便立即举掌自毙。”

凌壮志信以为真，不由暗吃一惊，急忙停身，立即收了功力，但他却为难的说：“凤姐如随琼瑶子前辈回去，便等于进了枉死城！”

琼瑶子见爱徒一句话，逼得凌壮志立时屈服，因而胆气大壮，故意冷冷一笑，讥讽的说：“你凌壮志果真有那份救人豪气，就该明日绝早亲至前宫广场上，向本派掌门师兄据理要人，何必急在此时，作这趁机下手，有欠光明的行径……”

凌壮志未待琼瑶子说完，立即冷哼一声，不屑的说：“待明日清晨，展姐姐死骨已经凉了。”

琼瑶子和展伟凤一听，身不由己的同时打了一个冷战！

但，琼瑶子灵机一动，决心以凌壮志的要胁，作为在“乐瑶子”四人面前要求改变明晨处死展伟凤的藉口。

于是，佯装异常愤怒的大声说：“你把‘天山五子’看成何等人，既已公然让你明晨前来，岂能在你未来之前处死展伟凤，做那食言背信，遗笑武林蠢事！”

凌壮志一听，宽心大放，以“天山五子”这等名满天下的人物，必然是“一言既出终身不变”，但他却故意再问了句“前辈可以担保？”

琼瑶子觉得凌壮志虽然年纪青青，但作起事来却十分厉害，因而怒哼一声，毫不迟疑的沉声说：“就以我项上的人头！”

凌壮志见目的已达，立即激动的躬身一揖，同时朗声说：“前辈隆情大德，晚辈终生感戴！”

说罢，直身，即演一招“追魂踪幻”中的惊红步，白影一闪，顿时不见，立身之处，仅仅余下一圈旋转雪雾。

就在凌壮志以惊红身法离去的同时，远处金霞宫的方向，已传来数声焦急高呼：“五师妹，五师妹……”

琼瑶子见凌壮志闪身走了，不由吁了口长气，这时听了远处的高呼，再度吃了一惊，急对四个少女一挥手，急声说：“我们快走！”

说罢，当先向阵外驰去，四个仗剑少女一定神，拥着神色暗然的展伟凤，紧紧跟在琼瑶子的身后。

凌壮志闪身隐在一座石柱后，听到那声焦急高呼，着实吃了一惊，暗庆离开的恰是时候。

他虽然断定今夜决不会处死展伟凤，但他仍有些心里不安，因而他决心听听来人与琼瑶子说些什么。

于是，藉着松竹的掩护，轻巧的跟了下去。

只见大雪中数十道人影，纷纷刹住身势，其中当前一人，立即关切的急声问：“师妹怎的才来，可是发生了事情？”

凌壮志凝目一看，发现带着金霞宫数十高手赶来的那人竟是一身道装，手持佛尘的虚幻子。

只见琼瑶子，丧气的一挥手，暗然说：“见了大师兄我们再谈！”

虚幻子心知有异，但看到展伟凤已被押来，似是放心不少，于是点点头，即和琼瑶子并肩向前宫门驰去。

其余数十高手，在他们原就充满了惊愕的面孔上，又加了一层惊疑和迷惑，彼此相互看了一眼，宛如退潮的海水般，奔向后宫门。

凌壮志愣愣的立在一丛小花树后，直到“琼瑶子”等人，完全进入宫门，始望着光亮烛天的金霞宫，吁口长气，摇了摇头。

他怅然若失的转首去看石牌坊……

转首一看，双目一亮，险些呼出声来，绿萍、小娟正双双立在方才分手的地方。

想到她们的恶作剧，不由暗暗生气，正待斥责她们几句突然发现她们目光畏怕，神色有异，完全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凌壮志面色一变，心知不妙，飞身扑了过去，不由关切的问：“你们可听到什么消息？”

叶小娟胆惊的点点头，万绿萍的晶莹杏目中已旋动着泪水。

凌壮志一见，一颗心顿时提出了腔口，根据绿萍小娟两人的神情，一个不祥之感，闪电掠过他的心头——他不该过分相信琼瑶子。

心念至此，惊、怒、惶、急，不由以凄厉的目光看了一眼金霞宫。

这时，风雪愈来愈大，凌壮志仰面看了一眼夜空，即向绿萍，小娟沉声说：“走，我们进去谈！”

说着，当先奔进石牌坊的“连锁阵”内。

三人一阵飞驰，瞬间已至监禁展伟凤的石室，凌壮志略一打量一眼周围形势，急步走了进去。

绿萍、小娟，看了石室内的凄凉情形，一双黛眉蹙得更紧了。

凌壮志余怒未息的一指室内的厚厚草垫，沉声说：“你们坐下来讲！”

说着，也气乎乎的坐在草垫上。

万绿萍见凌哥哥如此气恼，再和“金霞宫”内的情形加以对照，芳心慌乱得更不敢说了。

叶小娟惶愧的看了一眼凌壮志，略显畏涩的说：“我知道萍妹在阵外等你，见你久未出来，断定你已找到展姑娘，我和萍妹觉得无聊，便决议进金霞宫内看看。

进入后宫，在一座偏殿内，发现桌上摆着不少的红纸和已经写好的春联还有四五枝大笔，尚浸在墨中。

绿萍和我心中一动，便提起笔来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了几个字……

凌壮志立即气虎虎的问：“是谁写的？”

如此一问，万绿萍的委屈的娇靥，顿时一红，接着低下头来。

凌壮志一看，颇感意外，他还真没想到万绿萍，尚能写出那么一笔好字，不由多看了万绿萍一眼。

叶小娟继续说：“萍妹写好，我俩立即在温墨的小炉上吹干，兴致冲冲的直奔前殿，到达前殿，‘天山五子’等人，正在酒兴正浓。

小妹怕他们发现，先行退至侧殿中的机关室内，萍妹便施展“隐形术”，将红纸悄悄贴在殿内横梁上。

红纸贴好，萍妹尚未来得及退出大殿，天山五子便发现了，整个大殿上顿时大乱。

‘乐瑶子’尚称沉着，唯独领口上插着玉萧的“玄灵子”飞身冲出宫外，指天大骂，声言过了初五就要将展伟凤处死。

萍妹听了自然生气，就近折了一根竹枝插进他的萧孔里，“玄灵子”的确震惊万分，当时吓得面无人色。

但，当他惊魂甫定之后，愈加暴跳如雷，接着便当众宣布，明晨处死展伟凤，同时，大举搜谷。

萍妹一听，也吓呆了，不敢再继续闹下去，‘玄灵子’回至殿中，即向乐瑶子要求，如果想逼出凌壮志来，必须立刻处死展志凤。”

凌壮志一听，顿时大惊，倏然由地上跃起来，指着“金霞宫”方向，震耳厉声说：“他天山五子如果胆敢动一动展伟凤头上的一根青丝，我就要他们横尸山野，金霞变为瓦地！”

话声甫落，一阵沉闷肃煞的“冬冬”鼓声，径由金霞宫方向，随风飘来！

凌壮志听得浑身一战！

万绿萍惊得悚然惊叫！

叶小娟倏然跃起，惶得脱口急声说：“不好，他们天山派的极刑就要开始了。”

三十二

凌壮志一听“极刑”二字，宛如当头骤遭雷击，浑身剧烈颤抖，面色凄厉铁青，双目中冷电闪烁、眉宇间杀气尽露。

当他想到“琼瑶子”方才对他的保证，不由仰面发出一阵凄厉惊心的怒笑，声如裂帛，嗡嗡震耳，石室壁上的积尘，纷纷坠落。

绿萍、小娟一见，粉面大变，不由惊得惶声叫道：“凌哥哥，凌哥哥……”

急呼声中，双双握住凌壮志的两臂，不停的摇撼着，继续惶声说：“凌哥哥，冷静冷静，小妹有话说……”

凌壮志神情已近疯狂，那里还听她们说什么，厉声笑着说：“想不到名满天下‘琼瑶子’居然口出大言，欺骗后生，我就砍下她的人头，要她实践保证。”

证字出口，双肩微幌，挣脱绿萍、小娟，飞身纵出门外，尽展轻功，直向阵外疯狂飞去。

虽然，绿萍、小娟，在后面惶声急喊，但他的身形却丝毫不减。

凌壮志飞出阵外，举目一看，只见金霞宫前，火光殷红，直冲半天，把飘旋在空中的雪片，映照宛如桃花。

他虽然看不到宫前广场上的情形，但他相信至少有近百火把照明。

那阵沉闷，肃刹的鼓声，依然沉重而缓慢的击着，这令凌壮志听进耳里，心中如同刀割。

焦急，暴怒，愤恨，痛绝，满腔的怒火，令他忍不住张口发出一声凄厉惊心的悠长怒啸。

啸声激昂，愈吭愈高，响彻山野，直上云霄……

凌壮志一面飞驰，一面发啸，他藉发啸平抑心中的暴怒，也藉发啸通知“天山五子”，要他们知道他凌壮志就要到了。

啸声甫落，他已飞达金霞宫前，转首一看，广场上火把数百，宛如一片火海，近千道惊急的目光，一齐向他望来。

凌壮志绕过宫墙右角，直向广场上扑去——

飞扑中，只见中门前的广场上，横列五张金漆大椅，“天山五子”端坐其上，俱都满面怒容，隐透忧急的向他望着。

“天山五子”的身后，整齐的排列着近百男女高手，个个劲装疾服，俱都携有兵刃，神色惊急中，暗透杀气。

数百名金霞宫的弟子，每人各举一只火把，火势烈烈，噗噗有声，照得宫前广场上，光明如昼，针掉可拾！

举目远看，凌壮志的心头倏起杀机，只见广场尽头，耸入半空的高大旗杆下，赫然跪着展伟凤。

展伟凤的雪帽已被拿下，黄绒风氅也被取去，一匹三丈多长的雪白银绦，已套在展伟凤的玉颈上，在左右一丈五尺之处，分别肃立着四名红衣拿剑少

女，他们双手，同时握着白绫的两端，只要“乐瑶子”一声令下，展伟凤便立即香消玉殒！

凌壮志看罢，心痛如割，眼目俱袭，厉喝一声：“琼瑶子纳命来——？”

厉喝声中，身形如烟，直向神情木然坐在最末位上的琼瑶子扑去。

金霞宫中的数百弟子一见，俱都大惊失色，挥动手中火把，暴起一声如雷呐喊。

身穿月白长衫的“玄灵子”，顿时大怒，入髯剑眉一轩，震耳一声厉喝：“好个狂妄小辈，胆敢如此无礼！”

厉喝声中，飞身纵起，翻腕撤出领口玉萧，直向凌壮志迎去。

“乐瑶子”一见，倏然立起，但他再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凌壮志早已恨透了这个平素高傲，自私自狂的玄灵子，若非他从中搬弄是非，怎会突然将展伟凤处死！

这时见玄灵子飞身迎来，宛如见着切齿仇人，杀机倏起，一声嘶哑厉喝：“你先出来，你就先死！”

这时见玄灵子飞身迎来，疾坠身形，寒光电闪，“穹汉剑”已撤出鞘外。

就在他长剑出鞘的同时，玄灵子的玉萧，挟着一阵嗤嗤劲风，疾如奔电般，已点到了他的“天灵”盖前。

凌壮志神情如狂，灵智恍惚，一心想杀“玄灵子”泄愤，早已忘了跛足道等人的叮嘱。

这时见玄灵子的玉萧点来，身形一闪，玉萧擦耳点过，紧接着长剑反臂挥出，疾消玄灵子的腕！

玄灵子大吃一惊，没想到凌壮志如此大胆，出剑奇快，于是一声怒喝，撒招逾电，身形一闪，斜退一丈——

寒光闪处，嗤的一声，凌壮志的剑尖已将玄灵子宽大的衫袖划破！

玄灵子一声惊呼，面色立变，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凌壮志杀机已迷心智，岂肯让玄灵子退走，一声怒哼，疾演“追魂步”，玄灵子的身形尚未立稳，长剑已经扫到。

“乐瑶子”四人一见，大惊失色，同时厉声大喝：“住手——”

厉喝声中，轰的一声由椅上立起来。

数百弟子一见，脱口一声惊啊，俱都呆了。

玄灵子万没料到凌壮志的身法如此奇快，顿时惊得魂飞天外，大喝一声，玉萧急垂，运足功力，振臂封出。

凌壮志怒火高烧，每招功力均已运至七成，这时见玄灵子垂萧封出，怒哼一声，振腕疾挺，真力再加二成——

叮——的一声清响，暴起一声惊恐喊叫，一道白影挟着一阵锐啸，直射半空，玄灵子的玉萧已被击飞。

凌壮志剑眉一轩星目射电，再度一声厉喝：“纳命来——？”

来字出声，急上一步，右腕一挺，闪电刺出，剑尖直奔玄灵子的小腹——

——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远处旗杆下，蓦然传来展伟凤痛心滴血的嘶哑长喊！

“凌弟弟不要——”

也就在展伟凤的哀叫响起的同时，凌壮志振剑刺出的右腕，突然被瞑眼中的一双玉手拉偏了。

乐瑶子四人，早已惊得魂飞天外，心急之下，救人要紧，顾不得身份地位，怒喝一声，各挥兵刃，齐向场中扑来，但就在四人飞扑的同时“嗤”的一声轻响，凌壮志被拉偏的剑锋，已刺进玄灵子罩在袍外的长衫内，剑光直透身后，险些刺中腹肉，情势惊险万分。

玄灵子自忖必死，早已惊得面无人色，再度一声亡命大叫，飞身暴退三丈。

这时，乐瑶子四人恰巧扑到，虚幻子和清津子，伸手将浑身颤抖，两腿发软，额角已渗出冷汗的玄灵子扶住。

乐瑶子四人急忙俯首察看，发觉玄灵子并未受伤，俱都暗叫好险，尚以为凌壮志惧怕天山五子的威名，不敢骤下毒手。

早已惊得张口结舌的数百弟子，这时才透出一口气来，急烈挥动着火把，暴起一声如雷呐喊。

凌壮志横剑卓立，俊面铁青，眉宇间的杀气，直冲天庭，他并不是不想追杀玄灵子，而是被瞑眼中的万绿萍接偏了，同时悄声对他提出跛足道等人的警告。

杀人本是暴怒冲动，神志迷糊的刹那，凌壮志经万绿萍暗中提醒，他的耳鼓里立即响起跛足道等人的沉痛叮嘱，杀机顿时全消了。

但，心中的怒火，依然烈烈高烧，这时见“乐瑶子”四个检视玄灵子的破衣处，不收轩眉怒声说：“在下念你与师门有旧，让你一次，下次再遇到在下，可不要怨在下无礼。”

琼瑶子觉得自己的徒儿不屑，又由自己引起这场大祸，自觉愧对四师兄，羞愤怒中，不由举手一指凌壮志，厉声说：“象你这等自大狂妄，不知尊长，不守礼数的狂生，居然也知道念及与你的师门关系……”

凌壮志一听，顿时想起她在惩戒院前提出的保证，这时，见她不但不知食言之羞，尚敢厚颜指责别人，不由勃然大怒，剑眉一轩，厉声说：“前辈可忘了你提出的保证？人头！我肩上的人头！”

说话之间，俊面上再露杀机，手横长剑，缓步向琼瑶子逼去。

琼瑶子见凌壮志神色凄厉，知道他又动了杀机，想到今晚的结局，天山派自此声威扫地，立即升起战死的决心。

于是，凄厉一阵格格厉笑，缓缓取下描金褶扇，刷的一声张开了，紧紧咬着玉齿，恨声说：“凌壮志，人头在我的肩上，有本事你就亲自下手取。”

说话之间，娇靥铁青，也缓步向凌壮志迎去。

凌壮志误以为琼瑶子恼羞成怒，索性蛮不讲理，加之自恃，是展伟凤的师父，因而藉此向他要挟挟持，俞加心生反感，不由剑眉一轩，厉声说：“你道我不敢吗？”

话声甫落，跪在广场边沿的展伟凤，再度凄厉声呼：“求求你，求求你……”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顿时停住身形，琼瑶子看到爱徒随时可死，悲痛欲绝的神情，也不禁凤目蕴泪，停立当地。

乐瑶子一见展伟凤每次凄呼，对凌壮志均有极大的制止作用，因而心中一动，厉声说：“凌壮志，你如胆敢再放肆无礼，本人将立即下令将展伟凤处死？”

说话之间，手中金剑，剧烈颤动，作出就要掷出之势。

凌壮志一听，刚刚息落的怒火，再度高烧起来，剑眉一轩，仰天一阵厉笑。

就在这厉笑的同时，耳畔又响起万绿萍的紧张惶急声音，“乐瑶子如果掷剑，你势必无法兼顾，四个红衣少女只要一拉白绫，展姑娘必死无疑，你必须如此如此……”

凌壮志惊得倏然大笑，凄厉的转首看了一眼，已将白绫拉起来的四个少女，面色大变，心中又惊又怒，再度仰天笑了。

笑声凄厉，沙哑激昂，任何人听得出，在凌壮志的笑声里充满了愤怒和轻蔑！

“清津子”双手控胆，瞪眼厉声问：“凌壮志你可是笑我们不敢处死展伟凤？”

凌壮志早已有了万绿萍的警告和暗示，愈加有恃无恐，尤其恨透了天山五子，这时见问，不由厉声笑首说：“莫说你们不敢处死展伟凤，就是你们损她头上一根青丝，我就立刻焚毁金霞宫，杀尽你们天山门人！”

话声甫落，数百天山弟子同时暴起一声如雷怒吼！

乐瑶子一听，只气得浑身颤抖，面色铁青，震耳一声怒喝：“好狂妄的后生，我就看看你如何焚毁金霞宫，如何杀尽本派门人！”

人字出口，金光闪动，叮出一声清响，手中金剑，奋力掷在雪地上。

就在乐瑶子的金剑触地的同时，四个手拉白绫的红衣少女，齐声娇叱，倏然转身，奋力就要拉紧白绫——

凌壮志一见，大吃一惊，勃然大怒，暴怒一声：“住手——”

暴喝声中，救人要紧，只得依照万绿萍的暗示，振臂扬腕，拇指扣紧中指，直向四个红衣少女，依序猛力弹出——

随着四声扣弹指甲的轻轻响声，正待拉紧白绫的四个红衣少女，相继娇哼，纷纷旋身，依序栽倒在雪地上。

“天山五子”一见，面面大变，金霞宫暴怒呐喊的数百弟子，完全惊呆了。

他们确没想到，失传数百年的“黄山老神仙”的震世绝学：“遥空弹指神功”，居然也在身具“四大恶魔”绝学的凌壮志的身上发现了。

就在这时，远处人影一晃，跪在雪地上的展伟凤，由于过度的紧张和悲痛，噗通一声伏在地上，顿时晕死过去。

正在暗中赞万绿萍的凌壮志，大吃一惊，飞身扑了过去，他知道，如不及时救醒，展伟凤势必活活冻死。

飞身扑至近前，慌得顺手脱下自己的雪帽，大擎，立即将展伟凤扶好披上，并让她倚坐在旗杆上。

凌壮志不敢做得过分热情体贴，因为他知道，身边不但有个隐形的万绿萍，远处黑影处尚躲着一个叶小娟。

就在这时，耳畔又响起万绿萍的声音：“你不能只救展姑娘一人，地上的四个少女不出片刻，也会香消玉殒。”

凌壮志一听，俊面通红，慌得急忙离开展伟凤，正等去解四个少女的穴道，又听万绿萍笑着说：“既然已经作了假，索性作假到底，你就作势表演一下至大至刚的‘铁袖神功’……”

凌壮志对这位习有“奇门遁甲隐形术”的爱妻万绿萍，只得俯首听从。

于是，肃容走至左边两个卧在雪地上的红衣少女身边，看也不看，做然拂袖一挥，转身向另两个少女身前走去。

金霞宫的数百弟子，个个看得茫然不解！

天山五子早已个个面色大变！

举目再看，就在凌壮志转身走至另两个红衣少女身前的同时，

方才被凌壮志挥袖拂过的两个少女，相继一声惊呼，挺身跃了起来。

金霞宫数百弟子一见，顿时恍然大悟，立即暴起一片惊啊！

天山五子个个面色如纸，俱都神情黯然，不觉同时丧气的摇了摇头。

他们原想把凌壮志引出来，以清津子比暗器，玄灵子比内力，虚幻子比轻功，乐瑶子比剑术。

如今，玄灵子几个照面，便险些丧了性命，清津子的飞胆怎及得上凌壮志的绝世绝学“遥空弹指神功”？

尤其凌壮志的功力已到了挥袖拂穴的神化境地，还谈比什么浅肤的刚柔内力？

五子心念间，凌壮志已将另两个红衣少女救醒了。

四个少女一见凌壮志，惊呼一声，仓惶狂奔，如飞扑向天山五子。

蓦见“乐瑶子”修眉一挑，面色凄厉，急步走至金剑处，俯身拾起，接着注定凌壮志，振声厉喝：“凌壮志，你过来！”

玄灵子四人一见，面色大变，知道“乐瑶子”已起了拼死的决心，不由惶得同时急声说：“大师兄，使不得，为了天山派的千秋大业，你必须含辱忍耐！”

凌壮志心中高烧怒火，被万绿萍玩笑似的举措，闹得不知不觉已经消失

了。

这时看了乐瑶子的凄厉神色，才发现自己完全违背了跛足道人诸前辈和师母“黛凤女侠”等人的意思，而把事情弄坏了。

就在他愧悔迟疑之际，又听耳畔的万绿萍悄声说：“凌哥哥快去，这时还不能客气，记住，小妹在此保护展姑娘，你必须随时向这面注意！”

万绿萍的话声甫落，那面又响起了乐瑶子的厉喝：“凌壮志，你过来！”

凌壮志见乐瑶子浑身剧烈颤抖，清津子四人惶急的围在他的左右，心里虽然深悔，但却傲然笑了。

于是，微展剑眉，朱唇晒着冷笑，仗剑缓步，从容的向前走去。

这时，金霞宫前，虽然有数百人众，但却静得毫无声息，近千道惊急、悲愤、惶恐的目光，一齐射在凌壮志的俊面上。

数百支火把的热烧，发出“噗噗”的声音，令人疑是数百人的紧张心跳声。

凌壮志走至“天山五子”身前一丈处，神色平静，微一躬身，以不卑不亢的声音问：“前辈呼唤，可是要与晚辈比剑！”

乐瑶子毅然颌首，厉声说：“不错！”

凌壮志淡淡一笑，正等说什么，蓦见一身道装，手持佛尘的“虚幻子”微一稽首，朗声宣了一个“无量寿佛”。

清津子和琼瑶子，知道虚幻子插话的原因，必是想籍机缓和一下紧张的形势，让乐瑶子能够安静的想一想，再定取舍。

同时，两人已看出凌壮志救了展伟凤后，神情平静，怒火已消，俊面上已没有了方才的凄厉杀气，断定虚幻子必能以理说服。

虚幻子宣了一个佛号之后，立即平静的说：“处死本派犯规弟子展伟凤，早在小施主来天山之前，已经会议决定，是以必须执行！”

凌壮志蹙了蹙秀眉，没有答声。

虚幻子继续说：“至于一再提前执行死刑的原因，贫道不必重述，小施主必然自知……”凌壮志想到绿萍、小娟两人的恶作剧，不觉俊面一红，略一躬身歉声说：“那是晚辈幼稚之故！”

虚幻子赞许的点头继续说：“掌门师兄已经发令处死展伟凤，虽然五师妹曾经向小施主提出保证，但为时已晚，掌门师兄已无法收回成命……”

凌壮志诚恳会意的颌首应了个是，因而他想到坚持提前执行死刑的玄灵子。

心念间，颔目一看，发现玄灵子望着立身五张大椅后的过百高手中，暗暗作了一个手势，凌壮志虽然不懂，但已提高了警惕！

再看虚幻子，已经再度稽首，似是把话说完了，他仅听到“贫道言尽于此，尚望小施主三思。”两句，前面说些什么，他一字也没听进耳里。

于是，急忙一定神，只得面向乐瑶子，微一躬身说：“既然前辈诚意指导，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清津子四人听得面色一变，似乎都感到有些意外，俱都以惊急的目光望着乐瑶子，希望再度慎重。

乐瑶子虽然看到师弟妹们的惶急情形，到了这时也不得不说：“凌壮志，以你小小年纪，便集各种旷古凌今的绝学于一身，将来必是武林的霸主，未来的异人……”

凌壮志急忙躬身谦逊的说：“前辈谬讲了。”

乐瑶子见凌壮志对他和“虚幻子”的态度，与对“玄灵子”和“琼瑶子”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断定这必是因为三师弟的高傲任性，和五师妹信口提出的保证有关，因而对凌壮志的观念，略具好感。

于是，看了一眼，已经清醒，仍垂首跪在旗杆下的展伟凤，略显沉痛的继续说：“以展伟凤所犯的严重错误，按照本门规律，男子应当斩首，女弟子应当律以绞刑！”

凌壮志再度躬身说：“恭请前辈重新恩典！”

乐瑶子神色肃穆，沉默不语，藉着抚髯之势，侧目看了一眼，金霞宫的数百弟子和师弟师妹。

虽然他已看出，由于凌壮志的突然改变态度，每个人的面上已没有了方才的恐惧，但每个人的目光中，却仍闪烁着忧郁的光辉。

于是，他缓慢的摇了摇头，深沉的说：“成命已出，无由更改，不过，听五师妹说，凤儿已由她的家兄做主，许配与你为妻……”凌壮志听说无由变更成命，先是一惊，这时一听口气转变，深觉机不可失，急忙躬身说：“不错，那是今年春天的事！”

乐瑶子微微颌首，放缓声音说：“凤儿的婚事，本门不与干预，她既是你的妻子，你当然有权将她带走……”

凌壮志没想到事情突然急转直下，心中一喜，急忙扣剑躬身说：“前辈隆情，晚辈没齿难忘！”

乐瑶子黯然一叹，但却毅然的说：“且慢，不过在带走你妻子前，你必须先胜过我手中的剑！”

话一出口，凌壮志心头一震，清津子四人面色大变，同时，也黯然低下了头，其余金霞宫中数百弟子，也俱都忧形于色！

凌壮志怎能看不出来，清津子四人和数百弟子必是也看出“乐瑶子”毫无取胜把握，因而俱都为乐瑶子的掌门尊严而忧急。

于是，心中一动，急忙恭声说：“前辈威震边疆，名扬四海，清誉满中原，一柄金剑无敌天下，晚辈亦用剑，乃是未艺初学，怎敢与前辈对手过招。”

乐瑶子一听，仰天发出一阵大笑，声如龙啸虎吟，但充满了凄凉的意味！

一声笑罢，感慨的朗声说：“以你所怀绝技相比，本人可谓以莹光之火与盈月急辉，不过听五妹说，你在榆社城西破庙内，曾以‘身剑合一’追杀‘大河教主’邱铜川……”

凌壮志立即谦虚的说：“剑术入门小技，何劳前辈挂齿。”

天山五子听得面色一变，数百弟子中，不少人脱口一声轻啊。

因为，他们的掌门人“乐瑶子”于去年悟透“天山秘笈”习成了“身剑合一”后，曾严厉诫告所属门人，绝对不可泄露这项机密。

他们也曾亲见“乐瑶子”在宫前广场施展这种惊人绝学，无不叹为观止，俱都暗称天下第一。

但，今天，出自凌壮志的口里，却变成了“入门小技”怎不令他们震撼不已？

乐瑶子听得面色微微一变，立即缓慢的沉声说：“本人今夜于你较量的，就是剑术入门小技，身剑合一……”

凌壮志大吃一惊，面色立变，不由震撼的脱口问：“前辈为何出此下策？”

乐瑶子戚然一笑，说：“据本门剑术秘笈上记载，双方以‘剑身合一’交手，并不一定两败俱伤，结果仍是剑术精湛，功力深厚的一方尤胜！”

凌壮志蹙眉沉思，心中不禁暗吃一惊，他却没有想到“乐瑶子”练成了“身剑合一”。

心念间，神色凝重的看了了一眼清津四人和金霞中的数百弟子，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发现他们个个神色暗然，大多灵敏的眼睛中含着泪光。

因而心中一动，断定乐瑶子有以死殉道的意思，也许他并不会“身剑合一”于是，剑眉一蹙，平静的问：“前辈意欲何种方式比试？”

乐瑶子戚然一笑，从容的说：“我两人各至百步以外，以背向对，由我二弟清津子大喝一声，我俩同时回身，立即施展‘身剑合一’……”

凌壮志未待乐瑶子说完，故意摇了摇头说：“这样不好，以晚辈之意，就在平地上找一物，作为剑击的目标这样既无互伤危险，又可达到较技的目的！”

话声甫落，清津子四人，齐声赞好，同时玄灵子恭声要求说：“此法甚是公平，尚望掌门师兄采纳。”

乐瑶子修眉紧蹙，沉思不语。

凌壮志也趁机继续说：“再说，晚辈年幼，功力浅薄万一前辈失手，伤及晚辈事小，只怕影响前辈清誉事大，此事前辈不可不虑！”

清津四人不管凌壮志剑术果真不如乐瑶子，抑或是有意谦虚，他们都不赞成相对剑击，因而同声赞许的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

说话之间，蓦见乐瑶子凝视远处的目光，突然一亮，面色立变。

凌壮志心中一惊，转首一看，顿时大怒——

只见一个手提单刀的劲装大汉，正藉着场外的云松翠竹掩护，悄悄向跪在旗杆下的展伟凤潜去。

于是剑眉一轩，震闻一声厉叫：“鼠辈找死——”

死字出口，举臂扣指，直向惊惶失措的提刀壮汉弹去——

就在凌壮志举臂弹指的同时，场外松树下的惊惶大汉，立即撒手丢刀，翻身栽倒在地。

紧接着，翻滚跳跃，凄厉哀号，杀猪般的痛苦喊叫。

天山五子一见，面以一变，金霞宫的数百弟子，立即掀起一阵骚乱，原本已缓和下来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

眨眼之间，翻滚跳跃的壮汉，已经面色如纸，声嘶力竭，再过片刻不救，必死无疑。

募见虚幻子一稽首，朗声宣了个佛号，焦急的要求说：“小施主胸襟如海，不可与此无耻之辈争气，请小施主看在贫道的份上，快去将他的穴道解开吧！”

凌壮志心中虽然暗自好笑，但表面上仍显得十分气恼，这时见虚幻子出来要求，只得强自一笑，故意朗声说：“前辈不必过虑，晚辈自是不会与他一般见识，何况他也是奉命行事，不得不去！……”

玄灵子一听，顿时惊得面色如纸！

虚幻子和清津子，忙不迭的齐声颌首应是，不约而同的也看了一服额角上已经见汗的玄灵子。

凌壮志继续说：“晚辈虽然以极霸道的‘分筋错骨’手法点了他的穴道，但晚辈点时，却极有分寸，他再滚几滚，便会使穴道自解！”

乐瑶子见多识广，琼瑶子聪慧心细，这次他俩清楚的细察凌壮志在弹指时，并未发现有指风破空声。

但是，悄悄潜去的那个二代弟子，却竟应指倒地，哀叫不止，实在猜不出这是一种什么弹指功？

尤其，以“遥空弹指神功”而施以“分筋错骨”的手法，确属罕见，的确是间所未闻的事。

心念未毕，场边翻滚的提刀壮汉，倏然跃起，厉喝一声，双手抱头，直向远处亡命逃走。眨眼已消失在黑暗中。

乐瑶子和琼瑶子看在眼里，虽然觉得有些神乎其技，但摆在面前，而且已是亲眼所见，也不由的不信。

至于金霞宫的数百门人弟子，早已视凌壮志为天人，俱都希望他们的掌门人乐瑶子能够见机而退。

凌壮志再怕节外生枝，因而心中一动，立即面向乐瑶子沉声要求说：“请前辈即时下令，恢复展姐姐的自由，否则，晚辈无心与前辈比剑？”

乐瑶子毅然应好，即对跪在旗杆下的展伟凤高声说：“凤儿，你起来，并准许你在必要时以武力自卫。”

展伟凤看到刚才的情形，的确大吃一惊，同时他也惊觉到凌弟弟的武功，已达到传说中的超凡人圣的境地了。

这时听了乐瑶子的命令，立即伏身叩首，悲切戚然的站起来，乐瑶子深怕再有这种欠光明，有失派誉的事情发生，于是怒目转

身，面向数百门人弟子，怒声说：“胆敢擅自行动者，杀勿赦！”

话声甫落，数百弟子立即朗声应是，只有玄灵子的白净面庞上，充满了

羞愧神色和不安。

乐瑶子说罢，威凌的看了数百弟子一眼，接着面向凌壮志，沉声说：“我们至场边选择剑击的目标吧。”

说着，当先向场边走去。

凌壮志恭声应是，即和清津子、玄灵子、虚幻子、琼瑶子四人，紧紧跟在乐瑶子的身后。

金霞宫的数百弟子，高举着火把，也同时向场边移去。

展伟凤对场中的对话，早已听了个清清楚楚，她孤立的在旗杆下，格外紧张的目注凌壮志和乐瑶子等人。

她这时的心理，尤为矛盾，她既怕凌壮志失败而不能随他同去，又怕乐瑶子的技不如人，而失了师门的声誉。

由于心中的过份忧急，她也不自觉的转步跟了过去。

这时，寒风凛烈，大雪飞飘，情势有增无减，绿谷中已覆满了洁净白雪。

夜空如墨，大地如银，在雪光的照耀下，群峰耸立，清晰可见峰上千年巨松，隐隐现出无数斑斑点点，蔚为奇观。

乐瑶子来至场边中间，众人也纷纷停身，数百弟子仍围成一个半圆形。

展伟凤戴着凌壮志的雪帽，披着凌壮志的大氅，也悄悄的立在一株花树后，那双晶莹闪光辉的眸子，不时在凌壮志和五子的面容上，闪来闪去，显示出她内心的惶恐与焦急。

凌壮志手横“穹汉剑”，运目一看，只见眼前，俱是高仅及人的雪松，间有一两排青绿翠竹，确是一个施展“身剑合一”的好地方。

打量间，蓦闻乐瑶子略显谦和的说：“凌壮志，你是客，请你先选吧！”

说着，举起手，从容的指了指由场边起直达远处雪峰下的虬枝雪松和翠竹。

凌壮志立即扣剑躬身说：“晚辈不敢，还是前辈先选！”

乐瑶子不再谦虑，毅然颌道，沉说了个“好”，立即肃容凝目，左手持须，右手横剑，举目向远处看去。

这时，全场一片寂静，静得除了火把的“噗噗嗤嗤”燃烧声，再闻不到其他声音。

金霞宫的数百门人弟子，个个神色惊急，俱都紧张激动，每个人的闪辉眸子，在燃烧的火把照耀下，显得如血殷红。

就在这时，蓦见乐瑶子，缓缓举起左手指着十数丈外的翠竹，有些激动的说：“本人就斩那一株青竹！”

凌壮志平静的一颌首，恭谨的低头应是。

乐瑶子，立即去虑凝神，暗聚功力，手中的三尺金剑，光芒逐渐增长，闪烁着耀眼金光。

蓦然，乐瑶子哼眉瞪眼，震耳一声喝，手挥金剑，飞身前扑，身形快如电掣，飞越云松上端，幻起一道金光匹练，直向那株翠竹扑去。

紧接着，金光过处，传来一阵喳喳声音，数十株翠竹，俱被挡腰削断，竹叶飞溅，竹枝四射——

金霞宫的数百弟子一见，齐挥火把，暴声喝好，声震山野，直上云霄。

清津四人看了这等声势，忧郁的面容上，也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展伟凤早就听说大师伯“乐瑶子”已习成了“身剑合一”的绝技，但她却没有想到竟有如此大的威势。

觑目一看凌弟弟，只见他秀眉微蹙，神色肃穆两片朱唇紧紧合闭，不知他是忍笑，抑或是忧心忧急。

因而，她顿时感到心中不安，内心十分焦急，不知凌弟弟的“身剑合一”是否也有如此大的威力？

凌壮志表面神情严肃，但心里却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原以为乐瑶子果真习成了“御气飞剑”的入门绝学，“身剑合一”，这时看来，却是运足内力，尽展轻功，挥动着长剑去斩竹子！

所幸方才没应允与他相对剑击，否则乐瑶子准死无疑。

不过，以乐瑶子的剑术成就在当今武林中也许确占第一，他能练到这份境地，也的确难得可贵了。

心念未毕，乐瑶子已仗剑飞身驰回，他嘴角略晒微笑，多少带有些得意之色。

乐瑶子飞身驰回，扬腕收剑，接着略带傲态的提高声音问：“凌壮志，你选的是哪个目标？”

凌壮志神色平静，首先扣合，微一躬身，接着举手一指数丈外的一座雪峰巅顶，恭身说：“晚辈所选的是那株插天古木！”

话声甫落，全场暴起一片惊啊！

天山五子瞪大了眼睛，注定凌壮志神色平静的俊面，俱都呆了。

展伟凤一听，只气得纤手掩面，再也忍不住绝望的哭了，她断定心爱的凌弟弟，必是疯了。

就在全场震骇，惊疑参半的同时，蓦见凌壮志，轩眉一蹙朗声喝：“晚辈就此献丑了。”

了字出口，疾演太虚九剑中的“龙生九天”长剑幻起一道刺目寒光，身形腾空而上，跃直升九丈——

天山五子一定神，数百弟子齐抬头，展伟凤也停止了哭声，仰首上看！

就在众人抬头的同时，半空一片翻滚匹练中，蓦然剑光一变，一道宽约八尺的青蒙耀眼匹练，如同闪电般斜飞而下——

青蒙光华，挟着一阵隐隐剑啸，直射十丈以外的一片覆雪云松！

紧接着，青光过处，叶飞枝断，无数雪屑分溅两边，青蒙剑光，宛如一道经天而降的扑地惊红，带起一道飞溅雪雾，挟着隐隐啸声，直向百丈以外的梅林前射去。

就在青蒙剑光达到梅林前沿的同时，蓦然响起一阵慑人惊心的风雷声。

只见八尺青蒙剑光，突然缩小如带，顿时变得如火殷红，挟着那阵慑人惊心的风雪声，突然上升，直向远处高峰上的黑影射去。

金霞宫的数百弟子，只看得张口瞪眼，震惊得几乎闭息。

天山五子一见，面色大变，震骇得脱口惊呼：“御气飞剑！”

就在五人惊呼的同时，那道血红的剑光，已在峰顶上一绕而逝。

紧接着，全山一片漆黑，每个人的眼睛中，不停的飞旋着金花，每个人的视线都模糊不清了……

待等众人恢复视觉，凌壮志已经宝剑归鞘，俊面展笑，神色谦和的抱着已经因惊喜而晕厥的展伟凤，立在众人面前了。

天山五子首先发觉，正待惶声说什么，蓦见凌壮志，谦恭的一躬身，有礼的说：“晚辈冒昧登山，骚扰五位前辈过年，失礼之处，尚望五位前辈海涵，展姐姐已经昏厥，晚辈就此抱她下山，一同返回中原。”

琼瑶子见爱徒就要离去，不由心中一阵难过，顿时流下泪来，因而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戚声说：“且慢！”

说着，取下襟上的描金折扇，缓步走至凌壮志的身前，流着泪说：“自今以后，我将终生不下天山，这柄折扇，就请你代我传授给凤儿吧。”

说罢，将扇系在展伟凤的胸前，再也忍不住掩面哭了。

凌壮志也不禁有些难过，因而，恭声说：“前辈勿悲伤，展姐姐此番离去，最多半年，晚辈中原事毕，必与展姐姐来天山，为五位前辈请安！”

琼瑶子玉手掩面，感激的点了点头，挥着一只玉手，哭声说：“你们快走吧……”

凌壮志黯然看了一眼天山五子，接着躬身说：“五位前辈珍重，晚辈就此告辞。”

说罢，转身，腾空而起，抱着昏睡中的展伟凤，直向来时的谷中，踏枝驰去，身法之快，逾流矢，眨眼已经消失在谷口峰角下。

乐瑶子，双目湿润，清津子，神情暗然，玄灵子，一脸愧色，虚幻子，庄重肃穆，琼瑶子，泪流满腮，金霞宫的数百弟子，依然惊魂未定，如痴如呆。

乐瑶子望着凌壮志消失的谷口，暗然的点了点头，感慨的赞声说：“天山派近千弟子中，凤儿是唯一独具慧眼的一个孩子！”

凌壮志抱着昏睡中的展伟凤，急急奔出谷口，几番回头，发现身后没有天山派的门人跟踪其后，才闪身躲在一个避风处，双日期待的望着谷口。

片刻过去了，但仍未见小娟绿萍的身影。

他不禁有些焦急了，看看怀中的展伟凤，黛眉微蹙，凤目合闭，玉颊泛着红晕，琼鼻气息均平，恰是熟睡中的美人！

因而心中一动，莫非她被绿萍点了“黑憩穴”不成？

有心将她救醒，又怕绿萍小娟两人不高兴，不解开穴道，这样抱着怎样驰回达板城。

心念间，探首再看谷口，依然冷清清，不时吹卷起一阵雪雾。

继而一想，恍然大悟，小娟、绿萍必定早已离谷，正在前面等候。

于是，展开轻功，迎着寒风大雪，沿着来时的冰壁雪岭，对正达板城的方向，狂驰如飞。

越过两道冰壁，雪谷，前面已是一片冰源。

举目前看，一片洁白冰雪，哪里有半个人影？

回头再看身后，雪丘起伏，飞旋着蒙蒙雪雾，依然没有小娟绿萍。

凌壮志看了这情形，十分气恼，暗暗焦急，只得抱着展伟凤，继续向前飞。

越过冰原，下面即是冰壁，于是飞身而下，就在落脚处不远，有一座大冰洞。

凌壮志心中一动，决心先救醒展伟凤，两人再一同驰回达板城，也许绿萍小娟正在客店中等候。

于是，抱着展伟凤，飞身纵进冰洞内。

冰洞深约两丈，里面十分洁净，凌壮志深怕绿萍事先隐身在冰洞内，他一面前进一面低声轻呼：“萍妹！萍妹！”

但，洞内除了嗡嗡的回音，毫无一丝反映。

他纵鼻一闻，果然有一丝幽香，因而心头一震，立即凝目细看，那里有绿萍的人影。

凌壮志俯首一闻怀中的展伟凤，那丝幽香，正是发自展伟凤的秀发上，他不由自己摇摇头，笑了。

心想，遇到这样一位妻子，来无声，去无影，真是令作丈夫的胆战心惊，万一遇上一位美如仙子的姑娘，忍不住要谈谈情，也许正在意混情迷之际，突然被打一巴掌，还不知妻子隐身在什么地方！

心念间，低头一看，展伟凤已睁开了眼睛，正神色茫然，旋动着两只明眸，似在竭力回忆错厖前发生的事情。

凌壮志心中一喜，立即亲切的低声问：“姐姐，你觉得怎样？”

说着，将展伟凤放下来。

展伟凤依着凌壮志的胸前，仍有些神志迷忽的问：“凌弟弟，我们不是在作梦？”

凌壮志愉快的一笑，立即摇了摇头。

展伟凤游目看了一眼冰洞，不解的问：“这是什么地方？”

凌壮志笑着说：“这是回达板城中途的一个冰洞。”

展伟凤心中一惊，不由戚声说：“我师父和我师伯他们呢？”

凌壮志立即笑着说：“他们当然在金霞宫。”

说着，取下展伟凤胸前的描金折扇，笑着说：“看，这不是‘琼瑶子’前辈赐给你的折扇吗？”

展伟凤一见折扇，顿时一阵心酸，不由抱住凌壮志，悲切的放声痛哭了。

凌壮志吃了一惊，慌得一面紧紧抱着她，一面焦急的问：“姐姐，你为什么哭？”

展伟凤痛心的哭着说：“从现在起，我将终生见不到恩师了。”

凌壮志又是一惊，不由急声问：“为什么？”

展伟凤哭着说：“他们被迫让我跟你同走，势必将我逐出门墙，永远不准回金霞宫了。”

凌壮志一听，不由哈哈笑了，接着风趣的笑着说：“姐姐现在已有了我这个爱你疼你的好弟弟，还想师父师伯作什么？难道你忘了‘妻以夫为天’的道理吗？”

伤心流泪的展伟凤，何等聪明，一听凌壮志的话，知道事情不是自己想得那样惨。

因而一喜，芳心又羞又甜，不由挂着满腮清泪，羞红着一张秀美娇靥，挥起粉拳，猛在凌弟弟的肩头上槌了一拳。

同时，深情轻睇，忍笑嗔声说：“人家难过的要死，你还好意思取笑开心！”

凌壮志哈哈一笑，故意说：“是你自己折磨自己嘛，你想，如果你将逐出天山门墙，‘琼瑶子’前辈还会把她仗以成名的‘寒玉宝扇’亲自系在你的衣襟上吗？”

展伟凤一听，芳心大喜，不由伸臂抱住凌壮志，同时仰起光颜如春般的绝美娇靥，张开鲜红欲滴樱唇，兴奋的笑说：“弟弟，还是你说的有理。”

凌壮志被抱得心神一荡，那阵迷人的如兰气息，扑得他有些意乱神迷，他忍不住要俯首去吻那两片鲜艳醉人的樱唇。

蓦然，他的心头一震，顿时惊觉到习有“奇门遁甲隐形术”的万绿萍，令他本能的回头看看洞口。

但，洞外大雪飞飘，不时被寒风卷起一阵雪花，一切依然是静悄悄的。

展伟凤已看出亲爱的凌弟弟要吻她，但这时突然发现凌壮志机警神色，不由也吓了一跳，吃惊的急声问：“外面有人？”

说着，也惊异的运足目力看向洞口。

凌壮志顿觉失态立即笑着说：“我们到里面谈谈。”

说罢，揽着展伟凤的细腰，径自向深处走去，同时尚不停的频频回头。

展伟凤看得十分不解，不由嗔声说：“谁在外面嘛！”

凌壮志含糊的说：“外面风雪大很冷……”

展伟凤知道凌弟弟言不由衷，看他神色似是深怕外面有人，继而一想，恍然大悟，不由笑着问：“你可是听到有一种极似有人接近的声音。”

凌壮志急忙笑着说：“是的，总听到有人好似在向我们接近。”

展伟凤愉快的“格格”一笑说：“那是风吹雪屑的声音。”

说话之间，已到了洞底，竟是光滑的花石。

展伟凤首先依着石壁坐好，立即分开身上披着凌壮志的白绒大氅，深情

的笑着说：“弟弟，坐下来。”

说着，娇不胜羞的拍了拍她的身边。

凌壮志愉快的一颌首，依势坐在展伟凤的身边，他知道展伟凤比他大几岁，自然有一咎对他这位大姐姐产生的依赖心！

同时他也体会到，少女的胆子是随着年龄俱增的，他觉得展伟凤就比绿萍小娟两人来的大方自然。

展伟凤一俟凌壮志坐好，亲切的握着凌壮志的手，感激的笑着说：“弟弟，你为了救我，披星戴月，风尘仆仆，遥遥万里，来到天山，你不会知道姐姐是多么的感激你！”

凌壮志立即正色的说：“姐姐怎的谦虚起来，诚如大明兄所说‘丈夫救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义不容辞的事……”

展伟凤一听，立即想起凌壮志在“惩戒院”前，面对恩师也如此说的事，不由羞得满面通红，立即忍笑嗔声说：“你怎傻呼呼的和大明哥一样的乱说。”

凌壮志佯装一愣，故意惶声说：“原来姐姐不喜欢我？”

展伟凤没有想到凌壮志竟会如此趁机淘气，不由羞得一头埋进凌壮志的怀里，撒娇似的嗔声说：“哪个说过喜欢你！”

凌壮志，见这位大姐姐，在害羞撒娇的时候，一如那些妹妹，同样的娇羞不胜，再也忍不住开心的笑了，不由信口吟声说：“大家碧秀贵千金，天下女儿一般心，撒娇羞笑郎知否，只缘君是心上人！”

展伟凤被凌壮志说中痒处，不由又羞又气，急抬螭首，展唇轻哼，同时娇笑嗔声说：“你真是个害死人的聪明书呆子！”

凌壮志知道展伟凤又想到暮春三月间，在“如归轩”酒楼上痴情赠扇的事，不由愉快的哈哈笑了。

展伟凤被凌壮志笑得粉面通红，但她也因而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了雍容绝世，仪态万千的宫紫云。

于是，一俟凌壮志笑罢，立即忧心的问：“弟弟，你来时紫云妹妹知道吗？”

凌壮志毫不迟疑的说：“小弟这次急急赶来，还是她出的主意呢？”

展伟凤黛眉一场，不由惊喜的问：“真的呀，她怎的这么好？”

说此一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黛眉一蹙，再度忧郁的问：“她可赞成我们……”

凌壮志一听，顿时会意，因而未待她说完，立即笑着说：“她早就知道大明兄呼我‘小妹夫’了……”

展伟凤粉面一红，芳心也不禁暗暗感激自己的傻哥哥展伟明，但她仍有些不安，在心里幽声说：“唉，不知将来我是否能与紫云妹妹互敬互助，和睦相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凌壮志哈哈一笑，得意的笑着说：“你快不要为此忧虑，你是最大的姐姐，她们那个敢不依你……”

展伟凤一听“她们几个”不由惊得娇躯一战，面色立变，瞪大了一双凤目，惊异的问：“弟弟，你还有几个？”

凌壮志被问得一愣，不自觉得“啊”了一声，久久答不上话来。

展伟凤星眸一转，顿时恍然大悟，不由脱口急声问：“可是还有‘铁钩婆’老前辈的那个精灵女儿万绿萍？”

凌壮志一听，面色立变，顿时想起随时可能立在两人面前的万绿萍，他深怕展伟凤说出什么无心话，得罪了这位娇妻，影响以后的和睦，不由慌急声说：“姐姐我们快走吧，她们在店中等急了。”

说话之间，急忙立起，顺手将展伟凤拉起来，匆匆奔出冰洞，尚不时机警的看向左右。

展伟凤被凌壮志闹得心神十分不宁，不由嗔声问：“是谁还在店中等候嘛？”

凌壮志奔出洞外，发觉空气中并没有那丝异香，不由宽心大放，这时见问，不由笑着说：“就是我师母‘黛凤女侠’的亲生女儿叶小娟和‘铁钩婆’的唯一爱女万绿萍。”

展伟凤黛眉一整，不禁幽怨的说：“你们也早已行了花烛之礼？”

凌壮志不由哑然一笑，说：“这些事虽然不必隆重行礼，但也得由尊长主持，岂能乱了礼数？”

展伟凤听了，艳美的娇靥上，立时升上了两片红晕。

凌壮志一拉她的玉手，笑着说：“走，她们一定焦急的等我们回去。”

说罢，两人展开轻功，身形快如流矢，直向达板城的方向驰去。

两人挽手飞驰中，展伟凤开心的问了凌壮志一些别后的情形，凌壮志欣然的——详述。

到达格拉山口，天光已经大亮，远近景物，在飞旋的大雪中，已隐约可见。

耸立山脚下的达板城，一片银白，西关和南关的雪道上，正有不少黑点幌动，想是急急赶进城里去拜年的人。

凌壮志挽着展伟凤，并肩飞驰，快如流星，两人直到距达板西关数百丈处，始改换步行。

进入西关，一片丰年景象，家家贴着鲜红的春联，户户门前堆着如银的瑞雪，街上俱是身穿新衣拜年人，在密集的炮竹声中，到处洋溢着欢笑声和恭喜声。

由于凌壮志在如此隆冬大雪的天气中，尚穿着薄薄的白绒银花公子衫，束着淡黄儒巾，腰悬一柄银剑，因而惹得不少人驻足注目，刹那间两人身后已跟了不少雪衣雪帽，粗眉大眼的彪形大汉。

展伟凤一夜紧张，半夜飞驰，不想去理那些好斗的猛汉，凌壮志也就佯装没有看见。

那家豪华大客店，就在西关大街上，瞬间已到了店前。

只见店门半掩，七八个店伙正在门下赌钱。

凌壮志和展伟凤，径自走了进去。

其中一个矮健店伙一见，立即慌得急声叫着说：“展师叔来了，快给展师叔拜年！”

如此一喊，七八个店伙顾不得拿桌上的钱，纷纷爬下叩头，跟在凌壮志身后的一群猛汉，面色立变，一哄而散。

凌壮志早就知道这是金霞宫的门人开的店，因而并不觉得意外。

两人略加周旋，径向后院中走去。

展伟凤一见院中的红门，芳心不由一沉，想到绿萍、小娟尚在里面，心情立时凝成一个郁闷的结，她不知道如何和这两个小妹相处。

尤其，她的年龄大，多出她们四五岁，如果她们仍稚气未减，她这个大姐姐便是处处吃亏，事事依着她们……

心念未华，已经到了红院门前，只见凌壮志一脸兴奋的举起手来，急急的在门环上拍了两下。

门环一响，院中立即传来两声亲切愉快的欢呼：“凌哥哥回来了！”

呼声甫落，接着是一阵急促奔来的脚步声。

凌壮志一听，小娟绿萍果然先回来了，不由望着展伟凤愉快的笑一笑。

展伟凤听小娟、绿萍对凌壮志那那份亲密期待的声音，芳心直往下沉……

就在她心情下沉的同时，随着急促的脚步声接近，再度响起两声亲切期待的声音，急急的问：“凤姐姐也来了吗？”

凌壮志望着神情突变的展伟凤，朗声笑着说：“来了！”

话声甫落，红门呀然一声开了，容光焕发，重新整洗过的绿萍、小娟，同时含笑出现在门前。

绿萍、小娟，一见立在凌壮志身边，娇靥微红的展伟凤，立即惊喜的欢声说：“凤姐姐真来了，快给姐姐拜年！”

说话之间，绿萍小娟，双双下拜，竟真得拜起年来。

展伟凤明目旋泪，神情激动，慌得伸臂将绿萍小娟扶住同时，含着泪说：“两位妹妹请起……”

由于被这两位娇美的小妹妹闹得心情过份感动，以下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凌壮志看到这情景，最开心，不由哈哈笑着说：“拜了凤姐姐，就不拜凌哥哥了。”

绿萍小娟，同时忍笑咳声说：“给你拜年你也没有压岁钱！”

说罢，两人俱都愉快的笑了。

由于是大年初一，四人都在暖室内，围炉品茶聊天，并决定初三返回中原。

第二天，“金霞宫”设在达板城的驿站人员，已将展伟凤的雪帽，凤辇及马匹送过店来。

展伟凤一见，悲喜交加，从金霞宫派人送来衣物及马匹来看，断定“天山五子”依然承认她是“琼瑶子”的徒弟。

小娟、绿萍，自展伟凤回来，变得愈加活泼可爱，三人总是形影不离，夜晚宿在一间房里，凌壮志看了，表面赞许，心里却暗暗生气。

因为，他再不能象以前那样，右拥绿萍，右揽小娟，诗情画意的蜜蜜谈心。

第三天，吉星高照，达板城仍洋溢着新年的热潮。

凌壮志、展伟凤、小娟、绿萍，策马出了达板城，又开始了他们踏涉三关，遥遥万里的归途行程。

虽然，他们并没有重事在身，但他们却个个归心似箭，即使最爱游山玩水的叶小娟，也失去了兴趣。

因为，他们第一次远赴边疆，并急切的想念着那些可亲可近的长辈和宫紫云。

他们进“玉门关”走甘肃省，经陕西，奔湖北，一路行来，早行夜宿，诸事十分顺利。

这天，风和日丽，凌壮志、展伟凤、绿萍、小娟四人渡过了汉水，飞马直奔武昌。

凌壮志坐在马上，仰首望着高阔的蓝天，目注徐飞的片片白云，唇角不时掠过一丝快慰的微笑。

他计算一下路程，再有半月的时间，便可看到阔别多月的爱妻宫紫云了。

他一想到这位雍容脱俗，绝世风华的美丽娇妻，便情不自禁的叱喝一声，催马抖了抖鞭绳！

乌雅一声怒嘶，加速向前飞奔。

万绿萍看在眼里，不由向展伟凤和小娟嘟了嘟嘴。

小娟脱口“噗嗤”一笑，压低声音笑着说：“准是想起我姐姐了。”

展伟凤年龄较长，她一直保持大姐姐的风度，对凌弟弟处处体贴，对两个小妹妹事事依顺，但对三人的照拂，却不分轩至。

凌壮志不时仰天傻笑，她早已看到了，只是她较懂事故，佯装未曾看到，这时见小娟脱口说出来，不由微微一笑，也催马追了上去。

片刻已经追上，同时凌壮志俊面微红，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

蓦见小娟凤目一亮，举手指着远方，清脆的高声问：“凌哥哥，那是什么地方？”

凌壮志、展伟凤、万绿萍三人同时抬头，循着小娟的指向一看，只见一道青葱山影，临江的一面，隐约现出一座耸立半空的三层楼阁。

万绿萍一见，首先抢着说：“那就是全国闻名的‘黄鹤楼’嘛！”

小娟一听，不由马上的兴奋吹呼起来：“太好了，我早就想一游黄鹤楼，妈妈总说那地方不好，人多口杂，容易生事，这次妈妈不在，我可不怕了！”

凌壮志也没有去过黄鹤楼，虽然有意前去一看，但又心急赶路，因而，

一双星目，一直望着那座巍峨的楼影，沉默不语。

展伟凤去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遇上一些煞风景的武林莽汉在楼上喝醉了酒，大打出手，或者联盟宴会，较技约斗。

但她不愿扫小娟的兴头，加之凌壮志也有一游的意思，因而没有出言阻止。

叶小娟见凌壮志依然默默飞驰，不由撒娇似的怨声说：“凌哥哥，你到底去不去嘛。”

凌壮志秀眉一蹙，未回答，绿萍已愉快的欢声说了：“黄鹤楼上真是太好了，三楼上不但有唐人崔景的诗，壁间尚题满了名人的词，意境不同，情趣各异，令人百读不厌！”

展伟凤见这一对小妹妹，一说一合，再也忍不住笑着说：“弟弟，我们去黄鹤楼玩半天吧。”

绿、小娟见展伟凤也如此说，知道凌哥哥不敢不答应，立即兴奋的欢声说：“还是凤姐姐好！”

说罢，两人当先一拨马头，径向黄鹤楼上驰去。

凌壮志和展伟凤，举目前看，只见黄鹤楼倚城耸立，巍峨在黄鹤楼上，建筑得美伦美焕，画梁飞檐，后连蛇山，面临汉江，与汉阳的“晴川阁”遥遥相对，果然不愧是全国闻名的胜地。

到达楼前，游人如织，俱是不远千里而来的游客。

凌壮志四人，只得策马向前，再看耸入半空的“黄鹤楼”，朱栋璃瓦，古色古香，气势端的不凡。

在精工雕刻的正面飞檐下，悬着一方黑漆大匾，上画三个金漆

大字“黄鹤楼”，在左右朱漆梁上，尚悬着一对红木对联。

细读那对联是：“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到金尊，绕洲者千年芳草。

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萧，落江城五月梅花。”

游览间，已到楼前，四人踏蹬下马，早有专饲骈马照管车辕的夫役将马接了过去。

凌壮志和展伟凤并肩在前，绿萍小娟两人紧跟在后，四人随着其他游客，直登三楼。

四人登上三楼，目光不禁一亮，只见楼上，四门大开外围朱漆雕花栅干，这时正午虽然已过，但楼上仍是满座，有的低吟浅酌，有的哼歌吟唱，形形色色好不热闹，不过大多数的游客，都在依栅远望，目览景色。

凌壮志先向酒保订了座，四人也随着游客走向栅前。

蓦然小娟欢愉的低声说：“在这里！”

凌壮志转首一看，只见一方光滑如镜的大理石上，深深的刻着四行八段，用鲜红朱砂描过的工笔正楷字，正是唐人崔景吟诵的那首被天下骚客墨客，才子佳人们吟诵的“黄鹤楼赋”。

凌壮志出身书香世家，诗词歌赋，莫不体会精深，四书五经，更是研读

可诵，对崔景这首名诗，自然也读得滚瓜熟悉，只是尚没有亲临其地，一览其词，而体会其意境而已！

这时一见大理石上的诗句，字体工整，鲜红醒目，不由轻声低吟：“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凌壮志低吟间，星目不时遥望汉阳一带的青葱树木，和芳草茂盛的鹦鹉洲，以及波浪滔滔的大江。

立在凌壮志身旁的叶小娟，看了“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句子后，立即望着展伟凤，压低声音问：“姐姐，相传古时，有人在此乘驾黄鹤，白日飞升，因而得道成仙，不知这话可真？”

展伟凤淡雅一笑，说：“年代已久，无从考证，也许是以讹传讹

话未说完，凌壮志笑而插言说：“齐东野语，姑妄听之，何必认真？”

说罢，四人依栏远望，景色如画，百里江流，一览入目，果然令人襟怀舒爽心神一畅！

游览完毕，人坐饮酒，小娟、绿萍的兴致仍浓，因而两人举杯饮酒，浅沾樱唇，一双明眸，不时游目楼下。

蓦然，万绿萍的精神一振，似乎想起什么，不由愉快的急声说：“小妹想起来了，距离此地不远，尚有一座香火极盛的宏伟尼院‘清风庵’，听说里面供奉菩萨，有求必应，签语极灵，现在时间尚早，我们饭后何不去求求签！”

凌壮志不愿再托时间，因而摇摇头说：“无缘无故，随意求签，神必厌之。”

万绿萍心切游玩，因而急不择言，不由脱口急声说：“谁说我们无缘无故，我们前去求签，就是要请菩萨告诉我们，云姐姐这一产是生女还是生男嘛！”

话一出口，才惊到自己还是一个未出闺的黄花少女，不由羞得粉面通红，急忙将头埋进玉手里，自己也忍不住“噗嗤”笑了。

叶小娟虽然也羞得娇靥生红霞，但她却随声附和说：“是嘛，小妹也是边个意思嘛。”

展伟凤见这两个小妹妹如此贪玩，觉得时间尚早，前去随喜一会也无妨事，但她生怕绿萍小娟赞她是好姐姐，而埋怨凌弟弟，因而只是樱唇微笑，深情的望着凌弟弟，给他应允的启示。

凌壮志一听小娟的话，早已心动，这时再经展伟凤暗中示意，立即欣然应允，同时风趣的笑着说：“稍对两位贤妹也向菩萨求一支灵签，看看你们跟着凌哥哥是受罪，还是享福。”

小娟、绿萍娇靥再度一张，同时一耸琼鼻，娇哼一声，忍笑嗔声说：“你

只敢期负妹妹……”

以下的话虽然没说，显然是说凌壮志怕展伟凤。

展伟凤是大姐，不便反唇相讥，仅自然大方的一笑，而凌壮志却开心的哈哈大笑。

如此一笑，顿时惹得全楼游客回首，纷纷向他们注目。

展伟凤芳心一惊，唯恐生事，立即催说：“时间已经不早，要去我们也该走了。”

凌壮志颌首应好，立即招来酒保，付过酒资，四人径自走下楼。

四人不须询问“清风庵”位在何处，只要跟着径向山凹一座茂密大松林缓步走去的游客前进便找到了。

由于凌壮志急于要知宫紫云这一次生的是女是男，因而他意兴旋飞的比谁走得都快。

小娟、绿萍，看在眼里，不时悄悄作个鬼脸。

前行约百丈，即是茂密松林内，现出一座大庵院，红砖绿瓦，红阁楼台，三座大殿，气势昂然，善男信女前去进香者，络绎不绝。

四人进入茂林，随在其他的善男信女之后，登阶走进高大宏伟的壮丽大山门。

举目前看，大雄宝殿，辉煌庄严，广台石围高阶前的巨鼎内，正缭绕飘飞着浓淡不一的香烟，清脆悦耳的铜铁声，不由由大雄宝殿内传出来，拥挤的善男信女，正在焚香叩头，顶礼诚拜。

凌壮志、展伟凤、绿萍、小娟，四人一见，立被殿前肃穆庄严的气氛感染了，虔诚之心，油然而生。

于是，四人分别买了一份柱香，随在人后，沿着甬道，直趋大殿。

登上广台，肃容细观大殿，只见殿内香烟弥漫，青灯高悬，正中神像是尊全身贴金，高约五丈的“南海菩萨观士音”。

左侧神供奉的是济公神师，右侧神龛供奉的是关圣君，两厢供奉的是十八罗汉。

在正右宠大神龛的右侧，跪着一个灰布僧衣的端庄尼姑，一手合什，一手缓慢有序的轻击着木鱼。

在神龛的左侧，肃然立着一位慈眉善目，面色红润，身穿灰布僧袍的老尼姑。

肃立的老尼姑，双手合什，腕挂念珠，满面慈祥的含着微笑，目注顶礼虔拜的善男信女，似是暗暗为他们祝福。

凌壮志四人，一见老尼姑那分超绝尘凡的神貌，便不禁肃然起敬，同时，也看出老尼姑是位修为极深的佛门信徒。

四人走进大殿，分别上香，一一叩头。

肃立在神龛左面的慈祥尼姑，一见跪在蒲团上虔拜的凌壮志，目光一亮，面色立变，急忙闭目，无声的宣了一声佛号。

但，凌壮志四人，神情肃穆，心意虔诚，个个恳切祈祷，俱都目不斜视，因而均未发觉老尼姑的神色有异。

拜过了济公禅师和关帝圣君以及十八罗汉之后，再回到庞大神龛前，那位慈祥的老尼姑已经不见了，而代替的是一位神色祥和的中年尼姑。

凌壮志四人虽然已经发觉，但由于内心尊敬，因而并未注意，尚以为该轮到那位老尼姑用斋，或者休息。

四人决定由年岁最小的先求，于是万绿萍，立即跪在签筒前，默默祷告一番，应手抽出一支来。

其次是小娟，再其次是凌壮志，最后才是展伟凤。

四个人各记个人的签首，走至“解禅处”，分别要了自己的签语。

于是，四人怀着不安的情绪，略显激动的心情，急切的要看看神对他们怎么说，他们都渴望知道自己的吉凶祸福和命运，四人看罢，在他们虔诚肃穆而略带急切的面庞上，俱都展露出欢欣而信服愉快的笑容。

绿萍的签语是：“福禄得安康，荣华保吉昌。

所得皆逐意，千里共兰香。”

是一道吉签。再看小娟的签语，是大吉：“碧玉池中开白莲，庄严色相自天然，生来骨格超凡俗，正是人间第一仙。”

展伟凤也是一道吉签：“大难祸患自不同，千山万水走蛟龙；贵人垂手来相接，红日照耀正当空。”

四人争相看罢，唯独凌壮志的签不拿出来。

绿萍、小娟、展伟凤，芳心一震，但都惊异的看着凌壮志。

但见他朗目闪辉，秀眉微挑，神彩飞扬，朱唇展笑，背负着双手，一副自满自得神色，知道他的签必是最好。

展伟凤自是不便说要看，绿萍小娟当着这多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也不便强索，因而，六支晶莹明亮，澄彻如秋水的眸子，齐盯在凌壮志的俊面上。

凌壮志面对三位美若仙子，貌如春花的未婚娇妻，虽然身为丈夫，当着满殿的善男信女，也不禁被看得面红耳赤。

于是，自嘲的一笑，微红着俊面，有些仙讪不好意思的将签语拿出来。

绿萍眼尖，一眼便看清了字头，不由瞪大了眼睛，压低声音，吃惊的说：“啊，上上大吉签！”

展伟凤和小娟一听，比自己抽中的上上大吉签还高兴，不由同时惊喜的说：“真的呀！”

说着，急看凌壮志手中的签语，只见上面说的是：“东西南北任君行，花开花落结子成；

一向前途无难事，夫妻百岁喜相逢！”

绿萍、小娟、展伟凤看到最末一句时，俱都忍不住娇靥微红，但他们的芳心深处，更多的是感激神明的保佑和高兴。

三女抬起头来，羞红着娇靥，深情的望着凌壮志，见他光彩满面，十分

得意，三女不禁相视笑了。

因为，他们看出，凌壮志真正神气的原因不是“夫妻百岁”，而是那句“花开花落结子成”。

俗语说：“有子事足”，有了儿子似乎一切都满足了。

由于四人抽的签都十分灵验，心中格外高兴，丢下二两香油钱，索兴再至庵中随喜一番。

清风庵范围极大，占地约有千亩，青石铺地，巨屋连云，经阁楼台，高直耸立，回绕曲间，花影扶疏，景致绝美，气象壮丽，令人不舍离去。

四人沿着长道回间，一面游览着壁上“观音得道”的连环图画，一面讲着观音菩萨如何成仙的故事。

信步前进，随意而谈，不觉已入了后庵内院，凌壮志这才惊觉到，除了他们四人外，再也没有其他香客了。

游目一看，俱经阁静室，只见前面一片花树，盛开着一色素黄大花，围绕着一座粉壁幽静的小院。

凌壮志四人一看，知道这是庵中重地，深入至此，实在有些失礼，心念间，四人正等转身，蓦见凌壮志的双目一亮，面色立变，脱口一声惊“噫”，同时急声说：“你们快看！”

绿萍、小娟、展伟凤同时一惊，闻声回头——

只见前面那片花树间，一个身穿灰僧衣，头戴灰帽的妙龄尼姑，正神色忧郁，行色匆匆的向着幽静小院的门前走去。

妙龄尼姑，年约十八九岁，瓜子形的脸庞，肤如凝脂，一双剪水双眼，明若秋水，两道斜飞的秀眉，隐透着傲气。

但是，这时她那张已失去光彩的憔悴的面庞上，却充满了忧郁。

万绿萍一见妙龄尼姑，花容失色，脱口一声惊啊，顿时呆了。

凌壮志断定不会错了，立即高声疾呼：“小师父，请留步！”

远处花树间的尼姑，一见凌壮志，先是一呆，接着面色大变，喊呼一声，飞身奔进小院内。

凌壮志神情如狂，不由激动的连声高呼：“站住！站住！请站住！”

高呼声中，腾空而起，身形疾如流矢，直向小院门前扑去——

就在凌壮志腾空跃起的同时，一声庄严肃穆，内力充足的“阿弥陀佛”声径由院中传来。

紧接着，灰影一闪，那位慈祥的老尼姑，双手合什，已肃立在门前了。

凌壮志飞扑中，听到了那声中气充沛，宛如西天梵音的庄严佛号，不禁当头棒喝，几近疯狂的神志，立被惊醒了。

这时一见宝相庄严，神色肃穆的老尼姑，立身挡在门问，心中一惊急刹身势，倏然停身在门外。

同时，他也恍然大悟，方才老尼姑在大殿上，何以突然不见了，想必是前来通知秦香菩，到她的静室去听候面谕。

不过，他作梦都没有想到受尽玉山少主薛鹏辉羞辱的秦香菩，在悲忿之余，竟来清风庵落发当了尼姑。

如果不是曾经救过她的万绿萍肯定的说出来，以及秦香夸自己戚呼一声，飞身逃进院内，他决不会相信。

心念未毕，蓦见尼姑双手合什，微一颌首，肃容朗声说：“四位远道而来，虔诚上香，吾佛必然得福，贫尼‘悟梵’因事羁身，不便招待，请四位即去前面斋室待茶吧。”

说罢，一双慈目，祥和的看了一眼，神色惶惶，急步走向院门的万绿萍、小娟，展伟观之后，一双慈目，随即合上了。

凌壮志见老尼姑“悟梵”师太，合什垂目挡在门问，不敢失礼硬闯，于是心中一动，急忙拱手，深深的一揖，同时恭声说：“晚辈凌壮志倾闻，太平镇秦员外爱女秦香菩，前来贵庵请求剃度，晚辈等特来见她一面。”

“悟梵师太，”慈眉一整，再度宣了一声佛号，依然微垂双目，肃容合什说：“小施主方才看到的本庵弟子，‘慧空’确是祝发不久的秦香苓，不过，小施主方由天山赶回，不知由何人口中得知绝大机密？”

凌壮志见悟梵师太开口便说出他的行踪，心中不由暗吃一惊，他想，也许是秦香苓将他的衣着、像貌和行踪告诉给了悟梵师太。

这时见老师太，问他由何人口中得到这项绝大机密，一时说不出是谁来，顿时无言答对。

急步走至凌壮志身侧的万绿萍，早已断定秦香苓必然已征得跛足道人的同意，否则，秦香苓也决不敢落发为尼。

这时见凌壮志神色迟疑，因而心中一动，急忙恭声说：“晚辈等是接获‘跛足道’老前辈的急谏，才飞马赶来贵庵，请老师太恩允一见……”

万绿萍的话声未落，“悟梵”师太微合的慈目中，立即射出两道冷芒。

但她的目光之后，神色恢复祥和，接着微微点头，平静的说：“小施主和三位姑娘一入大殿，贫尼便断定是我那玩世不恭，游戏风尘，不知上进的跛足师弟走露了消息……”

凌壮志四人见“悟梵”师在呼“跛足道”为师弟，俱都大吃一惊，慌得四人纷纷伏身叩头，急忙报名请安。

“悟梵”师太似是为了阻止四个小儿女的要求进见秦香苓，因而故意肃

立不动，仅合什还礼，朗声说：“贫尼担当不起，四位快请起。”

凌壮志知道悟梵师太的来历后，更不敢有丝毫失礼和冒犯，但他心中一动，决心跪地要求，于是，伏身在地，恭声要求说：“请老前辈念晚辈四人热忱及星夜兼程赶来的一番苦心，准许见秦姑娘一面……。”

悟梵师太未待凌壮志说完，立即宣了声佛号，严肃的说：“她祝发业已两月，受戒法号为“‘慧空’……。”

万绿萍三人见凌壮志仍然伏跪在地，自是不敢起来，这时未待悟梵师太说完，急忙恭声说：“老前辈请放心，晚辈等见‘慧空’小师傅后，即刻离庵，绝不羁延，至于以前的事，晚辈等也绝口不谈。”

悟梵师太见凌壮志四人伏跪不起，显得十分为难，微蹙着慈眉，久久才迟疑着说：“慧空祝发，未满百日，依规不准接见俗客……。”

凌壮志四人知道悟梵师太的决心已经动摇，因而急忙颌首要求说：“恭请老前辈格外俯允！”

悟梵师太略一迟疑，催促说：“你们四人先起来。”

凌壮志急忙恭声说：“老前辈允后，晚辈等始敢起来。”

悟梵师太慨然的一叹，无可奈何的说：“你四人起来吧，我答应你们就是！”

凌壮志四人一听，忙不迭的恭声应是，叩首立起，立即肃容说：“在未见‘慧空’之前，你们必须答应不哭喊，不交谈，不接近至门前一丈以内……。”

凌壮志四人根本没想到有没有把握作得到，仍然是连连颌首，恭声应是。

悟梵师太看在眼里，突然对凌壮志提高声音，正色问：“凌壮志，你自信有此超常情的定力吗？”

凌壮志被问得心头一震，不由愣愣的望着老师太，久久答不上话来。

他这时才发现，稍时见了身世悲惨，因他一时嘻戏而害得她丧失一生幸福的秦香苓，能否控制得住自己激动奔放的情感，他实在毫无一丝把握。

继而一想，如不爽快答应，悟梵师太决不允许见秦香苓，因而毅然恭声说：“晚辈有此定力！”

悟梵师太深深的看了凌壮志一眼，也毅然颌道说：“你们四人可在此稍待！”

说罢，转身向院内走去。

凌壮志、展伟凤、小娟、绿萍急忙应是，躬身自送。

一俟师太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一簇青竹后，叶小娟立即压低声音说：“真没想到这位秦姑娘，竟是如此的想不开！”

凌壮志一听，心中愈加难过，不自觉得低下了头。

万绿萍暗然一叹，立即含意颇深的说：“遇此有逾禽兽的不贤夫婿薛鹏辉，实令秦姑娘痛心，她事先已违父母，事后又遭蹂躏，岂能以残谢之花，再事别人，而错上加错。”

展伟凤看出凌壮志的神色很难看，故意附和着说：“萍妹说得极是，秦姑娘遁入空门，终日诵经拜佛，也许能忘却以往的烦恼，而得到真正的解脱！”

小娟心地晶莹，不由暗然摇摇头，同情的说：“秦姑娘实在太可怜了！”

正在难过的凌壮志一听，几乎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仰首望天，无声一叹，他这时才真正尝到最不快乐的苦果。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径由院内传来。

凌壮志循声一看，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青衣光头小沙尼，正向门内急步走来。

小沙尼来至凌壮志四人身前，施礼恭声说：“四位施主请进！”

说罢，合什立于一侧。

凌壮志礼貌的颌首应是，既和绿萍、小娟、展伟凤，径向门中走去。

进入中门，四人都不禁茫然一愣！

只见左厢房，门窗紧闭，正中禅房竹帘绒垂，两个青衣小沙尼，每人手中拉着一根金色卷帘低绳，相对肃立，整个院内，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凌壮志游目一春，院中除了几盆素花，再没什么了，那位慈祥的‘悟梵’老师太不知去了何处，抑或就在禅房中……

心念间，俯目前看，只见深垂的帘竹内，隐约透出一个盘坐在蒲团上的青衣人影，那人身旁的小圆架上，似是放着一盘檀香，丝丝香烟，弥漫眼前。

凌壮志星目湿润，心情激动，缓步向帘前走去，他断定帘内盘坐的人影，必然就是秦香苓。

随着步子的前进，他的心情逐渐感伤激动，他已忘了悟梵师太的告诫，他只想进入室内，向香苓说些什么，如何表示他对她今天的结果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和懊恼。

前进间，蓦闻跟在身后的展伟凤，轻微的咳了一声。

凌壮志，心中一惊，这才发现距离竹帘仅余一丈了，于是悚然一惊，急忙停身止步。

就在凌壮志停身立稳的同时，两个小沙尼，已缓缓的拉动绒绳，竹帘随之徐徐上升。

凌壮志神情激动，万分痛苦，瞪着一双湿润的星目，一瞬不瞬的望着徐徐卷起的竹帘……

随着竹帘的卷起，门内五尺处，首先出现一座厚厚的黄绫蒲团，在蒲团左边，果然是一盘轻烟袅袅的檀香。

接着一袭肥大的僧衣，完全掩盖了白袜云鞋，一双春葱似的玉手，相对伸张，掌心向天。

最后，那张夫如凝脂的秀丽面庞也随之现出来，正是苦命可怜的秦香苓。

凌壮志一阵心痛，顿时滚落下两滴泪珠，秦香苓那蓬长而乌黑的如云秀发，已经不见了，代替的是一顶瓜皮形的灰色僧帽，覆在她的头上。

她紧紧合着双目，面色苍白，樱唇显明的缺乏血色，嘴角下弯，微微颤

动，两道微向上飞的秀眉已蹙在了一起。

凌壮志目不转睛的望着秦香苓，任由两行热泪流下来。他想到第一次看到秦香苓的时候，那时她又是多么的快乐。

想到她引自己进入怪石阵时，那时，她又是多么天真。

想到马鞍山下与薛鹏辉交手时，为了他的安危，秦香苓曾不顾一切的毅然投剑，那时她又是多么的痴情！

想到自己在忿怒时，尚当着宫姊姊、薛鹏辉，以及丫头唤春，而讥她是再醇之妇，那时自己又该是多么的愚蠢。

凌壮志心念至此，愧悔交集，已是泪下如雨——

他认为秦香苓今天的悲惨结局，完全是他凌壮志一错再错造成的，他至少应该负行为失检之责。

想至痛心之处，他不自觉的移步向门前走去……

早已立身在他左右的绿萍，小娟，俱都双目含泪，神色凄然，这时见凌壮志移步走去，不由急得伸臂将他拉住。

绿萍、小娟一拉，凌壮志的情绪愈加激动，再也忍不住痛苦的戚呼：

“ 苓……妹，你……何苦要如此折磨你自己…… ”

凌壮志呼声一起，盘膝端坐的秦香苓，再也控制不住稳藏在内心的悲痛和委曲，只见她酥胸剧烈起伏，眼睑一阵颤动，两行清泪，像决堤的江河，经由细长而浓的睫缝中涌出来，晶莹的泪珠，一颗接一颗的滚落在衣襟上。

凌壮志心痛如割，不由再度戚呼一声：“ 苓妹…… ”

苓妹两字出口，秦香苓泪盈满眶的亮莹杏目，艰涩的睁开了，同时神色痛绝，樱唇启合，似是有什么话要说。

就在这时，一声铮然严肃的佛号，经由左厢房内传出：“ 阿弥陀佛！ ”

佛号一响，“ 唵 ” 的一声，两个青衣小沙尼，双手一松，竹垂帘应声而下，两个小沙尼也急忙并肩挡在门前。

凌壮志悲忿填胸，顿时大怒，正待挣脱绿萍、小娟，蓦见悟梵师太已由厢房内走出来，同时肃容问：“ 凌壮志，难道你忘了答应贫尼的三个条件了吗？ ”

凌壮志一见悟梵师太，立即痛苦的大声问：“ 老前辈，您不觉得这样作太残酷了吗？ ” 悟梵师太，立即合什宣了个佛号，接着连声说了两声罪过，慈祥的说：“ 凌壮志，你果真有爱护秦香苓之心，就该助她建立超脱尘凡的坚强意志，令她忘却所遭遇的悲痛和不幸，岂能在她不贞不孝之后，又摇动了她诵经面佛的圣洁志节，现在时刻已经不早，快些出庵去吧。 ”

凌壮志听得悚然一惊，想到秦香苓已经祝发受戒，并非带发修行，自己在此苦声哀求，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愈增秦香苓的痛苦和自己本身的罪过。

但他仍忍无可忍的问：“ 可知晚辈等，今后可否再来看她？ ”

悟梵师太本待严格拒绝，但她略一迟疑，接着肃容说：“ 有必须要见她的重大事情，当然可以来！ ”

凌壮志一听，知道要想再见到秦香菱也不可能了，因而情不自禁的又多看了一眼竹帘内的秦香菱。

一看之下，心痛如割，他隐约看见坐在蒲团上的秦香菱，玉手掩面，深深垂首，上身剧烈的颤动着，她正强抑着内心的凄苦，暗暗忍声痛哭。

注目间，又听悟梵师太，再度催促说：“红日已经西下，四位请离庵吧！”

凌壮志知道大势已去，于是，黯然一叹，面向悟梵师太，毅然深深一揖，即和小娟三人，告辞走出院来。

绿萍、小娟，展伟凤，俱都心情沉重，默默跟在凌壮志的身后，她们深悔不该到“清风庵”来求签。

来至前殿，香客果然寥寥无几了，大殿上已燃起无数青灯，散发着蒙蒙光辉，香烟缭绕，直达殿外。

走出殿门，西天已布满了如火晚霞，远处已经暗下来，但矗立在黄鹤矶上的黄鹤楼，却灯火通明，光亮如昼。

四人走回黄鹤楼下，由于心情不佳，已无心情再登楼用膳，拉来马匹，登鞍上马直向武昌城策马驰去。

四人由黄鹤楼往前看，灯火万点，光亮烛天的武昌城，就在眼前了。

一进城门，即见熙熙攘攘的行人，在灯火辉煌，琅琳满目的宽大街道上，来往的拥挤着，正是晚市兴隆的时候。

凌壮志四人，策马徐行，目光不时注意两街的酒楼客店。

来至一座客店门前，凌壮志方自停马，蓦闻身后的展伟凤，脱口一声娇叱：“小叫化好规矩——”

凌壮志闻声回头，只见展伟凤，粉面凝霜，玉臂疾挥，手中马鞭，挟着一阵破风啸声，径向一个神色惶急，十分精灵，年约十七八岁的小叫化抽去——

万绿萍知道凌壮志与丐帮的密切关系，因而抢先挡止说：“姊姊不要打——”

打字出口，展伟凤疾沉玉腕，马鞭一顿，小叫化身形一闪，马鞭梢险抽在小叫化的脸上。

凌壮志正在心情懊恼之际，看了这情形，不由沉声问：“姊姊，怎么回事。”

展伟凤立即微红着娇靥，有些不好意思的忍笑说：“他一直立在马后，鬼鬼祟祟的瞅来瞅去……。”

小叫化未待展伟凤说完，立即委曲的分辩说：“弟子一直跟在马后，是等凌爷爷和万奶奶选中客店后，再进店请安，因为不认识这位脾气大的姑奶奶，所以……。”

“多看了两眼”尚未出口，绿萍、小娟，俱都忍不住“噗嗤”笑了。

展伟凤的娇靥更红了，立即有些歉意的笑着说：“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凌壮志淡淡一笑，说：“进店再谈吧！”

前来接马的几个店伙，本待怒声吆喝小叫化几句，但看了小叫化的不凡身手，吓得也不敢吭声了。

凌壮志四人将马交给了店伙，即命小叫化在身后跟着，径向店中走去。

要了一处幽静独院，即在小厅上坐下来。

小叫化一俟凌壮志四人坐稳，立即躬身下拜，同时恭声说：“丐帮第九分舵，第三代弟子张化龙，叩见凌爷爷和三位姑奶奶。”

凌壮志肃手令他起来，同时含笑问：“小兄弟是怎样识得在下和万姑娘的？”

小叫化张化龙，见凌壮志呼他“小兄弟”不由慌得恭声说：“凌爷爷是我们丐帮的‘殊荣大恩人’，上自帮主，下至白衣，遇到凌爷爷都应下跪……”

凌壮志听得暗吃一惊，面色立变，内心极感不安的急声问：“这是何人规定？”

小叫化张化龙，立即拱手躬身，肃立恭声说：“奉本帮修仙二十年，突然归来的老帮主的命令。”

凌壮志知道说的是“丹眼神杖”简长老，根据小叫化的口气，简长老似乎没有公开宣布被“风火真人”禁固的事。

简长老一生行事，特重忠恕，闯荡江湖数十年从未以重手伤人，看来这二十年的地狱生活，他也将含混的忍过去了。

由于内心的尊敬，深怕小娟，绿萍露出大湖山的口风来，物地向两个人施了一个眼色，接着和声问：“贵帮三位长老，近半年来，诸事可好？”

小叫化张化龙，立即恭声说：“托凌爷爷的宏福，三位老人家，身体壮健，诸事随心。”

凌壮志对“凌爷爷”三字，听来十分刺耳，但他知道，要想叫张化龙改变称呼，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心念间，蓦闻万绿萍笑着问：“你是怎的认得我的嘛？是柳马两位长辈对你们说的吗？”

张化龙应了个是，继续恭声说：“每年三月初三日，是我们丐帮在‘太子庙’集会的一天，今年集会，较诸往年，尤为盛大隆重，不但各地支舵总舵的首领舵主要亲自到场，就是武林各大门派，以及江湖重要帮会，也要派出地位尊隆的代表，前去观礼参加盛典。”

凌壮志惊异的“噢”了一声，不由看了一眼凝神静听的展伟凤三人。又听张化龙继续说：“因为今年的盛会，不但要祝贺本帮修仙归来的老帮主，同时也是新帮主的任职大典。”

凌壮志双目一亮，不由惊喜的问：“贵帮新任帮主，可是尉迟大侠少英？”

小叫化张化龙，立即恭声说：“正是本帮的代帮主。”

凌壮志早已有意思结识这位丐帮的后起英杰，只是苦无机会，这时不由心

中一动，立即望着展伟凤和绿萍、小娟，不解的问：“今天是几月初几了？”

由于终日奔驰，时而星夜兼程，对于正确的日子，展伟凤三人也有些记不清了，因而一愣，不由相视笑了。

小叫化张化龙，急忙恭声问：“回禀凌爷爷，今天已是三月初一

凌壮志一惊，不由焦急的说：“那不是仅余一天时间了吗？”

张化龙急忙恭声说：“凌爷爷和三位姑奶奶如饭后即刻动身，星夜兼程，明日酉时可达‘太子庙’，仍可及时赶上大典前夕的盛大宴会。”

如此一说，凌壮志的心，顿时被说动了，正待说什么，蓦见展伟凤轻咳一声，蹙眉施了一个阻止的眼神。

凌壮志灵智一动，顿时大悟，想到简长老颁发的那项命令，觉得这个典礼绝对去不得。

尤其在盛宴开始，宾主言欢畅饮之际，自己贸然到场，上自帮主简长老至各分舵的首领，均要降阶跪迎，那时不但自己惶恐不安，心神不定，就是各大门派的长老，代表，也将因这等隆重大礼，而感到尴尬和不解。

精灵的小叫化张化龙，先见凌壮志神色见喜，这时又见凌壮志蹙眉沉思，知道有了推却之意，因而急声说：“早在一个月之前，老帮主归来的第三天总坛即命甘、陕、川、黔、豫各地总分舵，下令所属弟子，注意凌爷爷和三位姑奶奶的行踪消息，并将凌爷爷和万姑奶奶，叶姑奶奶的衣着，马匹，身高，佩剑详细转告给各地总分舵，直到二月十五日，各舵首领前赴太子庙，才将各要口守候的弟子撤离。”

说此一顿，微一躬身，继续说：“弟子就是派在本城西关的一人，所以方才在街上讨乞，一见凌爷爷和万奶奶，弟子便跟了过来……”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不解的问：“沿途很少看到贵帮的弟兄，想是都去了太子庙，你为何没去？”

张化龙立即肃容躬身说：“因为小的奉命在家师赴会期间，暂代本地总舵的职务。”

话一出口，凌壮志、展伟凤、绿萍、小娟，不禁同时动容，俱都忍不住刻意的细看张化龙。

一看之下，四人同吃一惊，只见张化龙，浓眉人鬓，肤如古铜，两颗黑白分明的眸子，亮似晓星，虽然鼻子并不太挺，双唇也不朱红，但却有一个丰满的天庭。

四人看罢，不由惊异的相互看了一眼，似乎在说：张化龙如能别投名师，不难出人头地，大放异彩。

凌壮志看了展伟凤等人的神色，不由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一件尚未交待的大事，因而两道闪烁的目光，一直盯视在张化龙泥垢斑斑的脸上。

他要暗暗察看张化龙的眉宇，看他是否有个光明磊落的心胸，而断定这件大事，能否藉他的手去完成。

张化龙被凌壮志看得心跳发慌，不自觉得低下了头。

凌壮志看了一阵，觉得张化龙不但心地磊落，面带忠厚，而且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坚毅的沉声说：“张化龙……”

张化龙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这时听凌壮志呼唤，慌得急忙拱手躬身，朗声说：“弟子在！”

凌壮志继续肃容的说：“今晚在此相遇，深觉与你有缘，现在趁机授你三招掌法，你可愿学？”

张化龙一听，惊喜欲狂，冬的一声跪在地上，同时叩首伏地，激动的恭声说：“谢谢爷爷栽培！”

展伟凤和绿萍、小娟，误以为凌壮志想将“赤阳神君”霸道无比，冠绝武林的赤阳掌，传给张化龙。

因而三人俱都瞪大了一双凤目，十分吃惊的望着凌壮志，深恐他对张化龙认识不够深刻，以至将来为害武林。

凌壮志已看出展伟凤三人的心意，特地向张化龙说：“我这三招掌法，是我本人由实际经验中体会心得，一直尚未定名，贵帮各技，均冠‘龙虎’二字，我就为这三招掌法命名为‘龙虎三绝掌’。”

张化龙伏地静听，连声应是。

展伟凤三人一听，俱都暗暗为张化龙有此福缘而庆幸。

凌壮志继续说：“但你必须遵守三件规定！”

张化龙立即恭声说：“弟子恭听凌爷爷明示！”

凌壮志略一沉思，肃容说：“第一，不可以此三掌取胜于尊长，但是逮捕叛逆者不受限。”

张化龙急忙恭声应是。

凌壮志继续说：“第二，平素不可随意展露在兄弟间炫耀，但在交付重大任务或公平较技时以及克敌不支时，不受此限。”

说此一顿，一俟张化龙恭声应是后，继续说：“第三，今晚之事，除三位长老和新任帮主外，任何人不得说出。”

说罢，肃容沉声问：“张化龙，这三个条件，你能否一一作到？”

张化龙俯伏在地，恭谨朗声说：“弟子谨遵戒谕，如有违犯，神圣共殛。”

凌壮志一听，欣然赞许，满意的说：“很好，你起来！”

说着首先由椅上立起来。

张化龙叩首起身，恭谨的肃立一侧。

展伟凤三人一见，知道凌壮志要开始讲授招式，于是急忙将椅凳移开。

凌壮志立身厅中，一面讲解口诀，一面缓慢的表演掌势，接着轻喝一声，身形旋转如飞，刹那间掌影如山，风声呼呼，劲气充满小厅。

张化龙凝神目注，细心默记，展伟凤和绿萍小娟，三人也在旁静心观看，细察着这三招精绝掌法的动作变化。

一声轻喝，凌壮志疾收掌势，飘然退出圈外，含笑说：“张化龙，你演一遍看看。”

张化龙的确聪慧过人，他首先缓慢的演了一次，以便凌壮志再加指点，接着全力施展开来，声势也极惊人，虽然没有凌壮志那等威猛的凌厉，但已领悟到其中的精要，和三招连环变化的技巧。

张化龙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今晚福星高照，遇到了凌壮志，学会了三招精绝的掌法。

这时凌壮志走进室内，急忙兴奋的将座椅摆好。

展伟凤和绿萍、小娟，三人看了一眼内室的门帘，也猜不透凌壮志走进内室有什么事情。

转瞬间，门帘一闪，凌壮志已拿着一个密封的纸包，含笑走了出来，接着，对张化龙说：“这个小纸包，是我送给贵帮‘丹眼神杖’简长老的礼物，你必须在无人时，亲自交给简长老本人……”

张化龙一听，面色立变，不由急声说：“凌爷爷不是要亲自去赴会吗？”

凌壮志一笑说：“由此至太子庙，要经咸宁，过岳阳沿洞庭湖下，再奔浣江，路程远达千里以上，虽然星夜兼程，明日傍晚仍不能赶达……”

张化龙立即焦急的解释说：“本帮老帮主，动员数省弟子，日夜守在关口要道上，为的就是请凌爷爷前去参加这次盛典……”

凌壮志未待张化龙说完，立即感激的说：“简长老的盛情，我已心领，因为金陵尚有急事待办，必须星夜赶回金陵去……”

张化龙再度焦急的说：“只怕老帮主不信弟子的话。”

凌壮志心中一动，立即摆动着手中的密封纸包，笑着说：“我在这面已写清楚了。”

说着顺势将手中的纸包交给张化龙，再度叮嘱，说：“这个小包必须贴身收好，千万不得失落。”

张化龙一看这情形，知道已无法再说动凌壮志前去，只得将纸包接过来贴身藏好，接着恭声说：“请问凌爷爷和三位姑奶奶何时起程，弟子也好前来送行。”

凌壮志立即笑着说：“你现在重任在身，不可随意走动，明晨我走时，你不必再来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你快些回去休息吧！”

张化龙见凌壮志说得严重，心中愈加谨慎，只得伏地叩首、辞过凌壮志，神情依依的走出院外。

万绿萍一俟张化龙走后，首先忍不住压低声音问：“凌哥哥，你这个纸包内，可是简长老的那本‘真经’？”

凌壮志立即点点头，笑着说：“不错，这件事办妥后，愚兄所有的心愿已了，再无任何牵挂了。”

说罢，扳着手指头，继续说：“师父的身世也澄清了，两位师母也会面了，凤姊、萍妹俱都安好，娟妹也找到了，切齿师仇已雪报，如今，只待返回九华紫芝崖，告愿恩师在天之灵了。

说到最后，神色黯然，叶小娟的凤目也有些湿润了。

展伟凤一见，急忙把话题拉回来，不安的问：“弟弟，你把这等重大的事交给张化龙去办，不觉得太轻率了吗？”

凌壮志无可奈何的说：“小弟慎重想过，只此一途是上策。”

万绿萍和叶小娟已背熟悉了“真经”上记载的口诀，没有真经，同样的可以口述给宫紫云她们，但她俩俱都担心张化龙会在途中不慎遗失了。

因而万绿萍忧郁的说：“万一张化龙不慎遗失了怎么办？”

凌壮志颇有信心的说：“张化龙聪慧过人，机智不输我们，你们尽可放心。”

小娟却不以为然的说：“万一遇上寻仇斗狠的怎么办？”

凌壮志哈哈一笑，说：“所以我才授他三招掌法嘛。”

小娟一听，娇靥一红，想到那三招凌壮志威力刚猛的掌法，虽时下一流高手，亦不易将张化龙制服，因而觉得方才的那一问，实在多余。

万绿萍有意为小娟解窘，立即转变话题说：“由天山到此地，我们一直放马疾驰，小妹想自明日起改水路，沿江而下，直达金陵，也好让马匹休息几日。”

展伟凤一听，自是不便反对，但却附和着说：“这样也好，凌弟弟和娟妹，萍妹由水路先行，我去石门看过大明哥哥和燕姐姐后，再火速赶往金陵。”

一听到燕姐姐，凌壮志的双目顿时一亮，他的俊面上的光彩，却如昙花一现，接着是黯然和愁苦。

他感激那位个性爽朗，光颜照人的大姐姐给他的那份真挚的友谊和保护。

但，他知道燕姐姐的心是纯洁的，光明的，而他自己，也自信没有任何私情。

他十分同情黄飞燕的凄凉命运，更为她在齐云山下悄悄离去而感到难过，这几个月来，不知她活得是否快乐？

想到赵府那座大宅院，仅她一个人主持，虽然有不少门丁，侍女和仆妇，但她膝下无儿无女，未来的命运，终归是可怜和孤独的。

心念间，不自觉的慨然摇头，黯然一叹！

就在他摇头慨叹的同时，蓦闻展伟凤，忍笑嗔声问：“弟弟，你是怎的了？你看我们这样决定可好？”凌壮志一定神，急急颌首，忙不迭的答说：“很好，很好！”

绿萍、小娟，知道凌壮志对她们的话，根本没听进耳里，不由格格的笑了。

展伟凤看了凌壮志的傻像，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她却不敢说什么，因为黄飞燕不是未出阁的少女，而是一个艳美无俦的青春寡妇。

一句话说错了，不但惹得凌弟弟震怒和绿萍、小娟的心情，也许极严重的伤害了燕姐姐的自尊和清白。

因而，她轻睇娇嗔的看了一眼俊面微红，神情发窘的凌壮志，也随着绿

萍、小娟，佯装愉快的格格笑了。

凌壮志被笑得再也忍不住了，只得不好意思的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嘛。”

绿萍、小娟一听，同时提高声音笑着说：“我们决定一齐去看大明哥和燕姐姐。”

凌壮志心中一喜，故意理直气壮的正色的说：“所以我说很好嘛！”

展伟凤三人，互看了一眼，再度格格的笑了。

第三天的下午，天空阴沉，布满了灰云，挟着寒意的凉风，不时吹向飞马疾驰的官道上的凌壮志四人。

位在皖赣交界的石门镇，就在正东的天际下，现出一点黑影。

凌壮志一马当先，闪辉的星目，一直盯视着那点逐渐向前迎来的黑影，由他闪烁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迫切和激动。

这时，在他的脑海里，一直飘浮着黄飞燕的艳丽影子，同时，他也幻想着乍然见面时，黄飞燕的惊喜与她那光颜明媚爽朗亲切的笑容。

那两道修长的黛眉，明如剪水的双眸，琼鼻下那张鲜红菱形的樱口，形如鹅蛋的丰腴玉颊，以及黄飞燕丰满成熟的娇躯……

他却觉得这位大姐姐，任怎么看也不象是个青春守寡的命，但是她的的确确是位薄命文君。

石门镇的浓荫绿影，随着乌雅四马的如飞狂奔，已经清晰可见了。

展伟凤的娇靥上，较之凌壮志尤为焦急，她不但有久别乍聚之喜，也有死后复生之悲，她渴望看到大明哥，燕姐姐，同时，她也急切的希望看到她的五位如花似玉的嫂夫人。

万绿萍在玉山麓和黄山莲花谷，已见过黄飞燕不少次，当时她隐形暗中，对黄飞燕因惊吓而投入凌哥哥的怀抱里的一幕，俱都看了个清清楚楚。

这时望着横在前面的石门镇，她突然感到有些忐忑不安起来，她怕黄飞燕知道在玉山北麓的事，稍时两人见面，也许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小娟的心地晶莹，她从不去想黄飞燕与凌哥哥间是否有私情，她只知黄飞燕将马给她赴金霞宫的盛情。

石门镇是座大镇，人口密集，不下千户，俨如一座小城。

看看将至镇口，四马仍然狂奔如飞，吓得路人纷纷让路。

凌壮志和小娟、绿萍，虽然俱都紧收丝缰，但飞奔的乌雅四马，似是不听指挥，仍然昂然竖鬃，放蹄疾奔，不停的发着怒嘶。

展伟凤心中一动，不由焦急的笑着说：“这四个畜牲都是赵家的，它们比人还急！”

凌壮志和小娟、绿萍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同时，也暗暗感激“飘萍女”黄飞燕的这份深厚友情。

赵府就在西街居中，在行人惊呼吆喝中，眨眼之间已到门前。

坐在赵府楼下的空家们，早已闻声跑了出来，这时一见凌壮志四人到达，

纷纷兴奋的向前拉马。

凌壮志含笑称谢，当先跃下马来，乌骓四马，仍然神情激昂，不停的摆动着身躯，震耳欢嘶。

赵兴赵旺赶紧招呼凌壮志和展伟凤三人，其余家丁大声吹喝纷纷拉住马匹，顿时惹得不少街人驻足围看。

其中一个家丁，早已飞身奔进宅内，同时，连声欢呼：“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展伟凤恨不得插翅飞进宅内，理也不理家丁们恭声阿谀，拉着绿萍、小娟，径向门内匆匆走去。

凌壮志是客，虽然心急如焚，但却不能失礼地对赵兴赵旺等人，寒暄两句，也急步跟在展伟凤三人身后。

绕过巨大迎壁，即是宽广庭院，那座十阶堂皇大厅，依然是那么雄伟落寞，一切是静悄悄的。

四人急步登上大厅，那个报讯的家丁，已神情兴奋的由厅后跑出来，恭声立在一侧，欢声笑着说：“主母和五位夫人已经晓得了。”

话声甫落，一阵杂乱的惊喜欢呼声，经由厅后远处传来：“凤妹妹真的回来了？”

“……谢天谢地……”

“不知小姐比以前胖了还是瘦了……”

莺声燕语，夹杂着急促的奔步声，乱成一片。

展伟凤一听，不由激动的欢声说：“燕姐姐和我嫂嫂她们都来了。”

说话之间，飞奔出厅后屏风，直向后宅门楼下奔去。

由于俱是女人声音，凌壮志无法分出那一个声音是黄飞燕，但他根据展伟凤的话，断定黄飞燕必在其中。

四人刚刚到达后宅门楼下，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女侍，首先冲出门来，一见展伟凤，齐声欢呼：“小姐真的回来了！”

虽然她们一窝风似的拥向展伟凤和小娟、绿萍，但那些俏丽的侍女们，却仍不时转首瞟一眼立在一丈外的凌壮志。

紧接着，是五个云发高挽，体态婀娜的青春美妇，像众星捧月般，拥着一身淡紫衣裙的黄飞燕，急步走了出来。

黄飞燕峨眉淡扫，薄施脂粉，凤目微微下陷，粉靥稍泛黄，原本鲜红的樱唇，这时已没有了艳丽光彩，显然大病过一场！

凌壮志一见，顿时愣了，心中一阵难过，不觉星目发涩，黄飞燕，似是没想到还有个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因为方才传话的侍女，仅说是展伟凤。

这时一见英挺俊朗，儒雅飘逸的凌弟弟，也立在门外，不由惊得倏然立在当地，在这一刹那，她分不出是悲是喜。

但是，晶莹的珠泪，在她那双微显深陷的凤目中，却簌簌的滚下来。

五位婀娜多姿的青春少妇，一见被侍女围在中间的展伟凤，同时欢呼一

声“妹妹”飞身扑了过去，对于黄飞燕倏然停身，根本没注意。

凌壮志强自忍住旋动的眼泪，拱手一揖，同时恭身说：“燕姐姐可好？”

话一出口，哭得像泪人的展伟凤才惊觉得还有凌弟弟和绿萍、小娟，因而急忙一定神，含泪笑着说：“大嫂你们别尽管我……”

话未说完，突然发现燕姐姐望着凌弟弟流泪，心中一动，正待招呼，黄飞燕已戚呼一声：“妹妹”扑身将她抱住。

黄飞燕抱住展伟凤之后，竟忍不住放声痛哭了。

展伟凤即惶恐，又不解，也陪着燕姐姐哭个不停。

五个青春少妇，俱都心里明白，知道黄飞燕受得委屈。无法抱着凌壮志哭诉，只得抱住受难归来的凤妹妹尽情一哭。

绿萍、小娟，也不禁呆了，两人看了如大病初愈的黄飞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样丰满，爽朗的大美人，竟憔悴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身穿藏青衣裙的美丽少妇，觑目看了一眼黯然垂首的凌壮志，故意念意颇深的宽声说：“燕姐姐，你也不要伤心了，人都回来了，还有什么难过的，正该打起精神来招待客人才是！”

展伟凤只知燕姐姐和凌弟弟曾经双骑赴玉山去救秦香菱，至于齐云山下，悄悄离去的事，绿萍、小娟都没说，所以她也不知道。

这时见燕姐姐如此伤心委屈伤心，断定这其中必定又牵扯上多情心软的凌弟弟，否则，个性爽朗的燕姐姐怎会如此呢？

于是，觑目看了一眼，黯然神伤的凌壮志，心中一动，即趁众人纷言劝解之际，急忙悄声说：“姐姐，你再哭，别人也要哭了。”

黄飞燕一听，顿时会意，知道她说的是凌弟弟，于是点点头，急忙举袖拭泪。

绿萍、小娟俱都冰雪聪明的人，立即衿袄还礼，同时悲声说：“小妹拜见燕姐姐！”

说着，就要盈盈下跪。

黄飞燕急忙将绿萍、小娟扶住，想到玉山北麓的事，黄飞燕果然有些不好意思，仅轻轻的说了声：“两位妹妹请起。”

接着，微红着的娇靥，面向凌壮志，亲切的介绍说：“弟弟，这是五位大明嫂。”

凌壮志急上两步，拱手深深一揖，同时，恭声说：“小弟，凌壮志，参见五位嫂夫人。”

五个艳丽少妇，同时衿袄，娇声含笑说：“弟弟不要多礼，快请花厅上坐。”

于是，一群侍女，拥着凌壮志，大明五嫂和黄飞燕拥着绿萍、小娟、展伟凤，一齐登阶入门楼。

绕过屏门，即是天庭，凌壮志目不斜视，径自入花厅。

蓦然身后一个侍女，恭声说：“相公请上坐！”

凌壮志回身一看，发现除了一群花枝招展的侍女外，黄飞燕和小娟、绿萍、展伟凤他们俱都不见了。继而一想，恍然大悟，她们抱头一阵啼哭，必是先去内宅梳洗去了。

于是，坐在首席大椅上，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一个俏丽侍女，急忙捧过一杯香茶来，其余十数侍女，有事的悄悄离去，无事的一旁肃立。

凌壮志见这久时间仍未看到浑汉展伟明，因而不解的问：“你们的展大爷没在府上吗？”

其中一个俏丽侍女，微一躬身说：“回禀相公，大爷出去打猎了，最近三五天，可能不会回来。”

凌壮志听了，不禁有些怅然若失之感，继而想到展伟明在大佛寺被击伤的事，因而含糊的问：“去年七八月间，听说展世兄曾经一度贵体欠安，不知卧床多久？”

另一个侍女抢先恭声说：“那次病得不轻，直到年底才起床行动……”

另一位较年长的侍女，突然含意颇深的插言说：“大爷的病虽重，但比起我家主母来，仍轻多了。”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面色立变，不由吃惊的：“赵夫人怎么了？……”

较年长的侍女，继续说：“那天深夜，我家主母冒着大风雨，徒步跑回家来，终日躲在楼上痛哭，几天不进饭食……”

凌壮志心中一阵难过，不自觉的关切的问：“为什么？”

较年长的侍女，盯了俊面有些关切的凌壮志一眼，摇了摇头说：“主母的事，小婢不知。”

凌壮志立即不解的问：“那你怎知赵夫人终日在楼上哭？”

另外一个侍女，急忙解释说：“小慧妹妹，就是我家主母的贴身‘丫头’。”

凌壮志惊异的“噢”了声，不觉刻意的看了一眼小慧，同时，他猜不透小慧这时为何没进去侍候黄飞燕。

由于天空多云，加之院中俱是有棚天庭的，因而酉时不到，花厅内已经黑暗了，几个侍女，立即将厅内、两厢以及天庭走廊上的数十纱灯，全都燃起来，顿时光明大放。

就在这时，厅后突然传来一阵环佩轻响。

凌壮志知道黄飞燕她们来了，急忙由椅上立起。

随着环佩叮当轻响的接近，四个提着纱灯的俏丽侍女，当先走进厅中，随即分别立在两边。

紧跟着，刻意打扮过的黄飞燕，轻绽微笑，挽着绿萍、小娟和大明五嫂，展伟凤等人，同时走进厅来。

凌壮志发觉重画峨眉，薄施脂粉的黄飞燕，虽然不如大佛寺见面时那等娇艳，但较之方才院门前，已是改头换面。

于是，文静的拱手一揖，恭谨的呼了声：“姐姐。”

黄飞燕似乎经过大明五嫂和展伟凤的疏导，心情已经爽朗起来，于是，大方的一颌首，笑着说：“弟弟，让你久等了。”

大明五嫂中的一人，立即爽快的笑着说：“自家姊弟，何必再俗礼客套。”接着是一片愉快的欢笑声。

酒筵摆好，依席就座，大家欢叙别情，由展伟凤和小娟谈天山“金霞宫”的事，由大明五嫂谈展伟凤被琼瑶子押走后的情形，唯独没提黄飞燕生了一场重病的事情。

饮酒间，大家有说有笑，气氛似是极为愉快。

凌壮志不时注意黄飞燕的心情，同时也暗察绿萍和小娟的反应。

他发觉黄飞燕有说有笑，但在她的憔悴面上，不时掠过一丝幽怨，而绿萍和小娟的神情，则一直都极自然。

展伟凤似是对凌壮志的神色注意了，这令凌壮志感到非常不安。

由于别情叙来话长，这席酒饭，直到三更，方始结束。

凌壮志目送大明五嫂拥着黄飞燕，展伟凤、绿萍、小娟等人走后，也即随侍女进入厢房休息。

左厢房内布置得十分高雅，壁上挂有古画，窗前置有盆花，丝丝花香弥漫房间，扑鼻而来。

进入内室一看，绒毡铺地，一座落地古铜烛台，燃着一双粗如儿臂的红烛，满室行辉。

凌壮志走进内室，挥手遣走侍女，立即熄掉红灯，和衣倒在床上，但他心情沉闷，转辗难以入睡。

他有脑海里，一直飘浮着黄飞燕神情哀怨的样子。

同时，他由初来石门镇，第一次见到黄飞燕起，直到今晚酒席结束时止，他认为黄飞燕的不快乐，跛足道老前辈应该全负责。

因为，黄飞燕是由齐云山归来后，才变得如此落寞。

他一遍一遍的想着，他觉得对秦香苓和装鬼扮魂的万绿萍，以及痛遭师门责难的展伟凤，他都应负责，唯独对黄飞燕，他自觉没有错。

心念间，不觉已经更深入静，若大的赵府没有一丝声音。

天庭和廊下的纱灯，不知何时全熄了，一片蒙蒙的月光，映射在后窗上，夜空也不知何时晴了。

既然无法入睡，凌壮志索性翻身下床，走至后窗前，轻轻拉开窗门，立即射进一蓬暗淡月华。

寒意颇浓的夜风，吹来更浓的花香。

举目一看，掩至后窗一半的矮松那面，竟是一座内宅花园。

一勾暗淡的弯月，洒着微弱的光辉，映得小花园内朦朦胧胧，宛如罩上一层淡淡的雾。

小花园内植满了鲜花，左右各有一座高大的巨石，居中有一池青荷，在青荷池的中央，建有一座精美的八角小亭，三座朱漆回桥，分别由不同的方

向通至亭上。

蓦然，凌壮志的浑身一战，星目倏然一亮，他发现八角的雕栏上，倚柱坐着一个纤细的人影，正仰首望着浮云掩住的弯月。

那人，显然就是大病初愈的黄飞燕。

凌壮志心中一惊，不由焦急的暗呼，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抬头一看，三更已经过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飞身纵至池边，他要不顾一切嫌疑的劝她回去。

越过一片花圃，飞身纵至池边，沿着回桥，急步向八角亭上奔去。

仰首望月的黄飞燕，顿时惊觉有人，首先举袖拭干了香腮上的泪水，转首一看，发现来人竟是神情惶急的凌弟弟，不由呆了。

接着一定心神，立即惶急不安的悄声问：“弟弟，这时候你怎的还不睡？”

说话之间，急忙立起身来，一脸关切之色的望着凌壮志。

凌壮志既关心，又气忿，来至近前，也不客气的叱声问：“姐姐为何不说你自己？”

黄飞燕见凌壮志大声发话，毫无顾忌，惊得粉面大变！

她深怕仆妇侍女听见，更怕万绿萍就隐身立在他们身边，因而机警的看了一眼左右，极为焦急的说：“弟弟，你怎的如此大胆，此地比不得玉山！”

一提玉山，凌壮志的俊面不由一红，加之看了黄飞燕的惊惶之色，想到她是赵府的守寡主母，心中也不禁有些悔不该来了。

但他关心黄飞燕的身体，不能任由她这么摧残自己，同时，他也自信自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因而正色的说：“怕什么？”

黄飞燕幽幽的悄声说：“你不怕萍妹妹？”

凌壮志的确心头一震，但他立即想到大湖山客店的一幕，因而毫不迟疑的说：“姐姐放心，萍妹不但是一个懂礼识大体的人，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妻子，决不会处处在暗中监视小弟。”

黄飞燕觉得凌壮志的话非常有力，假设万绿萍真的隐形暗中偷窥，闻了这话，也不得不悄悄的离开了。

但想到跛足道对他的警告，她不自觉的深深一叹，黯然摇了摇头。

凌壮志立即宽慰的说：“姐姐不能过份摧残自己，也不要别人的话，一直放在心上！”

黄飞燕一听，立即落下两滴珠泪，哀怨的说：“弟弟，你必须知道‘人言可畏’呀！”

凌壮志一听，愈加生气，不由秀眉一轩，沉声说：“小弟尊敬姐姐，姐姐爱护小弟，这是顺乎自然的人情……”

黄飞燕黯然一叹，微红着娇靥，幽幽的说：“可是跛足道老前辈，却说是爱！”

凌壮志立即不服的说：“如果是爱，这也是至真、至善、至诚的爱，决没有逾越规范的私情。”

黄飞燕委屈的说：“可是跛足道老前辈则认为这种至真、至善、至诚的爱，舍却兄弟姐妹之外，在平辈中，都是潜伏心灵深处的情愫！”

凌壮志听得吃了一惊，不由惊异的啊了一声，不自禁的压低声音问：“他老人家还说什么？”

黄飞燕幽幽的说：“他说，这种至真、至善、至诚的爱，在日积月累之下，它会逐渐升华，在两个人的心灵中，终有激昂，澎湃，像一匹脱了疆的野马……。”

说至此处，声音颤抖，娇靥绯红，缓缓的低下头去，继续说：“老前辈说，到了那时，就会逾越规范而不自知了。”

凌壮志紧蹙着秀眉，掌心中渗着汗水，继续沉声说：“他老人家还说什么？”

黄飞燕流着泪说：“他说，如果姐姐真爱护你关切你希望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奇人，就应该及时离开你，永远不要再见你……”

说至此处，已是泪如雨下，她抽噎着继续说：“当时姐姐坚决否认私下喜欢你，但是跛足道老前辈却肯定要我回家来静静的想一想……”

凌壮志原来觉得自己光明磊落，对燕姐姐除了尊敬绝对没有一丝私情的心胸，这时听了跛足道对黄飞燕的一番微妙、玄奥的话，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作错了而不自觉？

因而，目光呆滞的望着一池青荷，缓缓颌首，茫然说：“跛足道老前辈，学究渊搏，他老人家对我们说的都是深奥玄理之学，小弟这时听得也有些糊涂了。”

黄飞燕玉手掩面，流着泪说：“跛足道老前辈还说，我回到这想一想自然会明白，但我却越想越气越想越委屈，因此大病一场，险些不起。”

凌壮志一听“大病一场”，顿时想起前来小亭的目的，于是仰首看了一眼夜空，急忙催促说：“姐姐大病初愈，现在夜已极深，快些回房休息吧！”

黄飞燕轻颌螭首，举袖拭泪，接着幽幽的说：“跛足道老前辈的话，希望弟弟能够参悟出他的道理，姐姐愚昧，这一生恐怕也解不开了。”

说罢，轻拭着眼泪，黯然走上回桥，回身低声问：“明日可否多留一天？”

凌壮志立即婉言说：“小弟必须尽快赶回金陵，一俟事毕，再来看望姐姐。”

黄飞燕幽怨的点点头，黯然转身，缓步走去了。

凌壮志立在小亭上，目送黄飞燕伶仃身影，在寒凉的夜风中，朦朦的月华下，消失在翠竹掩映的小红门内，才转身飞越花园，进入室内。

掩好后窗，倒身床上，仔细参详跛足道老前辈的话，但想了好久，依然理不出它的玄道理本，这也许是当局者迷吧！

一阵莺声娇笑，将昏昏入睡的凌壮志惊醒了。

睁眼一看，已是朝阳满窗，急忙翻身下床，只见两个侍女早已恭立门外。

匆匆梳洗完毕，急步走出门外，只见容光焕发的黄飞燕和娇美如花的大

明五嫂，正陪着绿萍、小娟、展伟凤围着餐桌又说又笑。

凌壮志看得非常不解，他弄不清黄飞燕为何突然恢复了往日的爽朗欢笑，和昨夜小亭上相较，简直判若两人。

早餐桌上、在黄飞燕的娇靥上，看不出一丝忧愁，大明五嫂，更不时发出阵阵娇笑，绿萍、小娟、展伟凤，也显得十分快乐，只有凌壮志呆了。

他愣愣的望着黄飞燕，又愣愣的望着展伟凤。

大明五嫂中的一人，“噗嗤”一笑，风趣的大声说：“傻弟弟，凤妹妹已将你的儿子送给燕姐姐了。”

凌壮志听得心头一震，不由脱口一声惊啊。

小娟神秘的看了一眼娇靥通红的展伟凤，立即笑着解释说：“不是金陵家中姐姐生的儿子，是凤姐姐将来生的儿子！”

凌壮志一听恍然大悟，不由兴奋的连声赞好，继而一顿，急忙改口说：“只要燕姐姐不嫌弃，要几个给几个！”

话声甫落，堂厅内，立即掀起一片愉快的欢笑声，即使一群侍女，也忍不住来个掩口葫芦。

辰时刚过，凌壮志四人，辞过黄飞燕和大明五嫂，怀着愉快的心情，飞马驰出了石门镇，沿着宽大官道，直奔金陵。

凌壮志想起早餐席上的事，仍忍不住笑着说：“这件事凤姐姐作得最圆满最好。”

展伟凤娇靥一红，忍笑嗔声说：“都是大明五嫂出的点子，没得到你的同意，我怎的敢担保一定……”

以下“会生儿子”的话，尚未出口，已是红悄耳后，羞于启齿。

凌壮和绿萍、小娟俱都忍不住愉快的笑了，尤其凌壮志笑得格外得意。

蓦离展伟凤，暗然一叹：“燕姐姐十六岁以轻功成名，十八岁嫁给赵永荣，结婚不到两年，二十岁便做了薄命的寡妇，如今才二十四岁，要守多少年才守到八十岁的老婆婆！”

万绿萍首先敛笑，叹息说：“燕姐姐实在太苦命太可怜了。”

凌壮志心中一阵伤感，俊面上的笑容尽逝。

小娟峨眉一蹙，突然看了凌壮志一眼，迷惑的说：“上次谈起燕姐姐的时候，凌哥哥说燕姐姐已三十多岁了嘛！”

展伟凤望着凌壮志，十分惊异的问：“你听谁说的？”

凌壮志俊面一红，久久才讷讷的说：“小弟是因为赵府的家丁侍女都呼她主母，所以才猜想燕姐姐的年龄大概有三十岁了。”

展伟凤“噗嗤”笑了，风趣的说：“当主母的一定要三十多岁才有资格？”

凌壮志顿时语塞，俊面更红，但绿萍、小娟、展伟凤却笑得更清脆，更响亮了。

一连数月，马不停蹄，庞然雄伟的金陵城，在烛天灯光中，透出数座高耸半空的巍峨的城楼。

凌壮志神采奕奕，星目闪辉，俊面上不时掠过一丝兴奋的急切的笑意。他幻想着爱妻宫紫云大腹便便的体态，同时也幻想着小夫妻别后的惊喜，快慰和甜蜜！

展伟凤坐在飞奔的马上，蹙眉望着金陵城的阴影，他的心，像夜空一样深沉，像马奔的蹄声一样乱……

她虽然没见过宫紫云，但却久闻宫紫云的美艳和武功，她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和这位雍容高贵，武功高绝的妹妹融合相处。

小娟的心情，有忧有喜，她非常高兴见到云姐姐，她也担心母亲“黛凤侠女”尚未从恒山回来。

万绿萍心情兴奋，娇靥生辉，她不但期望着看看将属于自己一部分的家，更急切的看到自己的老娘“铁钩婆”。

太平盛世的金陵，富丽豪华，旖旎奢靡，街上笙歌不夜，秦淮河畔，画航连云，更是骚人雅士们，探胜留芳的消魂去处。

这时，华灯初上，行人熙攘，尚未到达西关大街，便听到街上喧嚣的人声，和笙弦歌唱。

凌壮志四人，策马急行，俱都无心看一眼街上热闹的夜景，凌壮志一马在前，急拨马头，直奔后街。

进入后街，俱是官宦住宅，宛如进入另一个境界，除了偶尔通过马匹车轿外，一切是宁静的。

两街俱是堂皇的门楼，俱都悬着漆有红字的大红纱灯，三五个男仆，静静的坐在门下，低声交谈着。

蓦然小娟举手指着前面一座高大门楼，兴奋的说：“那就是了！”

展伟凤和绿萍，循着指向一看，只见前面一座五级高阶的黑漆大门楼，粉墙灰瓦，石狮守门左右各有两排拴马桩。

两人都有些看呆了，如非是悬在门楼下的两盏大纱灯上，一面用朱漆写着“凌”，一面写着“天心堂”，她们一定认为是那位公卿御史의 府第。

打量间已到门前，凌壮志当先跳下马来，即对展伟凤三人，兴奋的笑说着：“到家了，下来吧！”

展伟凤三人，娇笑应好，同时飘身跃下马来。

这时，正坐在门下低声聊天的男仆，一见凌壮志，顿时想起老管家凌富交代的事，于是，慌急飞步迎出来，同时欢声说：“少爷回来了。”

凌壮志回身一看，发现两个男仆俱是陌生的面孔，知是他走后雇用的，但他毫不迟疑的吩咐说：“快把马拉到后面刷洗，它们已两天没有充分休息了。”

两个男仆分别拉着马匹，同时恭声应是。

凌壮志虽然急切的希望奔进内宅去，但看了绿萍、小娟、展伟凤，俱都翘首上看，左顾右盼，因而不便急急催促，也趁机看了一眼门前。

门前石狮，俱都打扫的一尘不染，两扇黑漆大门，也擦拭的和两个金光

闪闪的兽环一般的光亮。

门上过年时张贴的春联，仍极鲜明，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续世杰”横批是“万象更新”，笔力浑厚中隐透秀气。

万绿萍也写得一手好字，举目一看，即对拉马的男仆笑着问：“这对春联是谁写的？”

接马男仆，立即躬身回答说：“是我家少夫人！”

绿萍、小娟、展伟凤三人的目光同时一亮，不由齐声说：“真没想到云姐姐尚写得一手好字！”

凌壮志也是一惊，但他也不好意思说不知，却得意的说：“她还抚得一手好琴呢。”

展伟凤三人，俱都不知觉的吃惊说：“真的呀！”

说话之间，俱都不知觉的走进门楼！

穿过屏门即是庭院，已燃满了明亮朱纱灯……

展伟凤和绿萍、小娟，正新奇的打量着花厅内，蓦然传来一阵强而有力的婴儿啼声。

凌壮志听得一愣，万绿萍脱口一声欢呼：“云姐姐生了！”

欢呼声中，四人同时向花厅扑去——

就在这时，花厅内人影一闪，蓝布大挂黑长裙，鸡皮老脸小眼睛的“铁钩婆”，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迎了出来。

铁钩婆一见凌壮志四人，不由惊喜的骂着说：“你们这些鬼东西，怎的才回来。”

万绿萍兴奋的呼了声“娘”，飞身扑了过去。

由于过度的激动，凌壮已忘了向铁钩婆行礼，只见他两手兴奋的分开包着婴儿的小缎被，惊喜的望着里面白胖的婴儿。

说也奇怪，正在啼哭的婴儿，见凌壮志突然笑了，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亮得象一对小星星。

万绿萍立即兴奋的问：“是云姐姐生的吗？”

铁钩婆小眼一瞪，忍着慈祥的欢笑，骂声说：“不是宫丫头生的，老娘会这么卖力的抱他。”

绿萍、小娟和展伟凤和闻声围过来的侍女仆妇们都笑了。

铁钩婆得意的笑着说：“这个小东西呀，长大了又是一个害人精！”

展伟凤不由笑着说：“是位千金？”

铁钩婆一听，立即沉着脸，忍笑不屑的说：“哪个要千金，我们这个是一万金！”

凌壮志一听，是“儿子”，顿时喜得心花怒放不由抬起头来，愣愣的笑着问：“生了多久了？”

铁钩婆一听，立即埋怨说：“你们也不早回来一天，昨天才为小家伙祝过满月！”

凌壮志心里一惊，不由惊异的说：“那不是九个月就生了吗！”

铁钩婆一听，立即笑骂道：“你这傻瓜‘七活八不活’，九个月生的象秤砣嘛！”

话声甫落，全厅再度掀起一阵欢笑。

就在这时，蓦闻一个仆妇急忙说：“老夫人和少夫人来了。”

凌壮志四人一闻老夫人，乍然之间都愣了。

厅上突然一静，一阵轻微悦耳的环佩叮叮声，径由厅后清晰传来。

凌壮志一闻这阵极熟悉的环佩声，心中一喜，星目突然一亮，正等飞身扑去，立在翠屏两侧的侍女仆妇们，已经躬身失礼了。

紧接着，是国色天香，环佩叮当，紫衣紫裙绝艳无双的宫紫云，微微挽扶着雍容脱俗，一身黛绿衣裙的黛凤女侠。

凌壮志一见，恍然大悟，原来中年的师母，已变成“老”夫人了，心中一喜，急忙扑伏在地，叩首恭声说：“志儿叩请师母金安。”

小娟早已欢呼一声，飞身扑去。万绿萍、展伟凤也并肩下拜，恭声请安。

“黛凤女侠”亲切的作了一个扶起的手势，同时慈祥的笑着说：“你们都辛苦了，快请起来。”

说罢，一双凤目特别盯着叩首立起的展伟凤，祥和的问：“这位可是展姑娘？”

展伟凤微垂螭首，再度一福，恭声回答说：“正是凤儿！”

雍容华贵的宫紫云，早已注意了眉似远山，面似芙蓉的展伟凤，这时急步向前，盈盈下拜，同时欢声说：“小妹宫紫云，拜见凤姐姐！”

展伟凤一见，宛如茫茫大海中攀上一艘大船，一颗飘溢的心，顿时稳定下来，于是慌忙回拜，同时双手相扶，激动的说：“妹妹分娩不久，千万不要劳累！”

如此一说，宫紫云艳美无双的娇靥上，立时飞上两片红云，趁立起之势，不由深情的觑目瞟了一眼一直绽着朱唇傻笑的凌弟弟。

一俟宫紫云立起，小娟、绿萍又齐向云姐姐见礼，接着仆妇侍女，又拜见少夫人和未来的三位主母。

花厅上，喜气洋洋，笑声不绝。

凌壮志趁众人欢叙时，仔细偷看爱妻宫紫云，他发现爱妻分娩后，娇躯丰满，颜容光润，较之怀孕前，更美更动人了。

展伟凤，细看宫紫云，不但身段优美，艳丽倾城，仅那份雍容华贵的气质，即是一群小妹妹所不及的。

尤其，那双寒潭秋水般的眸子，是她最美丽，最动人之处。

众人叙礼已罢依席落座，仆妇侍女们，分别送上果点香茶，一个清秀标致的乳娘，也把婴儿由铁钩婆的怀里抱走了。

凌壮志兴奋的看了一眼抱走的小家伙，根本还不自觉觉得自己已经作了父亲，但他的心里对爱妻，怀着无限的感激。

因为凌氏门中，自此有后，香烟有了接续，宫紫云应该是凌门的大功臣。

他看了娇美含笑的宫紫云一眼，但却面向黛凤女侠，欠身恭声问：“请问师母，小东西满月那天，不知可曾起过名字？”

黛凤女侠立即祥和的笑着说：“听说你和云儿早已决定了名字，生男叫承萍，生女叫亚绿……。”

凌壮志未待侠女说完，立即恭声应了个是，同时含笑瞟了一眼万绿萍。

万绿萍顿时会意，不由娇靥一红，感激的看了一眼宫紫云，内心十分高兴，但却天真的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吗？不太好吧？”

铁钩婆不知底细，立即瞪着小眼，沉声说：“承萍怎么不好，我老婆子赞成这个名字。”

万绿萍满心高兴，但不得不推辞谦虚，没想到老妈妈却一些也不客气，羞红着娇靥，正待说老妈妈几句，黛凤女侠和宫紫云已齐声笑着说：“我们也喜欢这个名字。”

展伟凤和叶小娟，也似有所悟的同声说：“我们也赞成这个名字。”

铁钩婆望着爱女，小眼一瞪，愈加理直气壮的说：“怎么样，须知好名字人人喜欢哩！”

万绿萍见老妈妈那份得理不让人的神气劲，只气得无可奈何的摇摇头，轻轻的叹了口气。

众人一见，再也忍不住哄堂大笑了。

铁钩婆见大家都赞好，唯独女儿反对，眨了眨小眼，愣了一愣，顿时恍然大悟，正待说什么，群侍女已将晚筵送来了。

众人重新落座，一面饮酒，一面由小娟、绿萍和展伟凤分别述说去天山金霞宫的经过。

凌壮志悬念着黛凤女侠前去恒山见飞花女侠的结果，因而一俟小娟三人说完，立即迫不及待的问：“师母前去恒山，可曾见到了宫师母？”

宫紫云一听，立即黯然低下了头。

黛凤女侠看了宫紫云一眼，强自含笑说：“你宫师母很好，她听说云儿怀了孕，特地催我早些赶回来照顾。”

说此一頓，特别含笑望了一眼铁钩婆，继续笑着说：“我急急的赶回来，家里早已有了万婆婆。”

铁钩婆眯着小眼，得意的笑了一笑。

黛凤女侠突然神色一黯，继续说：“三月二十三，是你师父的诞辰生日，你宫师母决定为你师父在佛前诵经四十九天……。”

黛凤女侠不愿这悲戚的气氛笼罩到席宴间来，因而继续说：“我们深怕你们不能如期回来，所以今天老凌富去定了些纸钱，预备明天到郊外，面向九华上，遥祭一番……。”

凌壮志立即毅然说：“不，志儿在离开恩师灵墓时，曾跪在恩师的墓前宣誓，志儿一俟报完师仇，找到师母和娟姐姐，便即返回九华山紫芝崖，告

慰恩师在天之灵，现在，距离二十三日尚有八天，前去九华山，时间足足有余。”

黛凤女侠也久想跪在亡夫的墓前痛哭忏悔，因而颌首说：“这样更好，我们就决定明天起程。”

话声甫落，街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男仆们的惊恐吆喝，接着是一阵杂乱的哈哈怪笑。

凌壮志等人一听，双目俱都精光发亮，纷纷离座，急步向街门走去。

三十四

凌壮志，宫紫云以及绿萍，小娟，展伟凤，紧紧跟在“黛凤女侠”和铁钩婆的身后，匆匆向屏门迎去。

铁钩婆一听那阵杂乱的怪笑，断定来的不止一人，因而瞪着一双小眼，肯定的笑着说：“一定是那几个老怪物都来了！”

话声甫落，跟着那阵怪笑，六七个蓬头散发，咧嘴龇牙，高低不等的老叫化，径由屏内涌了进来。

凌壮志等人定眼一看，七个衣衫不整，胖瘦不一，令你分不出僧道俗丐的七个油泥人的人，正是武林出了名的难惹人物——四大怪杰和丐帮三老。

七个人虽然杂乱无章，显得有些慌慌张张，但绝没有一个人超越丐帮失踪十年的老帮主“丹眼神杖”。

“丹眼神杖”简长老，已换了一件十分陈旧，但仅有两个补丁的宽大灰长衫，红光满面，挂着祥笑，一人当先走在前面。

跛足道、矮脚翁、邋遢和尚、穷书生，以及手拿打狗棒的柳、马两位长老，紧紧跟在简长老的身后。

这些人一见面，依序见礼，彼此宣寒，有的呼干爹，有的呼师伯，有的呼前辈，有的大叫老虔婆，嘻嘻哈哈，彼此招呼，一座宁静的庭院，顿时乱成一片。

立在厅廊上观看的仆妇侍女们，何曾见过这等蓬头油脸，怪声笑骂的老叫化子，因而俱都看呆了。

大头矮脚翁，首先看了一眼风华绝世的宫紫云，接着大声嚷着说：“怎么样？在齐云山玉露峰，我大头一看宫丫头的腰身就不像，你们看，还是我大头有眼光……。”

宫紫云知道这位老怪的说话含意，因而羞红了娇靥绯红，急忙举袖，垂首退至铁钩婆的身后。

铁钩婆小眼一瞪，笑声骂道：“你大头真是个睁着两眼的大瞎子，告诉你，我的小外孙都已度过满月了。”

如此一说，跛足道和穷书生等人，乍然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俱都惊异的愣了。

大头矮脚翁一听“我的小外孙”，大眼不由瞄了一眼万绿萍的

小腹，迷惑的望着铁钩婆，吃惊的问：“老妈妈，你是说我的干女儿也生了个……。”

话未说完，众人都哄然笑了，万绿萍只气得娇靥通红，跺着脚直呼：“干爹，真是的！”

正待众人神情愉快，哈哈欢笑之际，蓦闻花厅上突然响起一片娇呼惊叫。

众人听得一愣，急忙遁声一看，只见立在花厅上的几个侍女，俱都吓得粉面苍白，正慌慌张张的跑出来。

定睛再看，一直未发现的邈邈和尚，不知何时趁众人欢叙之时，飞身进入花厅正坐在桌边，大吃大喝起来。

黛凤女侠高雅的一笑，急忙肃容的说：“诸位如此晚才到，想必早已饿了，快请上厅坐！”

跛足道人哈哈一笑，风趣的说：“我们从洞庭湖坐船沿江驰来，直达下关，晕船晕的早已饱了，只有秃头一个人的胃口还好。”

说话之时，众人齐步登阶。

凌壮志和绿萍、小娟、展伟凤几人一听，才知道跛足道人都去了太子庙，他们由洞庭湖出湖口，沿江而下，日夜不停，自是比他们乘马快的多！

众人进入花厅，邈邈和尚只得笑哈哈的起来重新入座。

侍女们纷纷忙着为长老七人满酒送菜，但他们看这些武林怪杰的衣着神色，手脚都忍不住打哆嗦。

邈邈和尚望着宫紫云，咧嘴一笑，说：“丫头，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把你的小东西抱出来，让这些佛爷道爷化子爷们看一看，是象你宫丫头，还是象混蛋小子。”

话声甫落，铁钩婆立即瞪着小眼，反对说：“那怎么可以，你们这些怪爷爷都是蜈蚣老鼠黑烟贼，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的，把我们承萍吓坏了，那还了得。”

跛足道人等人，见铁钩婆把他们说得一分钱不值，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只笑得声震厅瓦，灯火摇曳，仆妇侍女们俱都惊得变颜变色。

“丹眼神杖”简长老，首先叙笑，也风趣的笑着说：“我们这些大头，长毛，黑花脸最好还是不要看，小公子精灵过人，万一吓哭了，你们这些爷爷的油脸上也不好看！”

说罢，众人再度愉快的笑了。

万绿萍一直想着秦香菱落发为尼的事，因而，一俟众人敛笑，立即望着跛足道，有些不高兴的问：“老前辈为何允许秦姑娘去‘清风庵’落发？”

跛足道和邈邈和尚两人一听，面色突然一变，脱口一声“啊”不由愣愣的同时沉声问：“你们怎的知道？”

说话之间，两人四道惊异的目光，同时看了一眼神色暗然的凌壮志和小娟。

小娟急忙解释说：“我们三月初一那天，游过黄鹤楼，去清风庵求签，在随喜时，无意间发现了已落发的秦姑娘……”

说着，即将那天向“悟梵”师太要求与秦香菱会面的事，扼要的说了一遍。

穷书生和大头矮脚翁，都是见过秦香菱的人，因而也齐声埋怨跛足道和邈邈和尚两人不该答应这件事。

邈邈和尚神色黔然默默的饮酒，这位一向游戏风尘，嘻笑人间的怪杰，似乎也为心爱的干女儿落发而伤感。

跛足道暗然一叹，说：“这件事，我和秃头一直不赞成，秦老夫人一生烧香拜佛，觉得女儿既然落得如此悲惨结果，坚持要女儿落发为尼，也许能求得解脱。

邈邈和尚放下酒杯，也暗然的说：“苓丫头的苦命，早在她拜跛足道为师认我干爹的时候就注定了。”

黛凤女侠，立即不解的问：“为什么？”

邈邈和尚戚然的一笑说：“你们想，拜老道为师父，认和尚为干爹，身为干女儿的女弟子，能不继承我和跛足道的衣钵去当尼姑吗？”

话虽说的风趣，但却充满了悲伤意味，因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戚然难过。

黛凤女侠也颇有感触的暗然一叹说：“人人都说遁入空门，虔诚拜佛，把身心都献给菩萨合可忘了一切烦恼，可是，我这次前去恒山‘凌霄庵’去拜望我那苦命的玫姐姐，二十年不见她的发眉都白了，可见忘却忧苦，抛弃情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话未说完，宫紫云已经垂螭首，珠泪偷弹，凌壮志也星目旋泪，神色黯然了。

大头矮脚翁见席间的气氛太苦闷了，立即嚷着说：“这些事我们以后再谈了，现在还是由老大谈正经的吧！”

简长老立即点头含笑连声应诺。

凌壮志和宫紫云不知简长老有什么事，因而同时惊异的抬起头来。

简长老肃穆的说：“老化子由大湖客栈转回‘太子庙’即接到黄山弟子们的报告，据说小侠当初在黄山莲花谷交给恶道‘乌鹤’的那本黄皮书，并不是昔年‘四大恶魔’同著的武功录。”

凌壮志并不感到惊异，仅不解的问：“这件事外间怎的知道。”

简长老继续说：“因为恶道的三个弟子，在收尸时曾在‘乌鹤’的怀里发现了这本黄皮书，所以才传出了这个消息！”

凌壮志并不重视的说：“天下群豪无人不恨‘乌鹤’，既使知道是假，也是无伤大雅的事。”

穷书生立即正色的说：“可是一些贪婪之徒，妄想学成绝世武功之辈，却在积极暗踩你九华山学艺时的洞府……。”

话未说完，凌壮志的面色大变，宫紫云、叶小娟，俱都关心父亲的灵墓，因而只惊得花容失色，神情发呆。

黛凤女侠不由焦急的说：“这该怎么办？”

简长老肃容说：“这件事我和柳、马二弟商议的结果一面派出大批的精干弟子伪装成樵猎夫户，潜伏在九华山区，一面暗散布谎言，说凌小侠的师仇已报，要在叶大侠灵墓附近守制一年……。”

黛凤女侠立即感激的说：“简当家的，这要我谢你了！”

简、柳、马三位长老同时肃容的说：“女侠不要如此说，凌小侠对本帮

恩高比天，这些小事辱蒙女侠致谢，徒增老化子汗颜……

柳长老接着歉然的说：“那天在黄山莲花谷，是我化子一时疏忽，虽然已将恶道的鹤氅掀开，但没有去搜恶道的怀……。”

邈邈和尚接口沉声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混小子的去向不知，我秃头也以为那本黄皮书，已被混小子拣起来了。”

凌壮志立即懊悔的说：“这件事是我疏忽了，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娟妹安危下落。”

简长老继续说：“当时这个谣言传出后，的确收到一时之效，但不久，江湖上就传出凌小侠已赴天山救展姑娘的消息了。”

展伟凤不安的看了一眼凌壮志和宫紫云，面向简长老，恭声问：“请问简老前辈，现在那些人怎样了？”

简长老霜眉一蹙，迟疑的说：“据潜伏在九华山区的弟子回报，近来前去游山玩水的武林豪客，的确不少，至于他们是否都是为了‘四大恶魔’手著的秘笈而去，当然不敢断言，因为时值暮春三月正是寻幽挥胜的季节，但这些人中却有不少人有所常现象……”

凌壮志立即不安的问：“不知他们怎样的反常？”

大头矮脚翁按口爽快的说：“这很简单，正常的人，神情悠闲，反常的人隐透紧张，别人都游览胜迹，进庙烧香，他们却鬼鬼祟祟，躲躲藏藏。”

马长老也接口说：“最令人可疑的是别人登山望远，他们却专找深渊飞崖……”

凌壮志一听“飞崖”，再也坐不住了，不由望着黛凤女侠，焦急的说：“师母，我们就今夜动身吧！”

黛凤女侠知道“四大恶魔”的武功录仍放在亡夫叶天良的尸身上，自是更不焦急，因而立即颌首说：“既然情势如此急迫，我们就今夜启程吧！”

跛足道人不由急声说：“你们原本决定去哪里？”

黛凤女侠即将预定在三月二十三日遥祭亡夫叶天良，后由凌壮志决定前去华山前奠祭的事说了出来。

简长老立即赞同的说：“既然如此决定，事不宜迟，愈早动身愈好。”说罢，转首又对马长老催促说：“三弟，你辛苦一趟，速去金陵舵上，要他们即刻备七匹快马来，我们在西关街口外等候。”

马长老急忙起身，应了声是，匆匆走出厅外。就在这时，白发苍苍，精神奕奕的老凌富也由街上回来了。老凌富听说小主人回来了，自是万分高兴，这时看了花厅上乱糟糟的一大堆老化子，不由愣了。

黛凤女侠一见，立即催促说：“老凌富，香烛纸马和僧道都不必订了，快去通知马厩备马……”老凌富见黛凤女侠等人，个个神色慌急，乍然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而愣了一愣，应了声是，转身急步走去。穷书生一向深思远虑，看了这情形，立即关切的说：“承萍如不带去，家里不能不留个人！”

黛凤女侠和凌壮志，宫紫云等人，俱被提醒了。

募见铁钩婆，一挥手，爽朗的说：“你们都放心去吧，承萍晚上睡觉我抱着他。”

跛足道颌首应了个好，接着催促说：“要动身就快些准备，我们要先走一步了。”

说罢，径和简长老、矮脚翁等人，匆匆走向厅外。

黛凤女侠颌首应是，即率展伟凤、宫紫云、小娟、绿萍等人送至阶下，由凌壮志继续送向门外。

凌壮志一直关心简长老的那本“真经”于是趁机恭声说：“简老前辈来时可曾见到武昌的张化龙？”

简长老急忙谦和的笑着说：“我们就是听到他传去的火信，才知小侠由天山回来了，是以典礼一结束便雇船赶来了。”

邈邈和尚，立即瞪着眼沉声说：“你这混蛋小子，白白辜负了简老大，柳老二和马老三的一番美意，派出数省弟子等你，结果你硬是不去！”

凌壮志俊面一红，立即谦声说：“志儿实在心急三月二十三日华山恭祭恩师的事。”

大头矮脚翁接口沉声说：“简老大真正的意思是让武林各派的掌门代表和长老，知道你小子是人家丐帮的‘殊荣大恩人’……”

简长老立即哈哈一笑，说：“你大头如此一说，小侠必然更以为不去的对了。”

大头矮脚翁翻着对眼解释说：“可是武林各帮各派的知道你们丐帮全帮弟子都是混蛋小子的效命者，这种‘震撼作用’不能不让混蛋小子知道呀！”

柳长老急忙肃容说：“凌小侠加于本帮的隆恩，深可比海，这些小事，乃本帮份内之事，又何必定要使小侠知道！”

大头矮脚翁一听，气得怪眼一瞪，久久答不上话来。

恰在这时，已至门外，跛足道一挥手，立即不耐烦的说：“好了！好了！要打架争斗活动老骨头，到郊外去拼，别在这里吵得人家四邻八舍都不安。”

如此一说，简长老等人都笑了。

凌壮志趁机躬身一揖，朗声说：“诸位前辈先行，志儿和师母随后即到。”

简长老和柳长老，同时拱手还礼，跛足道四老仅挥挥手算了。

凌壮志虽心想跑进内宅看看小东西和爱妻整理行装，但跛足道等人尚未拐过街口，他仍不敢进去。

就在邈邈和尚六人嘻嘻哈哈的拐向街的同时，老凌富和四个男仆，已将乌骓，青鬃，黄鉴，枣红，赛雪，棕花等马，由侧门那面拉出来。

凌壮志仅看了一眼鞍明镫亮，刷洗的鬃毛泛光的六匹快马一眼，向着恭谨含笑的老凌富挥了挥手，转身向内宅奔去。

花厅上一群侍女已将残肴撤去，正在忙着擦试桌椅，一看凌壮志匆匆走进厅来，纷纷施礼，齐声低呼：“少爷。”凌壮志亲切的颌首一笑，他虽然

一直没看到俏丫头唤春出来，但他却不敢问，他想，必是在秦香菱由玉山救回时，便回太平镇去了。

心念间，匆匆走进内院，发现天庭楼檐走廊上，燃满了纱灯，三座雕栏朱楼上，也是光明大放，侍女仆妇们，跑上奔下，忙得十分紧张。

凌壮志仰首一看三面朱楼，急步走向宫紫云的楼前。

就在他刚刚登上楼阶的同时，绝世风华，御掉环佩的宫紫云，腰悬宝剑，已由楼上走下来。

凌壮志星目一亮，含着亲热的微笑，急步迎了过去。

宫紫云娇靥一红，深情的睇了一眼凌壮志，急忙悄悄的指了指左侧房间。

凌壮志以为小娟绿萍在里面，哪里把她们放在心上，伸出两手，展着欢笑，继续向宫紫云迎去。

就在这时，左侧门帘一闪，结束停当的‘黛凤女侠’已由房内走出来。

凌壮志心中一慌，俊面微红，急忙垂首恭声说：“回禀师母，六位前辈已走了。”

宫紫云也微红着娇靥肃立在一旁。

黛凤女侠是过来人，对小夫妻久别重逢，难以抑制的情绪，自是心里清楚，但她对小儿女不知的事，仍不得不说。

因而，神色肃穆，但却平静的警告说：“云儿分娩尚未满四十五天，你可不能随便到她的楼上去。”

如此一说，小夫妻俩人的脸更红了，凌壮志急忙垂首，恭声应是。

黛凤女侠满意的点点头，平静的说：“小娟他们都下来了，我们走吧！”

说着，当先走出门外。

凌壮志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一眼娇靥上红晕仍未退去的宫紫云，两人并肩跟在黛凤女侠的身后。

这时，绿萍、小娟、展伟凤，俱都重新梳洗了一番，正和“铁钩婆”在天庭愉快的交谈。

于是，黛凤女侠和凌壮志，宫紫云等人，在铁钩婆的率领下一群仆妇侍女恭送下，一齐走出街门来。

走出街门外，老凌富等人拉着六匹健马，正欢愉的在门前打转，个个昂首竖耳，俱都低嘶连声。

黛凤女侠停步转身，面向铁钩婆亲切的说：“老姐姐，家中一切都拜托您了。”

铁钩婆爽朗的一笑说：“老妹子，放心吧！”

黛凤女侠亲切的笑一笑，即和凌壮志、宫紫云、小娟、绿萍、展伟凤，相继上马，再向含笑立在门阶上的铁钩婆挥挥手，径向街口驰去。

到达前街，灯火辉煌，行人熙攘，大多是些章台走马的王孙公子和前去秦淮泛舟的骚人墨客，以及逛夜市的游人。

一出西关街口，六人立即放马疾驰。

前进数箭之地，即见跛足道和丐帮三老，俱都安坐马上，正集在路边一块草地上等候。

尚未到达近前，早见跛足道和简长老，挥动着油手，大声说：“你们走在前头！”

黛凤女侠愉快的应了个喏，即和凌壮志等人，飞马而过，跛足道和简长老七人，则迤拉着跟在数十丈后。

前后十三匹快马，狂驰如飞，蹄声如雷，沿着长江南岸，直奔芜湖。

第三天的绝早，众人已飞马绕过青阳城。

举目前看，九华山区一团浓雾，往日青葱郁绿，绵延无边的巍峨山势，完全被浓重的云雾吞噬了。

高达万仞，雄伟挺秀的紫芝崖，已分不出它的正确位置。

凌壮志坐在飞旋的乌雅马上，心情激动星目旋泪，想到自去年叩别恩师的灵墓起，以至今天，往事一幕一幕的闪过他的脑海。

回忆当时走出洞口的刹那间，心绪紊乱，茫茫不知何处，何曾想到诸事如愿的今天？

他总觉这是冥冥中必有恩师的英灵在保着他，否则怎会如此顺利？

凌壮志一想到恩师为他增长功力，以致真气枯竭而死的情形，他星目中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滚下来。

心念间，觑目偷看师母，早已泪满盈眶，旋滚欲落。

再看宫紫云和小娟的香腮上，也早已流下了两行晶莹泪水。

展伟凤、万绿萍虽然没有流泪，但她们的神色却隐透着悲戚。

已经跟在马后不远的跛足道、大头翁，以及丐帮三老等人，也俱都目注九华山，神色肃穆而黯然。

十三匹快马，片刻之间已达九华山东麓的一个小镇上。

小镇人口不多，约有数十户人家，多是樵夫和猎户，仅有一座小客栈专门接待上山进香的香客。

众人将马匹寄在店中，紧接着匆匆走出镇来。

镇外雾尤浓，七八丈外，景物已难分辨。

众人一出镇口，立即展开轻功，直向一座怪石杂林的斜岭上驰去。

由于跛足道等人不知紫芝崖的确实位置，因而命凌壮志当先带路。

凌壮志虽然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上紫芝崖，但他必须一同前进。

众人登上斜岭，直向山区深处驰去，同时，每个人都提高了警觉注意可能遇到的可疑人物。

登绝壁，越深谷，连绕过数座高峰，距离高接霄汉的紫芝崖，已经不远了。

由于一路驰来，人影绝迹，俱都怀疑丐帮弟子的报告是否确实，但根据丐帮的严厉帮规判断，也许是众人入山太早了，那些可疑的人物，尚未开始活动。

众人如飞前进中，蓦见凌壮志双目一亮，脱口一声厉喝：“什么人？”
厉喝声中，身形逾电，直向远处的浓雾中扑去——

黛凤女侠等人，心中一惊，知道凌壮志已发现前面有人，于是齐声叱喝，纷纷跃起，直向凌壮志扑去的浓雾中追去。

宫紫云、展伟凤、小娟、绿萍，俱是以轻功见长的人，叱声中，宛如四支云燕，已闪电扑向左右。

简长老和跛足道等人追扑中，发现前面峰角下，果然有一白一黄两道快速人影，正频频回头，仓惶飞奔。

再看凌壮志，宛如划空流矢，正飞身越过对方头上，径向两人身前落去。

宫紫云和小娟在左，展伟凤和万绿萍在右，立将四面堵死。

前方一白一黄两道快速人影，一见凌空落下的凌壮志，惊呼一声，折身向东狂奔。

宫紫云和小娟，同时一声娇叱，光华一闪，一阵龙吟，宝剑同时撤出鞘外。

对方两人一见，面色一变，转身再向西奔去。

展伟凤，万绿萍，早已撤剑在手，振腕一挥，同时娇叱，分向奔来的两人迎去。

万绿萍眼尖，凝目一看奔来的两人不由惊得倏然停身，脱口急呼：“啊！老贼薛雄虎！”

紧跟而来的跛足道和邈邈和尚一听，顿时大喝一声，飞身扑至，定眼一看，果是玉山寨主薛雄虎和狗子薛鹏辉。

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跛足道和邈邈和尚，想起被蹂躏而羞愤落发的秦香苓，不由震耳一声厉喝：“无耻老狗，小畜牲，还不纳命来——”

厉喝声中，飞身跃起，同以“苍鹰搏兔”之势，伸张双掌，十指如钩，径向惊惶万状的薛雄虎和薛鹏辉凌空扑去。

简长老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由于他在中年时期曾与薛雄虎有过几面之识，加上他的菩萨心肠，不由脱口急呼：“二位住手，我老叫化子有话说！”

跛足道和邈邈和尚虽然杀机已起，但他俩人非常尊敬简老大，只得闻声收势，飘然落地，同时不解的望着简长老和黛凤女侠等人。

老贼薛雄虎父子，一见凌壮志，顿时惊得魂飞天外，这时再看了黛凤女侠和四大怪，完全吓呆了。

薛鹏辉是惊弓之鸟，那张白净的脸上已是毫无血色，老贼神色惊恐，目光不定，似是竭力镇定自己。

简长老停身立稳，正待发话，大头矮脚翁一挥手，说：“简老大，你少为这两个小狗讲情吧，你被关了二十年，见天日还没有几天，还不清楚江湖上的变迁，跛足、秃头险些被他们父子用火烧死，秦香苓也被他们父子糟踏后羞愤的进了清风庵，你说这件事你要不要管？”

简长老惊异的“噢”了一声，寿目看了一眼剑眉如飞，俊面铁青的凌壮

志和娇靥笼霜怒而横剑的宫紫云等人，顿时默默无言。

跛足道和邈邈和尚，见简长老不语，倏然转身，再向薛雄虎父了逼去，同时，切齿的恨声说：“薛雄虎，你们可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禅语，在玉山虽然被你们侥幸逃脱了，但今天仍免不了一死……”

说话之间，双臂微圈，四支油手，弯曲如钩，发出了“格格”的响声。

老贼薛雄虎和薛鹏辉，面色如土，汗下如雨，浑身不停的剧烈颤抖，两人惊恐的缓步向身后退去。

就在这时，蓦见万绿萍杏目一亮，恭身急呼：“两位老前辈住手！”

跛足道和邈邈和尚，正待飞身扑捉老贼父子，又听万绿萍出声阻止，不由怪眼一瞪，懊恼的问：“你丫头又有什么事？”

万绿萍迷惑的急声说：“晚辈在玉山后寨救秦姑娘时曾经废了薛鹏辉的一身武功，这时看他功力恢复，必是遇到高手相救！”

如此一说，跛足道和凌壮志俱被提醒了，邈邈和尚立即朝着薛雄虎厉声问：“薛雄虎，是谁为你的狗子恢复的功力？”

薛雄虎想到儿子的奇遇，似是胆气大增，于是精神一振，冷冷一笑，说：“大难不死，又遇奇缘，反而增强了功力，据那位奇人说，小犬命大，乃是洪福齐天之人……”

邈邈和尚一听，顿时大怒，震耳一声暴喝：“我秃头到要看看你的儿子的命还能活几个时辰？”

暴喝声中，飞身前扑，伸张着双臂，猛向狗子薛鹏辉抓去。

薛鹏辉一见，心胆俱裂，厉嗥一声，转身狂奔。

就在他转身起步的同时，邈邈和尚已飞身扑至，两支坚逾钢钩的油手，已将他的头颅抱住。

老贼薛雄虎没想到话未说完，邈邈和尚已经动手，不由暴喝一声，飞身前扑——

人影闪处，跛足道已挡住老贼的去路，同时大喝一声：“你死在须臾，尚关心儿子的生死！”

死字出口，右掌猛力劈出，直切老贼的面门。

薛雄虎怎敢与跛足道交手，心中一惊，急坠身形，飞身暴退两丈。

就在老贼飞身暴退的同时，只见邈邈和尚两手抱着薛鹏辉的头颅，仰天发出一阵慑人的厉笑。

紧接着，切齿瞪眼，两手猛挤，薛鹏辉一声尖锐刺耳的杀猪惨嚎，叭的一声轻响，血浆四射，盖骨横飞，一颗头颅，硬被邈邈和尚挤碎了。

老贼薛雄虎一见，惊怒交加，神情如狂，仰首发出一声直冲云上的凄厉长啸。

众人心中一惊，而色同时一变，知道老贼在向同伙报警。

跛足道一声暴喝，飞身前扑，右掌猛劈薛雄虎的面门。

老贼薛雄虎，面色凄厉，双目血红，怪嗥一声，疯狂反扑。

跛足道朗声哈哈一笑说：“薛雄虎，你胆敢和我老人家动手，今天你应该死而无憾了。”

说话之间，身形一旋，闪过猛扑过来的薛雄虎，劈出的右掌，趁势反臂一招“倒打金钟”闪电击向老贼的后背。

砰的一响，闷哼一声，薛雄虎踉跄数步，双手抱胸，张口喷出一道鲜血，仆地晕死过去。

跛足道有个怪癖，对击倒击晕或失去抵抗力的人，从不再施煞手，这时见薛雄虎吐血晕倒，才知中了这老贼的奸计。

心地宽厚的简长老，也知道跛足道人的这个惯例，因而面向柳长老，肃容说：“二弟，给他一颗‘补血丹’！”

柳长老恭声应了个是，即在怀中取出一个小铜壶，沉着的倒出一粒赤色药丸来，觑目看了一眼全场，发现众人确无异议后，才急步向仆在地上的薛雄虎走去。

同时他愈加证实，自己的简大哥在四大怪杰和黛凤女侠等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被尊敬的人物。

至于凌壮志和宫紫云等人，自是不便插言多说什么。

心念间，心至薛雄虎的身边，捏开他的牙关，即将那颗药丸放在他的口里。

大头矮脚翁一见，立即嚷着说：“现在老贼死不了啦，我们是在此地等他们的那位奇人呢？还是继续前进？”

邈邈和尚立即不以为然的沉声说：“听这老贼胡说，天下那里来的那多么奇人，真是奇人还会鬼鬼祟祟的跑到此地来找‘四大恶魔’的秘笈？”

万绿萍立即忧郁的说：“根据薛鹏辉的功力被恢复，那人虽不是什么奇人异士，至少也有一身绝高的武功和深厚的内力。”

邈邈和尚双眼一瞪，立即斥声说：“得了吧，鬼丫头，别尽在这里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睁开眼看看，除了混蛋小子和你们几个丫头，那一个没有一身绝高的武功和数十年的精深内功，如果那人果真不畏不惧，早就该出来了，何必等到这时候还不见人影。”

万绿萍被邈邈和尚抢白得娇靥一红，顿时无言答对，但在场的几个人，俱都提高了警惕。

邈邈和尚向着神色迟疑的凌壮志，一挥手，催促说：“混蛋小子，等那个奇家伙来了，由我秃头一人应付。”

凌壮志何曾把什么奇人放在心上，只是他怕那人隐身暗中，发现了紫芝飞崖的隐秘位置。

这时见邈邈和尚催促，黛凤女侠颌首，于是转身向紫芝峰驰去。

简长老等人再不敢大意，前进中游目四顾，俱都暗凝功力，虽然邈邈和尚说得轻松，但万绿萍的话也极有道理。

宫紫云、展伟凤、小娟、绿萍四个人，仍然仗剑飞行。

到达紫芝峰下，众人凝目搜索了一番附近，发现确无可疑之处，才纷纷跃起，直向峰上爬去。

峰腰以上，光线逐渐明亮，断定东方已升起了朝阳。

渐渐，峰势奇恶，绝险已极。

宫紫云和小娟四人，不得不将剑收入鞘内。蓦然，众人的目光同时一亮，发现已升出了云雾之上。

游目一看，仅西面遥遥相对的妙莲峰，露出一截数丈高的郁绿峰巅，其余诸峰，尽被笼罩在浓烟里，天宇晴朗，云际相接，一望千里，尽是云海。

仰首看紫芝峰巅，至少尚有百丈。

丐帮三老和四大怪杰，仅略知凌壮志习艺在九华山，即使黛凤女侠，也不知朱腕银笔叶大侠的灵墓究在何处。

大头矮脚翁，仰首看了看仍在腾跃上升的凌壮志，摇摇大头，感慨的说：“我那叶老弟，也真有本事，残废着四肢，还能找到这处天然的奇险的洞府修练功夫，我大头确佩服！”

邈邈和尚哼了一声，傲然的沉声说：“莫说那些贪婪之徒峰登不上来，找不到这处天险位置，就是我秃头知道在紫芝崖上，如没有混蛋小子带路，我也不知究在何处？”

如此一说，忧心如焚的黛凤女侠和宫紫云叶小娟，顿时宽心了不少。

抬头再看，发现数十丈上的凌壮志，正悬垂在突出峰外的一根粗如儿臂的绿藤上向他们挥手。

众人一看，脱口一声轻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那是一处斜斜伸出峰外七八丈的一座绝险飞崖，飞崖下面疏疏密密的垂着无数悬空粗藤。

黛凤女侠等人，凝目细看，发现飞崖下面没有洞口，断定在向西的那里面。

众人看了，这等峭绝的天险，也不禁暗透紧张，首先觉得毫无把握飞渡的是柳马两位长老。

攀升至飞崖下，立有丝清凉异香随风扑来。

众人停身立稳，发现凌壮志握着悬垂的绿藤两手交互前移，两脚垂直悬空，已到了飞崖的边沿。

蓦见凌壮志身形悬空，向众人，大声说：“诸位前辈可照晚辈方式攀过来，上面七八尺之处即是家师的灵墓洞府，诸位用‘云里翻身’或‘壁虎功’皆可进入。”

黛凤女侠，心情激动，恨不得即刻过去，不由含着泪，关切的问：“志儿，你悬身的上方就是洞口吗？”

凌壮志急忙含首说：“是的，但左右宽仅三尺，如不翻跃准确，极易掉下崖去。”

大头矮脚翁，略显紧张的摇摇头，感慨的说：“像这等天险峭绝之处，

若非剑仙者流谁能找到此地。”

丐帮三老，穷书生，以及邈邈和尚，跛足道，俱都赞同的点点头。

黛凤女侠宫紫云，小娟三人，听了大头矮脚翁的话，也都十分放心。

募见凌壮志恭声说：“请诸位前辈记住晚辈现在的位置，志儿要上去了。”

了字出口，曲肘挺身，一个“云里筋斗”白影一闪，已翻向飞崖的断面，看来宛如一只白猿，动作十分优美、熟练。

邈邈和尚和柳马两位长老，情不由己的喝了个好。

就在柳长老三人彩声出口的同时，垂藤飞崖的断面那面，突然传来一声凌壮志的忿怒大喝。

黛凤女侠，丐帮三老，以及四大怪杰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由同时打了个冷颤，面色大变。

一声娇叱，紫影电闪，宫紫云关心凌壮志的安危，当先飞身扑向垂藤间，玉手交替握垂藤，眨眼之间，已至崖边。

紧接着，绿萍、小娟、展伟凤纷纷握住垂藤，争先向崖边荡去。

黛凤女侠一见，面色再变，不由惶声急呼：“你们不要争先上，展姑娘先，其次是绿萍，最后是小娟。”

说话之间，宫紫云已挺身翻上了飞崖的那一面。

展伟凤三人听了女侠的规定，极快顺利的翻上了飞崖的断面。

黛凤女侠即关心一群小女儿们的安危，又关心亡夫的灵墓和秘茔，因而，一看小娟翻上了飞崖后，立即飞身扑向垂藤间。

简长老和跛足道人等，虽然也都万分焦急，但处在这等天险之处，仅能容一个人过去，空有一身绝艺，却无用武之地。

他们望着交互握着的垂藤，身体空荡的黛凤女侠，看那焦急心慌的神色，忍不住为她捏了一把冷汗。

这时，飞崖断面的那一面，已隐约传来一两声金铁交鸣的声音。

简长老等人惊异的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似乎做梦都没想到这等隐秘之地，居然有人能找到，而且早已隐身在里面了。

黛凤女侠翻上了崖断面后，紧接着丐帮三老和四大怪杰。

众人进入宽仅三尺，高约近丈的洞口后，发现洞内范围极大，是一座四丈方圆，内有第二洞口，形同一个葫芦形的双层石洞。

宫紫云和小娟、绿萍、展伟凤，手横长剑，俱都堵在第二座圆形洞口前，正神情紧张的望着里面。

黛凤女侠已经不见了，想必是已进洞内，而这时，急旋的破风声和金铁击石声正由洞内传来。

简长老和跛足道，穷书生等人，飞步奔了过去，几乎是同时急声问：“丫头，里面是什么人？”

宫紫云闻声回头，惶急的回答说：“是大河教主邱铜川！”

大头矮脚翁一听，怪眼一翻，怒声说：“这个老水怪掉进枯井里还没有

死吗？”

说话之间，众人已至洞前，举目向内看，只见正中一座以青石砌成的圆形石墓上，正立着一个骨瘦如柴，身穿黑衫，手横一根蛇头杖的阴森怪人，果然是大河教主邱铜川。

邱铜川发髯如银，无风自动，一双大眼，光明如灯，正凶残紧张的盯着手横“穹汉剑”的凌壮志，似是有欲搏斗。

凌壮志剑眉如飞，俊面铁青，他怒目盯着邱铜川，久久不敢前扑，看他欲痛又止的情形，似是有所顾忌。

黛凤女侠，粉面苍白，悲痛的立在一边，面对亡夫的灵墓而不能放声痛哭，她这时内心的痛苦，决非局外人所知。

简长老等人看罢，不知凌壮志为何不冲上石墓搏杀！

继而一想，恍然大悟，凌壮志必是崇敬恩师，而不敢踏向灵墓，同时，也怕邱铜川的鲜血，由石缝中漏下，又沾污了恩师的尸体。

就在这时，蓦间邈邈和尚哈哈一笑，越众向前，笑声说：“我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大人物，原来是你这老水贼邱铜川，有骨气的滚出来，和我秃头大战三百回，何必站在人家的坟头上称英雄。”

邱铜川一言不发，仅不屑的望着邈邈和尚，沉哼了一声。

大头矮脚翁断定邱铜川已看出凌壮志的顾忌，因而一直立在石墓上不下来，于是灵智一动，仰面哈哈一笑说：“老水贼，你一生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害苦了黄河两岸的善良百姓，我们四人虽然早想杀你除害，可惜没有一人会水功，如今，你自投罗网已成了瓮中之鳖，可谓是天理报应，我大头劝你，识相些，快上来和我们秃头放手一搏，你胜了算你命大，我们决不再为难你，否则，你是自己找死，那时便悔之不及了。”

邱铜川仅冷冷一笑，动也不动。

大头矮脚翁见邱铜川，不理不睬，看来毫不生气，他胸有成竹的一笑，即向立在洞口的万绿萍漫不经心的一招手沉声说：“丫头，你过来。”

万绿萍不知何事，翻腕收剑，急步走至矮脚翁的身边。

老水怪邱铜川，闹不清大头鬼搞什么把戏，瞪着两只铃眼，一瞬不瞬的盯着万绿萍和矮脚翁。

他的神色非常慌急，同时也充满了迷惑，但他对手横宝剑，蓄势待发的凌壮志，仍极注意。

大头矮脚翁一俟万绿萍立稳，立即沉声说：“丫头，把你的绝活施展一下，给这老鳖看看。”

如此一说，全洞所有的人的目光，俱都集中在万绿萍的身上。

因为在场的人，除了简长老和展伟凤外，大都知道万绿萍习有“奇门遁甲”中的神奇绝学隐身术，但是任何人没有亲眼看着她将身形隐去，因则，每个人都以惊异好奇的目光望着她。

万绿萍娇靥微红，略现难色，但看了一眼悲忿焦急的凌壮志，杏目一闭，

双袖一拂，众人的两眼一花，立在矮脚翁身边的万绿萍，顿时不见了。

黛凤女侠，小娟等人，虽然心中有所准备，这时看了也不禁面色一变。

简长老和展伟凤，立时看呆了。

老水怪邱铜川，何曾见过这等神奇绝学，顿时愣了，紧接着，双目一亮，暴喝一声，飞舞起手中蛇头杖，立即护住前后左右。

到那时，杖影如山，劲力呼呼，只见杖影不见人影。

矮脚翁一见，极为得意的哈哈笑了，同时笑着说：“老鳖贼，别紧张，我干女儿还立在原地。”

邱铜川那里肯听，将一柄蛇头杖，仍然飞舞成一团杖影，将周身防护得密不透风。

邈邈和尚哈哈一笑，讥嘲的笑着问：“老水鳖，即使你的内功天下第一，这样施展下去，仍免不了真气枯竭，活活的累死在此地……”

话音未落，如林杖影中，突然暴起一声震耳厉喝：“鼠辈，老夫和你们拼了！”

厉喝声中，飞舞着一团杖影，挟着一阵轻风，直向洞口的邈邈和尚等人，凌空扑下，声势惊人，猛不可当。

邈邈和尚，跛足道，以及穷书生，简长老等人，俱都拥在洞口，似未料到邱铜川有些一招，加之对方凌空而下，应声而倒，骤然间俱都无法还招。

宫紫云、小娟、以及展伟凤，三人虽然手持长剑，但身立于前有跛足道等人，同样的无法施展。

邱铜川何等人物，足尖一点地面，再度大喝声，飞舞蛇头杖，趁势向崖边洞口扑去。

万幸柳长老立在崖边洞外，闻声探首一看，大吃一惊，面色立变，暴喝一声：“老贼那里走！”

暴喝声中，运足功力，手中打狗棒，一式“横扫千军”猛向飞扑而出的邱铜川拦腰扫去。

大河教主邱铜川，领导黑道数十年，各派掌门尚且未曾看在眼里，怎会将丐帮的柳长老放在心上。

这时见柳长老一棒扫来，顿时大怒，手中蛇头杖，疾演神针定海，企图将柳长老奋力震开，便可一跃下崖。

铮的一声轻响，接着一声闷哼，柳长老虽然运足功力，但仍被震得一连后退了三步，踉跄的身形，险些跌下崖去。

就在这相接一击的瞬间，一声娇叱，紫影一闪，宫紫云已仗剑拦在崖边洞口前。

紧接着，一声娇叱，飞身扑前，玉腕一振，疾演太虚九剑，挟着一片翻滚匹练，径向邱铜川卷去。

大河教主邱铜川早在榆社破庙内，即见过宫紫云以太虚九剑，连杀“大河五虎”的骇人声势。

这时见宫紫云挥剑杀来，心中又惊又急，加之一冲未曾跃下飞崖，方寸不由大乱，但他仍奋起余威，厉喝一声，蛇杖猛力击去。

紧跟而出的凌壮志，深怕宫紫云产后虚弱，不是邱铜川的对手，不由高声疾呼：“姐姐快退下！”

下字方自出口，身形尚未前扑，蓦见金铁一声轻响，溅起数点火花，邱铜川的蛇形杖已应声而断。

邱铜川大吃一惊，面色大变，趁势一声“狮子吼”低头躬身，猛向宫紫云的小腹撞击。

宫紫云作梦也没想到邱铜川会以头撞她小腹，一声娇叱，长剑猛扫而出，身形本能的向后飞退。

邱铜川不愧老奸巨滑，久经大战的老贼，这时，见宫紫云飞身后退，趁着躬身猛撞的冲势，身形一斜，足尖一点，快如脱兔般已到了崖边。

众人一见，心知要糟，不由齐声吆喝。

就在众人慌急，邱铜川身形已到崖边的同时，蓦见洞外人影一闪，脱口一声大喝：“最后一关还有俺马老三！”

三字一出口，手中的打狗棒顺势一招“松下扫雪”猛击斜飞而出的邱铜川。

蓬的一声大响，一声凄厉的惨嚎，邱铜川的横飞身躯，直向崖外射去。

简长老，跛足道等人急步奔出洞外，低头一看，一点黑影，挟着一声悠长的惨嚎，翻翻滚滚已坠入百丈下的云雾中了。

邱铜川的身影已消失了。但他那声刺耳尖嚎，仍在云上飘荡着……

凌壮志无心去看邱铜川坠下万丈飞崖的情形，折身奔进洞内石墓前，他满面泪痕，惶急的绕着石墓察看，发现石墓和他下山时，丝毫未曾改变，因而宽心大放。

黛凤女侠和紫云、小娟等人也急急的奔来，女侠一见绕墓察看的凌壮志，立即含泪的戚声问：“志儿，这里面埋葬的可是你师父？”

凌壮志流泪应声是，接着屈膝在墓侧。

黛凤女侠，满腔悲痛，急步扑至近前，双手抱墓，放声痛哭，缓缓跪了下去，埋藏在心中二十年的伤痛悔恨，尽在痛哭中发泄出来。

宫紫云最为悲伤，想到自己在襁褓中坎坷遭遇，想到母亲飞花女侠的落发为尼，不禁悲从中来掩面大哭，抚墓跪在一侧。

叶小娟依着宫紫云下跪，也将娇靥埋进一双玉手内，哭得悲切切，展伟凤、万绿萍也泪痕满面，依跪在紫云小娟之后。

凌壮志想到恩师五年殷殷授艺，谆谆教导，和为栽培自己而真力枯竭气绝的情形，不由目注自己亲手砌成的石墓，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这时，丐帮三老，四大怪杰，七人已闻声奔来。

七人看了黛凤女侠等人的悲伤情形，想到石墓中躺着自己的好友，俱都摇头悲叹，泫然落泪。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分立在墓前左右，一个合什，一个稽首，立即朗诵起经来，令人分不出，他俩是唱是哭。

柳马两位长老，即将背在身后的香烛纸钱解下来，柳长老将香交给简长老，立即燃起白烛，马长老就在墓前焚化纸钱。

简长老立在中央，穷书生和大头翁分立在两边，三人同时焚香公祭默默致哀。

一座清爽静寂，隔绝尘烟，高达万仞之上的飞崖洞府，顿时之间，烟雾缭绕纸灰飞扬，烛光摇曳中，夹杂着哭声诵经声，整个洞府内，充满了哀伤气氛。

凌壮志痴呆的望着石墓，泪下如雨，他已听不到师母黛凤女侠和爱妻宫紫云等人的痛哭声，他的思想，完全沉沦在往事中……

他似是看到仰面倒倒在石墓内的恩师叶天良，那身褴褛衣衫满脸的胡须，残断的四肢，精光闪射的双目，还有那本“四大恶魔”手著秘笈。

一想到那本秘笈，他不由想到丐帮弟子的报告和外界的谣传，以及打下飞崖的“大河教主”邱铜川。

他想到未来秘笈关系重大，以及整个武林的安危祸福，不由流着泪悚然的惶声说：“师父，志儿安然回来了，以及在您老人家的英灵保佑下，拜见了两位师母找到了娟姊娟妹，‘金刀毒燕’‘铁弓玉环’以及‘乌鹤’恶道‘金艳娘’均已先后授首，如今最令志儿不安的是那本秘笈……”

凌壮志说至此处，不由机警的看了一眼全洞的人。

邈邈和尚和跛足道，神情肃穆，正在合目诵经，简长老上香已毕，和穷书生正在劝慰哀痛欲绝的黛凤女侠。

柳马二位长老，正将两包纸钱焚化，大头翁和绿萍展伟凤正宽声劝哭声嘶哑的宫紫云和小娟。

凌壮志见无人注意他的言语，因而流着泪机警的继续说：“如今，宵小蠢动，暗踩志儿学艺的洞府……那本秘笈，志儿已遵嘱放在您老人家指定的地方，祈望您老人家，英灵护佑，不要落入那些野心勃勃，狂徒之手。”

祈祷完毕，发现洞中已没有了哭声，黛凤女侠和爱妻宫紫云等人，均已立起身来，邈邈和尚和跛足道两人，也诵完了经，正围着黛凤女侠，谈论事情。

蓦闻邈邈和尚嚷着说：“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哭也没用，烧过了香纸，念过了经，他升他的极乐世界，我们回我们的阳世人间，从现在起，大家都应该节哀保重。”

又见大头翁，大头一幌，笑着说：“秃头的话最豁达，即然想得开，我们就走吧，免得在此见景生悲，望墓落泪。”

说此一頓，突然瞪着凌壮志，大声说：“你小子也别尽在那里穷祷告，大家商量点正经事，也该走啦。”

凌壮志一听，举袖拭泪，随之立起，径向众人走去。

前进中，觑目一看，发现爱妻宫紫云和小娟，俱都将一双秋水般的明亮凤目，哭得又红又肿。

走至近前，只见黛凤女侠，正在举袖拭泪，同时不安的说：“如今情势如此紧张，叫我怎能放得下心，今天如非及时赶到，先夫岂不要被那老贼控墓曝尸。”

穷书生立即慎重的说：“老贼邱铜川，水功绝伦，他被志儿追击跃下深井内，自然不会淹死，不过待他逃出井来，大河教已经瓦解，据我判断，他必是悄悄南下之际，巧遇薛雄虎父子，薛鹏辉必是仗着老贼的深厚功力，打通了生死玄关，恢复了一身功力，三人潜来九华山，暗踩全山洞府，邱铜川武功高超，自是能找到此地来，至于其他人等，恐难登至如此绝险之处。”

黛凤女侠未待穷书生讲完，立即摇头说：“照此情形，我目前仍不能回金陵，邱铜川能找到此地，别的人自然也能。”

大头翁，立即不以为然的说：“这倒不见得，试问当今武林，除了一派宗师的掌门，长老们，有几人的功力及得上老水怪邱铜川？”

凌壮志见黛凤女侠要守在洞中，暂时不再转回金陵，也不禁慌了，于是，一看大头翁话落，立即恭声说：“此处为一处天然绝险之处，设非功力精深的高手绝难登上峰来，而且胆气不足，路径不熟悉，也不易进来，如果将洞口齐着边洞堵死，再将飞崖的垂藤折断，除非剑仙，绝难进入洞来。”

如此一说，丐帮三老和跛足道等人，齐声赞好。

黛凤女侠依旧不以为然的说：“斩断的长藤，总有生长的时候……”

凌壮志急忙插言说：“志儿每年春秋两季，均要前来亲祭恩师，那时再斩不迟。”

简长老等人也怕黛凤女侠坚持不走，立即趁势欢声说：“如此甚好，大家就此动起手来。”

说罢，三老四怪，凌壮志，立即在洞内搬运石块，并催促黛凤女侠和宫紫云四人先行离开。

黛凤女侠本待坚持留在洞内，但看了这等形势，和忧心如焚泫然欲泣的小娟和紫云，只得黯然的一叹，无可奈何的对宫紫云说：“云儿，我们先下去吧。”

说罢，当先向洞口走去，宫紫云、展伟凤、绿萍、小娟紧紧跟在女侠的身后。

黛凤女侠等人一走，简长老等人立即将洞口用石块封起来，最后由凌壮志一人，将飞崖下的垂藤，逐一斩除。

诸事完毕，在简长老等人的宽言催促下，黛凤女侠和凌壮志，才怀着依依悲切的心情，径向峰下走去。

片刻已达峰下，山区中，云雾仍重，方才晕厥在草地上的薛雄虎，这时已经不见了。

众人无心去想他是被饥饿的野兽衔走了，抑或是苏醒逃走了。

山区中，虽然光线仍然昏暗，但已听到樵夫的歌声和猎人的吆喝。

众人沿着来时的路径，展开轻功，直向山外驰去。

到达小镇，天已近午，为了让黛凤女侠和宫紫云等人，尽快的忘掉哀伤，简长老等人，也决定再去一趟金陵。

一行十三匹快马，驰出小镇，直奔东北。

这条路线，和凌壮志去年下山的路线，几乎是相同的，这在凌壮志的心中，触景忆旧，有着太多的感触。

他回顾巍峨的九华山势，云雾大部散去，嶙峋峻拔，浓郁翠黛的紫芝峰巅，已清晰可见，想到恩师孤寂冰冷的躺在石墓里，星目中顿时流下泪来。

宫紫云、叶小娟看见凌壮志流泪，两人的凤目也红了。

邈邈和尚和大头翁一见，互递了一个眼神，立即笑嘻嘻的哈哈笑骂起来，刹那间，气氛为之一变。

气氛一变，大家谈南论北，逐渐有说有笑。

到达去年凌壮志击毙三个老道的宏福镇，已是子夜三更了。

十三匹快马，洞着宽大黑暗的街道，奔驰如飞。

“如归轩”酒楼，这时令凌壮志一生难忘，与绿萍，伟凤定情的地方，已经是门窗紧闭，店伙，酒保已进入了梦乡。

凌壮志坐在飞驰的马上，情不自禁的仰首看了一眼漆黑的如归轩楼上。

往事，像闪电般一幕一幕的掠过他的心头……

他想到了红光满面，神色祥和的晋德大师和霜眉入须，身躯修伟的“雷霆拐”萧子清……

同时，他也想到了万绿萍和展伟凤，以及当时的情形！

就在他仰首上看，往事涌现的一瞬间，乌鸦已驰出十数丈了。

他转首去看万绿萍和展伟凤，两人也正含情脉脉，凤目闪辉的望着他，显然他们两人，也正沉沦在往事的回忆里。

天光黎明，晓风徐吹，田野一片油绿，清凉的空气中，不时飘过一阵清草和泥土的气息。

众人一夜飞驰，决议到前面大镇上休息两个时辰。

举目前看，尘土弥漫半天，一里外的前面，似是有不少快马疾驰，看情形，似乎也是赶了一宵的夜路。

蓦闻乌鸦昂首一声长嘶，其余十二匹快马，俱都狂驰如飞。

一阵飞驰，距离前面的滚滚扬尘，已经不远了，同时在飞扬的尘烟中，已能隐约看见，那是六匹高头大马和一群身穿不同颜色的女人。

追至二三十丈处，乌鸦突然连声欢嘶，顿时不听指挥，越过黛凤女侠和跛足道人，宛如疯狂般，猛向前面的六骑冲去——

前面的六匹快马似是吃一惊，纷纷窜向路边，马上的男女，俱都忍不住怒喝娇叱。

旦势如奔电般冲进马群，突然慢了下来。

凌壮志勒马游目一看，惊喜欲狂，脱口欢呼：“展世兄，大明嫂！”

正在勒马怒喝，准备开口大骂的浑汉展伟明一听，蓦然兴奋的哈哈大笑，同时，也不解的高声嚷着问：“我的小妹夫，你怎么走了十多天的才到这里？”

大明嫂也纷纷欢声问：“凌弟弟，我那凤妹妹和萍妹呢？”

话声甫落，黛凤女侠等人已到，纷纷勒马，齐声招呼。

浑汉展伟明一见，乍然间，他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大明五嫂，早已在马上，向着这些老前辈福了福。

邈邈和尚和大头翁，同时笑着问：“大傻小子，你们星夜赶路，可是要去金陵看你们的老妹子？”

展伟明一听，顿时想起赶来的目的，立即煞有介事的大声说：“俺回到石门镇，听说老妹子跟着小妹夫一起来了，心里很是着急，所以便带了俺的五个黄脸婆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话未说完，众人哄然笑了，只震得群马骚动，低嘶连声，所幸天色黎明，官道上无行人，否则，岂不惊世骇俗。

展伟凤一向对傻哥哥的话不太介意，这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禁娇靥绯红。

大明五嫂，更是又羞又气，但对这位憨傻浑猛的爱夫，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跛足道被大明一说，倒提醒了他一件大事，立即笑着对黛凤女侠说：“师妹，如今诸事完，这件事倒真的早办了早了却你一件心事。”

黛凤女侠愉快的颌首说：“小妹早已有了妥善的准备，办完了这件大喜事，我还得带他们几人去看我那恒山落发的姐姐。”

如此一说，小娟四人俱都含羞带笑的低下了头。

凌壮志和宫紫云，听说即将同去恒山，两人都兴奋的笑了，除了拜见飞花女侠是他最关心的事，另一件事使他们想往的便是凌霄庵后，翠绿谷中，他们曾经渡过新婚之夜的花烛洞府。

邈邈和尚和大头翁，早已高兴的嚷着说：“我秃头大头，正感城镇无处可去，无人可聊，这次不但有混蛋小子的一顿喜酒可喝，还可再看一番黄河以北各地的宜人景色。”

简长老一听，也愉快的接口说：“你们三个老化子，俱是飞花女侠的昔年故人，此番也正好前去问候拜访，顺便视察一下北方各地的分舵……”

跛足道和穷书生，同时赞好，接着愉快的说：“既然如此，大家就快些赶路吧，办完了这件大喜事，大家也正好北上。”

黛凤女侠立即笑着说：“志儿他们的事，早已准备就绪，伟凤、绿萍、小娟的新房都由万老姐姐布置好了，我们大可不必替他们小儿女的事心急！”

如此一说，众人再度爽朗的欢笑了。

绿萍、小娟、展伟凤一直羞的没有抬头。

凌壮志是有了儿子的父亲作新郎，看来似乎毫不紧张，但任何人看得出，

他早已乐得心花怒放。

于是，大头翁一声吆喝，十九匹快马奔驰如飞，沿着宽大的官道，浩浩荡荡，迤拉长达数十丈。

但见人沐春风，马走如龙，蹄声如雷，欢嘶连声，扬起一道滚滚土龙，极为行人注目。

越过繁昌，再奔芜湖，绕过东梁山，前面已是当涂城了。

这时，正是夏末秋初，遍地油绿，正是家民忙碌，贸易兴隆之际，因而，田野间，人影幢幢，官道上行人络绎。

蓦见马道上大头翁，双目一亮，举手一指高大的城墙以西的一方草地上，大声嚷道：“你们看，那里在搞什么鬼名堂？”

众人循着他的指向一看，只见离开官道数十丈外，依着城墙一片草地上，正围着数百人看热闹。

根据每个人脸上紧张表情，不是江湖贼斗，便是仇杀尸首。

众人急于赶路，故而无心过去一看究竟，大家瞟了一眼，继续向前疾驰。

就在这时，一声暴喝传来，围观的人，立即掀起一阵惊恐啊声。

紧接着，响起一个中气充沛的老妇声音：“你们这些该死的鼠辈，只会以多为胜。”

凌壮志看了那个凌空纤影，星目一亮，万绿萍听了那老妇的声音，脱口急呼：“啊，三阿姨！”

急呼声中，拨马奔下，径向围观的人群冲去。

万绿萍如此一嚷，四大怪杰恍然大悟，一声怪噪，放马如飞，直奔草地！

凌壮志虽然看清凌空的黄影是谁，但他不敢吭声，同时，他也弄不清“铁棒槌”郝老姬，怎会和她发生误会？

心念间，已经拨转马头，随着黛凤女侠、宫紫云等人，驰下官道，径向草地上的人群冲去。

这时围观的人群，一见又来了一阵马匹，和七八个奇形怪状的叫花子和十数位青年英俊，美貌如花的少男少女，俱都吆喝一声，纷纷让开了一个缺口。

围观的人一闪开，小娟的凤目倏然一亮，脱口娇呼：“妈，那个穿黄衣的少女是汪丽莺姑娘！”

黛凤女侠听了这个名字，心中不禁一动，凝目一看，粉面大变，顿时愣了，但她坐下的宝马，却继续向前驰去。

只见场中十数粗眉大眼的彪形大汉，个个手持兵刃，俱都满脸凶气，正围着一个青衫俊美少年，和一个乳黄罗衣长裙的少女，黄衣少女身材瘦弱，明眸皓齿，雪白的娇靥上嵌着一张鲜红樱口，乍然看来，就是叶小娟的第二化身。

就在黛凤女侠心情惶慌，神志紊乱的打量之际，蓦见已经奔至的万绿萍，高兴的欢呼：“大阿姨，三阿姨！”

娇呼声中，飞身下马，向神色慈祥，满面含笑的简大娘，郝老姬扑去。

同时，场中的青衫少年和黄衣少女，一见乌鸦上的凌壮志，双目一亮，齐声欢呼：“凌小侠来得正好。”

说话之间，各持宝剑，即向这面迎来。

围观的众人，一见奔来的马上人物，俱是场中少女的朋友，纷纷将包围的圈子扩大了准备着大看热闹。

在场中，手持兵刃的十数彪形大汉，一见马上奔来的四大怪杰，简直看到了阎王爷，个个惊得面色如土，俱都吓得魂飞天外，闪动着一双惊急凶睛，欲战不敢，欲跑不能，只是战战兢兢的立在场中等死。

这时简大娘，郝老姬，已和跃下马来的黛凤女侠，简长老等人欢声叙旧，凌壮志则忙着引见华山派的后起之秀钟明及汪丽莺。

跛足道、大头翁、邈邈和尚和穷书生，八道凌厉目光，宛如八柄利剑，分别射在十数彪形大汉身上。

四人轻轻勒住座马，缓慢的滚下马鞍，眉宇间笼满了杀气，微卷着双臂，钩曲着十指，一步一步向场中走去。

十数彪形凶汉，个个汗下如雨，浑身打哆嗦，那等凶猛的大汉，望着缓步走来的四大怪杰，俱都像耗子看见猫似的，围观的人群中，不少黑道中的恶枭这时也纷纷的悄悄溜走了。

就在这时，蓦闻寒宣完毕的简长老，高声疾呼：“四位老弟请住手！”

跛足道四人，俱极尊敬简长老，闻声同时止步，俱都茫然回首，望着简长老，不解的问：“你的菩萨心肠又动了是不是？”

简长老爽朗的哈哈一笑，说：“我老伙计不是为了这几个江湖朋友，而是为了四位老弟！”

跛足道四人听了一愣，不由迷惑的说：“什么，为我们？”

简长老颌首，笑着说：“不错，你们四人俱是必须到场的前辈，怎好带着两手血腥去吃凌小侠的喜酒。”

如此一说八跛足道四人深觉有理，因而不禁有些迟疑。柳长老机不可失，立即注视十数个吓傻的彪形大汉，瞪眼厉声说：“尔等还不快滚，难道真的在此等死？”

如此一骂，十数凶汉如梦初醒，纷纷转身鼠窜，眨眼之间，消失在前面一座松林之间。

围观的人，见无热闹可看，也就一哄而散。

跛足道四人，对逃命的十数凶汉，看也不看一眼，径向简大娘，郝老姬走去。

大头翁，首先抢着问：“大姐姐一向深居简出，今天什么风，把你和三妹吹到此地？”

简大娘满面慈祥的低声笑说：“三妹十分想念二妹，特地邀我一同去金陵，路经此地，恰巧遇上那些恶棍欺辱那位汪姑娘，正好你们也来了。”

由于简大娘说话特地的压低声音，跛足道四人才发现黛凤女侠，粉面苍白，神情有些激动，拉着那位汪姑娘的手，极关切的详尽的问她事情。”

凌壮志和展伟凤和那个身穿青衫的少年，以及宫紫云等人，俱都聚精会神的围在附近听。

跛足道一见汪丽莺酷肖叶小娟的容貌，心中突然似有所悟，不由急步走了过去。

蓦闻黛凤女侠，声音有些颤抖的问：“汪姑娘的故乡即是立煜城，我有一位故人，昔年是振兴镖局的总镖头汪安宏，姑娘可识……”

黛凤女侠的话尚未说完，汪丽莺立即恭福，恭声说：“那是晚辈家父！”

黛凤女侠一听，面色更显得难看。

凌壮志一看这情形，心中早已明白，不由急忙恭声说：“师母，此地非谈话之所，请师母进城稍息，再问汪姑娘不迟……”

黛凤女侠似是没听见凌壮志说什么，双目闪着泪花，痛苦的去看了跛足道。

跛足道神情肃穆，看了一眼立在女侠身后，神情茫然紧张的叶小娟，即向黛凤女侠点了点头。

黛凤女侠略一迟疑，毅然一转首，指着汪丽莺，面向叶小娟，流着泪说：“娟儿，这位汪姑娘就是你的亲胞妹！”

叶小娟一心把黛凤女侠视为亲生的母亲！这时怎经得起如此巨大的转变的打击，不由连声喊呼：“不，不……我不要这是事实……”

喊呼声中，扑在黛凤女侠的怀里，放声哭了。

简大娘和郝老姬，宽慰的说：“娟儿，这本是一件大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

说此一顿，目光远视，似是在回想着往事，跛足道继续说：“十八年前的一天，你妈在九华山区寻找你失踪将近两年的义父突然发现山麓有人打斗，奔至近前一看，竟是一伙强盗要截你父母押送的镖车，你妈路见不平，拔剑相助，强盗溃散逃命，那时，你母亲已因打斗震动胎气，由你妈将你母亲抱至一处山洞，生下一女，就是你，你父亲无以为报，便将你送给你妈作了义女。”

叶小娟一听，万分感激之余放声痛哭，将黛凤女侠抱得更紧了。

汪丽莺一听，原来黛凤女侠竟是她父母的恩人，立即盈盈下跪，拜了四拜，钟明是汪丽莺的未婚夫，也跪在地上叩了四叩。

黛凤女侠只得伸出一只手来，将汪丽莺扶起。

邈邈和尚和大头翁等人一见，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同时笑着说：“混蛋小子，真是福星高照，半路里又认了一门亲戚了。”

说此一顿，即对钟明和汪丽莺，风趣的笑着说：“看你两人的情况，必然也是一对小夫妻，还不快上前拜见你们的小姐夫！”

说着，举手指了指凌壮志。

如此一说，黛凤女侠也忍不住笑了，小娟只羞得红飞耳后，抱着妈妈不

放手，她的芳心深处，分不出是苦，是悲，是喜，是甜。

黛凤女侠立即笑着说：“四月十七日是志儿他们两人的吉期，你们就和我们一同前去金陵。”

简大良立即愉快的说：“他们两人徒步，我们两人也没有马匹，你们先走，我们跟后紧追！”

邈邈和尚首先说好，同时大声嚷道：“既然如此，后天我们金陵见。”

于是，众人纷纷上马，相继驰上官道，向着简大娘呼声后会，立即放马如飞。

众人快马飞驰中，对方才的事，俱都暗称奇迹，黛凤女侠心情尤为轻松，总算了却存在心中十八年的大心事。

一连三日，早行夜宿，这天午后，在红日西坠，彩霞漫天中，众人策马进了金陵外的西关大街口。

大街上，行人熙攘，车马拥挤，往来川流不息，虽然众人浩浩荡荡，但并未惹人注意。

进入后街不久，便为立在门阶上聊天的几个男仆发现，立即奔下阶来，俱都含笑肃立，准备接马匹。

由于马匹太多，到达门前，纷纷下马，各自拴好自己的马匹。

黛凤女侠已是凌家主母，立即肃容请进。

简长老和跛足道等人与黛凤女侠走在前头，凌壮志和展伟明居中，宫紫云和小娟、绿萍、展伟凤，陪着大明五嫂走在最后。

众人一进屏门，所有人的目光，不禁同时一亮，俱都忍不住齐声欢呼：“大师……”

只见鸡皮鹤发，老脸绽笑的铁钩婆，正陪着神色慈祥，满面红光，少林寺的当代高僧晋德大师，同时由厅内走来。

黛凤女侠等人，急步向前，热情寒暄凌壮志和宫紫云等人纷纷大礼拜见。

德高望重的晋德大师，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的老友，尤其失踪多年的简尚义也在场，老和尚只喜得连声低喧佛号，不停的只说：“善哉”！

一向嘻笑叫骂的邈邈和尚、大头翁，一看众人寒暄完毕，立即大声嚷着说：“老虔婆，快叫她们拿酒来！”

一群仆妇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俱都胆子大了，闻声早已忙碌起来。

酒宴一连开了两大桌，老一辈的坐在一起，凌壮志等晚辈同坐第二桌。

于是，在纱灯齐燃，光明大放如昼的灯光下，杯觥交错，欢笑呼干，老一辈那桌上，最热闹。

一群伶俐侍女，斟酒上菜，忙个不暇，俱都累得香鬓见汗了。

这席酒，宾主尽欢，只吃到更深夜半，黛凤女侠率领着宫紫云等人进内休息。

凌壮志将晋德大师，丐帮三老，以及四大怪杰，展伟明等人，一一送入两厢休息后，他才深深的吁了口气。

他今夜喝了不少酒，已经有了熏熏醉意，脚下像踏着软软的棉花，感到有些飘飘的。

进入中院屏门，一切是静悄悄的，抬头一看，三面高楼的窗前，俱都射着极微弱的灯光，大家早已就寝了。

他孤立在院中，仰首看着高楼，不禁愣了，这时他才发觉，人人都已拥被入睡，只有他凌壮志一人尚无安身之处。

蓦然，他的星目一亮，面带喜容，似是恍然大悟，双肩略一动，飞身纵上正楼，悄悄推开廊门，蹑足走了进去。

一阵熟悉而令他神迷的淡淡幽香，立即迎面扑来，他的绮念高涨，忍不住意马心猿，他久已压抑的威武潜力，突然间冲出了他的丹田。

悄悄推开室帘一看，国色天香，绝世风华的宫紫云，正由罗幃内将首探出来，一双寒潭秋水般的明亮凤目，正惊急的望着他，同时撑臂坐起，惶急的悄声说：“弟弟，你怎的如此大胆，你不怕妈妈听到？”

凌壮志涎脸一笑，蹑足走至床前，附在宫紫云的耳边，兴奋的悄声说：“小弟知道，今夜已满四十五天了！”

宫紫云一听，只羞得娇靥绯红，直达耳后，含嗔睇了一眼，闪身躲进帏内去了。

凌壮志愉快的一笑，扬腕震熄了香灯，脱履扑进帏内，重温那醉人的交欢鱼水！

